

樑湘潤 主編

上

# 命略本紀

中國哲學文化協進會

# 目 錄

前言	1
導讀	4
典型術略	15
術略本紀	18
江門七略	19
祿命文化——邏輯與背景	25
命略單向操作	28
典型命略	30
命略突破為行業	33
五行突破 吉凶宇宙化	39
禮壞樂崩 賓主相欺	41
百家九流 和平共存	43
平步青雲之向往	45

兩漢五行之興替	47
魏晉南北朝 佛道兩教與天命	51
宏觀江湖 微觀九流	54
民俗五行 人天合一	60
黃老命略	61
縱橫命略 鬼谷子	65
法術命略	69
儒學命略	73
聖智命略	75
聖道智三略	80
王夫子命學兵略	82
兵略命術	91
心術論	94
雜略	98

書名：命略本紀(上)  
 著：梁湘潤  
 監：Alex Cho  
 編輯：袁思珍  
 植字排版：萬寶國際發展公司  
 電話：(852)81046178  
 出版人：曹展碩  
 出版：中國哲學文化協進會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43-49 號雅佳樓 6 字 47 號  
 電話：(852)26183861 26188861  
 傳真：(852)26181277  
 網址：www.168k.com 或 www.chinesebook.com.hk  
 電子信箱：168@168k.com  
 印刷：更新印務公司 24274536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旺角洗衣街 245-251 號地下  
 23818251  
 國際書號：962-7943-34-7  
 定價：28.00 元(港幣 300 元)

版權所有

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未經出版人  
 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史略本紀

明清祿命簡史	102
年柱、日柱交替時代	103
子平法沿革史	106
祿命法起源	110
唐宋祿命法沿革	118
子平法原始概念	123
細說祿命五十年	129
「研究」社群之形成	133
「星相」與「道教」	139
理事長——社群	143
用神權威之沒落	146
招師為生	147
弟子「難」——目無尊長	148
江湖術語探原	151
江湖略本紀	155
江湖略——祿命雜略	164
雜略本紀	165
鬼谷先師	188

勢略本紀

夢幻命學——書生命學	196
明代江湖術士	199
清代命相江湖	205
如是我聞——雜流導讀	208
祿命金句寶錄	219
中湘賦	227
勢略本紀	232
勢略	233
神官、野史、雜史、宗法	244
金匱語錄	248
學略本紀	252
大哉此問	253
五行性與調候用神	256
術星命學——徐樂吾氏	256
徐樂吾——連際命學	259
論五行	276
正五行之變、變五行之正	287
清代子平五行論式	288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五行批判	299

五行分則	309
論木、四季分則	311
論火、四季分則	319
論土、四季分則	327
論金、四季分則	336
論水、四季分則	340
論十二月支、得日干支吉凶	347
提要	353
印綬(建祿)	358
官貴 正官 七殺	369
財官	370
長生財(傷官背祿)	371
旺祿 旺相 長生財 印綬 傷官背祿	372
四余氣	373
雜氣官貴	374
雜氣財	375
余氣財	376
自庫月	377
雜氣印	378

論五行時地分野	379
五行時地分野圖疑	396
造化元鑰史觀	401
余春臺——欄江綱序	402
徐樂吾——欄江綱序	403
余樂吾——窮通寶鑑凡例	404
甲木調候推理	407
春甲提要	413
夏甲提要	417
秋甲提要	419
冬甲提要	420
甲木調候推理	430
乙木總提要 補注	453
春乙提要	454
夏乙提要	455
秋乙提要	456
冬乙提要	457
丙火調候原理	463
丙火總提要 補注	475
丁火調候原理	479

丁火總提要 補注	486
戊己土調候原理	488
戊土總提要 補注	493
己土總提要 補注	500
庚金調候原理	502
庚金總提要 補注	506
辛金調候原理	509
辛金總提要 補注	513
壬癸水調候原理	517
壬水總提要 補注	522
癸水總提要 補注	527
調候用神——變例導讀	531
納音五行	566
蘭臺妙選	567
前言	568
上篇	569
中篇	612
下篇	620

術語補注	628
格局簡介	634
脫體化神	636
子歸母腹	642
胎中受克	644
社群——制體作樂	646
世紀大砌牌	649
五術、世紀大砌牌	650
江湖門	652
禮、樂、情、利	653
相、將門 湘江門	655
準——雙執用神	657
大五行本紀	660
十一度空間(大五行本紀)	661
大五行	678
紫微斗數 心路歷程	689
紫微斗數史觀	690
紫微斗數——前期因素	700

## 前言

「命學」不論是「子平、紫微斗數、張果星宗、卜筮、星盤訣……」等等。在「學理」之基本歸屬是「陰陽家」，自然是「百家」學官之一個學術體系之余脉。

時下所見聞的「命學」，可以依氣天陰陽、天時五行……等至於極為平易近人，但論人之「妻、財、子、祿、壽」，一種倫理命學，至於根本性「命」之一說。

是「天命哲理」？是「民俗文化」？是「趨吉避凶」？是「九流末技」？是「江湖術士」？是「儒家末流」？是「攀附三易」？……等至於不過是一種「謀生之道」……？

「命學」，它究竟是「學」？是「道」？是「術」？是「法」？是「謀」？是「說」？是「勢」？是「略」？

這是一項頗為複雜的內涵，其間包涵了：

一：三代以前之「河圖、洛書」，文明與圖騰之探究。

二：商、周時代之「洪範五行」，結合了「數、卦、天、五行、四時」。

融合了「禮、樂」民間文化，貫通「四民」之治——（士、農、工、商）

三：儒、道、法——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別以不同之層次，有「陰陽家」之學術存在。

四：至「東漢」時代「祿命法」，在理論上，雖然仍屬於「子代」之五行推理。然而，在



純學術立場而言，已經不是「大傳」中，所說之「陰陽」不測之為「神」的「陰陽」。而是——一種綜合的獨立系統，涵蓋耐用——

「京房易、太玄數、干支四柱、節候……」等等之「綜合子代五行」。

至此，就介於「學」與「術」之間了。

五：然而，自「東漢」至「唐」代初葉。

「祿命法」（其時尚沒有子平法）——已經形成「獨立」的體系。而又涵蓋了「行業」的層次。

如此，就再由新興起——依「陰陽五行」為原始學理，經由千年之悠久演繹為「唐、宋」時代的「祿命法」。已經不是「純學理」之「學、術」，而是偏重於人們所關心的「趨吉避凶」——一種「勢」，以及問命者與論命者，報酬雙方能接受之「術」。

由「陰陽五行」之「學術」，潛移至「陰陽祿命」之「勢術」。

這種「潛移」之過程，有史觀上之階段，人文上之種種層次：涵蓋極為廣泛。然而，若是將這一個廣泛的涵蓋，約之於二個簡易的層次。即是，但以「文化」的層次而言之以及只以「祿命」言「祿言」，其中的「一體二面」的問題，那就是——

一：業余命學——祿命五行并不是盡善盡美的組合。

若訴之於如何可以「必準」？則一定是「徒勞」？東聽西問，尋章覓典終究沒有「必準」之事可尋。這對業余者「準、不準」而言是一大困擾最多也只有「六——七」成的或然率。

這就是有「法」，照「無勢、無術」之文化基層「憾缺」。

二：專業人士——涵蓋了「以自己的豐富人生經驗，去揣摩來賓的心態。師承「法卷」、「湘江門」……等。

道聽途聞，泛交江湖術士，苦心片斷收集一行應對之道……。

這一項之人士，比較沒有「準、不準」的苦惱……。

甲：任勢——無學無術——也不利用來賓之「希望」，與「恐懼」……等，只用自己的地位

乙：任術——無學無勢——不談學理，不任「憂懼」，只利用來賓之「希望」與「恐懼」

丙：勢術并用——譬如：大學教授之學歷，有理事長等頭銜——

而用「任勢、任術」——一種「人情練達即文章」之「任學」。

本文所「敘述」的內容，即是以「任術、任勢」為主的文化背景。

這是一種不尚空談，而是「務實」的「祿命哲學」，在「實用」方面的最高境界。

## 導 讀

作者于三十年前，以偶然的機緣，出版了多種有關「五術、祿命」的典籍。至今已年近七旬，精神體力，自覺亦漸不如往昔。作者在三年前，即預定在七十歲之時，對筆退休。以三年時間，希冀能完成三部著作。

一者是我自己的「回憶錄」，此書已經出版——「梁湘潤回憶錄前傳」。

二者是我自己在「五術、祿命」社會層次之中，一生所見所聞，提供出一些，較為具體。理事兼顧的「報導性」，屬於「實際層次」的內涵。

這一部書的行文是，屬於廣泛層次之綜合行文。是屬於我一生中，算得上比較要多費一些心神的作品。

三者是我所編撰「現代大藏經」，（已經編印出版至十八冊——全套三十冊。）以「經外別傳」的「教史」層次，以近一百年之佛教史。以較為普及化之文筆，作為行文之體裁——名為「大僧略」。

此書現在尚在整理復稿階段，以平均時效而言之。大約尚須一年半載的時間。其時，此書完成之際，即是作者「所作已辦」，正是「退休」之期了。

在此三本書稿之間，應以本書「命略本紀」，在「編撰」構思過程，最為沉重。作者所以

用「沉重」二個字來表達，實在是有着不得不慎思的層次。

作者在年及七旬之際，回顧一生之閱歷，我歷任

「佛教青年會總干事

佛學春秋發行人

現代大藏經總編審

兼代星相學會理事長

星相學術主講座

星相文化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星相百科全書總編輯

中華星相月刊發行人

中華道教學院教授

東海大學「講座」……

作者列出這些簡歷，并不在於自我炫耀。而是敘述出在這些「歷程」之中，但以「五術、祿命」這一個層次而言，我頗為了解——所謂

一：業余者——書生論命，半真半假。其中有過度性、票友性、食譜玉器……等等。

二：專業者——祖傳式、四大柱、制解、典儀、命盤……等等。

以上種種不同之層次，看來眼目燎亂。簡而言之，也只是「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之中，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無非是一般性「謀生」與「名、利」之間而已……。」

然而，其間有着，近以「佛經」所說的「顯、密、遮、照」的潛在因素，看似單純，却又有着「不可說、不可說」的複雜。「祿命」之社會層次，在基本上而言，與任何行業都長同一原則，也無非是「術、法、史、勢」而已。

作者編著之「五術、祿命」書籍，近二萬頁。再多寫一本，或者是少編一本，完全是可有可無之舉。基於人之一生，越近年邁、越體會出人生之本義。完全不在於名利，而在於「誠

「信」之本質，如果，吾人以「誠、信」的立場——

一：單方面詮述「明、清」兩代，有關於一些名著，作一些注解。譬如：將「欄江網、滴天體……」等，再作一次「誠、信」的注釋，這并不是很困難之事項。

二：通俗性，隨宜選取一些在現社會上略有名聲、或者是衆所周知的名人。抑或者只是將自己手中，已經批過的八字，甚或者只是依理論，而編寫一些八字……。這些都是在「坊本」中，可以見得到的事，如此之行文，亦是很平常之事。

三：法卷式、師承獨家手抄——在「師門」系統之中，尤為平常之「軌則」。

四：清代湘江門式——只要雙方願意，但能有讀得通一份報紙的學歷，即可立時授法。

五：科儀式（作法科儀典禮），簡稱之為「作典」，亦是深有社會基礎之一種。

六：九貢式，所謂：「牽、攏、扣、平、封、花、翻、保、冷」。近似「社會心理」學之「同義詞」。

等等。這是以大致上而言之，約以我在三十年以來，較為常見的「形態」。如果以每一單項而言，同類相聚。柯以說都是有着相當「誠、信」的層次。

然而，要綜合而論，那就是有些「很難」有共通之「誠、信」可言。

吾人且先舉一簡例，作為「譬喻」。

一、純研究性的人士——我見過很多「學士」學歷的人士，同盜相聚，很認真地探討，「身強？身弱？喜什麼？忌什麼？……」

這一種討論方式，可能一人一把秤，永遠都不曾有定論。然而，這一種探討的「誠」，對「喜忌用神」之「信」……，却正是「研究者所見略同」。

同樣，「研究者」，一旦實務論命，大抵都怕來賓多問——這也是一種內心之誠信譬如：來賓先問他，你看我那一年的結的婚？你看我兄弟幾人？

你看我……？你看我……？

我想，業余研究者，遇到來賓「未算先問」之時，最多在第六次「你看我會不會……」之時，大概就會「意亂心忙」、「喜忌用神、無用武之地了。」

二：若是同樣是這一位「未算先問」的「來賓」，遇到「九運環貢」的化命者，那就大不相同。此式之同業——只怕你不問，問得越多越好。

（有關此項之簡要說明，可參閱「星相法卷——地冊」。）

若是只以此二項人士，作一項「各別誠信」。那就是——

連環九貢——來賓不開口、神仙難下手。（共識誠信）

業余人士——來賓先三問，博士也閉口。（共識誠信）

我再舉一個例式——

二十年前有一次我在「理事會」席次之時，有一位「常務理事」，為「制解典儀」之事，提出「社會基礎」的「誠信共識」。他說——

「有很多來賓來算命之時，來賓根本不是要聽什麼「妻財子祿」？來賓自己確定知道自己命不好。不是要聽「什麼不好？」而是直接問「怎麼辦？」



站在商業立場，那有來生意不做之理？

我在當時，以設身處地而想，這也只是上門生意而已。同行中這一種「共識誠信」，有著悠久之文化背景。

等等。種種各別體系，論畢、論商、論民俗文化、等等，俱皆有著各別之「誠信」。然而，彼此之間，就有著「顯、密、遮、照」的「自相貶抑」……了。

我在多年以前，我就曾經認真考慮過，看看以怎么比較合宜的方式（行文）。將常見的各種不同之「祿命誠信」……，融合於一個體系。因為「五術、祿命」，它本身不論有多少種之途徑不同，畢竟也只是，「民俗文化」的一環層次而已。

只是茲事體大，這必須要以「民俗」基本層次來「融解」。歸根結底——總也與任何行業一樣——謀生與程度不一之「名、利」而已。「祿命法」之實務應對，不論怎樣褒貶。簡而言之，大抵只是以諸子百家之「術、法、史、勢」。濃縮於「祿命」行業中，二者表象之差別，無非是「王霸之業」，與「家計小談」。同樣以「七略」概念，塑造出「宏才大略」，與「打小算盤」之間……而已。

我由於客觀因緣，與一般人士相較，是屬於較為「清閑」一些。我一生沒有上過班、沒有打過卡，從未領過薪水。七十年來，只接觸二項社會層次。一者是「佛教」、二者是「五術、祿命法」。前者佛教的層次，比較單純些。而「五術、祿命」的層次，則是一般性之世間法。所謂：

佛說——不可說、不可說——阿字本不生。

祿命說——可說、可說——五行無常勝。

若但以「陰陽、四象」，而說佛家「四悉檀」。也只是人之「天性」，第一因次之突破——從「不知」到「知」——遁入從「說」到「不說」。

簡單到——「來賓」想在社會上五倫……中，得到些什麼？

「論命」者，想透過為「來賓」談命理，在其過程之中，直接間接得到些什麼？包括「金錢、交情」。展示自己的「先知性、國師級、博學性……」。

若是從複雜性而言，正如「老子」，在「道德經」所言——

「治小國、如烹小魚」——「家計小談之論命、亦如烹小魚」。一不小心，就不成形了「小魚」不是不可以「烹」——「人人所願之妻財子祿」——也不是不可以談得，很美滿很投機——只要體會「鬼谷子」之「內符必應」。然而，要達到「內符」他人之「心性」，豈是「照本宣科」，或者僅僅是「盲人摸象」之「套別人幾句話……」。

為人融合「祿命」法，於「學術、職業、知智、人情、德性、福報、兼顧……」等等之「文化」大層次。故此——「祿命法」，不單以「注疏」，或「科儀、典法」……。稱之為「命略本紀」——

「略」者——是「簡略」，大道理是在最簡單，「事理」之中。是「各人一塊田」——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塊田，俗稱之為「各人頭上一片天」。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存空間，彼此又是彼此之「供需空間」。



簡而言之，即是

佛說：一即一切。

五行家曰：五行無常勝。

現代語：即是一連串的「生命食物鏈」。

「強弱無恒勢」

供須無定則……。

故此，「命略本紀」，是以四項層次，而作「綜合性」之「民俗、文化」層次之敘述

## 一：「史略」本紀

「祿命法」，并不是今日才有，它與一切文化，是同一起源。

人從知道謀求「趨吉避凶」（不論其方式，是多高雅，抑或者是極爲鄙俗。）

依「東密」宗師「空海」所說——此即是「人與動物」、差異之肇始、一切智慧皆以此爲「起點」。從此起點，而肇啓了「謀天、謀器、謀人、謀事……」。

但以「祿命法」而言，這一項第三代之「子代五行」。在「推理」學略方式，只須推演至「唐、宋」即可。因爲「祿命」法，至「唐太宗」時代，始盛行民間。

（唐代以前，是以「卦氣」爲主。）

若對「命學」典籍之「史略」，不能有具體之了知，就會成爲以各種「斷代命史」，自殘駁斥，終成無意義之「通詞」。

譬如：堅持——必以「身強、身弱」，爲第一要義，而排斥他家。唯以「調候用神」，爲唯一喜忌……。

但取「神煞、刑冲合會」，作爲基本架式……。

標榜古典式，純五行論吉凶，排斥「十神」論……。

取「納音五行」，合用於「日干」爲主之說……。

但以「十神定位」，取「引坐」之統計……。

或者單持一項已見，或者隨意穿插其中任何一、二項。故此，「命略本紀」以「史略」，作爲必要之報導。其間以單獨之章節，敘述近代之「史略沿革」。曰：「細說子平五十年」。

其目的是在於「和諧、融合」，減少不必要之紛爭。這是指單純之「認知不足」層次，若是爲了自我標榜，或者是故意「你說東來、我說西」。視爲一種成名之過度，則已經是導入「勢略本紀」。

## 二：「術略」本紀

此即是「顯、密、述、照」，不確定之「浮動心態」。

自昔以來，盡人皆知，「學不離術、術不離學」。若是「學」與「術」，單獨只選一項之際，則要以當事人之「實際」狀況而定。

一：生活安定，有着平均性的社會地位——譬如：某一所大學文學院院長……。

此人來研究「命學」，是可以僅僅「有學」即可，不必「有術」。

二：若是內心希望、研究「命學」之時，能爲自己帶來些，直接間接的「利、名」。那僅僅是「虛名、微利」，（口頭上贊許你很準，或者僅僅送些水果、家計小談的小紅包，那就是

一定要「學」不能沒有「術」了。  
甚至可以「有術弃學」——並不是沒有「學」，而是不須要純書生之「學」。這幾句話，說來很容易懂。其可行性之軌迹，却是活生生的「民俗文化」。正是所謂「人情練達皆文章」。

### 三：「學略」本紀

「孫子」曰：「奇合正勝、正勝奇合。」

故此，不論怎樣程度的「術」，即是使最不合宜之「流術」，將「來賓」，壓根就視之為「端着豬頭找廟送」。（這當然是頗為離譜的「流術」了）它還是口頭上須要有一個「廟」字，這一個「廟」，仍然是「學」。

「學理」雖然不能直接賺錢，甚至被人駭之為「百無一用是書生」。然而，任何之一種「術」，仍然至少須要一些「學」。無論如何，離不開「金木水火土」……等等。何況「祿命」，本身自有歷代，進士級以上之「達官、大儒」，累代修訂。

若以純粹以「學理」之研究，平均時間，也須三、五年才能入其堂奧。故此，學理性之「法統」，永世不斷。

### 四：「史略」本紀

「勢略」是指「主客觀」之形勢，習俗所稱：形勢比人強。外界主客觀的形勢，可以在一

時之間改變了平均性的「常態」。在社群層次上，即是習所聽聞到的——

「格於形勢、形勢所逼、時勢造英雄……」。

在「祿命」行業上之「勢」——也是具備「時勢造術士」之共同性。可以不必太過依持於「學理」，同樣可以達到更佳之成果，及以下述數項，是常見之「勢略」——

一：圖騰勢略——最為常見之「圖騰」勢略，莫過於「宗教」色彩，「圓頂、方袍」……。

或者「密宗法器、八卦圖案……」。又或者陳列整套「大藏經、道藏經、二十五史……四庫全書」。有着一種「博學、有道」之氣氛……。

令來賓有「肅然起敬」，不想多問？以及在潛意識上，「禮金」極須從「豐」……之良好效益。

二：尺寸勢略——此即是「舍尺就寸」，譬如：

一位失意大學教授，轉行「論命」，這一種「屈就」，可以造成「雞頭牛後」，比尺不足，比寸有余……之驚人效果。

三：梁山勢略——此即是俗稱之為「逼上梁山」。一旦明天買米錢都不夠了，膽子就大了

或者憤世嫉俗，自以為是「奇才」之「孤憤」。那就可能以一股「憤氣」罵盡天下已「知名」之同道

夸下海口自己有多「準」達

四：連莊勢略——一連算準了三次，以致有人為他展轉宣傳……。

以賭博式預言，「明天股票會漲？某人必當選×長……」，而果然如此。

五：柔性勢略——盛行於清代之時，在公共場所，譬如：今日之公園、茶藝館……等。對來賓論命之前，先對來賓說：

「算得不準，分文不要。如果有準，則隨意給些……」。

這種「柔性」勢略，是可以保證衣食無憂，也沒有人來找麻煩……。

切不可以為，這一類人土，是沒有學術。胸無大志，只是糊口……。其

中有「大隱奇才」，或者是「重案堅身」之末路英雄……。

故此，春秋戰國之時代——

法家與縱橫家——以「術、法、勢」，是可說之「天命」。

## 典型術略

「黃老命略」——由「知足、謙卑、不惹麻煩、沒有後遺症……。」為基本之「論命」之「命略」。

一：談天說道——是爲了人世之彼此猜忌、互相逼迫。所造成「形而下」之「妻財子祿」得失之休咎。是爲了謀「應對天下、應對人人」。去其體用、只論其吉凶之概念，而不論其「細節」之「體用」。

譬如：「明哲保身」——這是幾乎沒有人反對之名言——

然而，如果你沒有錢買米、明哲也保不了身……。

二：道法自然——是輕視一切有「禍害」後遺症之「福業」。

譬如：聖哲之士，經常啓示人們，不要「追尋、留戀」於高官顯爵——此謂自然從來沒有人肯立論「勸當今皇上」，放弃皇位——此謂不自然。

故此，黃老命略——當然完全明白，先解決「衣食住行」，而後「明哲保身」。也可以說「明哲保身」，即是「衣食住行」之延伸。經曰：

得其「時」方算——務必要先使對方，已經十分敬仰於你。慕名而來，誠懇向你請教。如此之下，你尚要一再再謙讓——「那里、那里、我懂的不多……」。



在對方再三執禮恭請之下，才開始以「勉為其難，不周—算」之際。始稱得上，「得其時」。故「君子不失時」之名言，即此之謂也。

清虛自守、秉要執本、卑弱自持

清虛——一：黃老以「心智」王天下，每一個人的「切身文化」，才是「性靈」之本。論

命者一定要「清靜、虛心」——以「寧靜以致遠」，可以體會出

二：來賓賓詞問的真正本意，尤其是在「一切身文化」。非清虛不足以內符「男人談到金錢、女人……女人論到丈夫、小孩……被告論到「官非、牢獄……競選者算其當選典……」。

自守——一：自己要保持自我的立場——不動心。不卷入「是、非、憂、喜」。

二：量價守時段，豐禮豐談、禮少少談、無錢不談……。

秉要執本——不要多廢話，平均二十分鐘足矣！

卑弱自持——假設：來賓稱贊你有多準——要自謙答以——那是你的命高，不敢言準。

來賓略有暗示你不太準——要自謙——天道無全功，這樣才好。

（不會有當面指責你「不準」。因為「黃老略」，一定是先「得其時」而算。否則，怎能稱之為「略」？）

心智靜敬——以「心智王天下」——一種心服口服，道盡天下傷心事，言盡眾生喜悅境。

使天下來賓，雲集四民（士農工商）。以「心智五命術」，由于你那「睿智、靜敬」高風亮節，使天下慕你名者，如「川谷之歸大海」。乃由于——

「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心智靜敬」。

歸根返始、得道為常、得道復命——

任何吉凶，必然是「循環相生」的。凡事要看它的根本，了解吉凶的根本關鍵是為「得道」。故此，不論任吉凶之命，「吉」與「凶」，一定是「效又互難」、「利害」絕對是循環的，只須要以「時間」在「待」，在「復」。因此，以此取「必準」之「道、命」。只須要對事實「反過來說」，過些時候，一定「必然如此」。因此，問「財」如何？答：一定沒有。問「婚姻」成否？答：成也是白成……你且沒有看清楚，世上且有對財滿足過之人，又幾時見真正的「鴛鴦夫婦」……這種才是「歸根返始」（未到手的為奇），「得道為常」。得道復命（功成以后感到很無聊）：此乃必準之「命略」。



# 術略本紀

## 江門七略

自昔三代之後，溯源於有以「卜筮、論命……」為職業之時期開始，就有着一種、十分迫切須要的必備成效，那就是商業上的基本條件，「如何令顧客滿意」。

在「命學」的這一項層次而言，那就是眾所周知的「準」之一字。論命之「準、不準」？絕對影響了「論命者」之得失成敗。也是問命者對論命者之「唯一選擇」的標準。

故此——論命者——想盡一切方法，要能令來賓認為他自己必準。

問命者——也到處「道聽途聞」，那一個論命者，算得最準……只要是有入說「很準」的風聞，也趨之若鶩，不惜一試。

因此，為了這個「準」字，就形成市場上的「供需」層次。因市場供不應求，顧客之意願而產生出一種「教外別傳」的「學術」。如此，就由「五行」層次，回歸到「民間文化」層次——「任學、任勢、任術、借勢、抱法……」等等之「獨門學術」而問世。

「命略文化」——一種知天命，在中國文化史上，有相當長的一段，溯源自三代、春秋戰國、至兩漢，逐步匯合而形成，歷時近二千年之悠久文化。

「命略」與「謀生、謀存」至「謀成」……，上至帝王公卿，下至販夫走卒……，涵蓋了「治業安命、人生處世、謀事謀人的一種「命略智慧」，是一體多面之事。」

我國自古以來的「安邦經世」——大學問家，絕大部分，同時就是「陰陽家、法家、易學家」。如衆所周知之「鬼谷子、張良、諸葛亮、劉伯溫……」等。

三代至春秋戰國之傳統觀念中之「知、智、學」它的內涵，在當時并不是「科技之智、聖人之學」。即使是孔子，在當時也只是夫子。當時之「知、智、學」——只是「謀事、謀生、謀國、謀福、謀進退、謀得失……」的一種智慧。

這就是至今仍奉之為「實學」之一——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這正表明了，人的「文章學問」，與「洞明世事」，以及「練達人情」，三者之間的密切關聯。它是「知天命，謀人事之機敏智慧」，而不是「冷冰冰的五行寒燥濕熱」。在這種「謀生謀福、趨吉避凶」。智知意識背景，有極大程度，造就了士庶之間，對「料事如神之「智術」人士之崇敬。諸如「孔明、劉伯溫……」。

春秋戰國時代，對「知天命、謀己利」之「知智學謀」，發達到極為可觀的範圍。「帝王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長生不死」之謀願。

官吏有不可言說「加官進爵、文權武略」之趨吉順天之知智。

文人學士有「修身養性、進階退隱」，知天時避凶之途。

百姓有交友、處世，謀財、齊家「妻財子祿」吉祥之天機。

陰陽家有天星災異、夢卜之兆、驅邪避穢、方位吉凶以謀天人合一之道……等」。這種四民九流，各個層次都着它自己，主觀上之「天命知智」。

天命知智——一：天生自己就有這種想法，這種願望。帝王都希能有管仲、孔明等之名臣

官吏都希望自己加官進祿，所有競爭對手悉皆清除。

商人則思一本萬利，等至於一般庶民，都在想豐衣足食、娶美妻、嫁富夫、生貴子。陋室想改華廈、丑女想變美、匹夫想達第……。

這是一種很自然的自我定位，「知智」於此，是「天命如此」。

二：這一切又都是「不可測」，一切因「人、時、地」。主觀、客觀有着種種「可能性」，以及「不確定」，非人知智之所能確切掌握。

「天命知智」，對人的得失層次而言，那只是「但願如此」的「或然率」。在於「人、時、地」。將其以文化層次而言，那就是「法、勢、術」——一種「命略文化」。

「天命知智」，大致上而言，約是至少有着百分之七十，是不可測的層次。另外的百分之三十，是可以酌情辦得通的。故此，專對此百分之七十，可以成功的學理學言，那就是「命略」，一種「天命之策略」。

## 命略——結構性

「天命」是命略文化之根本所依，是整個文化史中一部分。

一：共時性——天命與個人之命運，與其他文化（法律、宗教、藝術）有着總體效應之文化性之命略化。譬如：問離婚？考試、宅相……等。

二：密涵性——命略是顯明表露出當事人之「密隱」。譬如：千里做官只為「財」？

庶民間：我幾時會有錢？會不會離婚？

三：殘缺性——天命與人事之間。在中國自三代至兩漢。歷史千年之發展，因對象之「人、時、地」。基本上是有七種「命略」。即是「仁略、法略、兵略、黃老術、縱橫說、陰陽略。」若僅僅以「祿命術」而言——是屬於「後天命略」。

業余者——是「抱法任仁」，只談五行喜忌，略帶些勸世慰語。

專業者——基本上是「仰祿借勢」之縱橫派「說講」扛門。

### 四：扭曲性——祿命陰陽略之中，與容納六家文化形態中，有著交錯扭曲之主觀性凸出。

### 命略——思維方式

祿命趨吉避凶的文化，不同於藝術、宗教感悟、神聖之超脫。而是自始至終，都是「利害關係」，作為推導的主流思維。是一種滿足他人願望，作為最高指導原則。

譬如：孟子對梁惠王說，有一種東西可以令你統一天下，那種東西就是「仁」。

這種天命略的主導方式，不是單純的事實判斷，而是直接的「內涵價值」。以一種尚未實現的虛擬性，融合作實用價值來判斷。

以一種尚未實現的東西，作為已經存在的價值。

若以祿命法來說，有一種東西曰：用神、喜忌……你就可預知一切了。

### 命略——目標與思維區別

命略思維的目的，扣在功利價值之上。以趨吉避凶的功利價值，而由此開創智慧之舉理增進，因此：

在價值上——思維方式，與趨吉避凶的目的相同。

在智慧上——思維智慧，與趨吉避凶的目的分離。

因一切喜忌，用神之智慧，始終是一種謀求趨吉避凶的——智慧性環節。

祿命略之實用功價值為目標，其利之可人，其害之攝人。透過陰陽之圖騰，其歷史文化性，其智知之可操性。對一般人具有巨大的價值誘惑力。那套艱澀難懂的事理推論，令人折服。以其價值性，以及可操作性，轉換為「求美、求善」乃是一種天意，而不是自私。

### 主客關聯

主客之間，是處於「居間」的狀態，一方面自己是為客測謀，必須保持賓主分離的冷靜，盡可能準確地預知，把握客觀吉凶的可能性，從而透過智知性，到可操性。另一方面，對來賓的事態吉凶與自己也有直接利害關聯。重者是對方之生死、破產……等等。

如此，又要使外在的冷靜、理智、陰陽圖騰。應對思維，必須要包裹著，內在巨大的賓主情感內含以及意志內涵，這兩方面融合統一，成為一種，即主賓分離，又內在融知、情、意于一體的獨特智慧。又依據——



格。

### 主客形態

一：社會文明所設定的平均價值——一夫一妻，考取臺大……為人所向往之事。  
二：依據實實在在的利害價值——小康之富有，擺地攤一夜可收萬元以上之利害價值。  
所以我們必須要壓抑自己，為他人謀吉凶。故此，吾人之命略思維——  
有著一種「寂然凝慮，而又震撼人心的高智慧的精神內涵。」  
譬如：客人為一位，有外遇的女人，又想隱瞞丈夫的來賓。  
冷靜安閑、不動情緒、徹底為來賓謀，在命略文化長廊中，養育了高度術士型之精神人格。

祿命高士，概括了「經驗性、靈活性、功利性、系統性、精確性」——  
一種「準確、價值」，與「準確、價值」通道，要器道分離。切莫對來賓談「喜忌、用神」之通道。重直覺，重相對。重在未來，少論過去。  
理在事先則昌，理在事後則亡——假說：你先推算來賓三年前結婚，那一年生兒子……等必敗。

## 祿命文化——邏輯與背景

祿命文化，是一種「預測」，以及「迎避」吉凶的推論。作為人生存隱對進退的願望雖然  
是充滿着不確定，却又不是虛無飄渺的妄想。有着其三千年以上的悠久邏輯的相對背景，這種  
邏輯背景，是有着三個層次——

一：天人邏輯——人與自然。

甲：大自然——人去利用大自然，諸如：利用水力發電、太陽能……等等，沒有人會認為  
這是一種「詐術、不道德、陽謀、心機太重……」。

以「自然」當作「自然」的本身，人們陽對的態度也是「自然」的。

乙：歷史的對象自然——譬如：人們自幼年就知道「孔子、關公、佛……」等是聖人，或  
者是千年以上的文化傳統——農曆年放鞭炮、結婚儀式……等。  
對這種習慣，也認為是自然。把歷史當作自然，那是「自然關聯、文化延伸」。

丙：對自然有獨特的看法——諸如：天時、地利、人和。

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陰陽、八卦之天人合一……。



仰觀天文、俯察地，以記吉凶之象。

古代賢人，並不認為自己是無知。他們有求知之滿足感，他們的「天、天命、天人」。可以窮極人天。經過實際上之得與失，終極復歸於「道」。

人之生於何方？什麼環境？父親性情暴躁？……等等都是以上之「天命」，再延伸至緣命。

二：人倫邏輯——就是「靈、肉」之關聯，人我利害關係之下，十分困惑，又不能擺脫。

中庸曰：天下達道五，所行者三：君臣、父子、夫婦……。

忠臣入獄、夫妻悖離、父子不和……其中可能有你有我……這也是

——天命如此，天人的社會背景，「天命」不過是「緣命」之「法源」。

董仲舒的「大人相與之際」之「天」，已經完全「人格化、人事化」。

「天命」是——先人而後天，為人而設天。天命之邏輯，只是在於預測「趨吉避凶」的正確性。變成「吉凶」的操縱者，就產「操縱操縱者」。

又意味着，人與天的本然關係，就是「應當如此」，與「隱晦不明」。

三：人人邏輯——五倫尚有「兄弟、朋友」。

兄弟有親兄弟、結拜兄弟、親同兄弟……。朋友有相識皆友、朋友的朋友，乃至一朋皆友。皆建立在——

人與人在「智、仁、勇」，以「立德、立言、立功」，是處世交友的

命」……。

「美妻、萬貫家財、升官晉爵……」——這些都是四民階層（士、農、工、商）的「天

通常不會將「天命」視為——

「風調雨順、五谷豐登、長壽延年……」等。

大致相同。故此，歷代帝王、將相之「崇敬天命」——大致只是在

這三種「天命」之邏輯背後，原始是只應用在「帝王」，與「公卿」之間。

他們同類之間，對「天命」人格化而言，無非只是「想辦」而辦不到而已。他們身份權勢

守住仁義信德的單純性，成為守住自身神聖性之根基。

「規範性、調節性」，有安頓靈魂的天命意義，就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後天「天命」，而成一種「超越世俗的神聖」。

守住仁義信德的單純性，成為守住自身神聖性之根基。

## 命略單向操作

「天命」——由「自然之天」，到「歷史文化」不加思索的「意識自然」，取代曰天命再以常（倫）中之「手足之情、朋友之義」。引伸出之「知、仁、勇」。

而產生「無害性」代天之詞，曰：「神聖」。

神聖性——即是「人天合一」之——天命。對人無害，但是很能令人「被感動」的。「仁、義、智、信」，對人是一種「純粹的無害」，是人自身神聖的根基。

在世俗關聯之中，「被感動」成爲一束，雖然沒有「權勢」這般的巨大光芒。但也可以撫慰一般人心，基於四民（士農工商）。

世俗色彩中，這種濃重的「妻、財、子、祿」文化層層包裹中，在這些之「得、失、取、舍」。對庶民而言——那是「十分易于被感動的」。

人人都如此，就產生，第三因次之「天命」——命略由此普及到民間。

一般性之「得、失」——是指自己本身。我得一個名表，就要失去一筆錢。

或者同時有很多的「得、失」，同時存在。甚至於可說，人之一生，完全籠罩在「得、失」之間，除了「得、失」，就沒有「人生」的狀態了。

故此，「得、失」，就是第三因次的「文化天命」。

「單向命略操作」——就是只爲一件事，只爲一個「賓」客，研究操作「命略」。

在「祿命法」中——就是只爲「來賓」，用「天命」的特種符號規則。單純爲來賓作，得，失現實的預測，其實就是「以天謀人」了。

春秋戰國之時代，諸子百家，在「天命文化」層次之中，就產生出了「流派」。若但以「命略」這一個層次而言，就「學術」合流——上焉者爲「帝王師」，中焉者佐辭朝廷諸如：董仲舒……。一般性則任職「欽天監」……等至祿命傳業，諸如：三命通會作者——萬育吾；等。再等而次之，即是「五術行業」……了，這些都是單向「命略」操作之士。但是以「文化邏輯」背景而言——

「所謂得失，一定有一個人，與人相爭。不是出於利害之協同，而是要爲「托我」者勝（來賓）。就是取定於「來賓與他對手之利害，以及我與來賓之間之利害得失。」

一種「四角利益之依存」。不是利益協調，而是孰得孰失……。

此即是「命略文化」之典型形態。

## 典型命略

「典型命略」——是指任何之一種「五術祿命」人士。其處於文化之「邏輯背景」，就是你的當事人，處在「妻財子祿壽」，任何一種層次中，有著「人與人、人與事」之間，有著或顯或隱的「得失紛爭」。

論命之歸根到底是在於——謀求「來賓」，與「論命者」，自己的利益。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所謂——

「狹路相逢勇者勝——輕重緩急說（扛）者成。」

應該立即斷吉凶，或者是採取「顧左右而言他」，這些都是有著無形的規則。

這種觀念，絕對不是，僅僅是一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不是那種「應付了事」的「小算盤」，而是定出了自己與來賓之間的「社會背景」，一種共同利益社會認同的複雜性。

譬如：一位婦人問你——我兒子今年考不考得取臺大？（此為「狹路相逢」。敢答者勝我，即是指「說理」之間，必須先要「權」術，對方能不能接受。）

基於「祿命、五術」之應付，是出於「來賓」，個人之「單向性」之希望，以及人們所能接受——「逆境」極限之臨界點——

「祿命專業化」——它學竟是——觀念文化，一種「智慧、人性」之融合。與「甲日生於四月，用癸水調候」……這公開應用的規則，是有著兩拒斥之「失律性」。

當吾人面對一種——來賓之希望，根本是辦不到之事，基於自己生意之收益，兼而為不令來賓太過失望之時。

以一種「權宜」之回答，似非而是，就不是險柔之無知，而是一種貫通於「精神性」與「物質性」之最佳之藝術和諧，確實是，「權宜」，即是「達理」的唯一途徑。

### 命略文化集粹

「命略」在有關於，人們為自己，欲預知其不可測之事項。不論是「子平、斗數、陽宅、堪輿……」等等，都是屬於同族群。

不論是什麼方法為來賓解說，「險者問生、達者問退、窮者問達……」。

其最為原始的「法源」，皆來是「三代」——「帝王之學」的「部份」。

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在「尚書、洪範、禮記……」，等至兩漢時代之「太玄、春秋繁露……」等。那廣泛明言暗示之「陰陽、五行……」。就是一系列之「吉凶手冊」。此間就產出了二種「縱、橫」，二段式之分界、再分界……。

這也就是說：在「時代性」——有著「商、周」用卜。東西漢用宅墓、唐宋用祿命……」



等等之時代轉型傾向。

在「人物性」——有為「帝王」、為「宰輔」、為「士庶」……等等之不同除了「時代性」之轉異，是屬「易理」中之「非人力之緩慢變遷」，一如每一個朝代之「禮、樂、服飾」都有「變遷」之基本事實，這是大軌迹之人天層次。

而在「人物性」之「禄命、五術」層次——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所有一切之學理相，都離不開「勢、道」這二個層次。

道——若以「禄命」而言，約之於最為平均性之頻道。約以指坊間盛行之。

「禄命書籍」，局部宗教與「禄關」之書籍……。

這些「典籍」，只是「客觀性」之「概念」性，以及「工具」性。

勢——是指「論命」者，與「問命」者，兩者之間的「客觀」形勢。

大致上而言，設若：清代之兩汪總督，基本上是不會在路邊問一位「拆字」先生……。基於各人身份、文化……等之不同，但總也離不開「個「勢」態」。

## 命略突破為行業

中國之「預測學」之文化，起源於三代以前。對個人的層次而言，那就是「命略」。「易經」它就是一部以「人天」關聯，可以「謀事、測人」預測學略的一部「經典性」之名著。

自上古以來——基本上是人們希望能「預知」一些，未來之情況。其目的，也只是希望依照一些或多或少的「預知」——來改善現在的「生涯」。由於社會有著多層次之存在。這種先民之預測源流，逐步形成一場「立場」各異的「文化、民俗、文學、藝術」。而後再融合「宗教、法律……」。在如此歷經二千年以上之「層次」不同，再由各層次之不同，最後還是大融合於「希望能知道一些未知因」？

若是撇開一切的層次、單純的「我希望能知道一些未來之事，那怕只是一些些，也是十分希望能知道……」。假設「時空」回歸到最為單純的「氏族時期」，那就是今日論命的「預測妻財子禄壽」而已。

然而，這一種「命術」與「命略」之轉變、內涵了近三千年之悠久文化之「融會」，與「突破」，成為獨立的「一「流」」。

「禄命法」能成為一種，歷時千年之「行業」。盡管其間，有著太多的「算來也不大準」，甚至於在「龜策列傳」中，賈誼機之為「擅言禍福，以傷人心。虛拾人命，以盡人



財」。千年之余，「祿命」這一個行業，仍然是普及民間。

其所以能够屹立不移的原因，并不僅僅是一種，所謂——

「心靈空虛」，又或者是「一時之人際關係解體」……等等之消極灰色層次。

「祿命法」原出「九流」，而「九流」出於「王官」之學。

「天命」之說，成局於「西周」時代。「天命——預測」，本是「西周」官方之一種——

「智導命略、禮儀典章、數術教化」。

「九流」出於「王官」，這是學術界之定論。故此，不論「九流」祿命法，是怎樣的「江湖」，這江湖之淵源，却脫不了「王官」之根本性。也就是說，最大的江湖本身，即是歷代「帝王」之測影，即使是「術士」。行徑之低俗，心態之可鄙，也只是類似：大臣嚴嵩劣迹、明代東廠西廠之缺乏人性，只是一時之弊。

司馬談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政治（帝王）者也。」

這種學說，基本上是——游說借勢于人君。

「祿命法」源出於「陰陽家」，其最初形態界域。並不是在於單純的「求知」，而是以「學術」，取信於「君主」，是為了自己。

故此，「祿命法」，一旦可以獨立成一個「行業」之後，就并不太可能有「純粹」的「業余」，因為「業余」研究祿命的人士——他們。

「將命學在情感上框在，自己可以為別人趨吉避凶。却又能有一半以上之準確，而感到不得已之痛苦，與又恐被人譏笑之為「不太準」的巨大痛苦之中……。」

專業人士，則不會掉入如此「漩渦」中——他們。

視命學即是天道自然的一部份，自然第一條天律，就是沒「絕對準」，與「絕對不準」之事理。要求「絕對」乃是人生反宇宙性之病態。故而能安於「殘缺性」，視「收費」為應有「禮儀」與「天德」……。

西周「王官」之崩潰

「王官」學——其所以「九流」分制，各自奔流？

其原因是「周代制度」的解體。周制是「四民」制度，就是習所稱謂之——士農工商，「士農工商」在西周之時，各有階層，至「西周」沒落——

一：原本是身為「太卜、官師」，作為「貴族」的文化文，淪落變為「平民」。

二：原本四姓之首之「士」，非但保不住自己的「俸祿、田產」。甚至淪落為四姓之末流，成為「百無一用是書生」之境地。

以至原本為「西周」王朝、貴族。問卜吉凶之「太卜、禮官」。為了生活所須，也只好為一般「市井百姓」問卜、祭禮了。

甚至淪為「赤貧」，只好游走各地「賣卜」為業。

然而，在歷史文化層次上而言，他們學竟曾經是「史官、禮官、太卜」……。貴族之後，不論千年以後，怎樣的「江湖」？其祖系，本屬「天人、自然、道法……」之四姓之首。

三：也是由於「西周」之解體，在列國爭雄的局面，任何人不須講究出身階層。赤貧之

士可以讀書飽學之士不妨經商擺地攤。  
平民一夜之間，可以由請侯拔擢為「相」。

「祿命、陰陽、卜筮」之學，也打破了「四姓士農工商」的藩籬，奠定了類似今日。

一：大學教授可以研究「命理、卜卦」。

二：專業命學家，可去大專學府演講。

「九流」中任何一流，包括「祿命家」在內。一樣可以謀求，社會公平評價之機會。

諸如：孫子、諸葛亮、劉伯溫……歷代名臣。無不以知「命相」為「識人」基本常識。故

此，千年以來，不論「祿命、陰陽」這一行業，曾經有任何「愚昧」之行徑。由於它學竟是

「西周」王官之學，列祖列宗有著共存性之淵源……終必可有其生存之社會性。

### 王官官筮

「三代」之文化，幾乎是「官學」，尚無「私人」著作。這一種歷時三代二千年之「官業」——包涵了「禮、樂、巫、史、祭、教、謀、卜」。

而「祿命法」，即已經包括了「禮、教、巫、謀、教」五項。

周武王問「箕子」，有關「五行」的學問。「箕子」即是原本「商」之「太師」。

問吉凶、道五行——在當時即是衆庶萬民「治道」的主流。

「堯帝」研究大自然之「節令」，「天命」就是「保民」。

「唯王者能保命（避凶），才可以受天命於水」。

「人心唯危、道心惟微、小人難保。」

### 王官祿命於卜筮

「占卜」在三代之時，是屬於最為「顯赫」之官學。唐虞以上，聖王之建國受，無不抱「卜」以助其「禎祥」。三代之興，各據卜筮禎祥。

「涂山之兆從而夏世啓，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谷之筮吉故周王。」

「如今日民間之「新年初」說些吉祥話、開店新居，皆要結采、擇日。」

「周禮」中之「卜官」，即有六種——天官、春官、大卜、卜師、龜人、占人。

近似今日之「五行」專業——上焉者為他謀算「選縣市長」……等至於為「庶人」算六合

彩……等。

「五行祿命」在三代之時，占驗的根本性，是在「稽疑」。

先聖之所以——使民「當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

洪範九疇——第七曰：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由此而知，今日之關心禍福，一如三代帝王——吉凶與「天命」有關聯。

「先聖以「卜問」之用有三知——知福、知禍、知天命」。

王充曰：殷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紂」七十卜而皆凶。

司馬遷曰：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由此可知，今日「五術」素質，雖不及先王時代之受敬。却確實是與「孔、孟、荀……」

等諸子百家，皆為「三代」王官學之所「割裂」。

至春秋之後，「易卜」大興——（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

易——能知吉凶、太極生兩儀、負陰而抱陽。聖人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變化之道、順性命之理。  
以「宇宙一體論」，取代龜卜以論吉凶。

## 五行突破 吉凶宇宙化

「西周」以後，上古「宇宙觀」之「易數」，發揚超越了「龜卜」。而產生了——「天命關聯人之禍福」，以及「天人合一」超越吉凶，又并存於「吉凶」之中。

「天」透過「人」，才知道、了解，何謂「天」？何謂「命」？

「天」是最高、最神聖的位置，然而它是抽象的，天是吉凶禍福的主宰者，我們是為了想「趨吉避凶」的首要因素，才會去想到「天」，而去「知天、畏天」。這一種有吉凶禍福——天命又是透過「陰陽、五行、卜筮」。

天命未必只是「神聖」之不可測。而世間得失，可以核計、局部預測之禍福。——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逐步以「相信天的領域、涵蓋了「世俗功利價值」，而取代了四時五行的宇宙性。而形成——

「天命是有一種功利性之謀策。」

天命成了可以被卜問謀算，甚至可以「預測天命」。

至於對此「預測天命」者，客觀形勢而成「天命之功利過程」，本身就是可策謀者利用「天命」，而成一種「機心」。

融合於「申不害」思想中，天為一種「術」。



我國「天命」思想，幾乎在歷代王朝之中。可以稱得上是「偏一切處」。

細推論所謂「天命」——則確實是每一個人、每一時、地，都有著不同的「天命」。

一：自然界之天命——這是指「日、月、星辰」，直接所造成之「寒冷、炎熱」。以至「風調雨順、風不調雨不順……」。

二：不可知之天命——吾人并不知道宇宙有沒有邊際？也不知道為什麼天生就喜歡紅色，自幼就喜歡吃酸甜。

有著太多的不自知的規則存在。

三：意設界之天命——即是堯命羲和、制訂歷法、日月星辰、敬授在時。箕子論以「五行」之性。

「天命」自此，而定下了五千年之垂範。

四：統御性之天命——歷代興亡之過程，亦皆可以視之為「天命」。

五：倫理性之天命——倫常三綱、民俗風尚，皆是習以為常之「人倫自然」天命。

抵觸以上任何之一項，到達某種程度之時，就極可能產生——吉凶禍福之事實。

故曰：敬畏天命，即是「順性命之情」。

附：明、清二代加上：王夫子——人欲之大公，即是「天理」之至正。

市井人士——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草莽人士——端了豬頭找廟送，不吃白不吃，天命之拒之為不祥。

## 禮壞樂崩 賓主相欺

「先王以禮樂制天下」，四姓禮樂（士農工商）各有不同。

西周貴族制度之「士」，與春秋戰國時代「布衣卿相」之「士」，實在是有著極大之心態上之差距。不是傳統之「禮」，也不是發自內之氣樂。

「禮壞、樂崩」——是心態上之層次——由於

西周貴族——世代相襲。一位士人，祖孫七世以上之貴族，上事君王、下撫庶民，其進退

揖讓之「禮」，以及崇敬之「頌」樂，絲毫沒有「偽」之點滴色彩。

皆是發自內心，是如此的自然，與永世不變「槓槓」——特色是言不及私。

戰國貴族——諸如：蘇秦、張儀之名士，皆為布衣公卿，與君侯之間，雖然也是一樣俱備

揖讓之「禮」，同樣崇敬之「頌」樂。然而，內心充滿恐懼與不安。深怕自

己隨時因不符合「君侯」之意。一夕之間，「階下囚」與「座上客」，全在

權力之億萬，與一切為私。

戰國貴族之「禮、樂」，即是「禮壞樂崩」。

一種「君臣相欺」，逐級延伸至每一個社群——俱皆成為「主客相欺」，惟利是圖的「因擾」。

以「命略」的歷史而言——

明、清兩代之時，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俗稱之為「江湖術士」。

問命者，多少有些懷疑對方會不會「江湖」而已。

論命者，也會認為來賓正處在「憂疑」之際，是否可以做些「虛、假」之手脚。

其始作之時，即是由「西周」之後的「禮壞樂崩」，導致於「主、客相疑」，進而至「主、客相欺」。

「禄命法」由原始之「王官」之舉，「太卜」之「官業」。

融入「東周、春秋、戰國」時代之「學」體之轉變——

「一種「學」不離「術」、「術」不離「勢」……」至今仍然甚為普及之一種——「讀

書不如做人——學 做人不如識人——術 識人不如任人——勢」。

「東漢」以後，在「命略專業」人士——

「對「天命」的程式上，是既信仰它，而又利用它的趨勢——一種「錯位性」以及因時、因地、因人的「扭曲性」。」

## 百家九流 和平共存

自「東周」以後——私人著作，大量出品，官學反而成了一種「學源」與「法源」。「天命」已經分裂為——「法天命、術天命、勢天命」三種并存的實務人生。

鼎足而成——學術之智，聖道之知、測略之知。

這三種之「智知」，一直綿延至現代，仍然是「分領」於各種——「人、時、地」之間其文化史之原因，約以——

一：生活環境——傾向於「現實」，必須在「時效」上，有實際之時效競爭。

二：王官學制解體——文人可以有自由創說的機會。

三：「士」之地位下降——不能單靠「俸禄」，尤其是亡國之「王室、重臣」後裔。諸如

晉亡以後之「清流、侍讀、子弟……」等。

甚至於「無以為食之士子」，不得已——尤其家世專長，治國之「術、法、勢」，而

用之於一般民間之「商業」。

久而久之，一些聰明的「販夫市井之徒」——也一樣能應用「術、法、勢」。

「戰國」以後之「禄命、卜筮、」也是一樣。隨了社會的大潮流——

「陰陽、五行」的學說——也是以「游說」，與「授道」為主。

其基本條件——也兼帶了相當色彩的——

一：既信仰「五行、祿命」，又利用「陰陽、卜筮」。

二：將大層次的「君臣相欺」，轉移至商場上之「同業相欺、主客相瞞」。

這種由原本，三代以「王業術」之「太卜、天地道聖」……，一種「官學」。由於當時之「西周」解體，君不君、侯不侯、臣不臣之下。

簡而言之——即是因大社會之變遷，「三代」之「舊學」，割裂為「春秋、戰國」時之「私學」。

「祿命法」，也一樣由「三代」之「太卜」王業官學。

一種只為「王侯、貴族」，卜問天命之「學」。逐步轉移為「私學」。乃至漢、唐以後，任何一位「井市百姓」，皆可以「學易、習卜」，人人都可以付費去問個人之禍福休囚。其基本原因——肇原於「政、教相互分裂」。

文化獨立於政治，諸子百家、聚眾講學。

提供了——「三教九流」，平等競爭、百姓自由選擇的可能。

自「東周」四百年之後，至「秦始皇」——方「禁游說，焚儒簡。」

## 平步青雲之向往

若以明、清二代的「祿命行業」而言——

都會希望——自己對每一位來賓，都能事事必準。妻財子祿，一應禍福，俱皆絲毫無誤。

最好有機會對那些「一、二品」大員，以「半仙」來認定自己……。

如此，必然就「名動公卿、一夕揚名」。

這種想法，只不過是明、清二代。「市鎮書生論命」之「妄想曲」。

不過也不是絕不可能，此種「平步青雲」，一夕之間改換門庭之機會。只有在「禮壞樂崩」之時代，我國五千年來，每隔一些時間，就會產生出一些——某種程度之「禮壞樂崩時代」。其根本性之起源，也是「諸子百家」之延伸文化。

鑒於——秦昭王召見範雎，以廢太后、逐高陵君、立拜上卿。

百里奚、乞食于閭巷、秦穆公任命為大夫。

管仲原為小攤販，是城陰狗盜之徒、齊桓公封為上卿。

張儀亡命之徒、秦惠文君，委以相國之任。

範蠡窮愁潦倒、身無更換之衣冠，由文種介紹見勾踐，拜以「國師」。

蘇秦窮困之士，以太公陰符之謀而說趙王，封之為武安君。



在一種「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勝者爲王、詐僞并起、毫無信義之可言……」。

與明、清二代之「市井術」士，也只是「一高一低之同一模式」。

祿命法——其所以有「虛抬人命，以盡人財，擅言禍福，以傷人心。」等至「九貢并起」。

論命者——只問自己之高度實用性，和現實價觀。「命略」爲「智學」之代名詞。矯詞峰出、冷貢遍地……雖案頭放經書、焚香供易卦……亦皆不能約束其「利」之心性。

明、清時代，一些司道大員、萬貫富豪……當他們面臨到自身有「失官、剝職、破產、官非……」之余。（人際關係解體之時。）

唯一之希望，就不免去訪求一些，他自己心目中的「高人」……。

對那些心目中的「聖智」，這些原本是社會中之「上流世家」。可以對一些毫無出身、略識之無……而能絲毫不計較雙方身世之差異，能如此，執禮恭敬到如此之徹底性。

故此，即使今仍有這種情存在，後日亦仍將如此……不足以爲奇，正是「兵略」所說

「奇正相勝——奇合正勝、正合奇勝。」

三代之後、文化之傳薪而已。

## 兩漢五行之興替

自秦始皇并吞六國、西周之官學與春秋戰國之私學，俱皆發生巨大之變化。

由于「秦」國歷代秦王，俱皆是重用「法家」，法家在戰國之時是「私學」，在「秦國」則是「官學」。

秦始皇獨尊「法家」——嚴禁游說之士，逐客焚書。

然而「始皇帝」一死，十五年後即亡國。

「法家」能鐵腕統制，并吞六國——却是一種能「爭」，而不能「守」的學問。「西漢」在經過前面五十年「休養生息」以後，就認真重新衡量「戰國時代」，諸子百家之「權衡得失」。

而「陰陽五行、易書」等「祿命吉凶」——即使是在秦代「始皇帝」之時，也都沒有禁止過，從來都沒有被列之爲「主流」，只是「人天」之間的一個管道。

（即使這一個「天」字，有着十種以上之解釋。）

至漢初「尊重儒家」，排斥百家。而「陰陽家、易象家」，仍然是與「春秋、戰國」之時代，依然相同。不過由於「民智」，與「私人學說」日益發達。

「陰陽五行、日月星辰、易學象數」——由於種種因素而大回昇於「先秦」之時代了。

一：「陰陽學」與「五行學」分道而行。

二：「五行」代入天上之星辰，（漢書有「五行志」之專輯。）

三：宇宙觀由「張衡」之改良儀器——大大精準了行星與地球之計算方式。

四：「六十甲子」紀「日」，延伸至「紀年、月」。

五：龜卜，改為「易學」之「五行」卜。

六：京房氏之「京房易」，整個改變了「卜卦、用爻」之規則。

井提供了日後「子平、陰陽宅……」等等之「理論基礎」。

七：由「渾天儀」問世，提供出日後「張果星宗、紫微斗數……」等之間世。

八：確定了「二十四」個節氣之定律。

等等。這一連串的「學術」進展，而導致——

「先秦」以前，三代之「太卜」……等等。只是剩下一個「時吉凶」的心態相同而已。彼此之「問吉凶」方法，則由「龜瓦兆」，轉變為「五大行星」與「地球」之軌迹，以及「五行相勝」之「時空」推理了。

同時，由於「醫家五行」，也隨着紙張之供應，而買一本遠比先秦時代方便得多了。先秦時代是「百家爭鳴」，而西漢時代，則是「注疏」典「復古妨本」，大行其道。諸如：

一：「文選」——特重天象之吉星、凶星。譬如：王莽問式而移座。

帝王家深信、天星之變動與王室吉凶有關。不過——王莽所信的「移座陽宅風水」，不是今日之「五行宅相」，而是「天星宅相」。

或者某一個地方，生一條豬，只有三只腳，此也是一種「預兆」。

二：緯書——除了「五經」以外，「緯書」盛行，大抵都是與「易、數」有關。

三：三易——除了周易以外，向有「連山易、歸藏易、神農易」。

四：佩玉——沿襲先秦思想，深信「玉」對人類，有重大的影響力。

王室貴族，身亡之後，俱皆以「玉」器陪葬。

五：符錄——先秦只有「兵符」，信用性之「符契」。先秦時代，人鬼之卧，只有「祭」禮節。

西漢以後，民間與神鬼之間有着憑藉「符錄」術，有着彼此「彌補、合作」性之層次。

六：咒印——「筮」之卜筮，逐步傾向於「卜」是「卜」、「筮」是「筮」了……。

七：融合了「儒家」之「祭如在」的思想——

問「吉凶」之一途，有相當大的「社會背景」變遷。

甲：由「貴族」社會——龜卜、太卜……等少數士大夫階層，民間很少有自己問筮之情  
形，逐步變至幾乎人人皆可卜的一種「文化」。

乙：「貴族」社會問卜的方法，隨着紙張之發達，以及交通日益發達，由「敬天命」之層次，普及至純粹——

「單向式、扭曲式，但願如此……」的「形式化」。

基於此，盡管在「西漢」以後，直至今日，在推測「卜吉凶」一說。俱皆溯自夏商周三代

之「著卜」文化。其實「著卜」文化，只是「祿命法」道吉論凶的「法源」而已。

因為，難以見到「千百年之靈龜」，更不容易在「都市」之中，找到「著草」？甚至於一般人，根本就很少人認識什麼是「著草」。

不過，在西漢之時。帝王大事，仍然是用「卜」，雖然已經不是「龜著」之卜了。

諸如：漢文帝即將要登基——命人卜算，得「大橫庚庚」，大吉。

文帝得吉卜後，始登基。

人們問吉凶，基本上是有著「趨吉」，與「避凶」的二個基本層次。

一：趨吉——是想「錦上添花」——

譬如：周文王伐紂之後，登九五之前，也要問卜……。

此是求「法統」上之「天命」。漢文帝即位前問卜，也是相同之心理……。

自帝王以下，一直到「販夫、走卒」，都有著一些「錦上添花」之美意。

一如今日：財力深厚的人，希求一些「功名」。

乃至平常百姓之「長壽、子息佳良……」等。

二：避凶——是已經有「凶災」，或者是預感有「凶兆」。

譬如：上自西漢之「王莽聞式而移座」……小至一般庶民，大年初一，打

破一個飯碗……。

等等。自「三代」，至「西漢」之時，已經形成「深若淵源」之「民俗文化」。俱皆是

「概念性」之「天命」……。

## 魏晉南北朝 佛道兩教與天命

吾人但以「命略」的層次，予以追溯「民俗」之文化沿革。

我國之「崇敬天命」，至「個人禍福」，在「史觀」上是可區分之為——

一：炎黃時代——有「甲子、呂律、節令」……為「形成」期。

二：三王五帝——有文字記載、雜記追溯到「伏羲氏太極陰陽、卦數、五行……」。

三：春秋戰國——由貴族文化，擴散為自由文化。

「貴族姓氏」之權威退隱，而以「聖、王、道、天」等為概念為尊。

四：兩漢時代——五行學說，織緯典籍、符錄盛行。

「長死」不死之願望抬頭。

五：魏晉南北朝——五行思想系統化、丹道長生學之成體系，西域佛教初期東來。

六：唐宋佛道之爭——「天命吉凶」，却是二教唯一完全屬於「事相」相同之處。

七：明清時代——自元末「白蓮教」之後，明代氣宗教與「九流」，若非王權介入，皆

受制於「東廠、西廠」，清代則受制於「幫會」。

基於「歷史性」大周期，也就是「易經」所稱之「生生不息」——一種「大明終始」。自昔以來，即是「三代禮樂，不相沿襲」。



作者之所要將「祿命、天命」，作如此——「悠久文化性」之說明，乃是基於習稱之謂「行行有一本難念的經」。一如：法家名士「韓非子」中之「說難」與「孤憤」。一樣表達了「天命」，它究竟是「民俗、哲學、術士……」？

我為「悠久偉大的「天人」開闢而向往，也為千年來「術士」之遭遇而悲哀。」

說、教分野

「祿命、天命」一說——在「三代」之時，那是貴族姓氏之「三卜」而定。至「春秋」時，禮崩樂壞。有很多吉凶，是可以透「法、勢、術」而謀得。不過，仍然以「聖、道、王、天」等，作為「定於一尊」之概念——

九流各有各的「聖道」之涵義——諸如：

「老子」絕聖棄智，「鬼谷子」以「無窮」即是聖。

「韓非子」以智不以慮使勇不以怒用。使天下絕其「智、勇」，復歸於「道」。

那時代，任何之一種「聖、道、王、天」——都是「一家」之舉，是屬於「流派」。大抵都是寓意於——「先王之法」。

及至「東漢」末年，「道教」漸漸成一種民間新的「精神依皈」。

率先「老子」，本身就是「人格神聖」化。「老子」本身就是「聖人」，「先王」之法，太遙遠了。明明只有「勝王敗寇」之事實，如何能效法「先王揖讓天下之王」？

故此，「揖讓之禮」，用於「先王以禮治天下」……如此，還有七分入「流」。

「道教」之始，溯源於「道家」老子，成教於「張道陵」天師，以「符錄」治病。其間以

極為從容之「時、空」，兼入了「丹鼎、養生、經學」……。至大盛之時，原有之「陰陽、太極、五行、星辰……」等等，皆自然歸附於——

「道教」——占驗派系。」

及此唐、宋，佛道輪流交替於「君王」選擇之間。

「三教」與「九流」，就混雜不清，很難令人對「三教九流」，作出一些比較肯定一些的定义。

「三教九流」，在民間習俗層次上所指，大約是指「一些不甚肯定，真真假假……」的未確定之「妾身未明」。一般性之士子，通常都不願意「接受」，或者堂而皇之，被人稱之為「三教九流」。

「三教九流」的真正「社會地位」，要以個案「人、時、地」而來區別之了。

## 宏觀江湖 微觀九流

吾人離開「唐、宋」的時代，實在是太過悠久了。基於「三代禮樂不相沿襲」的基本自然規則，「擇命法」之這一個行業，對現在能有著實際影響的年代，大約仍然是以「明、清」二代為主。

「擇命法」，自「唐、宋」以來，就已經獨立成爲一種，可以單獨成立的行業。以「五行」的大概念之中，自「明、清」以來，就可以用一種新的「名稱」而代名之，那就是今日習所周知的「五術」——「山、醫、命、卜、相」。

并非是單獨指向「擇命」——

吾人固然是可以，透過「擇命、相法、卜卦、拆字、姓名、陰陽宅……」。來透視「江湖」？其中確實是有「江湖」的色彩存在，但是二者并不完全是相同之事。

然而，不論是「江湖」也罷——任何一種「流」派也罷！總之是離不開三項基本之事理範圍，那就是——

- 一：「學」不離「術」——「術」不離「學」。
- 二：離不開特定之「說理」，以及必兼有之「利害」關聯。
- 三：「個人」與「社群」之間，二者之互動關聯。

今日所論述之「七略命學」，其實任何一種社會生態。大抵都是以此「七略」，作爲人的「社會性」格上，一體二面，順逆兩用。

自昔三代以來，「問卜、占筮」。本來是一種很單純的一種，人們想預測一些「前理解」。提供一些對未來比較有利的取舍。這一種預測範圍——大致是對「大自然」，作爲主要的範圍。即是——氣象、農業豐收。以及貴族之「征伐」。逐步由農業社會至早期工商、牧畜、分權（諸侯）、士大夫……。卜占吉凶，也由「官學」，普及至城市、街巷、鄉村之間，皆有所設。占卜吉凶不是單純的「官學」，而也變成民間的一種行業。隨着社會文化之不同變遷，卜吉凶的行業，與其他行業一樣有着——

- 一：關係企業——由「氣象、農作宜忌」……，延伸至「祭祀、擇日、疾病……」等等。
- 二：階級歸屬——官僚策士、富貴仕紳、市井俗富、失意政客、僚倒文士……。

因社會階級的不同，彼此之間，其所問之吉凶事項亦有極大之差距。

大抵——「三代」至「西周」時代——卜吉凶只是「王官之學」。

「東周」至「秦國」時代——卜吉凶已經是融合，附庸於「謀策、方略」。

「西漢」至「東漢」時代——是以人文五行「干支、方位、呂律、色彩、味嗅」等等，以「京房」氏之——後天生克制化爲主流。

「官方」之占吉凶，與「民間」之占吉凶——二者之間，又有着「物以類聚」的分道而成各別之「理論」與「生態」。

由於「九流」學術，最興盛之「戰國」時代，七國諸侯大抵都是「禮賢下士」，對「陰陽卜占」，也不加禁。及至明、清之際，即有「官式欽天監」，與「民間祖傳秘笈」之分流。民間被視為「術士」，欽天監則取代太卜之原有地位，視為「供奉」。

自「西漢」至「明代」——在千余年之悠久時段之中。

若是以「流派」的「學術性」而言——上自帝王將相、下至落魄文人……。只要是識字的人，皆可以閱讀「韓非子、鬼谷子、老莊……」等之著作。不論閱讀之人，將這些「流」派的內涵，用之於「治國、經商、治學」，要嘴皮說說而已，陰符私利……。千余年來在「流派」經書方面，完全是一樣的。

正如：宋版「韓非子、老莊……」，與今日坊本之「韓非子、老莊」書本。二者之間，幾乎是絕對相同。而「社會天文」的背景，却是有著「史觀變遷」的——斗換星移。這一項變遷——吾人是以「命學五術」，應用「七略」的層次而言——

（按：「七略」——是可以隨意融合入，任何一種生態之中，包括「公義、慈悲……」）依歷史文化、人文背景而言，即是以「陰陽五行」為「學」為「法」。以「法家、縱橫家、兵家……」等為「術」。以「論命者」自己灼「社會身份、貧富、」為「勢」。

依如此之背景，視「論命」是社會「文化」，眾多層次中之一個層次而言。在西漢至「明、清」。在這千余年之中，若只論「問吉凶」的表象而言，那是完全相同的。然而，論到如何達到「問吉凶」？那就有著「天、人」不同的墜口性的「大事因緣」了。今分述於下——

一：西漢時代——「五行」是指「天上星辰、地上地震、隕石、人事奇異生物、（諸如：

豬有五只腳……）

詳見「西漢書」——五行志。

西漢時代的「五行志」，完全不是「排八字、論風水」。却是有「焦延壽」之門人，「京房」，以「京房易」指導了「唐宋」以後，迄至今日。

二：東漢時代——在東漢末期，有「管轄」氏，將「卦氣」融入「五行」。

天干地支，由用之於日，擴大至「月、年」。

張道陵稱「天師」。與「五行、易學、祿命、緯書、蠱言、制解……」等初期形成，大異於「三代」西周時代的——單純「卜占」。

三：兩晉、南北朝——西域文化入境、清流介於「佛、道、儒」之間。

這個時期，對「天」概念。以「社會人格」化，融入「天」的意境。

天——不是完全不可知，而是有著人格化之「天庭」，多少層的天？

這些與「祿命法」，沒有直接關聯。

却是日後「僧道會算命，論命者會制解……」等等之「始因」。

四：唐代三鼎足——唐代「佛、道」二教大興。二者皆有「神通」之說。

「神通」就是——前知、前期了解……。由此而——

論命、和尚、道士……結下了「不解」之緣。無非是「層次之不同、身份之高低、處世之雅俗」……不同。



自「天子」之「羅天大醮、祈禱延壽」……至「庶民」間之「祭煞、吊回」……原則是同一「文化」之表現。

五：宋代江湖——北宋時代，祿命法大放异彩。至南宋之時，偏安江南，「大江、湖澤」為主要的交通工具。往返經濟，多由舟船，「江湖」一詞盛行。至於徐子平、賴布衣等「祿命、風水」名家輩出。

六：元代「三教」合「九流」——江湖變天。

九流術士有了「反元」之藉口，而「三教、九流」大結合。

七：明代嚴衛——鐵腕統攝。

自「戰國時代」，「九流」大盛之後，至「反元復宋」，又是第二次「學、術、勢」，不分貴族、賤民，再度匯合。至明太祖一統天下之後，深深體會出「九流、江湖」之龐大雜流。可以載舟、可以覆舟。明太祖採用，只是比秦始皇少了一項「焚書坑儒」。

鐵腕統治，在明代之一朝，將「僧、道、山、醫、命、卜……」。等等俱皆監控於「東、西二廠」之中。

民國以來「祿命」專業行業之中，基本上是沿襲「清代」之社會文化。逐步轉移，至今已經接近於另外的一次，轉型期。

自清末以來，單以「祿命法」（算命），這一個行業而論，在社會層次中，正是如衆所皆知。確實是有著負面「江湖術士」，這一種色彩的存在，大抵「江湖術士」的行程層次，乍觀

之下，似乎是「不學有術」。其實并不是如此單純的一種現象。

而是一種「七略」平民化，「七略」基層文化……。

「五行」並不是一種，僅僅「祿命」法的「唯一」表達現象。

「祿命法」（算命），雖然它完全是用。「陰陽五行」的術語來表達，其實「陰陽、五行」，在實際人生面，列為主流的，並不是「祿命法」九而是——

「丹道、天文、數制、拳技、醫學……」等等。這些項目，才是「五行文化」之主流，「祿命法」——乃是「民俗文化」之一流。

## 民俗五行 人天合一

「陰陽、五行」——這一種幾乎是，可以稱得上「東方哲學」之代表。

自有文明以來，人就在「陰陽、剛柔……」，形成「大啓示」的源流。然而，「陰陽、五行」，對人們真正的「實際」影響。其主流並不是在於「祿命、宅相……」等事，因為這些層次，都是屬於「未來、抽象」的層次。這一些「抽象、承諾」性的答案，却能夠為千年以上的人們，能深深耕植於人心，其根本性的「史觀」因素。

就是除了「祿命五行」以外，尚有「醫家五行、丹道五行……」等等。這完全是眼睛看得到的，身手可以實際觸摸得及的事實。不是一種對不可知「未來」的預測，而是立竿見影……，立即可以改善人生實現的法則。

以及在漢、唐以後，佛教、道教……也以它自己本身獨特的「法則、理論、科儀……」等等。一樣也在為人們提供一些，各式各樣「預知」，以及「趨吉避凶」的「管道」與近似「保證酬勞」……其中最為人所習知的，莫過於：

「心好命即好、相由心轉、好心有好報……吉人自有天相……」。  
這些即是「人天合一」，最為「典型」的「民俗吉凶五行」了。

## 黃老命略

「黃老命略」——在廣義的內涵就是「宗教人士」，對「天命」的一種觀點。

宗教家，是指「佛、道」二教，以及其周邊附屬教派。現在所論及的範圍，是以「佛、道」二教之主體法系而言之，即是以「經論」為主的「理學系統」。

大凡「佛、道」二教的主流體系，在根本性上是不以「祿命、預測」為主。由於吾國在歷史文化層次而言，是有「天命命略」文化，後有「佛、道」教團。所以，當初佛教自西域傳中國，以及張道陵設創道教……，民間已經有「卜、筮」等之吉凶文化。

「黃老命略」，因為它本身牽連到「宗教」的層次——故此，可以區分出為二個範圍。

一：先民「祭祀」文化，以及漢唐時代之「宗教」科儀祭典文化。  
二：中間之「西周、東周、春秋、戰國」近一千年之「術、法、勢」之「黃老學」。

「黃老命略」基本上，以「術、法、勢」為主，不牽連於「祭祀文化」。

這種「黃老命略」，在現代「祿命族群」中，最適合於，有宗教信仰之「業余人士」。

「黃老命略」的基本哲理如下：  
一：自始至終是關心的問題——對人世間之利害禍福，是如何去擺脫束縛，而達到自由的人生，不是對付他人為先，而是自己不要卷入為本務——避凶。

二：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實際人生之「天人、人人」之優先取舍，則是以反過來論取。

談天說地——不是論天地之本身，而是謀求應付天下復雜之事理。

說道自然——不是自然之本身，而是不要受社會困擾。

所以，自然、道、法、天地人——總而言之——即是「命略」之「趨吉避凶」。

「道」的結果，是「坐忘」。「命略」——即是「天機不可泄」。

三：論命者對來賓「吉凶」之前提，必須要知道不可因論命之時，不論是「直言、虛言、身份貴賤」？而是自己先不可以卷入「誤來賓對自己有不利的想法」。

它與「法家命略」的思想相反——二者皆是相同以——

「在利害紛爭的背景中，而論「進退之命略」。

「在利害紛爭的背景中，確定自己對來賓所問吉凶中，求出自己所作之為什麼？」

也就是——

法家命略——優先於「勢利得失，而後法天以謀人」——諸如：建議貴人在何方……？

黃老命略——優先於「人生平安，而鄙視得失，超越性之合天」——諸如：建議「忍」

……？

四：君子得其時方言「算」，與外界「深藏若虛」。

五：學理精深，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

六：學術并濟——洞徹應對會客，社會利害得，所必須有精神修養、御學、執理之心理條

件。在為人尊敬之下，精曉「法天」而行的「心機規則」。

七：以「心智靜敬」而道吉凶，以心智王天下，使天下來賓，川谷之歸大海。

八：洞觀禍福天道，此謂之「得道」。萬物皆于吾人靜觀之中「歸根返始」。

深知人們對「天道自然的崇拜和恐懼。」——故此——吉者說凶，凶者說吉。

天道以「復命」為「常」。知其周而復始，乃「必準」之常。

九：萬物得一以生，（在「術、法」之後）。

堅持自己的這一種系統為「第一」，引用推理，與一貫性的答案，都不要輕易改變。

十：大道若愚——對自己疏忽之處，或者答錯話……要裝作「無所謂」——聖人若愚。

十一：黃老命略是「中性」的——擋其銳、解其份、和其光、同其塵。

與來賓思維打成一片，沒有先天權力的預測，也沒正義之必然性——

諸如：對來賓說：一年之內，沒有什麼大變動等。

十二：當于「先驗性」，作為利害吉凶之答案——諸如：離婚女子，再婚的幸福性很低。

十三：不敢為天下先——切不可一上口，就論實質之吉凶，只談些「先苦後甘」等。

十四：知其白、守其黑——不論對方是什麼「黑」的人，在論命時，他是來賓，此時是

白。

十五：慈、儉——為會客之主要所持——「儉」是指收費隨意，不拘多少。

尊貴的人——一定是要以「慈祥」，作一項必備的修養——

以「利」說動人，是一時的，附有「內在」遠離感。



以「慈」說命，能有感召，不斷來光顧你。慈是大勇大智之象徵。  
十六：大道必通過「名」。

用「黃老命略」者，最適合於已經擁有「理事長、會長、教授……」，或者，昔日之「明星、市長、法官……」等等。

有過實際之榮譽，而行「不為天下先、慈、儉」。

如此，就不是空洞，大而無當的「道」，却是以其廣博之五行學理。

超越了那「可意會」，而不言傳——幾乎在無法可循，無形可據的心智。在對答之間，它無處不體現出「道略」的「內在精神」，以及「民族性格」。

這一種「黃老命略」，一種極為高雅的——從「滑頭哲學」，到「陰陽心機、外愚內智」，皆是從「黃老」變制為「命略、命術」。

可以說成是一種「社會氣氛」，至其極，則成一種像「幽靈般」，無處不在。而又似乎，無所不在的「文化心態」之「一瓣心香」……。

## 縱橫命略 鬼谷子

「縱橫命略」——即是「縱橫家」的策略。縱橫家最有名聲的人物，在歷史上即是「蘇秦、張儀」。他們二位是「鬼谷子」的得意門生。

「祿命法」——在文化歷史背景之中，是可貫通於諸子百家，各種流派。不過，「祿命法」是盛行於「宋元明」以後。

專業祿命家，在業務方面所面對之對象。大抵來賓在總平均以上，總是希望能有比自己財富高，才是符合「消費」的觀點，正符合「縱橫家」之「說士」本質。

縱橫命略——與其余之「命略」，是有着相當不同的特色。七略之中，獨以「縱橫略」最為符合於「祿命家」之須求。故此，亦有人稱「鬼谷子」，是「祿命家」之祖師，此說亦不為過。

「縱橫家」——是以「說服人君」為主，也就是一種「說」的謀略。憑幾句話，就可以為人君改變一些觀點。故此，以「說」為最高之管道。

縱橫家之「說謀」，日後就銳變成「明、清」二代。方士祿命之「講門」，俗稱之「江門」。

「縱橫命略」之特色——

一：沒有一定之「願主」，不太適合用之於「祖傳」式的「擇日祿命」人士。  
二：沒有一定之「法則」，可以融會貫通於「子平、斗數、陽宅、卜卦、奇門。」  
三：沒有現實以外的束縛，這不是指「論命者」，個人沒道德之操守。而是指對「來賓」的身份，是沒有什麼歧視差別。

設若：是一個女人來問，她的男朋友是有婦之夫，試問她的男友何時會與他的元配夫人離婚？此話聽起來不是符合常情。

然而，以「縱橫命略」上而言，這是職業服務。

如同一位外科醫生，為獄中囚犯越獄跌傷而治病一樣。只要照章付費，並不牽涉到任何其問題。

四：首先要確定來賓，在不開口的情態下，他內心要問什麼？所以——

「揣情知機」，是縱橫命略之基礎。（湘江門——來賓不開口、神仙難下手。）

鬼谷子曰：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真相）無所索之。不得真情，而說之者必不符。

仁人輕財貨，不可說之以利。勇者輕諾，不可說之以懼危。

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以欺，以「誠」可以立道理。

論命者，因逆運了鬼谷子所說者，與來賓話不投機者，比比皆是。

五：鬼谷子曰：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

也就是「張儀、蘇秦」之——空往而實來。

一些得心法的「祿命家」，應該知道，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場。（根本就不應該有立場）。以「虛名美譽對方，自然對方歸心於你，對方自然忘情。」

六：鬼谷子曰：素結本始。

「縱橫命略」——是相勢而言，審度而退。絕對不可以被「來賓」之苦衷而感動。或者因利害而自己昏頭轉向，乃是「拘智不拘心」之「典型縱橫命略」。

七：縱橫命略——在精曉「用神、喜忌」之余，與一般性業余書生論命不同。

而是以「事無常師、世無常準。合於彼則離於此，命略不兩忠……。」

八：縱橫命略——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嘴巴，在最小微的事，也貴「周密、慎密」。

九：未知用「圓」，已知用「方」——始有「方法」之可論。

十：想論命論到「賓主皆歡」，就必要意合到對方「內在的情感」。

十一：論命有四型——一：隨喜型。二：情緒型。三：理智型。四：微訊型。

十二：鬼谷子曰：聖人聽於衆人，所以「無所不可聽」。

夫事成，必合于數，說者他人聽，必合于情。

十三：命書經文之內涵，大家都是很容易了解的。

業余者論命，而屢遭非難，甚至於不敢開口者——只是「用之不恰當」耳！

十四：鬼谷子曰：「是智者，不用自己之所短，寧用愚人之所長。」

故與智者，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辯，與辯者言，依于要。與貴者言，依于勢，與富者言，依于高。與貧者言，依于利。與賤者言，依于

謙。與勇者書，依于敢。與過者言，依于銳。」  
譬如：對一位富人言：晚上我與某部長有宴約。  
對一位貧人言：明年你必有二次偏財……。

十五：鬼谷子曰：「神明」之位——正靜而「術」。

名，實相生，名，實相反為情。

理，生於名實之得。德行生於準諧，準諧生於恰當其份。

十六：所謂「準」之一詞——「神情準、社會準、物質準、意會準。」。

十七：「內符」則——必準。

## 法術命略

「法術」這二個字，對一般性之人士而書。似乎是與「役使鬼神」……。某種「道家」符咒的「專才」之所指，又或者是「奇門遁甲」中之——法奇門、術奇門。

「祿命法」中之「法術命略」——多少有一些這一層次的概念，不過其中有着二項，不盡相同的「人」之差別。

一：純粹談命論命——不論是以「斗數、子平、理數……」等。

是在怕「算不準」之壓力下……。又由於這一類「純理論」之——  
業余人士，並不是「行業」性的「科班」出身。當他自己面臨到，  
有經常算不準，詞不達意，畏畏縮縮心態之時，通常就以他自己過  
去的人生經驗，一些「解圍、應付」……的「策略」。用來應付來  
賓，這是屬於昔文「文人失意」之時，臨時用的一種「糊口術」，  
為害并不很深。

二：職業性之論命——此種應對「術」，是有具體之方「法」。

「法家」之「術略」，就是其中之一種。

「法術命略」——是「祿命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



對「來賓」之「苦惱失意」處境，視之為是一種「市場」，或是視之為「無非是一種生態上的現象」。

一：峻治寡情——是「法術命略」之「生財」必滿條件。

二：利用人們，一般性常情「趨吉避凶」的心態——為自己，以及為自己弟子。制下如何善於利此一項弱點。

三：「術略」之主系——即是不論透過任何一種方式，都要圍繞在「來賓內心希望什麼？對方最怕什麼？」

對自己的「顧客」，設下如此之心態，若是其目的只是在「利」的一個字上。則顯然是「峻刻寡情」，灰中透白的冷靜。

這正是「法家」——商鞅、韓非子的「典型術法」。即是「孤憤」中，所持之「只要自己能被人接受」……「陰、冷」是有其必須性。

四：陽謀法術命略——術要合法性，那就不是可以被人所譏之「權謀」。

此項之「實質」，就是以「術」為「法」，以「略」而論「命」。

單向「吉凶」對來賓之控制，即是「全部報吉」，或「全部報凶」。

其二分之一的「平均性」，正是「宇宙性」最為公平之法。

五：九凶一吉——「商君書」曰：王者刑九而賞一，失國者賞九而刑一。法術命略，在此「法源」指導之下，論命能多報「凶」，少報「吉」。如此對「論命者」較為有益。

六：舍法、虛、守術——不單信「學問」，也不因「勢」而有背，更通「術」之守分。

「法、勢、術」三者并行。

七：先王貴勢——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為天子，而能亂天下。

故知——才學之不足慕，知位勢之足恃。

「勢」是對「法源、學問」——實用性之保證。

八：守術之道——「術」是「申不害」之專長，簡而言之，即是「申不害」之「循名實實」——在「祿命法」之「術」——即是「循論命必責有實惠」。

從無「白白算命，瞎扯之事」。

基于「商鞅之治、法不可謂不嚴。勢不可謂不威，但無術以資實。故此其富強，益人臣而已。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

在「祿命法」即是——算準了，別一句謝謝而已，收不到「錢」。

「守術」是專門應付——不付費，或者少付費而問多次的困擾。

「業余人士」，最易困於此不知——循名必須實實。（不空談）

九：雙向術法——「韓非子」所論研之「聽言術、辨誠術……」，等等。

最初是他為帝王所作的進言，這一套術，固然是能用於帝王御制臣屬，臣屬也可以用這些「術」，用之下級或朋友，下級也一樣用這些「術」來對付上級……，延紳至人人都在「術」之中。

在「祿命法」之中，必須却認知。「可能根本沒有一個人是真正在聽你

十：任利、任奸——商鞅曰：奸民治奸民，必治必強。善民治奸民，就會民親其親，彼此抱成一團，不把「法」放在眼里。

十一：服於勢——韓非子說：因服于勢，寡能懷于義，勢誠易服人。若是論命只論「常態」，效果是相當灰暗的。

十二：牧於人情——一些「駭人聽聞」的暴利，其歸根結底，也只是「法、術、勢」。

甲：術法勢——能夠動人心弦而「信服、向往」，不外合於「人情」。

乙：人情利則趨之，惡則避之，趨吉避凶，就是「自私自利」。

丙：人少能懷義，自制於公平合情，大抵都服順於形勢與有利。

丁：祿命法的行業，是以個人之「利、害」關係為本。

## 儒學命略

「儒家」有相當程度，是與「陰陽家」，有著相同之處，但并不完全相同。

「陰陽家」在沒有文字以前，即是以「圖案、圖騰」，而啓示人們。其中包括早期之「天、節候」，禍福多由「天啓」之實際現象。

「儒家」是起於「孔孟」，至西漢，將「儒家」與「陰陽家」結合。

以「天」與「聖」——為王權治民、平民達第的「雙軌通用」管治。

一：儒略論命，極有「人情味」，這一種「人情味」，大為有利於「祿命法」之應對——譬如：君子問禍不問福。夫妻勸和不勸離。

有錢被別人來倒債，總比自己去倒別人的僚好些。

二：以「雖上上之智，也不能沒有妻財子祿之人心」。

「雖下下之愚，也不能沒有道心，即使是拜「萬姓公、孫悟空」：也是一種道心理，完全獨力不用，不過基本上，不論是那一種「命略」，必須是以它放之于第一位。

因為「命略」畢竟只是……「歷史文化」中之一「環」而已。

「儒學」基本上是須要——融合「法家、黃老、陰陽」：專三家，只是以「儒學」打出「表象」。

四：「儒家命略」——是以「修身養性」，是以自己的德性去感化「動」他人。

附：黃老——是「保持高度冷靜」，去辨別禍福，應對利害。

合成——修養的核心是「虛靜守一」的，「智能狀態」。

要感動別人（化），是不可以欺騙，要有「誠信」。

五：說「天」論「聖」——是爲了「群體」，以及自己的「利益」，至少也是「不受傷害」。

六：認知「人性」，有「被感動」的特色。

## 聖智命略

自「春秋、戰國」以後，在文化上而言，很少再有人，能比得過「老莊、孔孟……」，簡而言之，所謂「聖人、智人」。大致已經定型了，不過，這種「聖智」定型，是有着二種形態

一：是「人格化」——以人作爲「聖人」之代表，大抵都是以「唐堯、虞舜、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

後代很難，也不作第二人想，取代這些「人格化」之聖人。

二：是「理智化」——對「聖人」所說話，用各種不同的「涵意」，來解釋「聖人」之「道」，而不是誰是「聖人」？在這一項層次——就提供了。

「諸子百家」——，各有各的「聖」之不同涵義了。

譬如：孫子兵書——孫子亦可稱之爲「兵聖」。

韓非子——「智不以摩使，勇不以怒用。使天下絕其智勇，後蹄於「聖道」。

老子——「絕聖棄智」。

王陽明——以「同於衆人，是爲「聖」人」。

「聖」這個字——就是「耳王、口王」，簡而言之，無非是「善予聽、善予說」。



「命略」之「聖智」——即是後述之二種——

「一：同於衆人，是謂「聖人」。二：善於聽、善於口說。」

如此之解說，倒是很容易「行文」，却是並沒有比較「確切」表達之「術」。

（注：「學不離術，術不離學」。）

首先，吾人要先「確定」，什麼「衆人」？由於每一種社會層次，都有著它自己的「衆人」。譬如：身為縣長，他所平衡的衆人也是縣長身份。囚犯的衆人是指難友、病人的衆人，就是習所相稱的「同病相憐」。

一：同於衆人，是謂「聖人」——在「易經」上而言，即是「物以類聚，方以群分」。對「對方」有利則必須對方同於我方，也就是得我歡心，我方作有利對方之事。

對「自己」有利——我必須令對方舒適（一種體面，有自尊的能令對方接納自己。）在「緣命法」中之「同於衆人」——於會客之時，是屬於第二項。

這一項「層次」——是歷史文化層次，大致基本上是可以相通的。

二：善於聽、善於說——是針對一、二項之事而言，是有個別的目的。在「緣命法」中，對一位問婚姻的來賓，或者對一位問疾病的來賓，其「聽」，與「說」，二者并不能在「同義詞」中相通用的。

這一項「層次」——是「社會民俗」層次。不能以一概論，是要以「論命者」，他自己的社會背景而作「聽、說」的規範。

若以「巾湘門」而言，就是以「薪水階層」的「小康」作標準。假設——

是以「一棟住宅」（三十坪左右），一部普通廠牌的代步為上限標準。

與常年租「小套房」居住者，又或者是擁有四棟住宅以上，收房租……。

對此二種「來賓」之「聽」與「說」……，是有著相當不同之取舍。

此即是先聖所說：「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者無恒心。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

論命者，與佛家哲理，有著一些俱皆相同，稱之為「因果」的字面，而有著不同解釋的內涵？那就是——來賓有怎樣背景的「因」？就會問出怎樣希望之「果」？以及主客雙方之「我說他聽」，以及「他說我聽」之中，都有著「自利、利他」的「大乘因緣」。

今將第一項之層次，敘列於後，有關第二項之「層次」，則另述於「其他」章節之中。有關「聖略」之二個層次，其實只是「歷史文化」，以及「社會民俗」，二者之「同詞異名」而已！

## 同于衆人——是謂聖人

論命者——不論其是出于「學者、哲理，略知一二……」。等至于「猜猜看、觀言察色、貌視顧客、視來賓是凱子……」等等。

若是職業論者，俱皆有著一些「前期文化哲學」的存在。即使是被稱之為，完全視「緣命法」，只不過是一種「套話」之「貢門」，也有著這一種「前期文化哲學」，只不過「說貢」，之「視野」窄短了一些而已。

### 一：客觀共同性

道德撇開自己，完全以來賓「喜忌」，作為一切之主題——無非是對方希望什麼？對方內心最怕什麼？在「認識上」，以「客觀性」，而達到一種「共同性」。

以這一種「共同性」，非但是來賓「人性」之「自然反應」，也是人們共同的一種「思維」方式。

### 二：前理解——同情性

須要一種「超越」任何「身份、傳統……」的領悟，這是一種豐富閱歷的「前理解」。這是基於「民族傳承」——人們俱皆須要「深厚」的「同情」。

人有須要「被人了解」——一種雙方被認同之「同情性」。由於人們重複又重複地——

一：是后都「沉溺」于——傳統式架構「評價」之中。

二：任何人都有着，一時「極易」行動、激動、感動……的剝情緒後的「癱瘓」，而形成一時「無意識」地接受他人之「勸說、啓迪」。（這是極其危險之時刻）

三：每一剎那，都可能有一「忽生忽滅」，幽晦不明，而無處不在之「作用潛意」。

四：論命只是對方之「能接受」，與「不能接受」，一種「得、失」。信與不信，它不須要在「大辦公室」中「會報」？一種「信、不信」，以及「付費、不付費」之「二值選擇」，或者稱之為——二值「連判」。

故此，「來賓」之中，有二種相反之傾向——

一：喜歡對一些「道聽途聞」的「準」，大事傳播，一種剎那情緒之「忘我」。

二：對自己去「算命、看風水」……視為「不可告人之事」，很怕給人知道。所以，吾人要同時接受——這二項之「各別存在」。

## 聖道智三略

一種「洋洋灑灑」的大道理，一旦落實到「實實在在」的生活領域里，往往就為顯得非但「無力」，也「沒有用」。

在商業統計「損益表」中——對於一個「不抽煙、不打牌、準時下班、從不罵人……」等等之「令人稱許」的美德……，並不代表什麼？

也許在平均標準概念之中——現實的優厚生活，與自己的理想，以及社會上客觀無害的秩序（譬如：新年穿新衣，對和尚、牧師、維持一種較為廣泛一些禮貌謙讓……）一種不是「必須」，却可以接受的「規則」。

這是「天地道法聖」的「基礎」——即是「人性」之「聖道智」。

聖道智——與衆人相同，為的是「何必作無謂得罪他人之事，而且又是確定對自己毫無意義。」

聖道術略——是依於前述之「與來賓心態相同」。方能——對「來賓」所須要之「準答」。

「知識識大，審時度勢，得情諸要，索情準斷……」。

聖道智略——任何一位來問命、問吉凶之「來賓」之基本心態，決不是「迷信，沒有主見、打小算盤、抄近路……」。這與「明太祖」有難事，問「劉伯溫」

……，二者完全相同。只是「層次」上，深廣淺狹之不同而已。

（這絕對不是一些謀事、謀人吉凶、簡單自私之利。而是長期悠久文化，積澱的生成影響之下。升華而成的一種「人世觀」和「根深蒂固」的，如何自保的積極、消極雙軌——處世心態與哲學。）

聖道勢略——「論命」者，與「被人論命」者——都是有「靈性」的。

「靈性」——就是「理性」與「感性」的未定位點。

「論命」之「趨吉避凶」，就是一種「應世機智」之一。是——

一種信託、一種精神、一種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在不必通過「合理、不合理」的特殊時空中、間斷地流瀉的可信，與不必全信的「神情氣氛」。

在「歷史」的積沉之中，理性，由靈性化而變成「感性」。

「感性」是一種，看不見的一種「勢」。若不是掌握「感性」，就為「感性」所轉移。

而形成一種「獨特」的——商業勢圖……。一旦由歷史、積澱至，短一個人都可能有過問吉凶之行徑時，此即是一般性之「廣大市場——極佳良的商機。」



# 王夫子命學兵略

一：如來實心者「準」、不察者「難準」。

「論命者」必須能，在來賓入門之時，或者是對方當坐下……至少是在你尚未開口說凶道吉——之前，就先能够知道，「來賓」所想要問什麼？否則，很難算得「賓主盡歡」。

一般性「業余論命」者，最害怕的事——就是不論說什麼？來賓不說你對，也不說你不對。却只是——保持沉默。你初學論命的人，心中有着面臨一種「莫測高深」的「惶恐、不知所措……恐懼感」。這就是他不能先知道「來賓」要問什麼之缺點。

這就是兵略所指——知己不知彼。

設若如果對方是要問財，你第一句話就是「你今年財運如何」。如果對方問「婚姻」，你亦同樣，第一句話「你今年婚姻如何」，則何刃不解、不準也對……。

二：說之以「理」、而得索其「情」。

在實務「論命」之時，吾人都知道，有些來賓，是開門見山的。一進門，就將自己想問的事項，直接說了出來，那你只對他說出吉凶的答案就可以了。然而，一般有識之士，就不會如此直了當。因為來賓對論命者「懷疑」？或者是防你套他的話？這是一種既存在之事實。

「疑、防」是大文化層次之主流文明，你想知道他為什麼要算命，他則不是直接了當，對你直問的人，你當然可以用「黃老略」——卑弱自恃。諸如：對他說——「像你這種格局美好的人字，是不須要算命的了？」對方答曰：那有那么好，我正為××事而煩惱呢？」這是「黃老略」——卑弱之一環。

這一節是「兵略」命術，必須「師出有名」。故此，要說之以「理」。譬如：

一：你若問有所求，須待四十五天……。

二：我只宜對你說守成之道，不能談進取不

論，對方同意，或反問，都可以「索得其情」。內心真心想問什麼？

三：說之以「利」、導之以「勢」。

對來賓作「有利」之說詞，則來賓願意傾聽。以及為對方謀，審其形勢而酌情而說。

一：對一位因過失而即將卸職之官員——說之「你根本不適合作官……」。

二：對一再投機失敗者——說之「你完全不適合偏財，你乃三起三落之企業人才……」。

這當然不是如此一、二句話，就可以了結此一場合公案，若是全盤言詞答對，皆以「術略」而應對——也就是「韓非子」之——「收發自如」，準而不華、不準亦不慍。

「智不以慮使、勇不以怒用」之上乘境界。

四：後不再贅

來賓論命之余，同一事項，不收第二次費用。同樣，來賓對相同之一項問題，也不作重複之回答。已收了費用，不論如何嫌太少，也不可以追加……。他人代辦事項、不勞駕第二次。

對自己的優點……即使是談及，亦不在同一時段，重複二次。

五：資費價值

若開碼頭、走遠方。必須已經能確定，在彼方地點，有友朋為你支持三個月之費用。譬如：有人請你去開班，或者先作了一次具體的堪輿……，以此「資費」，不收入口袋用於「彼地」(至少有三個月開銷之總數)。

譬如：韋千里在臺中賺了三十萬，不帶回香港。再以此三十萬，在臺北租辦公室，作第二度文宣。

絕對不可以取「私房錢」，投擲於新碼頭。

六：論命貴「速批」，未聞「巧而久答」

論命大約以「二十分鐘」為度。儘可能「粗枝大葉」，最忌讓來賓久坐不去。論命貴「奇」或「準」。不貴「久坐瞎談條文喜忌。」

七：百算百準——此為空談

兵無常勝將軍，命術本無「每算必準」之事，此乃「空談」之戲言。

論命之時，却是要「一談必準」。簡而言之，就是——

「確知論命之事，絕對沒有每算必準之事實。然而，此事攸關論命者之收益。故此，不必百算百準，這一次，一定要「準」。如此，現在「一定要準」，此無他，術略曰：善論者——「屈」而得其「人」之「情」——非關「準」之條文也。

所謂「屈而得其人之情」者——就是「委曲自己，盛一切揣摩對方之內心所希望之事」這也就是「鬼谷子」所曰：「內符必顯」。(智者所見略同)

八：不知三君(軍)之事，而作同於三君(軍)之論——反難必至

設若昔日是「教育」界人士，而為人論命——以

「學校老師之經歷、層次標準，而加於之於所來賓問答之間，勢必格格不入……。

故此，論命者，切忌為他人建議——諸如：明天買什麼股票？建議公務員退休，去從那種行業……，此皆為必招「疑、難」之後果。」

九：不達收局者——有功盡弄

論命者，在算得準之時，切不可有「表現欲」。在算不準之時，切不可有「惶惑、慍怒」強辯之失態。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宜「適時而止」。

十：合乎利則動、不合乎利則止

「非有利益不談八字，非有名可及不作無謂之交往。若非是受對方真誠所感，不作任何學理之討論……。」兵貴「速簡」，命略亦復如是……。

任憑別人，怎樣渺視你是「江湖」。又或者當面稱贊你是「大師」。聽而「不愠」——亦「不喜」。須知氣職業論命，本來只是「謀生」，也就是「平常心」……。

此乃全「性」論命之道上口於「利」則論，不合於「利」則止。

十一：「先為」者，不可勝「算」

「論命」者，在沒有開口之前，切切不可自己預設立場。

譬如：必先以「身強、身弱」，作為「心理導引」……（雙方皆不知所雲……）習以月令「財、官」當令，先取「夫婦」吉凶為前題。（只是家計小談……）

未算先怯，以「折衷」的口吻，請問來賓要問什麼？（久後會自覺是小丑……）率爾下冷貢，不論對方問什麼，一律報凶。曰：「伸頭就砍……」。

（久後，則失去人性之根本「敬」字。渺視來賓之中，失去了自己的恕道。）

等等。不可以先將自己，固定在一種「預設立場」。

經曰：「兵無常法、水無常形、五行無常勝……」。

十二：準（勝）可知而不可為

經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任何一種已經成功之例式，不論是文是武……，都可以在事後，將其成功之原因，據理道來。不過，如果另外一個人，再度以相同的條件與過程，重來一次，則不一定也可以成功。

「論命」之事，也是相同，設若：同樣是「用神得地、財無比劫、干支雙合……」等。包括「流年」在內，在不同的命造中，不可能有相同之吉凶答案。

故此，「論命」者，不可自己久吹「包準」，只能讓人感到在「理則」性——命有準、而不可以包攬為「人格」性，自己居於「包準」之位。

否則，久之，你必難以自圓其說，終必論至終身陷「滿口狂言、罵東謗西……」。

十三：未戰先「勝」——未算先「準」

昔日之「兵法」，首以「十不攻堅」。找其力不如己，必「勝」者攻之。

「論命」之道，也是一樣，決不「攻堅」。基本上，在「不預設立場、因勢利導。」在「已知」範圍中，故而能「每算必準」。

譬如：在一切未明朗之中，率爾斷他人「兄弟三人、排行第二。二位母親，去年七月被人告了一狀……」，而先以——「定石」斷。（圍棋四點）

譬如：「好心沒有好報、正義過多、難談家務事、犯小人……」等。

必須令來賓「先點頭」稱是（稱「是」——即「準」之代用詞。）盡可能一切付之「未算先準」。準其易準，準其必準。

故「善算者」——準於其易準，故而必準。故「神算」——無智名、無學工。

是謂「先準」而後「算」，終不立於「不準」之地。

十四：活「命學」，須知「形名」

「形名」是指「名正」，以及「身份」……等之具體「文質」。即是

論名——必先知「形名」（身份），「奇正」（合時不合時），「虛實」（是付費、或瞎聊……）

形名——此與「申不害」之「循名責實」相近似。一切言對，要與「來賓」符合身份。



譬如：不可與「社交女士」談「貞節、婦道」之事。不必勸「偏財」業者，「勤能補拙」之語。

奇正——正合奮勝、奇合正勝。「奇正相生、相變」，不可窮其妙。

譬如：一本六百頁的書，其價值，有時不及「三頁」之手抄本。

任何「駭人聽聞」之事，最後仍然是要透過「得體」之文詞。

論命——求之於「勢」（情必如此）。

不責於人——不論對方是什麼行業，一律皆以來賓相符。對方說了話不算，不必黃於信義。論命是小道，與來賓之間，并非深交。先天不足，後天不調……如此之

客觀萍水之交，根本不須要求對方守信……。故此，任何情形，自己沒資格去責備他人。

靜則安、圓則行、方則止——

論命者——必須寧靜、不急燥、安平樂道、切忌時下「吃喝、逍遙」。

處世要圓、安份而不招搖、謙恭處世、則四海皆可行。

服從各地方之民情風俗，「止」心於「方矩」世道之中。

#### 十五：因情制流

「流」就是「流派」與「九流」。

論命者——不論是「交朋友、處世、會客、收徒、開班……」等等。

俱都是以當事人之「性情、人情、交情、世情——」等，而決定自己，終究在

「學術流派」與「江湖流術」之間，二者要選一，此即是所謂「因情制流」了。

歸根結底，還是為「謀生存，提升生活環境、避免阻力……」在「卑弱」與在「可能維持自尊」之間……，這也是一般性，人之常情。只是「擇命」行業，有看其「歷史」背影。一如兵家——「一將成名萬骨枯」之難言「功、怨」……。

「論命」者——即「要準備、要有學術、要懂做人、要賺錢、要隨江湖之俗，要承受別人

視你為江湖、要擺脫老一輩在精神上壓制你。」又要受禮于上流社會。

等等。因此，既「江湖」、又「學術」，以「清流」、也要「錢」……。

或者——純「清流」、真「江湖」……則亦非不可行之道，此即為之——「因情而制其流」。

譬如：你問我是那一派？其答案等則是——先問你是誰了？

#### 十六：愛與恨

避其來賓一再刻苛之問 悅于來賓他所畏怯之情。

論命者，內心不動如山 體認「說」學之「難」。

我對他人「洞若觀火」，他人對我「難知如陰」。

無適正正之旗，（自以為正人君子者） 無擊堂堂之陣（擁有知名博學頭銜）

「理」有所不問 「利」有所不受 「問」有所不答。

發言每句每詞，必難以「利」與「害」。 你言之有利，則彼願信。

你言之有害，則可制于其心。 屈服人心者，只在于「利」可行、「害」可避。

故此，不爭天下之客，不養一己之名望——先其所愛（先與來賓同喜愛）。  
大道終必——「微與之期」（不知不覺，賓主雙方「情投而意合」。）

## 兵略命術

天地之大道，總不外乎「道、天、法、聖」之間。只是用不相同之文詞與層次表達而已，「兵略」命學，是指某人過去，習慣於孫子兵略之人士，以「兵略」，轉為「命略」，即是「智者」所見略同——

一：知來賓心意者準，不察來賓心意者，難以意準。故說之以「理」，而得索其「情」說利為對方傾聽，此乃客觀之形勢，「勢」者，因「利」之故，可以酌情而制權宜。

二：論命者，貴於「速」，可以「抽速」，未聞「巧而久答」者。  
在同一位人身上，學費最多收二次，問同一個八字，不許超過三次。（役不再籍）  
游走四方者，必因資取用於當地。

命貴「準、奇」，不貴「久談瞎扯」。

三：百算百準，此為空談，不可能之事。一次之談，而屈索得其情，準之又準也。  
善論者，屈而得其人之情，非關「準」之繩者也。

不知三君之事，而作同於三君之論。不知三君之權，而同於三君之說——疑難至矣命曰：不遠收局者，前功盡弃。

非利不算，非名不變，非不得已不論學理，切不可閉聊而論命。

任憑他人如何渺視你是「江湖」聽而不愠。絕對不可以「怒、愠」而作對答。

此乃全「性」論命之道上口於利則論，不合於利則止。

四：答對不可越在「來賓」之先，經曰：先為不可勝算。

「準」可知而不可為——故而不可以盡信書。

善算者，準於其易準也，故「神算」者，無智者、無學工。

故「神算」者，先氣準而後「算」，不立於「不準」之地。

五：治「命學」，須知「形名」（身分），奇正（合理不合理），虛實（真要算命，還是

閑聊開講。）

以正合、以奇勝、以奇合、必正勝。「奇、正陰相生、相變不可窮其妙。

求之「勢」（情必如此），不實於人。靜則安、圓則行、方則止（來賓大談道理）

六：說千言而不破，行於無意之境。兵（命）形之極，至於無形。

故兵（命）無常法、水無常形，能因勢而準者，謂之「神」。

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因情而制流。

七：避其辨卜之銳、說其畏怯之懶。不動如山、說難如陰。

無適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對不信命、或身份比你高得多的人）。

八：高抬人至極，不許人之恩客，盡人之多問，絕望之事不談，理有所不能，利有所不

受，問有所不答。

智者之慮，必難利害，難以利則可偷，難於害則可制，屈人心者以害，衆信人者以利

準。故曰：絕望者可舍，必希者可許廉潔者可名，貴人者可奇。

是故，不爭天下之客，不養一己之名望，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九：論命式格，喜高廣而不喜狹小、貴獨而不貴衆。

十：損有五：曰：因貢、內貢、反貢、冷貢、生貢。

十一：吳子曰：算準易、再準難。

十二：待客之道：必謹賓主之禮、飾答問之儀。

兵略命學，是有條件，有主題下的「單項」吉凶。



## 心術論

約自唐、宋以來，在人生世俗事務，各種不同社會層次之中，早就已經有着為數眾多的「術」。諸如：「心術、養生術、房中術、占星術、相面術……」。

太平御覽——有關「方術」部份，計有「醫、卜、筮、相、占候、占量、占風、占雨、望氣、巫、祝、幻……等十八卷。

逐步形成一些，頗為不純粹的「知識」形態。皆是由於「急功近利」，私欲智謀。上升至「含包天地萬物、無所不包」的傳統「方術」。

以至於「天文」知識，長久以來，即是與「占星術」；在文人的吉凶概念，長期交織在一起。他們并不想真的知道「慧星」——天文上之意義，而只是在「仰觀天天、俯察地理」之中，想求出人世的吉凶禍福。

為什麼不在人世間去求，「現實」的吉凶原理呢？那就是對「人世」多變之失望，無法預測吉凶。因而銳變為「與自然合一」，由「人世」遁入「天人」的……。一種——「亦天亦人、靈性、明哲、樂天、知足……」。

「日月星辰，若以人格化而來視之。日月星辰對人世之短吉凶而言……它只是「看客」而已……。而透過天星之明燦不動，啓發了「人」之「不動心術、看客心術」，却是一種可以行

得通的辦法……」。

逐步形成有思想體系的「心術、觀心術」。「術」之形成，在「祿命」範圍而言，是「自保」，以及為他人代謀「自保」之道，是雙軌方式而形成。

一：五行生克、時空之吉凶回避。二：人世現實之吉凶，有着可怕的不可測性。這在「陰陽家、黃老」哲學中，尤為明顯。

「自保」就是「明哲」，就是「看客」，就是「不動心」……就是「天」之本體。

從最基層之「人人皆知、人人皆有過的——經驗、閱歷……」上，縱使是極為平凡的人，只要是多少涉脉及「仕、商」之途，那怕是極為基層職位之亡——也都對以下所描述者，信必是有着「入木三分」之體認與感慨。

「禍之所生，必由橫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

平生最愛魚無舌，游遍江湖少是非。

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

莫嫌舉世少知己，只有庸人不忌才。

由此而悟出「槍打出頭鳥」。

「祿命法」也是依據這些「術」，轉為「命學術略」——

論命有「江湖、九流」色彩，所以要居「後」，要讓「來客」先開口。要「隨流」，以「來賓」的意見為意見。

狡狡者易污——答話不要講得太明，待確定真相後，再以「仙」之口吻鐵斷。

聰明反被聰明誤——要裝愚、要糊塗，不要談「單理、用神」……不可太傳統，不可不傳統——說話要「圓」，聽之有理、思之無物。

以世俗之「趨吉避凶」，機智之應答——要認為「非但合理」，而且應該如此。與來賓談話——聽口風、混世、隨世——在強大江湖壓力之下，明哲、啞吧、外圓內方、

烏龜式的人生觀。如此，才能讓你在九流之中，可以得到一些東西。

論命者，自己本身的「成敗禍福」——是從「來賓」，以及「客觀環境」中，警覺中而來。觀言察色、望風駛駝、攀龍附鳳，都是生財發福之邏輯前提。若要對「價值」上之追求，必須視之為「理所當然」。

如此，才能「明哲保身、樂天知命」。這些學理，才是「高瞻遠矚」——絕對不是「活命之道」、更不是「滑頭哲學」。因為，此說有著其——

「傳統性、普遍性、文化性、民俗性、中庸性……」。

這是一種「廣闊」的心靈空間，正是「理性」所難以穿越的「五度空間」。

越是無法穿越之「五度空間」，就經常默默無聲無息中，倍極蔓延。

誰能「穿越」——名、利、保身、保家的「四度空間」？

唯有「五度空間」之「術略性」，才有其「實用性」，與「可行性」。

但以「釋命」之「術略」而言，基於此「文化」之大空間。而形成「宋、明」以來之「知人命略、防範（保扛）命略……」。

「術略」不是一項單獨之層次，「術略」只是一種「單項」，成敗速敏之「術」。譬如：

借不借到錢、能不能得到人之重用……。

至於「錢借以後，得到別人重用以後……」那又是另外一種「術」。「術略」沒有其「貫性」之存在，「看者辦」是其「根本性」。

「術略」之是否能成一貫性，或者是「朝秦暮楚」？則不是「術略」之本身，而是由「法略」或「勢略」所導引——

「術略」尤其是以「勢略」為主——以一般人，大約都是「服於畏勢者多，服於道義學理者少」。

但以近五百年，「釋命法」之「勢」客觀，則是依於「明」代之「東、西」二廠衛為其「歷史情結」。清初明末之余，「廠衛」之組織，局部轉入「洪門」。

至今尚有「留存」之「湘江門」，此即是「王船山」夫子、再傳之思想、民俗文化之一部份——無非即是「人欲即天理」。

「人欲之大公 即是 天理之至正」

## 雜 略

張良曰：作戰宜速不宜久，立人之道，不要自取其位。

「對來賓「論命」的時間，以及內涵，宜「速」不宜「久」，大約以二十分鐘為標準不要「自取其位」，來賓喜歡聽什麼？問財者不要扯健康、問婚姻者不談錢財。」

張良曰：朝秦暮楚、唯求得重用。

「子平也罷、斗數也成。談十神、論五行、說奇門、道三元……」。

其目的只在於下來賓相信我、得名利……」。

張良曰：有才德之人，明察盛衰之根源，通曉成敗的端緒。審視治亂之過程，深知進退的節度。

「對做股票、或偏財的人——可斷其一生三起三落。對政客——可論其必有小人。對三嫁之女人——可勸其必須重視金錢……。如此，方能稱得上「有才能之人」。「才能」二字，決非是指「身弱不能托財官、食傷吐秀、用神得地……」之謂也。

不要與明知，收不到費用的人久談——經曰：要深知進退的節度。

張良曰：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

「論命之要，在於對來賓有「禮」，而必須「謝禮」豐厚，要重視「財祿」。

張良曰：必因「至情」而用之，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趣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論命必以「至情」之為「用神」。一看是智慧的人，須斷其日後必有大成。重利商人——斷其必然大發財利，愚者可以——斷為朋友「二脅插刀」，真「義」人也。故曰：必以「至情」為「用神」。而不是以「甲日生於午月，必以癸水為用」？此乃「調候」之用，不是「至情」之用。

張良曰：取得什麼不要占有，讓別人執政，開脫任何人之內疚。

此乃是「樸素辯證」規律之善用。

「對離婚婦人——斷其已離去的男人沒有福氣。對失業坐牢的人士——斷其流年不佳而已對破產之商人——斷其破財消災……，此為「樸素辯證」之心法。

張良曰：凡是有生命者，都願意達到他自己的意志。

「對來賓單問一項者不可以否定，譬如：母親問兒子生病會不會有大災疾。不可以答：會死。只宜說：過十天就會轉運……等等答之。

張良曰：不為事先、隨機應變。

「一定要待弄清楚來賓意願之後，才可以論吉凶。若非是「冷貢」，切不可先斷，須知「客人先開口，才有神仙斷」。

張良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則對心閉。

「探賈欲密、平賈欲一、封賈欲疾、則客問乃止。」



張良曰：上略設禮賞、中略差德行、下略陳道德。

「上等命說『福貴』，中等命說『貴人濟世』，下等命說：萬貫家財不若留德給子孫。」

張良曰：釋近謀遠，勞而無功。釋遠謀近，佚而有終。

「對來賓說，二十年後你發大財。不若說：下半年今有奇遇……。」

張良曰：衆疑無定法。

「來賓或者你的門生，對你有些不相信，對你有疑之時，不要固定講一種言說。曰：衆疑無定法」。譬如：來賓或者你學生對你說，喜金水不太準。你最好導入「命宮、胎元」甚至「小運」……等。

王夫子曰：連山易、尚「數」為主——九九八十一數。

歸歸易，尚「質」為主——重六十四卦之卦變。

周易，尚「文」為主——注重六十四卦之變爻。

師出要有名（論命要有「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人知其神而神，而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人知其準而準，而不知不必準而所以準。）

至樂性愚、至靜性廉。天下之至私、用之至公。

愚人以天地爲文理，聖我以時物文哲理——人情練達即是文理。

擁兵久戰、國力必虛——與客久談、功力必疲。學理不論有多高，亦不應久談命理八字之

吉凶。

學醫廢人——醫生不會因醫不好每一個病人而不行醫。

學將廢人——爲將者不因傷亡士卒而不戰爭。

學命廢準——職業論命者，不會因有時算不準，而改行。

# 史略本紀

## 明清祿命簡史

「祿命法」，在今日的習慣使用法，是以「用神」與「格局」，二者視為第一優先的推論法。然而「祿命法」有它自己的歷史沿革，大約是以二、三百年左右，作為一個系統性之分水嶺。

第一個時代之「祿命法」，是自東漢末年至南北朝時代。那個時代之「祿命法」，是初創之時，離不開「五行、卦爻」之吉凶原理。

第二個時代之「祿命法」，是以唐代為一個系統，它并不是以「子平法」為主，而是以「納音五行」以及「果老星宗」為主。命理之書籍，所載有唐代之名人，譬如：安祿山、楊貴妃等等，都是用「果老星宗」的方式來推論。

第三個時代之「祿命法」，是以「宋、元」為主。其時「果老星宗」已經式微了。繼起的「祿命法」是以「蘭臺妙選」與「四柱八字」為新興的命理規範。其時也有「紫微斗數」。然而「紫微斗數」的變遷也比較少，大抵只是以明代之「十八星」與清代的「紫、府星系」為主流範圍。

而宋、元二代之「四柱八字」，（其時尚沒有「平法」一詞）。重點是在「數」，而不在「格」。吾人可以在「永樂大典」之中，看到十分清楚的「郭樸四字經」，鬼谷子定分經，康節

前定數」。這一個時代的「祿命法」，是以「年、時」為主。也就是後來「協紀辨方書」中所稱之「年統時、時統月」，不是清代之以「日干」為主。

宋、元兩代之「祿命法」，當然絕對不是只有「康節前定數……」等這幾種方式。其他的典籍，可能沒有收集在「永樂大典」之中，而散失在民間術士之中。當然不免會有許多誤傳之事，不過，它依然可以保留一些很基本的概念，就是以「年、時」為主。

第四個時代之「祿命法」，是以明代為其區分點，這一個時代之祿命法，是處於「三叉口」之分水嶺，今日如果認真研究「四柱命理」者，必須要很認真地去研究明代的祿命法。它是處在一種上接宋、元年時為主之風範，而自己有「格」之成立，同時又是轉變為以「日干」為主之「三叉」分水嶺之時代，大為影響清代之命術。

第五個時代之「祿命法」，就是以清代「嘉慶」年以後，以迄於今之「子平用神」中和、調候、通關、扶抑之階段。

「命理」自清代以來，文人力主「中和、調候、扶抑」之一說。這一種推理，當然是有它的相當成就。然而，經過二百年來的演變。這一種頗為良好的法則，遭遇到歷代以來每一個階段之循環過程之相同現象，就是到達「瓶頸」的困惑。

這一個「瓶頸」，就是——

- 一：支藏天干之不穩定，譬如：「寅」藏「丙、甲、戊」。三命通會一說為「寅」藏「丙、甲、己」……等。
- 二：日主強弱，全憑自由心證，雖有很肯定之論法。

- 三：調候有好幾種之立場，諸如：余春臺氏硬性以「甲」日生正月，以「丙、癸」為用。也有以自由心證，隨取天干、地支為用……。

等等之困惑。

作者，當然認為諸如：「余春臺、沈孝瞻」等先賢，是極有造詣之一代宗師。然而如上述的一些困惑，也是不爭之事實。所以希望能在清代雍、乾年間以前之法則，是不是尚有些什麼法則可以彌補這一些缺點的方式。



## 年柱、日柱交替時代

吾人在研究「命理」之時，在閱讀古籍的時候，很容易發現，古今有不相同之推論基準。以「三命通會」一書，至今日仍然是「子平法」的主流之一。在這本書之中，幾乎有四分之一，仍然是以「年柱」為主。雖然目前一般的應用法則，是以日干為主，也可以用得很有系統。在「格」的一方面而言，以「天透地藏」與「三合三會」的方式，足以不必再兼顧明代「納音五行」的原有法則。

然而在取「神煞」的一方面，就有着顯著的不同，明代「神煞」大抵是以「年」來推循。清代是用「日支」為推論之基準。在「三命通會」之中，各種「神煞」，諸如：「桃花、驛馬、亡神、劫煞……」等，都明白說明是以「年支」來推查。

如此，就造成對「三命通會」這一部書，對某一部份吾人採用，對某一部份吾人不採用，這就會產生出一種心理不安與惶惑？除了在純粹職業性的對來賓只談吉凶禍福以外，凡對命理有研究的人士，幾乎沒有不對這個問題，內心都存有莫可奈何的回避，因而造成在吉凶方面觀人察色，閃爍其詞。在推理方面，莫之所從，艱難難安。

在吉凶方面，硬要說成有多準，在推理方面硬要說成獨此一家……之心理病態。所以吾人宜應細心來研究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

至於明、清二代之命理在五行方面之演變，在拙作「古今星相見聞錄」與「淵海喜忌隨筆」之中，作者都有頗為詳盡的說明。在此，吾人只是專題來研究，「年柱」與「日柱」對論命之推理而言之，它到底是以那一柱才是重要。

用「日柱」為基準的命理基本起局，想必大家都是很明白了。所以吾人先談談，設若以「年柱」為基準的話？它既然不用「天透地藏」來取格，如此，「年柱」以外的第二主基是什麼？答案是「時柱」？

在「三命通會」之中，一再提到的「蘭臺妙選」一書，也就是今日唯一可以在書局中買得到的標準明代推命法。其中幾乎一半是以「年、時」兩柱為相聯的主要算命法。這一種方式，二、三十年以前，俚俗稱之為「兩頭碼」，它是脫胎於「永樂大典」中之「前定數」（清未有完整之抄本）。

我們暫且不先研究，為什麼要以「年」為主？又為什麼要改為「日」為主？因為能閱讀這些問題推理的人，遠比只想怎樣算得準一些的人來得少。但是如果要想「如何可以算得準一些？」的人，就必須深入了解，除了一些常法以外的「古法」，也就是一般但聞其名而不知其實的「秘本」，（其實是孤本）。

大家很容易明白明代是以「年」與「時」為主要的系統。如此，我們所得到的答案只是「明、清」兩代，各有一種獨立的推論體系。至於為什麼是如此，又或者二者孰優孰劣？更甚至於吾人應該排斥明代的「年、時」原理，抑或者是加以推演明代之原有擴式？這一些立場，如果只是「那一種可以算得準一些」的標準來衡量，這就是最合理的一種觀點。想必大家都知道

道，命理本來不是百分之一百準確的。說成如何神奇……乃是違心及欺人之談。命理大約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或然率而已！

吾人要研究這一個問題，不是希求命怎樣又準又神奇，也不是以後數百年的我們來批論先賢他們孰是孰非？而是要想探討出「年」為什麼要與「時」為第一因次之關聯，我們如果了解這個關聯，才能安心採用「年、時」的吉凶統計。否則也只是一種「此一理也，彼亦一理也」的無謂紛爭。

由於「命理」有許多之基本概念，是經由「克擇」這一方面演變而來的。尤其是「神煞」的這一方面。「克擇」也是論人吉凶之事，無非是系統方面不大一樣。昔日的命相館稱之為擇日館者，也比皆是，就是原本是同一性質的五行推理。

吾人在「協紀辨方書」中，可以看到一則談及「年、月、日、時」的關聯。以「協紀辨方書」是清代官方所編輯，內容頗為嚴謹，絕非坊間一些雜書之可比擬。「協紀辨方書」第四卷中載有：

「古有建除家、及乘辰家。時師已莫識其系統，總名選擇而咸統於天官。

今按建除之義，以年統時、以時統月、以月統日……」。

按此一說，即是說明在早期之五行學理，是以「年對時、時對月、月對日」為其相互之間的次第關聯。擇命法之早期演變，也是以這一個系統所組合。

一：年對時——即是「蘭臺妙選」所論

壬申、癸酉年生人，又生於壬辰時為吉命。

甲子、乙丑年生人，又生於丁卯、乙巳時為受克。

二：時對月——即是「子平法」早期論六親之方式。子時四月生人，父母雙亡，腎部有疾，大運忌午。

子時五月生人，兄弟排行一、四、父先亡，大運忌午。

（詳見拙作「大流年判例」）

三：月對日——即是「三命通會」所謂

卯月生於壬癸日為長生財……等。

以此而論，四柱之中，任何一柱，都可以有它的組合方法，協紀辨方書中，既有「年統時、時統月、月統日」之一種記載。而且也實際上在古籍中，列出它的吉凶含義。故此，可以不必將它區分之為不同之系統而探討，而是可以并行不悖而視之。

可以將「日干強弱、格局順逆、月時關聯、年時統屬、用神喜忌……」。都可以一視同仁而相互兼顧，相信以如此較為廣闊的視野來探討命理，可能有比較更好一些的心得發現。吾人可以將大學士陳素庵論命的話，與不識字的瞎子算命的方法，都以敬業之心來研究之。如果是有道理門有根據，瞎子也可以為師。如果只是架詞弄墨，一派虛玄，就算是大學士也不必盲目推崇。

因此，吾人在研究日干為主的「子平法」以外，正宜加深研究它前期的原有以「年」為主的觀點，不是出於「標新」或者是「復古」，而是完全出於「敬業」之心，而為讀者作一項「星相良知」的報導（參閱鬼谷子分定經）。



## 子平法沿革史

「子平法」在祿命學之中，是屬於後期之產品。恒常聽聞到一些人士，對一則八字之推論吉凶，通常都是以選「用神」為第一前題。「用神」這二個字困惑了不知多少人，「用神」在「子平法」中，是屬於「清」代初葉方始盛行之術語，常人往往將「用神」與「子平」視之為一體兩面的事理，「用神」即是「子平」，「子平法」論命即是選「用神」這是一種錯覺之幻想。

研究「子平法」的人士，從最初自排「四柱、大運、取格局……」論強弱之後。通常就會不知不覺之中墮入一個漩渦，約可以分為下列幾項主因——

一者是「事」，即是以「準」與「不準」來取舍法則。認為一種理論或者是一種法則，不論其結構是如何之得體合宜，如果用到八字上不太準，也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事。這一觀點是很普遍的。基於大凡一個人對命理會發生興趣，其先天條件之一，即是想知道自己的未來命運是如何？少有只為命理之理論本身而研究之。以「準」的法則即是對，「不準」的法則就是錯。

然而「命理」之準確性答案，實際上并不是百分之一百。不論是使用那一種祿命法，來推算人命的吉凶答案。都是有其準確之時，也有其不準確之處，因此對過於重視準與不準效應的

人士就會造成一種不知所措之惶惑，久後就產出二種偏鋒之變態心理。

一：確知沒有一個人能百分之一百斷準一個八字，而相信一定是另有「秘本」是一種不屬於公開書本上的另一種訣竅。而造成到處求「秘本」，抑或是自居於有「秘本」之姿態。其實，並無「秘本」之一事存在。即或有之，也只能稱之為孤本或者是抄本。其真正之價值，亦非是萬靈丹，無非是沒有單行本發售而已。若論其版本則是屬於稀有的，若論其推算吉凶禍福之實際答案，也只是平常。譬如：吾人以明代之稀有「祿命書」而言之，諸如：「蘭臺妙選」是明代有名之祿命典籍，從未有單行本，只刊載於「古今圖書集成」之中。也就是現在正要為大家介紹的「明代古典星命術」，若以研究「明、清兩代論命之異同」的立場而言之。其價值就遠超過「淵海子平」，若用之來求證八字之吉凶，也只是在半斤八兩之間。

二：若只基於「準」與「不準」之心理來衡量，則任何一本命書皆可以視之為聖典，任何一本書皆可視之為胡扯。因為人忽略了一件事，即是事實上根本沒有百分之一百準確之命理存在。強以「準」與「不準」來作取舍，就會有無謂攻訐之事理發生。

祿命法之典籍，自古以來就有種種理論以外之枝節所干擾，清初有一位先哲說得很為透徹：「坊中之書，不下數百種。而注更為唱和，或經法正，而注反為穿鑿。或經注成真，而添改妄出。或作怪名、或冒先哲……盡失旨矣！」

按：「子平法」并不是徐子平氏，生前之敘述，而實在是經過很長期之變演，其中歷時在四五百年以上，不知有多少無名作家，逐年逐月，東修西改，增之刪之，而成今日之少數僅存



的「淵海子平、三命通會、欄江網……」等等之子平代表作。

後人，再在這些代表作之中，增列八字以附證。諸如徐樂吾氏之「造化元鑰」，即是以「余春臺」氏之「窮通寶鑑」，插入了民國初年之名人八字。

將一些已爲人所知曉之名人，配以八字五行喜忌。描寫得栩栩如生，後人又再以徐氏之模式，使用到任何一個人的八字上，而希冀能也有相同之效驗。差矣！

此乃不過是徐樂吾氏之「祿命幻想曲」，如同編「元曲」一樣，可以隨心所欲有始無終地編造下去，同樣的一個八字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釋。

譬如：徐樂吾取「段祺瑞」之八字爲例，以「乙丑、己卯、乙亥、壬午」以財印皆得祿爲貴，五福駢集，壽近八旬。復又以某一苦僧之命造與「段祺瑞」相同，亦爲「乙丑、己卯、乙亥、壬午」。徐氏則認爲上下無情，無從引化，凍餓而死。

這一種論式，類似「說書」。簡直可以隨心所欲，有始無終的編造下去。以此當作這就是「子平法」，或者這就是「滴天髓、窮通寶鑑……」之真正含義。讀過這些注釋就足以代表子平？差矣！此僅能稱之爲「猜謎附會」而已。

今日之論命者，循以「用神」這二個字而爲先決之條件。至於「用神」之選法？又是每人都有的一種說詞，相互攻訐，評頭論足，無有休日。

大凡談「用神」者，離不開下列幾本書籍。即是「淵海子平、欄江網、滴天髓、三命通會、神機通考……」。而這幾本書中，有關於「用」之詞，各家定義不同。因爲這幾部書，不是同一個人所寫的，自然它的觀點也就不會一致。在這些著作之中，其理論是可以各別單獨使

用，而不能百分之一百合并使用。只有在偶爾之時可以兼顧。

故此，研究「用神」之一說，切不可一個含糊之「中和」概念，來解釋以上各種不同之典籍。如此，就變成玄學，徒屬空談，了無意義。

切忌以「準」與「不準」之狹義觀點而研究之。

因爲命理基本上就不是百分之一百準確之事，此一點爲必須承認之事。

否則，就會造成「言詞閃爍、內心旁徨」之自我厭惡的職業病。

近卅年來，陰陽五術之書籍，以「祿命法」這一個系統而言，却走一枝獨秀。坊間新出版的「子平法」、「紫微斗數」……等之書籍。如雨後春筍，新作品爲數不少。作者發覺，最近十幾二十年來的「祿命法」書籍，與二十年前的命理書籍，其撰寫內容與立場，多少是有些不大一樣。

這個最主要之原因，是清代末葉之後，印刷技術大爲發達，交通也比清代中葉方便得多了。在民初至民國三十年左右之時，祿命法當以「徐樂吾」氏之注解最爲流行。幾乎左右了二三十年來對「子平法」習用上之方式。

近二十年來，教育水準普遍提高，類似排四柱、大運、取格局……等之基本法則。大約只要高中程度者，自己看看也都看得懂了。尤其是對「紫微斗數」了解的人士，尤爲衆多。因而逐漸感覺坊間之命書，不大能符合讀者所希冀的水準。

以「子平、斗數」之原有習慣方式，大致自明末以來即成目前所見之方式。故此，一方面要再在古籍之中，多予研究未經闢揚之古典命理學。同時也要跟上教育水準之普遍提高。以

「祿命法」本為「漢學」易學之一支脈，研究「祿命法」宜多採取「漢學」之治學嚴謹立場，然而自昔以來，也是以「道無術不行」。有關「術」的一方面，當然不難較為輕松的一面，即在舉些古人之八字為例之時，也可以兼帶治學考證之興趣，庶幾可隨俗亦不離經論之道。歷代星命書籍撰寫輕松的一方面，也是不多。尤其是「清」代之命書，絕少有談及幽默輕松之一面。絕大多數的文章，都是在標榜，怎樣準，怎麼應驗。遇到不靈之時，都是在自圓其說，絕不肯認錯，千錯萬錯，都是時辰不對，生在高山生在平地啦……理由一大堆，算命者不會錯……，所以少有幽默之文章。

明代的著作中，多少尚有自我幽默的一面，作者對明、清兩代之星命著名的作品，大抵都有所涉獵。對一些振振有詞之公式化的語句，幾乎都近於陳腔濫調，望之令人生厭。作者個人對明、清二代星命書籍之作者，最為欣賞者是「萬育吾」與「沈孝瞻」。

尤其是「萬育吾」，他身為朝廷官吏，而整理了不少星命之古籍。却没有吹噓的俗套。萬氏以博學深研之治學精神，搜羅了當時大部份之古典精華。又以實際之八字二求證於理則之中，但又很誠懇地公開說明「命理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準確」。

他以最大的努力，而說出最真實的話語。以愛護星命之立場，而指出祿命法有所不足之處。「萬育吾」曰：

「余嘗聞天下之大，兆民之衆。如此同年月日時生者……要之，天生大貴人，必有冥數氣運以主之。年、月、日、時多不足憑。余記緒紳與凡民命同者，不能悉數。

死，官之大小又不論也。

朱衡與李庭龍命同，朱發科在壬辰年，李發科在癸丑年。朱官至尚書，李止大參，壽又不永。其子孫之多寡賢否，又不論也。

萬氏與饒才命同，萬舉進士，官至鄉貳。饒止舉人，官至太守。然饒多子而萬則少子。又萬以嫡成死，而饒則否，其壽夭得喪，又難論也。

三河王且齊兄弟同產而功名先後亦自不同，況天下之大，九州之廣，兆民之衆。其八字同者何限，惡可以例論耶。

余記見有小說，有走卒與魯公命同，魯公遇朝廷有大恩寵，則此小卒受大賁罰。魯公有小喜慶十則此小卒有小罰，其相反有如此者。

又染家生子，與魯公命同，前後差六十年。術家以魯公之命證之，其家大喜，謂他日必貴，自孩童時，悉其所為。後遂酗酒放蕩醉死於水，年止十九，豈非失教之所致耶。

又記樂善錄，大學士人命同，又同發解過省。約就相近游宦，庶幾此得知灾福。後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者為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舍我去，使我今死亡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雲：我生於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後鄂官至典郡，豈非有所警戒，享用不過之所致乎。

又吾郡有顏守芳生員與廣民袁大綱命同，顏貧袁富。顏多子，袁僅二子。顏在而袁先死，顏讀書守禮有危疾，而能自保。竟歲貢出身，袁則反是。



合是數命觀之，豈所生之家不同而各人所習之業又異。其保身慎修，克儉長年，在吾人自求多福耳！

若曰：我命該富貴長壽，而不修德進學，驕恣不法，豈命之所以為命也耶。」

我們現在有誰肯像「萬育吾」一樣，如此誠懇，說出祿命不一定「準」的良心話呢？

明代之命理書籍，比清代要謙虛、淵博、客觀得多。對前人之典籍，研究不遺余力。對吉凶應驗方面，存敬存誠。敬畏祿命應徵之一面，誠實體識命理也不是萬靈丹。

民國初年之際，有一位祿命的名士，名曰「徐樂吾」。他也編寫了好幾本星命之書籍。他編的書，就是採取「輕鬆、有趣」這一方面。在一些很複雜抽象的理論後面，舉出一些「命例」，這些「命例」似乎都是當時，大家都知道的「名人」。

這樣，一則容易令人藉此八字之例式，而了解所討論之理論。二則這一些被舉為例式之命例中的主人一生的經歷，也是一種飯後茶余趣味性的題材。

作者，在最近幾年來，發覺「祿命法」之現況。與五十年以前，徐樂吾氏寫作命學的客觀條件，已經有相當之不同。

一：那個時期，國民之平均教育水準，比現在要低。文盲仍有相當比率存在，而現在大家的教育水準提高得多了。以前認為「淵海子平」是須要經過注解後的書才能令人看得懂，現在可能要變成「淵海子平」必須經過考證過，才能信得過的觀念。

二：徐樂吾引用了很多名人的八字，在當時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士是信以為真。認為這一個八字如此如此，所以才主貴，暗中竊竊以自己的八字來對照一下，是不是有那一

點有近似之虛。今日看來，也許只不過是當作有趣而已。

三：所學出之名人命造，如「翁同龢……」等雖然是名人，可能因時代久遠了一些。讀者隨著年代之增加，其趣味性也減低了。

再以這些八字未必可信之以為果真某人，就是真的是出生在這一個時辰。

作者在近二十年來都有一種感覺，「祿命法」若只是用在短一個人，僅僅是關心自己的財運如何？兒子是不是大有作為……似乎也太狹義了一些。如此久之，命學只是一種心情不佳之時，聊以問問轉機之時日。最多也只是一種「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之格調而已，因此，而造成某些人士對命術，或多或少，帶些輕視此行之觀念。

史記：賈誼就對司馬季主曰：「夫卜者，多言夸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悅人志。

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

然而，命學之理，雖然基本上不脫「吉凶禍福」之一說。不過，在學術上也有其非僅僅是算命而已的效用。

譬如：歷代之名著，很多學者都在考證。考證的方法，當然是可以出之於多途。而祿命法也可以用之於考證之一途。諸如：紅樓夢中曹雪芹之死亡年代，元妃也有八字錄于紅樓夢之中……以用「祿命法」來協助考證，也是學理之一種。



## 祿命法起源

「祿命法」包括所有一切的算命法則在內，它的最早起源時代，是很重要的問題。算命之一事，最早不會早過「東漢順帝」，最遲不會遲於「東漢獻帝」。也就是說：世間有用人之「生辰」來算命者，是起於東漢末年。

在東漢末葉以前，有「卜卦、擇日、相法」。「堪輿風水」方面只有「轆頭」而沒有「理氣羅盤」的那一種方式。為什麼說以生辰論命是在「漢順帝」以後之事呢？因為在「漢順帝」以前，紀年的方式是用「歲星」，即是以「木星」為標準。按「木星」即稱之為「歲星」。

以「木星」每十二年，就循環回原來之位置，一百四十四年而超越一位，稱之為「超辰法」。自「漢順帝」起，才以年柱用干支來紀年。昔日之干支只以用來記載「日柱」之用。

所以用人之生辰來算命，必然是遲於「漢順帝」。然而在有算命以前，即已有「擇日、卦氣、五行……」等等的多種問吉凶之方式。這些方式只是問某一日，或某一件事之吉凶，而不是以每一個人之一生為其推論之重點。論「人」之一生榮華吉凶，在史書中，所能見到最早之論命記載，是東漢末葉之「管轄」。

按「後漢書」所載「管轄傳」：

「轄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

道，無不精致。……以轄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自說雲：本命在寅……自知四十八歲當亡……」

「管轄」實際在用於推論吉凶禍福者之方式，仍然是當時漢代之「卦候、風角……」等之術，唯以其自稱「本命在寅」，就是將自己出生之年支與吉凶連貫在一起，此乃是一則創舉之事。在當時並沒有成爲一種有體系之論命法則。

算命之一法，究竟真正起源於何時、何人？這一問題，可能是一項很難於肯定考證出確切年月之事。而「祿命法」能為上流社會之所接受之時代，則可以在史書上查證。約在「北齊書」中，就有上流顯宦人士談及論命之法了。大約是在公元五五〇年後。所以算命之方式至今已約有一千五百年之久歷史。

北齊書載有：（列傳第四十一卷）

許遷——高陽人，明易、善筮……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為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托為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

由此可知在「北齊」之時，確實已有算命事矣！

在史書之中，只能證明，在「北齊」之時即已有「論命」之事，但沒有見到那個時代是用什麼方法算的。大約是不須要時辰，只以年月日的干支就可以，而又是以「年」作為主要之本五行推算基準。至唐初，在「呂才祿命書」中，就已經有比較具體的「祿命法」了。

「呂才祿命書」載有：

「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元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中之日。以此推論，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馬、三刑。當此三者，并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

這一段推論法，不論呂才對「祿命法」是褒是貶？準與不準都是不甚重要之事。其中最有意義者，即是使我們了解「唐」代初葉是怎樣算命的。

同時也了解，自北齊至唐太宗，其間一百年左右時間之中。祿命法已發展成有多少是與今日命理相同之術語與體系。以「呂才祿命書」是今日唯一可見之最早期之論命方式。

依「呂才祿命書」中所見到的初期「祿命」理論，已經有下列之特徵。

- 一：以年柱納音五行為主。
  - 二：正月用寅。
  - 三：承繼二漢「京房」易之「賁、義、制、伐、專」，開展為「財、官、印」。
  - 四：有「空亡」之一詞。
  - 五：有「刑、沖」之說。
  - 六：有「入墓」「劫煞、亡神、勾絞……」等之明代盛行之神煞。
- 唐代之「祿命法」，是諸家并起之時代。其中最為興盛者，是有兩種：
- 一：是近似「李虛中命書」的方式，采用了局部原有「擇日法」之神煞，用「年」為「主」、「日」為「本」。而不專着重河圖正五行。
  - 二：是沿襲八卦之方位，局部采用「擇日法」之神煞，以年日并重。即是「紫微斗數」之

前身即「果老星宗」。在「果老星宗」之中所舉出的命例，俱皆是「天寶」年間之人，如「楊貴妃、安祿山、楊國宗……」等。

祿命法在「唐、宋」之時代，是始終徘徊在二個觀念之中。

- 一：不脫「納音五行」與兩漢「擇日」之神煞範圍，至「唐」代中葉，「楊業」以天星之名稱直接用之於祿命法，而使「紫微斗數」，迅速排脫了「李虛中計氣」以及「度、宮」之限制，獨立而成一種新式簡練之祿命法，其中雖亦有局部變更，總已經不完全受「擇日法」之影響。

試看「道藏經」之「紫微斗數」，就與今日所見之「飛星斗數」有將近百分之四十互不相同之處。

- 二：試圖擺脫「納音五行」與「擇日法」之「神煞」影響，而向統計方面去開展。譬如：在「永樂大典」所載之「郭樸四字經，康節前定詩」……等，就是試圖以「年」與「時」二柱之間來取其統計。以「年柱」六十干支與「時柱」六十干支，取出三千六百組的統計，均有詩詞來注明其吉凶。這種詩詞一直到「明」代仍然是在流行，乃至今日尚可見得到，即是俗稱之為「兩頭箝」。

以及各式各樣之統計，諸如：「一掌經」以「時」為主之統計，「蘭臺妙選」用「納音」來作統計，「天元筮威經」以「日時」作統計……等至以「月」對「時」作統計，不一而定。

「唐」代是「祿命法」之發展時代，風行全國。但對今日之祿命法，只是間接有影響力，

明清兩代之「祿命法」是「唐」代之「子代祿命」法。

故此，欲了解明、清二代之祿命法，必須先了解「唐」代之祿命法。方能明白「子平法」何以會有彼此間，不盡相同之論。

## 唐宋祿命法沿革

唐、宋兩代「祿命法」之客觀條件，並不與今日論命之客觀條件相似。當時之祿命法是承繼原有之易理與陰陽五行學理，但是却保持一種獨特之風格。

一：逐漸擺脫兩漢時代之「卦候、望氣……」等之形式而只取其含義。

譬如：不用六十四卦之名，不用卦之五行。而對「京房」氏之卦爻其所產生之「賁、

義、制、伐、專」，開展為「財、官、印」，再進一步開演為

賁——食神傷官。 義——正印偏印。 伐——正財偏財。

制——正官七殺。 專——比肩劫財。

二：「神煞」方面是繼承漢代原有七家此較有系統之「天乙家、業辰家、建除家、歷家……」等之「神煞」而選用。「子平」或「斗數」等之祿命法，都是各隨自己之觀點，在諸家「神煞」之中而選取一部份。因此，其中有相同之處，有不相同之處。所有一切「祿命法」之神煞，大抵皆是取用於「擇日法」。

三：術語方面，不再沿用舊用之詞語：

譬如：「青龍是木、玄武是水。神后是子、勝光是午……」等。然而這種術語在「漢」代之時，引用已久。雖然是在竭力擺脫，仍然在某些版本之中，總是屬於古代



之版本，越多帶有這些詞句。而「清」代之「子平」命書則幾乎完全少見「神后、勝光」等這些古典術語了。

四：承繼「漢」代「楊太玄」之「太玄數」，而使用「納音五行」。以最快之速度排除「納甲卦」。「三命通會」之中尚有崇揚「納甲卦」之處。自「明」代「萬歷」年以後，「祿命法」即不再有「納甲卦」之詞義。

五：試圖以「河圖數、洛書數、納甲數」。分解八字四柱為數字。仍納入「卦」中而論吉凶。這就是今日所見之「河洛理數」與「鐵版神數」。這一種體系，在當時是屬於比較保守之立場，仍希冀將「祿命法」納於「卦」之形式之中。

六：「唐」代之時，適為佛教東傳。從天竺傳入之西域吉凶推論方式，也就是「法華經」中所稱之「刺伽杜耶，逆刺伽杜耶」。以及天竺民間習用之「七政四余」。非但祿命法受其影響，而最受影響者「堪輿」及「擇日法」。今日可見之「七元甲子」，「二十八宿論吉凶……」等等。以及「子午卯酉太陽火，甲庚丙壬太陰火」。唯以明代以後，「祿命法」以「儒」家中庸概念為最高原則，而沒有受到太多之影響。

七：用「漢」代之「旺相休囚死」，遵照「隋」代「蕭吉」之「五行大義」演變為「十二生旺庫」。

八：因為「蕭吉」之「十二生旺庫」是以「五行」為基本的，不是以天干為基礎。譬如：「木」長生在「亥」，并非指「甲」木或者是「乙」木。只是純粹指「木」。這一個「木」字是可以通用於任何之處。如醫家之以「肝」屬「木」，「卦理」之中以「震

巽」是木：等。所以「祿命法」在「唐」代只好用「干支」之「納音五行」，而不能用「天干地支」之五行。

九：除了這些基本上之沿革以外，大凡世事有「道」，則必有「術」。道是講理、術是論用。故此，在「唐」代之時，除了一些十分基本之理論以外，就有大量的「統計性」的「祿命法」產生。這些「統計性」之祿命法。可以分之以為下列幾種。

1. 從原有「擇日法」中之神煞組合、依據其概念，有以地支對地支，有以天干對支，也有以「納音五行」對地支。純以「準」與「不準」為出發點。

譬如：見到某二個人夭折，又見到另外一個相同病況或相同意外而夭折者。則以此二人之八字或者二個以上之八字，來觀察其是否有相同之處。

由「神煞」而產生出「關煞」。

2. 依「擇日法」中原有概念，原有古代術語：譬如：「辰」為天罡、「戌」為地魁、而有一「魁罡、天赦、九丑、陰錯、陽差……」等等之術語。

3. 宗教界人士為了傳教之方便，也在某一種角度上在改變「祿命法」之形式。「道家」對「紫微斗數」貢獻甚大。佛家之「達摩一掌金光明輪法」，能不用一切理論而能推算入之祿命，全憑四個「地支」之統計而能如此，誠亦令人嘆為觀止。

4. 「神煞」、「關煞」以及各種統計歸納之方式，在正統觀點上，都是一種求證吉凶之方式。然而日久生弊，而造成不斷有偽造之事項。以至「神煞」多如牛毛，正

如：

「協紀辨方書」中所稱——（第三十六卷）

「術士好奇而嗜利，偶言繁興。此以為吉，彼以為凶。自漢褚先生補史記已言之，況又經唐、宋……以來。其謬說又下知凡幾，二十四向而神煞盈千，六十甲子而術家盈百。

前民利用之具而成惑世誣民之書，不可不辨也。頭流傳民間，隨地而異，耳目難周。……夫亦舉一隅而指辨偶……陰陽家言多病迂泥，術士捏造益屬荒唐……」。

5. 一些鄉村俚俗之術詞，則不知其凡。

「祿命法」在「唐、宋」時代的整個演變史，絕對並不是只有上述之幾項簡單之原則。這個題目似乎是可以寫成一部專書。

以上所論及的情形，大抵上仍是以「唐」代之情形為主。

各項所論出之重點，都是有令人感到有其變遷之因素存在。但只足以視之為變更之因，改「日干」為主，這不是一些幻想即可以辦得到的事。

「宋」代變遷了「祿命法」很大的一部份，其基本之觀念如下：

一：「兩漢」易學以律五行，三分增一、三分減一之觀點。在「宋」代已經不甚重視了，不再在刻板的數字上探討。而「象數」易學，以及「儒」家之「理學」，書院講學之風甚盛。文人談祿命，論「象數」者日衆。如「邵康節、蔡九峰……」等名上，都是以「祿命法」有聞之人上。更有一些很有學問而名聲不很為人所知之士，都是以

「儒家」之觀點來論「祿命」。

至於「徐子平」是否有此人？尚且是一個問題。然而即或者確有徐子平此人，抑或者另有高人托名「徐子平」也罷，這都是不重要之事。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信的，即是以「日干」為主之「子平法」確是起源於宋代。（關於這一項，以後另外再在徐子平氏考證一書之中探討之）。

也就是「喜忌」不一之現象。這是一項甚為有研究價值之論點。

宋代以「儒家」中庸觀念來奠定「子平法」取「中和」為上之基本觀念。

二：在理論上，八字之八個字，究竟是以那一字為「主」。這一個問題，只要有哲學觀念的人，都不難明白。並不是一定要固定在「字」上不可。以「易」學是以「圓」為概念的，任何一字上都可以用之為起點。如果以「時柱」天干為主，或者以「月柱」地支為主……乃至任何一千一支為主，在理論上都是可以的，只是吾人辦不到有這種完滿之辦法罷了。

三：以「日干」為主，這一句話不是「子平法」所首創。以「李虛中命書」即有以「年為本、日為主」，「子平」之以「日干為主」，無非只是去了「年為本」前面三個字而已。在神煞方面則減至最低之限度。

這些基本觀點，是不難為人之所接受，但有二項事實上之過程，却是頗為人感到有興趣與探討之事。

一：提供出子平法概念的人，不可能只有「徐子平」氏一個人。各種迹象「子平法」都是很多位人士，各自創意在以上所述大原則之下而提出的各種意見。而且這些先賢，都

是讀書人之士子，兼帶以「祿命法」為研究之興趣而已。

二：在現代所能見到已經溶合為一的「子平法」中，所能看得到當初是如何融合並將各種見解泄合之過程。這一種泄合過程，其中仍流露出局部各家特徵之痕迹。

## 子平法原始概念

「祿命法」在習慣上有「星、平」兩派的一種說法。這一種論法，它並不是「因」，而是「果」。就是當「子平法」興起以後，以「子平法」的立場而劃斷以前之關聯。也就是說除了「平」派以外的都稱之為「星」派。這是一種簡便的劃分，以免「星、平」混淆不清。其實「星」之一詞，只是代表「子平」以前之情況而已。

「星」派是用很各各式不同用「星宿神煞」，大抵是基於統計之答案所得。

「子平法」以前的祿命法，論其優點與缺點，都有其因由。而其真正不為讀書士子所喜愛之原因，也并不在於一些很微細之理論，而是在於事實上令人不滿。這一種不滿也不是說是以「唐代論命不能絕對標準來推論人命之吉凶」。而是對下列之各項有極度之厭煩。

一：「祿命法」沿用「擇日法」之「神煞」。「擇日法」之「神煞」本身已經相當混亂。只作有限度之引用尚可，後來「祿命法」引用「擇日」之「神煞」，已是到亂用一通之地步。尤其甚者，有大量偽造之「神煞」參入。以至「神煞」多如牛毛……令有智之士，視之心煩，導致「神煞」只是一種「低級哄人」之玩意。

二：太過偏重於「統計」之方式，以其統計之或然率不多。譬如：「卯」年要生在「己未」時則吉，即或算它是很有點應驗。然而「卯」年一年祈生於「己未」時之人，又



不知其凡，豈又能視之爲全部皆爲吉凶相同之命造。再以：物以類聚，方以群分。一些有教養、飽讀詩書，或有功名之士人，不屑與一些只知論些「甚么煞」又或者只以「表式」上查來查去的人士相處。

「宋」代知識份子，他們並不要求祿命有百分之一百之準確性，而是要講得出一個道理。這一種道理，必須要能符合做人的大道理。如此，才不會失去儒學士子之本色。

「子平法」之興起，最初只是一些飽讀經書，或者是居官，又或者是在退職之顯達。閑時以「敬天畏命」，人生不可以強求之心理來研究祿命。「宋」代之大儒從事這一方面研究的知名人士是不少。各人都以不同之「陰陽五行」法則，在閑時作研究，恰養心性。

譬如：「司馬光」對易數方面有很特出之成就，著有「潛虛」，「邵康節」之「河圖先天數」，「蔡九峰」之「八十一名數」……等等。這些有著作留世與陰陽五行有關之名士，與朱熹、程氏兄弟……等都有着相當密切之關聯。

然而，有學問之士并不只是已爲大家所知之士，尚有其他不爲人知曉之大，他們對「術」之一事，是一種興趣性，以「道」寓於「術」。他們與某些人不交往，某些形式文詞不下筆。說得簡單一點，不交江湖術士，不談危言聳聽之吉凶，不寫俚俗之文筆。尤其是有功名顯爵者如，司馬光等，只能心信祿命，口必言閑易。對吉凶之一事，只能與私交甚佳者，彼此交換些心得而已。

因此，他們交往朋友之中，有一些是官場才子，有一些是不在官場中的才子，以及一些不涉世俗之隱士博學之士。若論學問可能是後者爲最佳。

「子平法」之形成，乃是後者之隱士學者，（不是一個人，而是這一類的人士）累積之成果，初期是私人交換心得，深得在朝在野之名士，私心仰慕。後由中層文人，兼顧已有之祿命法，增刪取舍。一代又一代而至清初形成「用神喜忌」之一詞，而執「祿命法」之牛耳。

因爲這不是一個人，一個時代之作品，而是累積之系統，故此，喜忌乃有不相同之論調。又因爲有一個固定的大原則，即是以「中庸」（中和）爲最基本的立場。所以在不同之中，又有其固定相同之範圍。

在最初「子平」最主要的改變，是「廢除納音五行」，改用「河圖五行」。「十天干」之「五行」容易配屬，而「十二地支」之配屬五行，就有其困難之處。「干」與「支」的五行配屬必須要統一。如此就是將「天干」化爲「地支」，或者是將「地支」化爲「天干」。二者之中，必須選擇一者。「子平法」是選擇了「地支化爲天干」的立場來協調之，也就是今日所見到的「支藏天干表」。

「支藏天干表」是「子平」甚爲基本之原則，僅次於「十二生旺庫」。爲什麼說是僅次於「十二生旺庫」，這是因爲「支藏天干」有一半之推理是決定於「十二生旺庫」表。

「明」代之祿命法，與「清」代有幾項甚爲不相同之處。

一：「明」代之「祿命」書籍之原作者，都很博學，有幽默感。它能上溯原有之各種「祿命法」之理論，也能介紹出各種當時的新理論，廣舉實例。

是以實際命例來求證祿命之法則，而不是「徐樂吾」氏之採用已經知道某人之命的好坏實際情況，再臨時湊些條文來亂湊一陣。

二：「明」代承認「祿命法」不是百分之百準，有謙已求學之心。「清」代則傾向於獨斷獨論，排除異己之夸大。尤其最爲不同的，就是引用古人之話語，清代不注出其來源。多有曲解先賢之理論。

「清」代是承繼「明」代各種命理之基礎，採取完全脫離「納音五行」之觀念。「清」代之「祿命法」，在二百多年來，相信一定也有不少其他的著作。然而能被視爲主作者，大約只能以「余春臺氏」之「欄江綱」，與「沈孝瞻」氏的「子平粹言」爲代表前者是以「日主」之謂侯爲重心，後者是以「格局」順逆用法爲重點。

「子平法」，至今日爲止。就是尚沒有辦法，能將「日主」與「格局」二者。可以將其二者平行而論出其「喜忌」之論文。

這一種二者聯貫平行之典籍，在理論上是可以辦得到的。但是要想將「明、清」二代之典籍，能十分客觀地，先述明其基本立場，其優點、缺點，可闕疑之處，以及未能定論之處，都要有公正之辨別能力，則爲時尚遠。

「清」代命理之學者，並沒有完成這一件事，當然他們也有可觀之成就。但論到謙虛方面，「清」代不及「明」代多矣！至少，「明」代能有幽默感。對算命算不準之處，有自我認識，「不準」之處。雖然不能取得最佳答案，也遍閱古籍。肯直即了當，承認命理不是百分之百準確。這一點是清代所不及。

## 細說祿命五十年



自五〇年代起，其時雖然已經有「鄧文耀、吳俊民」二位教授。他們二位是在「中央日報」，分類廣告，刊登「函授命理」，「鄧文耀」教授用「活齒」作筆名，「吳俊民」教授取「若萍」作為筆名。這是「命學」對社會人士，初創「函授」之例。這雖然在當時只是一則「十行九字高」分類廣告而已。却是踏出嗣後「命學界」，發生出「研究」與「從業」的初期形態。

在五〇年代，不論是一「業余研究」，或者是一「從業人士」。大抵都沒有什麼具體的「組織」。基本上都只是屬於私人交往而已……，並沒有任何「名、利」上之介入。

及至「鄧文耀」教授，成立了一「星相學會」，擔任了第一任「理事長」之後，就開始有「名銜」上之差別。其時也有「秘書長、主任委員……」等之編制，在當時也只是一句稱呼，並沒有月薪可領。「星相學會」只是一些「五術」愛好者，推舉出一位，「學歷」最高者，擔任「理事長」——即是「鄧文耀」教授。（臺北工專、東南工專機械系主任）。這對「鄧文耀」先生而言，那只是一種個人之興趣。

對當時「從業」同道而言，也是一項美事。到第二屆之時，人事就有些變異——首先吾人先記敘出一些，「五〇」年代授述命理的情形。

「鄧文耀」教授——他對命學的觀點，在學術上是以「致證」為主。他的著作，并不是完全至今尚在流通。他著有「柳莊驗證、鬼谷子遺文書驗證，時空制命書……」等等。

鄧教授基本上，并不宏揚任何一家命學。包括「三命通會、滴天髓……」等暢銷典籍。他也不認為「徐樂吾」氏，有什麼見地。他公開承認，「命理」并不是包準。而認為推論吉凶是

一種「偶然率」。他又認為「何以命之所以不太準？」是因為「八字」只是「時間」的坐標，而沒有「空間」之坐標。

鄧教授所稱之「空間」，并不是指「陽宅」，而是指出生地點？他認為同樣的八字，出生在臺北，與澎湖，就會有所不同。而制作出一份「地域經緯表」，曰：時空制命書這一種「構想」，當然是行不通的，但是他有著上項他人所不能相平論的條件。

一：他是五〇年代——著作最先、最多的人士。也是肯公開表達自己，是喜歡研究命理的法脈。

二：他首先得「當道」，同意他辦「星相」團體，這一項在當時是很困難之一件事。得以「星相」同業，與社會其他行業的「團體」，平行認同。

三：他是首任「星相學會」理事長，如果沒有他之組合，就不會有「郭海龍」先生系統之法脈。

四：他首先公開在「分類廣告」中，載明代批八字，收費一百元。

五：他首先定出「函授命理」的「講義費」。

六：以他自己的家，（首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作為「星相學會」的辦公室。

（未幾改在邱大慎秘書長家內——中山北路、忠孝東路口。）



曰：命理新論。

吳俊民先生由函授至面授，基本上是不收學費的。也兼論命之業務，談八字是收費的，不過並沒有肯定價格。

「鄒、吳」二位教授，在影響五〇年代以後的層次，約以——

一：鄒教授與當時「從業」同道，都有相當交往。以及與「行政」當局，也有着良好關係。在著作方面，都是「致證」者居多。

以其創立了「星相學會」，奠定了日後「業余」者，亦兼此業的法理基礎。

至於他對基層「學理」之引介，以及他門生的成就——就不及吳俊民先生影響力為佳。二：吳教授是「警界」教授，由於當時民間習慣，一般人士都不大習慣，經常交注走動除了本年就是公職層次的人，才會不在意此一背景。

胡此，除了他自己的門生以外，很少與從業人士間往來。不過，他所編的「命理新論」，却是影響了六〇年代，初學者之觀點。

他的推理重點，是在「致中和」。以「身強、身弱」為入門之主流思想。而對「調候、流年」方面，則較為篇幅少了些。

同時，吳先生也間接提及「陽宅」……。

在五〇年代，「擇命法」大致可以作為五個大項區分。

一：日據時代承繼之民風，諸如：當時在臺北市後火車站，有着很多的命館。但是以——日式「易學館」為主，也有挂出「日本」式修業證書。

此一日據時代承繼之風格，在推理形式上，約是以「阿部泰山」……為主。

在文化層次，約以「白惠文」先生為精神依歸。不過，並沒有「社團、門派」之明確成立。由於其時「擇命法」與「佛道」二教，尚未有着「法統」性之連貫。

（直至「郭海龍」先生後，始形成「系統性」的「人脈道統」。）

二：十方成名游走東南亞之知名從業人士——諸如：

「章千里、仇慶雲、李鴻舫……」，但以營業為主。

來賓對他們，大抵都是抱著「試一試」之心態……。

三：民間、地方寺廟內，有一些以「星盤」為主，「清代式」之「民俗批命」。

也兼一些「制解」，不過，不成具體性之法統。與一般民間「收驚」……層次相近似，尚未發展成「不可忽視」之形態。

四：另有少數「文官」人士，諸如：「汪公紀」——外交大使、「季伯年」——國大代表

五：文化方面——約以「瑞成書局、創譯出版社、竹林書局、集文書局、慶芳書局」為主。隨着歲月之消逝，以上五項之中，第一、二、四，這三項，自三〇年代至五〇年代末期，當初三十余歲的人，至此也已衰老，逐步消失於「擇命」社群之中。三〇年代出生的人，至五〇年代末，也已經是近中年之人。

同時，另有一項，在當時并未認為，是一項重要擇命法之事。就是——

五〇年代，以「竹林書局」出版的「斗數全書」。以隨意之文筆，將「行文」。我編成

「紫微、天府」——南北斗星系，排列成「表格」。

由於這一組「表格」，大為影響了日後三十年來的「斗數」開展。

逐步將「明代」——十八星系統之衰退。（原文刊在「紫微合」，道藏經第六十卷。）

五〇年代中，在臺北市、中華路——文藝中心旁，就有「紫微斗數」論命的命館……至此時期，除了「熊崎式」姓名學以外，「祿命法」——。

一：已還完全擺脫了「日據」時代，遺存之風格。

二：「祿命」已有「社團」之歸屬。

三：逐步形成新的「城區」權威，由散漫的各自另星謀生。而漸漸形成「小集團」之「立業」，初期對人、事、業始之「排斥性」，已略見端倪。

## 「研究」社群之形成

前一節所記敘的「鄭文耀、吳俊民」教授。他們二位雖然是「授述」命學之開拓者。由於他們兩位是「教育界」人士。而且是有染上，「學店」風氣的清廉人士。

其時，從業人士之中。較為常人所知者，諸如：鐵算盤侯榮河、飛燕于洪丁木、囡仔仙黃仙財、羅水隆、呂奇峰、施溪松、張家榮、廖萬國……林明德。

以及另有幾位，是兼有其他身份者——諸如：郭海龍、陳英略、平國藩……等。

這幾位人士，才是真正影響了近二十年來的「祿命」生態，至今仍有其延伸性之實際「祿命」生態。

「鄭、吳」二位教授，在「祿命星相」行業中，並沒有顯然的群眾。

由於一項幾乎是全然，是偶發的原因。這是「星相學會」——第三任理事長趙再起（別名筱仙）。秘書長是邱大慎。其時所秘書長名義上是每個月月薪是若干？實際上是形同具文。

「學會」也無所謂「辦公室」。一應「印信、空白會員證」，都放在邱大慎先生家中，私人「寫字臺」之間。這段期間「學會」的會務狀況是很真空。我在此記敘一些「命史、會史」，以備後賢作「前輩之師」。由於「命學」在「準、不準」之間的記載很多。而對「命學史」的記載很少，星相學會——在第二屆後期之時，（第二屆理事長是郭海龍先生，因故未任滿期，



由常務理事趙再起接任。其會務的情形，大致如下：

一：秘書長邱大慎，原是「中央五組」出身，宿舍在今「逸仙公園」邊側。邱秘書長是辦黨務輔選多年，上至層峰，下至土庶。在當時幾乎是「路路有道」。只是挂了個學會秘書長名字，很難找得到他。秘書長只有一項任務，當找到他之時，填發一張會員證。以及二、三個月一次理事會之記錄公事而已。

二：那時「會費」，是一年五五〇元。很多是只繳了第一次會費，第二年就很難收得到會費了。當時是收得到的會費，都是邱秘書長的薪水。收不到會費，就沒有薪水。雖然邱秘書長，並不是依此為生，不過也是應得之費用。

由於一個月，只有二三位新會員入會。

甚至介紹一位會員給邱大慎先生，真正的含義，似乎只是替他多找五百元會費，好多少感濟一些薪水的來源。

我五九年，與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法師的因緣，告了一個段落。又以很奇异的因緣，兼了「星相學會」的「學術主講座、文化委員會主委、中華星相月刊主編……」。我也是對「會務經費」不足之實際情況，深深動了感觸之心。

我提供出了一項，可以增辟「學會」，辦公財務之途徑。那就是首先在「中華星相」月刊，刊登「授述」命理——

「受業者，必須是『會員』，加入『星相學會』。如此，會員大增，這一批『會員』即是「研究會員」之始。

自此之後，招生廣告由「會內月刊」。至報紙廣告，六〇年代的祿命廣告，已經不再是五〇年代「鄒、吳」二位之「九字分類廣告」。初期是換移為中央日報的「方化小方」。那是一方費用是二百元。（寄一封信是四角。）其時是社會人士，有興趣研究命學者。呈現了從未有過的愛好。登一日廣告，平均可以有二百封信……。

在六〇年來，廣告範圍已經擴展至，第一版三段全批（二十七字高，一百三十行。）

其時之研究人士，尚俱皆是「業余」者。至七〇年代，就逐漸有「業余者」，以「業余者」的姿態而從事，實質上之「專業」。由於這些二不像的「業余從業」者，大抵都不能夠維持多久。諸如：較為人所知悉的——

第二代「業余者」者之「從業」者——天智生、何健忠、吳懷雲……等，俗稱半路出家通常是很難維持五年……，因為他們并不了解，「命學推理」，與「營業命術」。是有着極為「複雜心態」之不同——包括「營業性之論命」！

「宏觀學術、微觀江湖。微觀學術、宏觀江湖。」——一體兩面。

其時「星相學會」會址，遷到我的辦公室。秘書長也改由「平國藩」先生擔任（今道教總會監事主席），增設副秘書長二人（邱大限、饒源）。

六〇年代之後，「姓名學」與「紫微斗數」——迅速發展。由於

一：姓名學——是以日本式「熊崎姓名學」為主，（其時尚未盛行「九宮姓名學」。）

二：紫微斗數——是「張果星宗」的縮版。以「四化飛星」，逐漸取代了「十八飛星」。以及「子平法」之主流系統——也由



簡約以「日干」強弱，（身強能托財官、身弱不能托財官）。這種「入門」基礎，已經不能滿足市場之需求，而發展成較為完整的「調候用神、十神定位……」。

至七〇年代，已有具體的「大流年判例」……有關於「流年」之細則著作問世。

「研究命理」者，在此十年之中，心態上，也從最初「只不過對命理有個人之興趣」，漸漸演變成「視命理也是一種商業化之市場」……。

七〇年代，「研究者」與「從業者」——二者之間，就有着些——

（自悟、他悟——可說、不可說——之間的——實質「名、利」層次存在。）

至於「易經」上所雲：「物以類聚、方以群分」……的原指，自然有它「歷史」上之「史觀」之演變……，至今街難有「定論」。

「說理」與「實務」——二者孰為優先？

## 「星相」與「道教」

「星相祿命」與「道教」——二者之間，是有着「密切」的歷史淵源。

大抵「命理」上的「人」之層次，都是尊崇「道教」的前輩。諸如：

「徐子平」是道家修士，「紫微斗數」則是歸名於「陳希夷」道長。

雖然在「命學史」上驗證——未必有「徐子平」此人，紫微斗數與陳希夷道長之間，也未有什么直接關係。基於「九流」社會，有一種較為特殊的法則曰：「許充不許賴」。他人投奔靠行，總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星相祿命」——自己願歸屬道教，道教之中，便有「占驗派」之一說。

這是指「歷史上」之淵源。

其次，是指「趨吉避凶」這一項層次，是有着兩項不同的概念，並不是只有「星相祿命」，這一行獨有的專利。由於——

一：問明日、明年的吉凶預測——是「祿命、卜筮」的層次。

二：問如何「息災、增益、敬愛、禳祥」——這是「佛、道」二家之事。

第二項「僧、道」可以兼祿命，「祿命」法不是「僧道」……。

二者之間，在「法統」上，是有着「認知」上之差別。在「唐、宋」二代，「道家」對

「五術」行業——山醫命卜相。推崇道家之長者，是采默認。而「祿命法」之主要著作者，在「實務」層次上而言，剛仍然是社會人士在執筆。

在五〇年代以前，不論是日式的「易學館」，學者如「白惠文……」。等至於臺北、臺中兩地公園門側之營業者，都是只論「流年、運氣……」。并不插手，「求子、吊回、斬桃花……」等業務。因為那些業務，不是單純「祿命法」，而是「道教科儀」。

至五〇年代之時，發生了一件極為稀有難得的因緣——那就是

「星相學會」第一任理事長「鄧文耀」，任期終了之時，第二任理事長是「郭海龍」先生。郭先生此人，有著超乎常人之「閱世、閱人」的智慧。出手大方，有春秋四君子之風度，額上發際，天生有紅斑胎記。郭先生與我，皆以兄弟相稱。他仙逝之時，我擔任他「治喪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鄧文耀」上將。）

「郭海龍」先生，他當選了「星相學會」，第二任理事長。他另外還具備了兩項頭銜。即是兼「臺北市道教會理事長」，以及「天師府大法官會議秘書長」。（其時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真人，尚駐人世。）

以「郭海龍」先生，如此，兼此三個「職位」。不論在「法統、道統、傳統……」，任何一個層次，都可以「順理成章」——採取

「論命者」，即是「制解者」——論吉凶之當時，即可以「符錄、典儀」而祭解之。

「道長」之「道統、法統」——證明文件，是以「萬法宗壇」——奏職為依憑。

這一項文件與儀式，只要當時「郭海龍」願意，以當時他的「道、法」職權，只是「說一

句話」而已。

「郭海龍」門生，皆為「入室」弟子。據我所相識知者，至少在二十四位……私淑與旁系，則是「法門家務」之事……，即是友朋，也未必盡知其詳……。

自此時期，有「大道院」之設立，支脈延伸至，枝葉相承……。

在相同的時期，研究傳授兼業余者。也在同一社團，「星相學會」中，薪火相傳。雖然世代交替，也是「經經相授、典卷相繼」。

「文化」之事項，是離不開「出版」之社會生態。

「祿命典籍」之印刷，由昔日之「檢字版」，改為「打字版」。……以至今日之「電腦制版」。出版一本書，比憶往昔要容易得多了。

以及「希代、武林、王家……」等出版社，亦多有新的「被命」著作出版。六十年以後，想必也會有一些，現代之新作，能留名於後世。

## 理事長——社群

在二十年以前，由於客觀大環境的性質。規定在「相同性質」的社團，只能成一個「社團」。簡而言之，就是說，任何一種行業，有一個「團體」——只有一位「理事長」。至近年來，「結社」之限制沒有了。人人都可以發起，組一個「會」，擔任一屆「理事長」，則變成可以行得通的事。不過——也是有著一些條件的。

基本上，想當「理事長」的條件——

「須具備三十六名發起人，成立籌備委員會。未來的理事長，即籌備會之主任委員。經過向縣市政府……。報備成立，再以二百名人士作會員，便可以成立一個會，產生一位「理事長……」（此是法規上的原則性。）

故此，八〇年代起，「星相行業」，由只有一位「理事長」，轉變為十位以上，或者是數十位之「理事長」社團。

郭海龍先生門下，至少產生二位「理事長」。

我的門生，也有「臺中星相協會」理事長——宋獻民。

黃帝丹道五術學會理事長——談清雲。

## 用神權威之沒落

近四十年來，「祿命法」之中，不論「傳統專業」？或者是「業余轉業」？二者對這個「準？不準？」是著不可忽視之重視。儘管二者之間對這個「準」字的「心態、拿捏、術機」……等至於「受制於準」，或者是「方便制準」……，有著南轅北轍的「觀點」與「心得」。但以自「吳俊民」開始「函授」命理以來，自五〇年代至六〇年至七〇年代……。讀過「命理新論……」的人士，逐漸對一種「夢幻命學」開始懷疑了。

以「只要搞清楚身強、身弱、選得對用神……」。那就一切吉凶、絲毫畢露了。」

太多人已經明白，這只是三十年以前，一位讀書人的方便說法而已。

「用神」之「權威」，逐漸淪為「你知我知」……的「口頭語」。

以致「研究者」對「研究者」……彼此談話之時，已經失去三十年前，真以為有「用神」喜、忌，可以有決定性之效益……。而變成「無可奈何的——命學式國王的新衣。」

由此，而「同道」之間「敬」字蕩存。其中有些人不耐煩「這種「不學而不術」的口頭禪，以「任何人也準不到那里去？」，而發生「弟子難」之尊嚴掃地。



## 招師為生

「張子建」先生，是我在「甲子」年間，在「大雅」開班的門生。他與臺中「文昌子、唐山居士」陳錦通、吉祥齊賴金水……等是同一期之門生。

於「乙亥」年，在「自由時報」，刊出半頁廣告，向天下「命理老師」，擺下「學理播臺」。（附當日廣告），此事掀起極大風波。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張子建君真的是有「超越歷史性」的水準嗎？當然，並不是如此。既然並不是超過古今人士，何以他會，也敢登這種廣告呢？

這一種「心態」，就是以上各節可說——非但對當今社會上，一片命理吹噓，看穿了它的「標語」性質。也體會出古往今來之所有的一切，只要涉到「準、不準」的層次，都是「夢幻命學」。

張子建自己也墮「準、不準」的漩渦。他之所以敢挑戰天下命理師——其核心之依持。只是確信「天底之下，沒有一個人能絕對包準。」天下命理師，沒有一個人能達到「絕對包準」。意謂：老師教學生，只是「五十步教三十步」的概念。

他之所以有這種心態，基本上是對「命理」包準之絕望。但是「包準」，又是職業之掙命的文化。只要是吃這一行飯的人，唯恐維護「包準」之不及，誰敢來揭開這一層「霧紗」，張

子建也不例外。

這是基本核心之依據，至於他所稱之為「五行論命」者，又是走回老路——

「別家膏藥不靈，不妨試試我家的……」，仍然是以「名、利」計。

我從來不反對別人，謀求「名、利」。我也從來不在「小枝、小節」之中，勸制他人作不利他名利之事，我只是十分「懇切」地，提示每一位門生。就是——

「不論你有什么想法、見解、詐說、幻想……」。等至「駭人驚聞」……「痴人夢囈」。

其基本之核心，也只是對「命學」，澈底「絕望」……甚至於視「一切命書、無非只是文人的把戲——」。有「膽魄」者，或有「點智」者……，打從心匠里認定，那是——「人人皆可為之，皆可說之……」。以他自己之才智，另說一套，再編一局……。足可比美於滿天體……等，有過之而不及……。」因為有為二項共同之特色，即是——

一：古往今來，徐樂吾、任鐵樵……與今日任何一個人都一樣，但以「絕對不能包準」一項而言，並無二致。

二：編述一套，「攻之不敗、算之不準，說之嫻過、左也有理、右也合情……」。

六歲小孩也懂，八旬老學究也弄不清……。

這當然可以自許之為，張子建在廣告中所曰：「若無三兩三，怎敢上梁山。」  
「張子建」這一則大型廣告，當然引發「星相學會」之具體抗議。由於張子建是我的門生。我與學會之間，又有着二十年以上之淵源。自然連我也脫不了「師門」之責，我不是每天看「自由時報」，當時我更本不知道有這件事。而是——

「清淨宗十二代何東陽道長」，打電話告訴我，此一「招師爲生」廣告的嚴重性。好在我與「星相學會」，有着二十年以上之淵源。我與學會「葛永山」秘書長，以私人交情，和諧地解決了這一件「招師爲生」的「趣話」。

由於這一件「招師爲生」事件之後，我內心有着很深的感觸……。細思之後，不禁令我一夕難眠。憶着二十年前，「郭海龍」理事長，與我在聚中「廖萬國」（金太白）處，有過「深切」之交談……。一切余波均已成歷史之陳迹。

倒沒有想到，我半生願爲「五術、算命」，在二十年前——

「使「五術、算命」法，與：不教——四大吉祥」之間——盡可能納入中庸的軌道……。却沒預期到，「喧賓奪主」的意外……。

## 弟子「難」——日無尊長

佛說：「門生弟子反制自己的師父（老師），爲「弟子難」。耶穌被出賣……」等。

「張子建」事件，固然是「算命文化」界中，一件不愉快，也不應發生之事。不過，這一件事，不能是在「傳統專業」，或者是「業余兼職」……。甚或者只過是「票友」（貼補家計）……等而言之。視這「招師爲生」？不過是一項「個別案例」，在心態都有「不必深究」的心理心素。「偶發性」的事件，并不足以構成「文化性」之突破。

故此，「張子建」事件（招師爲生），尚不能稱之爲——「弟子難」。因爲他并没反我，惡心而論，我自己到目前爲止，並沒有任何弟子「難」……。我所說的「弟子難」是指「日無尊長」的「實質」而言。

「研究命理」者之社會人士，通常是透過二種方式。

一：是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招生廣告」，而自己去看報名。

這一種收費比較低一些，時間通常是二、三個月。

二：由熟人介紹，或者對已經「成名」者，以「慕名」的身份，學習「五術、星相」。這一類，收費比較高，時間也久常一些。有時也有「照相、填表」……，不同程度的「師禮儀式」。

「弟子難」通常是屬於第二項——這一項由「研究」到「論命收費」之心路歷程，通常是着兩項「基因」。

一：是以「論命」仍以昔日「社會」背境的人生觀、處世之「應對」，轉用於對「來賓」應對。大抵是不太敢講「滿話」，有着相當長的「過渡」時間。在「會客」之時，一種「也許、可能、原則上……」心裏不敢下斷語。尤其對一連追問事項的來賓，以且久坐不去的來賓，——上一、二個小時，仍無法送客……。

二：仍然以「夢幻命學」——「包準」的希望，要求他的老師來滿足此項神奇寓言。如果，這二項突不破，自然無法以「祿命」為生。如果「突破」這二項困難，就進入。

另外一種層次——那就是，「未能獨立以前，要業師庇護，能獨立生財以後，又怕「業師」壓了他的發展前程。在最文雅得體的情形下，盡量擺脫他自己的「業師」，只差一句——「我根本不認識他」而已。

最常見的「文雅」——弟子難。（以下是「弟子」所說的四套「智慧話」。

一：我老師很多，我有十六位老師——是沖淡他自己業師的比重，二是展示博學與謙虛。

二：我是陽宅為主，以前聽的東西，早就不適用於現在了。

三：我與某某老師，只是見過幾面而已。

四：他這一套（指老師），都是古書抄節幾句罷了。（以上是有修養者。）

一：一人有一套，真正功夫決不在講堂上講的……。

二：對他自己的門生友人，采「封鎖」策略……很怕他的門人友人「爬香頭」。

江湖語：爬香頭——是指弟子越業師，去找業師的業師。

三：翻臉成仇——「吳懷雲」同道，對此有很深的「經歷」。

這是「修養差」一些，通常在背後評自己的「業師」是——老江湖。

以上二套「弟子」智慧語說，總會輾轉，傳到他自己的「業師」的耳中。世上並無新鮮之事。

「弟子」成名後，對「業師」——明說暗抵「弟子難」。

當這一位「弟子」——成了他人的老師之時，他的弟子，也一樣對他發起，昔日他自己所「抵說」之「弟子難」。

「弟子難」，說來是怕被「業師」的聲名壓住，出不了頭。其實這也是一般性之「社會」梯次升段文化，這也是「五術、祿命」法中——「入門」與「入行」的分水嶺。

綜合以上各節中之「散論」，我在編印「現代大藏經」之余，細細思考「研究命理」，與「傳統專業」之間……昔日，我曾十分希望，三者之間，能和合并存。現在，已經從「經濟文化」的層次，隨着「社會」客觀大環境之改變。而進入「術法勢」……的「民俗文化」層次了。

五人必須要認清一些「事實」，那就是——

一：今日已經很難再有，類似「進士」級人士，只不過將「命理」，視作「集郵」一般的雅興者，這已經幾乎絕迹于「商業祿命」社會群之間了。



二：兩面俱到——即是「口談用神喜忌、五行、十神」內心却是只以此為標語，藉此掩蓋「不好意思」擺明以「從業」為「專業」，或者「兼業……」的一種途徑罷了。

三：幾乎已經沒有，五年以上的「研究命理」者。會相信「用神萬能」，而且有什麼「喜、忌」的「有完備、可實用的體系……」，與「準」字成色對正比之觀念存在。但這並不構成「主流命術界」之影響力，最多只是對「授述命理」的「業師」，在「描述」上，有些困擾。這一個「用神喜忌」標題，自五〇年代之「主流」學理，已退居于「有些一說」的層次了。

一些「裸命、五術」，在實用上問題，又回到歸到「社會」歷史演繹的基本面——只不過是，單行于「五術、裸命」的——「術、法、勢」……而已。

## 江湖術語探原

附「四入法」

「命理」在推理上，當然是有著它甚為深微的理則。歷代以來，曾經得到帝王相信自己的命與眾不同，名士樂道且為星命書立論，諸如耶律楚材、劉基等……。他們都是學富五車，身為帝王師之名士，等至文人雅士、僧道名流，好論星命之學者，自古以來不知其凡。這也就是「命理」可以被稱之謂「哲學、玄理……」，當之而無愧的最佳事實。

然而，命理在民間，又有另外一種幾乎是完全相反的看法，這就是視「命理」的這一行是江湖術士，一種文人落魄所做的無本生意。又或者是一些耍嘴皮子，揣摸人心，因人、因時（學得全套在任何情形下）的掌握對方心理的混混本領，這一套本領在本行之內稱「秘本」，是「單傳」……。

這一種相反的觀點，並不是自今日才有，遠溯在「漢」代，那個時候「命理」尚未成一個獨立的推理系統，而是在以「占卜」為問吉凶主流的時代，譬如「司馬季主」尚且被「賈誼」識之焉——

「夫卜者，高抬人命，以悅其心。矯言休囚，以盡人財。擅言禍福，以傷人心」。

這一種現象，歷代以來，比比皆是。我們在這牽談到這些問題，不是以譏諷的立場來丑化這一類的事，也不是以術道者自居，自鳴清高。因為這一種現象是任何一行，都會發現的近似

現象。諸如：商品有偽貨，昔日歷代朝廷大吏，也有貌似忠厚的好臣（嚴嵩……）。所以不必期望完全根絕「命相」這一行，可以例外。

我們所談論的主旨，是以最客觀的立場了解一下，「命相」這一行，被稱之為「江湖」的形成背景。而且作者本人對不是太過難識的（平均水準）江湖仍寄於同情。因為作者相信人性本善，沒有人甘願自以「江湖」而自居，只是出於不得已罷了。

論到「江湖」這二字，我們首先就要問「江湖」的定義是什麼？怎樣的形態才算是「江湖」。這個答案是一種習慣性之直覺而作定案。在基本概念上，大抵如下：

一：以心理區分上而是在於有「敬、誠」為分水嶺。

「敬誠」就是「敬業」、「誠意」。就是自己所說的吉凶推論，他自己相信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呢？譬如：對一位來賓說「傷官見官禍百端」，是出於確信此話是真，而提醒對方要謹慎守分。或者只是一種口頭語，以一種「鐵樹開花」的或然率。（認為來算命者十九都有不如意事，否則，何必化錢來問什麼休囚，一定是先有休囚才問休囚的連鎖反應）。以此為前題，信口加上一些命學上的術語，增加其「學養」的氣氛，上焉者是「用神克破、傷官見官、金冷水寒……」等的「刁詞架語」，下焉者則是「天狗、官符、太歲……」等。

故此，一失「誠、敬」，即是「江湖」。

二：江湖是指流動很大，過江越湖，各地游方。對來賓只是隨意談談，今日在此，明日不知是在何方，所求者只是一宿三餐。

三：江湖這一種概念不是一日所形成，以「命相」一行，有千年之歷史。在此千年之中，聚集「江湖」之大成，集千年這一行揣摩心理之總心得。用於後代一個人的身上，不是一般常人所能一時即可以想通此中之奧妙。

這一種境界是有高有低。這就是俗語所謂「江湖一點訣，女兒也不傳」。就是只傳兒子，或者是最得力的門生。以這一項觀點而論，就產生一種近似「盜亦有道」的「道理」來了。我舉一些很簡單的例子。譬如：對來賓說：

「你看來是很好的命，然而你目前有極重的隱憂」。

對方如果是「嘆氣」，那是指「家務事」。如果是「兩肩微聳」，是「官非事」。如是帶些微笑，「那只是小小困擾事」……。

總之，「江湖」在這一個階段而言，是一種正常的心理學，而用人為的方式，令其對方產生一種「因次的「錯」覺」。

至於能算出來「姓」什麼？口袋里有多少錢？昨天你遇見怎等樣的人？下午又會怎樣……等等，都是基於這些推論之中的舉一反三……。

這些現象，大家也知道不少，所以只是隨意一談。不必再多子攬托。

「江湖」在歷代以來，都因時、因地而有不完全相同的時代，我們不必去推究這些年代太過久遠的事跡，我們只談談「清」代的「江湖」。（江湖並不只命相這一行，今只以與命相有關的江湖而論）

「清」代稱之為「江湖」者，有四大類，就是「巾、皮、瓜、李」。



注：「巾」——算命、相面、拆字……。

「皮」——行醫、膏藥、丸散……。

「李」——戲法、雜耍……。

「瓜」——拳術、刀棍……。

在此，我們只談談「江湖」的「巾」行，古雲：「體扶而求諸野」。我們生長在現代社會的時代，雖然，可在有關命理著作中，能够了解明、清兩代的命學形態。這一個用神的時代，在不知不覺之中受了二個視野上的限制。所以，有時吾人自以為懂得很多，可能所懂的範圍，只是限在某一個圈子之中。吾人既不可以全信書本上的話（指正統書籍，諸如：四庫全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因為吾人相信一定還有沒有列入以上大典中之書籍，這些未列入的書籍，可能會超過類似「三命通會」的水準。但是又不可以採信一般道聽途聞的村野輟聞，這又可能鑽了牛角尖。

所以要廣聞而慎思，更不可以自居為集先賢之大成，或者在摸不着頭緒之下，搞些什麼只有他自己才認為是的新花頭，而造出些半新不舊「垃圾」！含糊自圓其說。

因此，「廣」要有「條理」，「博」要稽稽古。就一事論一事，不要含糊自圓其說。在上述「巾皮瓜李」四行之中，僅以名稱含義，那是很好懂。而且我們所見得到的實際現象，也是如此。尤其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了解得更為親切。

這四行之分類，當然是出於「幫會」，依據當時實際的情形而區分的。對「命相」這一行，也就是「巾」行，是分作下面這些歸類，各有各的術語。在下列這些

歸類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五、六十年以前，民間有多少種算命之方式。再比照今日又能留存多少種。

其（巾行）命相的術語歸類如下：

一：六黑——即是「大六壬」，今日并不十分流行，不過尚有少數的這一種書籍，作者在幼年之時還時常聽聞到老一輩，以「大六壬」來卜筮某一件事的吉凶。

二：小黑——即是「拆字」，今日少數簡便的命筭，仍有此一法，基於清代認識字的人比較少。拆字較為流行，今日教育程度大為提高，以一個「字」的書寫結構，拆來拆去另外再合出一些吉凶字義，用來代表問事當事人之吉凶，這些方式，很難使有智之士信以為真了。

三：八岔——即是「奇門遁甲」，這應該是指「時家」奇門。推算的重點以一個時辰內之吉凶為主。「奇門」在目前有此書籍，但并不如「紫微斗數」、「子平」等盛行。

四：追子巾——即是雀鳥卸牌算命，此術又稱之為「雀巾」。

五：量巾——即是用「繩」量手之長短而論命。

六：攤巾——即是以手敲板而算命，此術目前幾近絕迹。

七：斬盤——即是論面相。

八：啞巾——即是不開口算命，此術目前幾近絕迹。

九：八黑——即是近似目前的用筆批流年。



十：袋子巾——即是隔夜算命，此術又稱「燈下梅花數」，預知次日之來賓，此術不甚……。

十一：挂張——即是在廟門內算命。

十二：陽地——即是在祖居之地開業。

十三：陰地——即是在寺院庵閣之地算命。

十四：柳條巾——是一邊算命，一邊用「彈弦」配和。即是「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所提到的這一種算命，近似「柳條巾」。

十五：夾絲巾——即是調和琴算命，近似「柳條巾」。

十六：搶巾——是指站在牆邊，門沿之處，以相面為主的一種。

十七：現地——即是在地上測字。

十八：踏青——即是在行走於公共場所（茶樓、酒筵……）而算命。

十九：混板——是在板上用墨畫字而測字。

二十：橋梁——即是露天桌子上測占算合。

至於坊間有一種，是可以預知來賓口袋裏有多少錢。這一種術法，有一位同道曾在文章中稱之為「丁九步」。這一個術語是借用「醫病秘方」的術語，以昔日用「霸道治病」，也就是馬上可以見效，但不能治病，未幾即失效肘藥。一種一時可以獲人信任的治標方式，術語曰：「九丁十三參」。借用於算命「巾」行中，應該稱之為「九丁步」，而不是「丁九步」。

在以上所論到的二十種，有關清代末葉的民間算命的主流形式，吾人就可以明白，命術之

形式占以上之比率者，應該是有了一個相當大的比率。

以上所論到的二十種形態「命相」的不同，只是指營業之「時、地」上之差，而未論到「人」的這一方面之特徵。以「人」這一方面而論，多少也是有不相同之處，然而昇中求同之下，最主要的一點，（除了按理，居誠敬的一途以外），就是要掌握來賓的心理。簡而言之，就是來賓他來算命，他真正所關心的是什麼事，只要道出山來賓之心思，那是「半仙」之智。一傳十，十傳百……就有機會可以擺脫「江湖」奔波之苦了。

這一種探測來賓心理的方法很多，俱列之為秘本，一種不輕傳他人之「秘本」。

然而過份難識的術，在清代江湖中也是不合大家所樂於聽聞之的。最起碼的條件，也是要破費了財物的客戶，不致於有「不甘心」的反感，因為，那是很危險的手法，一旦破穿了是不大好收拾的。對一些破費不太大的「術」，基於人總是要生活下去，不要太那個，也還是人情中之事。所以平均而言，較為「中庸」一些的法，大約是以「四字訣」，亦稱之為「四入法」為王。

四字訣——即是「牽、攪、扣、平」。

對不太熟於命術推理的人士而言，對此「四字訣」的「四入法」，是極為重要，正如經曰：「道者，不可須臾離也。」隨時隨地却在此法之中。而對命學上有推理基礎的人士，也有相當扶助之用。

清代有一部分三流學教，嘴上說的是「滴天體……」，骨子裏用的仍是「四入法」是近似一種「江湖教授化」。我們且分別來作一項簡約的介紹。

一：牽——就是知道來賓算命的真心所關心的是什麼事。譬如：一位女士來算命，懂不懂

八字的推理是次要的事，最主要的第一優先，就是要先確定來賓她有沒有結婚。那就是要用「牽」字，來牽出對方的心理。譬如對這位女士說：「你不宜早婚」，這是一句平常語，對方如果答「那要遲到幾時呢？」，這是可能未婚，如果答「早婚有什麼缺點呢？」這是可能已婚或者是心中已經有了對象。

……

這一種「牽」法，在江湖行家之中是有著整個系列的對答「戰術」之應用。任何假定情況下之怎樣牽法，都有萬全應對之道。不必用什麼「財官印……」，却比談「用神」者「猜」準得多。故此，用此法之人，恒有輕視文人之態。又帶些「嫉、酸、味」。

二：攔——就是靠攏，也即是「奉承」，測出對方之喜好而加以稱界之。譬如：有一個人性好是非，多涉閑事而引些煩惱。在「攔」字門中，則以一種堅定贊嘆之語氣，稱之為「你秉性太耿直、講道義、而且施恩不望報」……。

三：扣——就是以一個重點，一語驚人而扣住人心，能令對方在乍驚訝之下，就不去問其他問題了。因為江湖行中，最怕別人問得多，「扣」字門的用法，是比較少用。譬如：對一位女士論命，第一句話就是「你要克過一次丈夫才可以有後運可論」，這一位女士，如果已經死過丈夫，對他則敬如天神。如果還沒有死過丈夫，假定他的丈夫有事業不順、生病、有外遇等的情形……則對論命者是妙

用無窮……。這一種「扣」門的全套應對，一稱之為「冷杠」。

四：平——「平」字門的用法是可深入也可淺出。最簡單的用法，就是論命者對來賓久坐不去問得嘍嗦了一種「送客」的學問。幾句話就把客人送出門的妙方。最深入入的「平」學，就是賺了來賓的大錢以後，怎樣使他不能反悔，即使來賓要反悔也決不會對論命（假設是消災解運的那一種），帶來不利的一種學問。……

以上所論述的各點，作者僅作一些象徵式的介紹。作者歷任「星相學會」主任委員兼代理事長。確實知道，實在是有道「四入法」的每一種，全套「戰術」應用之抄本，且有人對得此抄本者，引以為「豪」，這就是「見仁見智」之事了。

# 江湖略本紀

## 江湖略——祿命雜略

若是以「實際」層面而言，「祿命」星相這一行業，非但不是「江湖」之主流，更談不上「祿命」是「江湖」。「江湖」二字，是泛意之習俗語。也有著它自己的民俗文化之沿革。大凡社會層次的「文化」，都是可以成爲一種「社群」，或者是廣義的「族群」。隨着每一時代之背景，都有不盡相同之行業。若是以「全流江湖史」而言之，這是可以上溯之「春秋戰國」時代——「游俠列傳」，以及「隱士方伎」。合而言之，即是一般所稱之「文、武」二道。其「特色」，就是「踪跡不太固定」……。

然而，若是但以「祿命」星相，這一個行業，與「江湖」二個字的涵義，那是不須要推論至「戰國游俠」……如此久遠。尤其以「明、清」至今的「祿命五術」，一貫所推崇沿革之「人物」，與「推理」，大抵都不會超越「宋、元」。

其基本性之「人文」層次，直接影響於今日者。仍是以「明、清」二代，「江湖」文化爲主流。也就是以「情、理、法」——不是「法、理、情」。

「江湖」的涵意極爲廣泛，但以與「祿命」有關的「局部」層次。基本上只是以清代「爲主」——却是「明代」之「黑、白」體制爲骨干。

明代之江湖層次，不論「文、武」，以及「三教、九流」之任何一種「流派」，都是在



「刑部」——「東廠、西廠」，兩廠錦衣衛控制之中。

「東、西」廠之「錦衣衛」，不論後人史家，對他們是作任何一種評價。說他們是「鷹爪、小人、鷄鳴狗盜、挾藝求榮、朝廷密探……」，等等。在「明代」掌權之時，大抵如此描述，亦不為過。然而，有着一件事，却是不爭之事實，那就是他們是絕對效忠於「明代皇室」。他們掌握了所有「朝野」的「江湖民間勢力」……。

及至「明代」覆滅，一切反清之組織。就是以「明代」，原有「兩廠秘密組織」為骨干，再融合於「顯炎武、王船山……」等之「文人」合流。

但以「祿命」星相這一行，在「康熙」年間，有「湘江門」之創立。

「湘江門」——在基本上，是不能稱得上是「江湖」主流。故此，對「祿命」星相人士而言，最為不恭敬的口吻，也只是「江湖術士」。

「術士」，就大有學理可推尋。這就是「法家」所言之「術、法、勢」。認真而言，「祿命」星相，是着「江湖三士」之實質內涵。

一：江湖學士——這就今日習稱之為「江湖教授」，沒有很大的學問，也許寫得一手好字，或者天生一付書生模樣，而有些成就。

二：江湖勢士——這是指有相當人脈……，或者是「名門」之後，有着極大的地方影響力。

三：江湖術士——指行踪不定之「中醫、命相」……，以及沒有廟住的「游方僧道」……。不過他們對外，都可以令人相信「有幾套」……。

等等。這些人士，不要說得太遙遠，自明、清以來，可以說，在任何一地之「市城、鄉鎮」……等鬧市之中，都有着相當人數之存在，而形成一種，很特殊的「社團」。

五百年來，在稱呼上有着時代性不同——由「祖」字輩，到「老前人」……，由「大轎頭」到「總舵主」……，由「寨主」到「山主」……，至「掌門人、老爺子……」。

不過這些「尊稱」，都不是「祿命、星相」人士之所可以稱謂……。

「祿命星相」，在「清代」，只是依附「江湖」，被稱之謂「巾行」。大江湖社群之中，也有着不相同之「切口」，與「行業規劃」。「祿命、星相」大致在「江湖」邊緣層次之中，有着三種不同的層次——但以「清代」而論。

一：單純的謀生層次——歸類於「巾、皮、爪、李」四行中之一行。

注：巾——算命、皮——唱戲、爪——打拳……。

二：大幫會中之一門——諸如：「湘江門」，即「將、相」門之意。

三：特殊社會之社群——失意文人、隱名埋姓、以及身跨「公門、九流」之灰色社群。

吾人切不可誤以為「祿命、星相」，其所以能够流存千年，只不過是憑藉着一些，「三命通會、滴天髓、欄江網、細批終身……」等等，一些經典之作所維持。

也不是在「表象」上看來，似乎「社會上」，有着為數眾多的——習所稱之為——「迷信、無知、算命族……」等至於——較為高雅的一些「稱謂」，諸如：

「心理醫師、心靈自慰……」。近似另外的一種「不教、嗜好……」。

這些說法，都是一些表象，一時之稱……。只是一些「社會學、商業學、心理學……」上的綜合層次。并不足以敘述出「如此悠久之存在」，君豈不見「秦、唐」之豐功偉迹，也只不過留存三、五百年……。『祿命』星相之能够，在民間延伸千年以上。其根本之原因，即是與「人類文化根本性」，以有「記憶」與能「預測」……「比量」文化「永世共存」。

所謂「迷信」，它的本身，也在「術、法、勢」的層次中。

「迷信」之合理注解——即是有一些事，是不必經過思致、解釋，即可以深信不疑之事。

這是一種「全流比量」之產物，是「三量」之「民俗文化」。

「三量」——即是「現量」——眼見為真、手摸為憑。

「比量」——昨天有日出、日落、明天也一定相信是會有日出落。

「非量」——三年不說謊言的人，明天不一定也是不會說謊。當然，也可可能再過十年，此人也不會說一句謊言。

「迷信」即是產生在此「三量」中的「雙軌操作」。也就是指在「不一定」之時，所產生於失誤之一方的代名詞，曰：「迷信」。

任何之一種「迷信」，它的「大前提」。必是有着「極其龐大，可觀時空性」之——「一定可以相信」。否則，根本就不可能生「雙軌操作」、「逆向」答案——「迷信」之產生，這是「根本性」的「民俗文化」。

吾人不要推論得太過久遠，但以「明代」作為「祿命」星相，一派相承的「民俗」史觀而言之，至少就有着下列的「根深蒂固」，不可不信「祿命」之心態與文化基礎。

# 一：經學傳統

自三代以來，「易經」陰陽學說，一向是被視之為「王官之學」。「祿命」星相之根本「八卦」演繹，正是「祿命法」之典型「圖騰」。

只要是與「易學、八卦」，有關聯之任何「圖騰」，都會受到「社會性」之普遍認同與接納……，可以說是沒有人指「易經、八卦」，為「迷信」。

這已經可納入「民族尊嚴」……。同樣，也沒有人能肯定指——

「祿命、星相」與「易經、八卦」——二者一點也沒有關聯。

# 二：易學——扶義求售

「行走江湖」之實質「社會生態」，是起於「春秋戰國」。「文」者是博學之士，包括了「諸子百家」——韓非子、蘇秦、荀、孟……等等。「武」者是武技超群之俠客，包括了「游俠列傳」——專諸、荊軻……。以及早期之「幫會、盟主」——即是「孟嘗君、信陵君……」以及「政商」地域之「呂不韋」……等等。

不論是文、是武——都是「扶義求售」。若是說有什麼差別，大致也只是在——

「周游列國，說動人君……為權貴報私仇……」。這些沒落王孫，預作權勢之投資——不論是那一種方式，都是典型的「趨吉避凶」……。

這一切之一切，在推理上，都離不開「五行」思想——由於

一：武俠——不論你功夫武技多高，那都是離不開「刀、劍」。盛名之俠客，大抵都是擁



有「名劍……」。

名劍是「煉治」出來，就是依「五行二十四節氣……」所治煉。

二：文士——更是精通「術、數」，知合、知刑、知德。

俱皆是以「陰陽、五行」——天、地、道、法、聖，作為「無上心法」。

這些正是後世「祿命」星相之「母法」，法源之民俗文化，有着不可動搖的「法統」。

「挾藝求售」——與「挾物販售」，乃是一種——與一般性的「商業行爲」，幾乎是相同

的事項。無非是賣給黃帝——一統天下術。或者賣給平民——謀求衣食住行方法……而已

明、清兩代的「祿命星相」，依然保持着「游俠」色彩。即是——

一：不先設定、永久之主顯。沒有「事一而終」。一生只為「趙」？為「秦」？作官之預

設立場。論命者，很少講究「一生」永久之顧客，而講究「任何一位欣賞你的顧

客」。由於——

你很難對同一位來賓，一連十次都算得準——當然，你更明白，來賓與你之間的實質

關聯，絕對不是交情，而是一個「準」字。只要你有一、二次的「不準」，必然是

「秋扇見捐」，這當然是你所不願見到的事。

二：以一般性常情，同一位來賓，他來過三次以後，你就可能很難再「按次收費」。我想

你最佳之願望，「一次算準之後，多介紹幾位客人」……也很心滿意足了，那種算

一次命，而再問三次、五次……，永無休止。我相信這不是你樂意遇到的事。

這種與「縱橫學家」相同之基本心理——不重視一生長久之顧客，是相同的立場。而就有

着「先天性」，「挾藝游於顧客」之歸類相同的——無非。

縱橫家——朝秦暮楚，只是為求得「重用」而已。

陰陽家——張三李四，只是生存在「很準」空間。

既然是「良禽擇木而棲」，必然要在各地走動。不論是

「周游列國見君王、大城小鎮覓棲身、大街小巷找顧客……」。身份、層次固然是有「天

壤地別」之差異。然而，不斷地「移動」……總是相同的。論命這一行，是適合於游方的。因

此，形成客觀上之定位——自然形成一種，在游走各地論命中，選出安身立命之處「見多識

廣、入境問俗、交友廣闊……」——所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以這種「行走江湖」之客觀生存條件。如此，但求自己能——最好是

「在任何時地，都有友人為我引薦，提供住宿、交通之方便、不要被外人欺生……」因而

形成一種，純然是「離家靠朋友」的「族群」——所專有之「交友標準」。

在其中又以「利益結合、生態合群」……等等，再分別形成各式不同的「小社會」。

三：結社流俗——秘密結社

「社、派」的性質——社、派、幫、會、宗、門……等等，都是「團體」之別名。其所以

有稱之為「蓮社、恒社、臨濟宗、派下、天地會、洪門、鹽幫……」等，那是不同性質之團

體。大都皆是「三教、九流」的社會層次……只有類似「詩社、文壇……」等，是屬於純

「藝、文」的「社團」。

「祿命」星相，這一個行業，在「行」內，却是頗為「團結」的一中。幾乎沒有聽過「奇



門通甲」不如「子平」？「卜卦」不如「陽宅」？等之自我在「行」內對立。

然而，因個人之「護己」……等之「生存」因素。則也不免有一些，近似「不成派」的「派」，譬如：論「紫微斗數、鐵版神數……」者，說自己是「南派」。又或者「堪輿」師自己說，我是「三合派」……這一種「派」別，並沒有實質、形式上之結合，只是真正「社派」之名稱沿說而已。

大凡，有「流動性」之行業。每到一地，都須要當地人勢之「護法」。否則，極可能有人「找麻煩」。「流動性」的行業——包括了「合法、不合法」，以及「模稜二可」的灰色地帶。其中更有「壟斷一方」之「漂白大亨」，也有僅僅是為「養家活口」……一些些蠅頭微利。

「祿命」星相，這一個行業，除了「祖傳」，有地方根基者除外。絕大多數，都會經歷過或多或少，只不過為了營業好壞……的遷移不定。

勢必產生出，在新社群中，須要「攀親帶故」的友誼。這一種「一朋皆友」的，五百年來最佳的「社群」，即是「明、暗」之社群。隨着每一個人之身份，而形成不同的「社群」流派。自——

「獅子會、青商會、聯誼會、宗親會、同業公會……兄弟會、同學會、共修會……把盟、精武門、湘江門……」清代之「洪門、哥老、清幫、鹽幫……」等……自「戰國」游俠，說士盛行以來。即以各種不同之形式，彼此只要是——經常出門，（俗稱之為——出外人。）莫不須要「社群」，或多或少的相助……至少「出外人」，是極其不宜與「社群」對立。

「祿命、星相」這一種，當然是屬與「社群」和陸相處之一種行業。

#### 四：祿命行規與社群道義

「祿命」星相行業，并不是自今日才有。在其延綿二、三千年的悠久歷史，其中有一些界限頗為模糊的層次。開宗明義的「含糊不明」……者，就是永無定論之——

「祿命」——是「學術」，抑或者是「術士」……。

其中之細節繁瑣，歷代因時、因地、因人……而大有伸縮。不過，其基本概念，則是與社會文化，不可以相去太遠。此中又是涉入，「宏觀」與「微觀」的大層次。

也就是「整體社會」——皇權，與「行業社會」謀生，兩者之平衡。

若是「明、清」兩代之「君命社會」而言——「刑部——兩廠錦衣衛。」——以「任何一種流動性的行業，官方不可能完全掌握其行踪。除了真正只是「一日三餐」者以外。俱皆要納入，受「廠衛」監控之「社團」……「祿命」星相，當然是其中之一行。

明代社會，尚沒有「洪門、清幫」——之大社團。那時代最為盛行的方式，即是「師、徒」……以及「拜把兄弟」——最基層的「游方卜命」者，一定要報得出「師承」，老師是誰？至於已經略有小聲名的「老師輩」，就另有投靠的門徑。

無非是「拜義父、拜把兄弟」……當然，幾乎所有的「義父」，與「兄弟」大哥，絕對與「兩廠錦衣衛」有關。形成「義父與義父」，「兄弟」把與把之間，在「刑部」兩廠錦衣衛監控中，形成一種基層巨大的力量……，法外別傳的——小朝廷。

所以——「祿命」星相之「行規」——在「師承」，在「一日三餐」……溫飽歲月。

在明代之時期——設若是一位普通文人，自以為懂了些命相，也來游走江湖。沒有什生意還好，只要略有些名利。便有一些當地「社群」人物……給他添上很多麻煩，直到此人「不是也入「行規」，或者遠離是非之地……。」

諺曰：不是江湖人，不要吃江湖飯——此之謂也。

「祿命」星相，是一種「行業」。「師門、兄弟」是小社會的自己人，有飯吃、有錢賺，當然是要照顧自己人。而形成——

#### 五：契口、密語——暗（黑）話

「契口」——又稱「海底……」。是「稱「區域社群」的——「語言圖騰」。一種圈外人，聽不懂的語言。

「契口」的主要內涵——以下列項為主要的心理因素。

- 一：古代交通不便，認字的人又少。為了要證明一位「素不相識」的人，他是「自己人」。甚至是「至交之好友」，「同行中之長輩。」
- 二：故此，在「區域社群」之中，對內制定的一種「識別」暗語。
- 三：同行、同社群中談話之時，有不是自己人也在場。而不希望自己人，所談論的內容讓別人知道。因此，而設定的一種「術詞」，習所稱之為「行話」。

「祿命」星相行中的「行話」——隨着「師門、時地……」等，「行話」各有所不同。

諸如：業師——柱。 女客——一枝花……。

#### 六：三姑六婆、及民俗文化

「三姑六婆」——是明、清兩代，不可忽視之民間基層文化。

貫穿於「上中下三流社會、僧俗、市鎮農村……」之基本化。上流社會，以「政令」貫通於士農工商。「三姑六婆」以「市井之徒」，貫通於士農工商。

「三姑六婆」——可以稱得上「法外之法、情中之情」。與「祿命」星相這一行業，在所謂習俗（民間），所稱之「江湖」，是有着實質上之關聯。

所謂「三姑六婆」，統體而言，即是指「特殊身份之婦女」，與「張家長、李家短」之婦女。有着她們在民間社會上，「實質」的影響力。今仍以明、清二代之稱謂，而作說明其「身份」。

三姑——尼姑（剃發出家） 道姑——住道觀之女道姑師姑——帶發住在家中之修士。

六婆——媒婆——專門為人嫁，作介紹婚姻之職業。（包括介紹小妾、寡婦再作堆……）

牙婆——在今日稱之為「牙醫」，昔日是一種民俗醫治牙病之方法。可以行走大鄉小村，游走十方之婦女。我在幼年（五十年前），在上海就見過沿巷子喊叫「要不要治牙」？如果有人要治牙痛，病人就自己搬一張椅子坐在自家後門，而醫治牙病。



鴿婆——這就是今日「色情場所」之女負責人。

產婆——即是今日之「女接生」員，女產科醫務人員。

姑婆——父親姊妹中，有勢力的婦女，俗稱之為「虎姑婆」。

譬如：明代「福王府」、清代「恭親王」宅中之「大姑媽」……非但統御合府之女眷，即使是地方「州府」大員，也怕她三分。

注：全部「三姑六婆」，都不敢開罪她們。

巫婆——即是今日從事「牽夢、觀落陰、跳神、扶乩、桌頭、解夢……」之婦女人士。

「三姑、六婆」——在民間勢力龐大二局僧大德不敢開罪她、地方官吏、九門提督鑒絡她們，因為她們在民間，無所不在，是最佳之眼線。

與「巾、皮、瓜、李……」四大行業——

「祿命星相、大力氣功、戲子名票、針灸丹方……」。

只要不是「證得道果、魚躍龍門」、進士及第、七品以上者——一切生存、謀生、日常起居，都有著這些「生活情調」之點綴。

這是與「祿命」星相，有著相當關聯之社會層次。

尤其是「尼姑、道姑、師姑——媒婆、產婆、巫婆……」，最為相形得切。盡管在各別背境、江湖支撐點不同，即使是真正的得道高僧，除非是離開社會。否則，也不能不隨於「錦衣衛、東西二廠」，所街護之任何「社群」。

以至於「明、清」二代，有些婦女，在家中供神排八字……等等，就很難區分得出，究竟是「姑行」？還是「祿命行」？

### 七：大隱在市

「明、清」二代，幾乎所有「祿命」星相行中，今有識之士，最為感觸最深之事項……這種不良事項，雖然形式多樣，包括了「詐財、詐色……」。等至於「不可思議，駭人聽聞」的傳奇故事……。

這些事項，吾人但以「文化」層次而作報導，不涉其他的觀點層次。

所有一切以上六個分節，所敘述之層次，看來皆是「市井」謀生之方式，以及游走於朝廷王法邊緣。其所以能歷時五百年以上，仍然存在，而且可以「跨越朝代」而生存，宋、元時代，江湖祿命如此，明、清兩代，依然如此——

這並不是「九流術士」，有著什麼「通天本領」。可以永無終止地，無處不在。而是「宏觀大層次」中——一體二面的必然性而已——

即是：「大隱在市、假戲仿真」，與「大奸在朝、真戲做假」。

所有「江湖」上，歷代最為「不合理」之事迹，總是「朝廷」層次所默許之後果。朝廷當道者——并不一定完全是同一條船。

千里做「官」，只為「財」。利之所在、人情之所在，可以屈情奪志。

萬物都有它的邊緣，朝廷王法也有它的邊緣，可管可不管

在「明、清」兩代——在朝與在野，對「祿命」星相的觀點，大致如下：



一：「祿命」星相、卜人之吉凶，早在三代以前就是已經存在之事實，而且是「王官之學」，有著穩固的「法統」。

二：趨吉避凶，是人人所希望之事，有著人性上「根本性」之心願。

三：「五行」學理，其基本啓蒙，是在「祿命、堪輿」。

相信「天道」星辰之運轉，確實是以「易數、五行……」，作為運行之軌則。「易數、五行」之已知規則，用之於人之吉凶較為簡單。發展至其極限，即是「日月星辰」之運轉規則……只是能懂「天文」易，五行之人，少矣哉！

「祿命」星相，不論它淪落到，任何一種層次之低俗。但以「祿命」五行，是人對吉凶禍福，五行規則之啓蒙——即足以「功大於過」。

決不可以因「根絕低俗五行」，因而斷絕了「天文五行」之啓蒙。

四：「五行」之組合，與佛教的「咒文、手印」，有著可以完全相通的「符契」。

這些視為不可能解釋的「咒印標幟」，可以透過「大五行」而得到「啓蒙」的始點，進而可以探究「實務人生」之「五行」。

五：中醫、丹道、武術……一切對人生有著「立即效應」的「實質」影響——

因此，「五行學說」——在出世修道的立場，當人們一旦體會到，所謂「道」，并不是只是一些「本來無一物」……等等之空洞言辭，即是「道」。「道聖」之「相用」，是在可以看得到的，「百姓日用之間」……。

「僧道」之入定，「醫家」之「經絡穴道」，「武技內外功力」之出神入化……無不與

「五行」學理有關，世間在各地都有無數的——

「藥房、中醫、推拿……」以及「鏢局、精武門……」，「練氣……」等等。

俱皆是與「祿命、星相」，使用着同一公式的「五行」……彼此，都是一體多面之事。

因此，「祿命」星相之中，自古以來，即有「江湖」色彩存在，却并不影響「五行」之學理存在。雖然，「中醫、針灸、武技……」等等，俱皆是以「五行」作為學理，然而解釋「五行」學理者，平均而言，却是「祿命」家，以及「宗教家」，二者解釋得較俱體。

這個原因，大概是以昔日明、清兩代，讀書識字者，比今日要少得多。

「祿命」家——以「學」的層次而言，其有名望的人士，總有舉人、進士之才。

「宗教」家——也是要讀得通「法華、華嚴……」等經文。

故此，「五行」正統學理層次，多以此二種人士為主。

若以「現實」謀生計而論「五行」——這就是習稱之為「山、醫、命、卜、相……」等。但為「生計、營業」。「五行」只是「行業」之一種，「行業」有「行業」的「層次」有它的立場。那無非是一個「利」字，今日稱之為「業績」。

如此，對「五行」的——行話，就會有些不同的立場了。

譬如：醫家——醫病不醫命（即是付費看病，看不好不要怪罪任何人）。

祿命家——君子問禍不問福 相田生心相隨心轉（導入抽象的層次……）

若以「五行」文明而言，「純學理」，與「純江湖」——二者中選一種，倒是很容易論述清楚的。譬如：

純學理——五行大義、緯書、太玄易……（人人都可以買得到，不一定可以有益處。）  
純江湖——湘江門、應要篇、法卷書簡……（人人都可以得益，却不是人人可以買得到）

二者在「心態」上，都是很自然的事項。前者，本來就是單純研究學理，後者就是更為簡單的「做生意」而已！生意做成了錢，生意做不成，下次再來，留個人情在……最為困擾的，就是二者之「中間」層次——諸如：三命通會、神筆通考……等之作者。就是既然將「祿命」，星相理論，解釋得十分清楚。同時，這些已經解釋清楚的理論，又能完全「應驗」在實際人生——妻、財、子、祿。因此而形成——

所有從事職業論命的人士，都是依據這些「作品」，作為「正統學理」之依據。同時又對這些「作品」，着實「抱怨」它，不能使自己能達到，如書中所記載之如此靈驗。

這些人士，是最為困擾的一種「文學祿命」人士。

如果這一類「祿命」人士，沒有客觀「形勢」，注定只是一些「清流」。什麼是「形勢」呢？譬如：「三命通會」作者「萬育吾」，若不是眾所周知的「進士」身份，只不過「城隍廟」門口，寫寫春聯的「落第秀才」……如此，世間就根本不會有「三命通會」一書之存在。

然而，「萬育吾」，設若不是「進士」，仍然是「祿命」中之文人。那就可以稱之為「大隱在市」，這當然是屬於「抽象」層次。

所謂「大隱在市」，若不是已經「知有真」、「初禪」以上之「證果」尊者。

即是——「學」不達臻化之境，「術」不能致亨通之途，「勢」不通「府臺」之令……。

但可以聊以自慰於「文人不第」，尚有權宜安身之道。

#### 八：文術雜流——五術大略

黃老術——以心智王天下士，宗教術——以廣大寺院，取「國騰」攝天下魄。

「文術雜流」——即是近似「大隱在市」，貌似智多識廣。論到其「文術」，則是以「大洗牌」為「智機」之「略」。

「文術方士」，通常都是由「原衷是學術為理念」，形式上盡量撇清「術家」之色彩在平均生態而言，百分之九十是不能持久的。人總是要一些基本生活的條件。

若是有家室的「大隱在市」，很難也要「妻、子」俱皆「大隱正市」。結婚或同居後三十年尚未能，有二十坪的住宅……等。久而久之，不是「改行」，也要「改變方式」。最簡單的方式，總不外乎「聯營、穿插附會……」。

至於是「獨身」，如果不是證「初禪」以上，總會有些感情煩惱……這本來是人之常情，不必獨苛此「行」。

那末，什麼是「聯營、附會……」呢？由於「江湖雜流」，它是一項「活生生」的社會層次。房租、飲食、社交……那一樣不是要「錢」的，最後的答案，只有一句話——

「錢」從那里來？

「聯營……」之意——明、清兩代最為常見之形態，分「學、術」兩項。  
學聯營——批「八字」之時，說到「陽宅」。



論「紫微斗數」之際：串聯到「九星、三元……」。

術聯營——以「八字、斗數、宅相……」等等，任何一種「五行」作依據。

簡介到「玉器、藥品……」等等之「直銷」。

種種「穿插」，包括「密宗」之「圖騰」，以及「神道」之「儀軌」……。

這種「五術」洗牌的「時、空」領域，是頗為廣泛，却是安全性比較好的一種。

當然，也必須在「經驗」上，要領悟「洗賣」之三昧。對於「人、時、地」，要有相當的分寸適應。否則，未必有什么效益。

### 九：江湖金勢

在社會坊間，對於不是屬於自己所尊重的「祿命人士」，或者是自己認為「不屑一談」的星相人士。通常都會用「習慣」語氣，稱之為「江湖術士」。這個不雅之稱謂，除了對「祿命」人士之外，有時也用到「拳技、氣功、中醫……」。也有稱之為「江湖郎中」……其實這種稱謂，是一些「習慣」口吻。但以「祿命、星相」而言，根本不夠稱得江湖。論到其實際之真意，只是「不方便開罪江湖」。以及沿「明、清」二代之悠久依存形勢，其實也只是「依附」，當時之「大江湖」輩人物，聊以圖個生存而已。

明代，「祿命、星相」與任何一種「九流」，俱皆在「兩廠」監控之中。

「江湖」以「武術」為主流，「權勢」為依歸。所謂：「成王敗寇」。歷代最成功「江湖」，莫過於「朱元璋」，明太祖。若失敗者而論，即是「李自成、張獻忠」……。文江湖都是依附於上述作軍師。諸如：「李白成」的首席軍師「牛金星」，「梁山泊」中之「及時雨宋

江、入雲龍公孫勝……」。

一代「大江湖」，乃人中龍，決不可以「成敗論江湖」……。

「祿命、星相」之「行」，在整個「江湖」中而言，但以涉入者而言。只是「依附」而已。（祿命并不是俱皆與「江湖行」有關。）

太遲遠的事，固且不談。但以「清代」而言——

以「明代」東、西廠之大江湖人物，俱皆是絕對效忠於「明室」。故此，清初之「反清復明」之民間「基層群眾」，就是原來的「刑部錦衣衛」，東西兩廠的班底，逐步規劃至「洪門、清幫」之大組織。

與「祿命、星相」，最有關聯之根本性關鍵——

水路——必須依附「漕運」大幫派，至少要找一、二位「水碼頭」的「舵主」點了頭，才上得了路。

陸路——各地「寨主」林立，至少也要有一、二位「山主、護法……」等點頭，否則出門是一樁難上天之事。

這并不是指「清」代之時，「洪門、清幫」水陸碼頭，龍頭大哥，要挾祿命星相之人士。相反，是「祿命、星相」人士，只要出門謀生。最佳之途徑，最好是依附於「清、洪」兩大組織，這又是為什麼呢？由于

水路——清廷全國運糧，皆由「漕幫、安慶幫」承包，全程水路「長江、黃河……」。各地有「水站碼頭」。出外游走營生的行業，并不是只有「游方卜卦論命」。



其餘「猴戲、賣藥、賭局、郎中……」等等。游走各地的行業，在「糧船」，開航之時，合租一些小船，尾隨「糧船」之船隊。「糧船」停在任何一個碼頭三五天裝卸貨。這一批「游方行業」，就上岸。透過「船幫」之龍頭老大，與任何一處「碼頭」岸上之「地方勢力」。都可以代為安排一些「場地佳、人烟多」的好地點；做幾天生意。保證一路平安，決無人來找麻煩。

甚至生意賠本，有些小病痛，還有人照顧……。

陸路——全國驛站、驛局、商隊、大小客棧……。那一處沒明代兩廠、清代幫會的人士。尤其是治安辟遠、三不管地帶……。

那些「游走十方」的行程，除了「卜卦論命」以外，三教九流、浪客游子……黑白二道，等至於「大隱在野」，以及「重案壓身」。欽命要犯，朝廷千兩紋銀，購其人頭。

這種「出外行走」行業之大環境，延續連綿六百年以上。由明代「鐵腕統治」的「廠衛」，延伸至「見縫插針」的「大幫會眼線」。……一直配合於

「謀生、合群、稗官、幫法……」，在一種特有的社群，不確定性，在一見如故，以及不知下一程是什麼？……小圈子有保障特權、大圈子孤獨……近似遺落的一群……。

其中或多或少，是有些「過一天算一天……」的無可奈何……。彌滿在游方「郎中卜命、丹方……」。盡皆迷茫於「祖傳秘方」的深密孤獨心靈之辛酸中……。

自「辛亥革命」發來，「兩廠」余勢之「洪門、清幫」。已經沒有昔日之權勢，不過仍然是有些「習慣」之形式，尚存於「裸命、星相」行業之中。

十：禮壞樂崩

「禮壞樂崩」——是一切「江湖、九流」之原始心態之形成，所謂——

禮壞——四姓（士農工商），原有之社會族群之「禮」儀。士對農、對商……，農對士、對工……，商對士、對工……，有著傳統之「禮儀」。西周之時，諸侯之士大夫，都受到民間之衷心尊敬。及至東周末葉……。

諸如：「蔡、陳、宋……」等小諸侯，都已失去其對地。一些沒落后士大夫，有時生活情況，有時還不如一般性「市井之徒」。

所以，東周末葉，士農工商彼此之間的「禮儀」，已經不是往昔四姓社層之「衷心——」禮儀。而是一種但以「利益」，作指標之「表面虛禮」。簡而言之，凡對自己有利的，人，勢禮就較為恭敬。一旦對方失勢，勢禮也就隨之而變為視同陌路。

樂崩——自昔以「非天子不制禮樂」。

若是但以「社會」流動性行業，即是以「裸命、星相」一行而言。

「樂」之一字，也只是以「育樂」（休閒），與「享樂」之間。簡而言之，是指生活超過身份之享樂，即是「樂崩」。

故此，「江湖術士」，或者可以定居三年五載之「祿命、星相」行業人士。不論其是用「學」？用「勢」？用「術」？任何一種方式之「謀生」。最忌諱的事就是——

歷史同一軌迹之「禮壞樂崩」。

「藐禮業師，（老師），輕視來賓——怕老師會壓過他，視來賓是惶恐敗智的愚人。有了一些錢，以為「賺錢」十分容易，而超過平均生涯之標準。諸如：酒色越份，流連歌舞……乃至財色逢源……，此即是「樂崩」。」

「禮不壞、樂不崩」，終能有安居樂業之一日。否則，任何一種成功之「略術」，終亦不能有一「心理寧靜、動用得中」之平靜歲月。

雜  
略  
本  
紀

## 鬼谷先師

「祿命、星相」一行，並沒有特殊制定的「祖師」。「江湖門」中，概念以「禪宗」達摩一世作為世脈之「祖制」。這當然是以「嵩山、少林寺」，少室武功蓋天下。四海之內「黑白武林」，皆尊「少林」為「祖」。

「祿命」行業，有以「鬼谷先師」為「祖」師，只是來立出「祿命祖師」之「塔、廟」而已。

「鬼谷子」——是「人名」，也是「書名」。評價歷代都有不很相同之立場。

鬼谷子先生——：司馬遷在「史記」，蘇秦、張儀傳中。皆明言，蘇、張二人，皆是師

事「鬼谷」先生。

二：東漢·王允——在「論衡」中曰：蘇秦、張儀二人，以鬼谷先生為師，有一天，鬼谷子令他們二人站在一個坑中。要他們二人向鬼谷先生訴說在坑中之「苦」。要能訴苦訴到「鬼谷」先生流泪，方能及格。蘇秦、張儀二人，終能訴說到鬼谷先生流泪……終成大器。

注：鬼谷子門下，以說詞能令聽者「動容、掉淚」……為基礎之學問。

「鬼谷」先生，究竟是何許人？

隨志：鬼谷先生，楚人，生於周世，隱居在「鬼谷」，因地之名而稱「鬼谷子」。

南唐：在「鬼谷子」傳前，有一篇「序言」——周時有豪士（富），隱居鬼谷曰鬼谷子。

後蜀：杜光庭，在錄異記中，說鬼谷子姓王，名詔。真神仙也，唯蘇秦、張儀不慕仙。

宋代：太平廣記，以鬼谷子姓王、名詔。

明代：「徐道」在「神仙界」中——說「王樹」（鬼谷子），能知未來吉凶，一切皆了如

指掌。民間以「鬼谷子」，列為「祿命、卜卦、占星……」之祖師。

按：鬼谷子先師，他雖然不是易學，五行之宗師。然而，他確實是對「人性」之反應層次，是幾乎可以「一切皆了如指掌」。他對人之了解，在後世所流播之智知，基本上是二方面可以遵循。

一：是以「蘇秦、張儀……」等，以諸侯、七國君王為對象。

二：是以平常民間「祿命、星相」人士，以鬼谷子先生之學略。簡化為「知人心術」。見微知顯之「預測」謀生之方技略。

這是從「人」的立場，而敘述「鬼谷子」。以「鬼谷」先生居於「鬼谷」，至於「鬼谷」之地點是在何處，其間傳證紛紜。大約是以「湖北、當陽」之「鬼谷」。是較為可信之地點。世人對有特殊，難以理解之人才——也稱之為「鬼才」，也是其原因之一也。

「鬼谷子」——亦是「書名」，也就是記載「鬼谷子」先生思想，訓誨之經典。

「鬼谷子」一書——計三卷，自昔以前，有四位學者注解過此書，而最為流通的「鬼谷子」一書，是「陶弘景」氏所注。此書適用於「上流權貴」社會，亦適用於「雜流江湖」但求



生存之族群。俱皆可以視之爲「經典」之作，甚至「論語」，尚不及此書有用。因爲前者是「說理能守」，此書是「謀用能得」……。

歷代以來，對此書的評價，是有着「正、負」的雙面評價。

柳宗元：謂是千言指要，成大丈夫。

孟軻：指「鬼谷子」，乃「妾婦之道」，是一代之「慝臣」。

但以「祿命、星相」而論，乃是「坐收千古之智」。縱橫家之處世立身，最爲受「祿命、星相」家之所接受。

鬼谷子——處於「春秋、戰國」期間，在此五百年之時代。是一種——

君臣相欺、人人相疑。禮壞樂崩、生靈塗炭……士子驟升驟沉……。

這種情形，與歷代找「祿命、星相」推算命運之「當事人」，其處境頗爲累同。「良好之學歷、努力勤奮之敬業，却因偶而之疏忽，而導致十年辛勞，毀於一旦。他人略施媚態，奉迎趨顏，卑躬曲膝，應對模稜兩可，心態唯唯否否……却又可以扶搖直上」豈不見「蘇秦、張儀、公孫衍、範雎……」等，顯赫一時……。

這些名人之成就，並不亞於「孔孟、荀墨」之士。

吾人宜應撇開其間之「阿諛奉承」，機智權術。吸收鬼谷子善於處理，「人與人」之間的「觀察入微」之「聖智」。以及對於「一體兩面」，行文中之「幽默」與「并存」諸如：

「圓滑之計謀——是用來與人「合謀」。方正的計謀——是用來光明正大處理事務。

聖人常有作爲——故而「無所不爲」。（卑下亦爲之）

聖人聽于衆人——故無所不聽。對仁人志士——不可誘之于利……。

當吾人從事於「祿命、星相」之人士，或者是精心研究此學此術之同好。

來賓大抵都是處於——人際關係解體之時。吾人要盡心盡力，爲對方來賓結「歡喜緣」

「論命」最「難」之事。

「莫難於往事必準，未來之事莫難於必應，所建議之事，莫難於對方必聽。」

聖人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肆言，言須知忌諱。

衆口可以鑠金，言必隨衆，法不責衆之故。

智者——不用己之所短，而用「愚」之所長。

聖人者——就是觸類普通的人，子平、斗數、宅相……等等，俱皆是以一種概念而貫通。

陰陽者——開口說話是「陽」，閉口默察對方心意「陰」。

開言以見來賓之志意，以求其實，開言而說之者，必同於對方之情。

閉口默察者，可與不可，異其誠。既欲言之，費周全。若要默思，貴慎密。

開閉陰陽者——天地之大道，以「變」動陰陽四時。

陽者、開言。陰者：默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吉祥、富貴、尊榮、財利、得意……喜歡皆爲「陽」，日「始」。

憂患、貧賤、弊損、失意、孤寂……非欲皆爲「陰」，日「終」。

言善者——以始其事。言惡者——以終爲謀。

與陽善者算——依崇高。與陰失者算——依卑弱。

以「陽」算者——德自相生。以「陰」算者——形自相成。

「陰」求「陽」算——須以「力施」。「陽」求「陰」算——須以「德」成。

異同說——與光明磊落的人，論崇高。與陰詐小人，算利卑。

一言喪邦、一言興邦。必須高度總合言詞之「異同」。

有人寧願低微，有人追求高貴——這一切都是要我在「清靜無為」之中，才能知悉。世事雖在吉凶無窮變化，但都遵守着「內在」的規律。

此象說——反以觀往，復以知今三吾其象，事有此，以有聲求無形。

萬事不失於「辭」，令彼說辭——此聖人之誘愚智。

觀其人則微、聽其訴則疾。未見形迹，圖以導之。既得形情——方以理之。

事用不巧，謂「忘情失道」。

素結本——事皆有「內情」，故曰：素結本始。說以道德，算以財貨，論其心志。

故未必準而親者，有「陰符」之德。有說準而遠者——志不相合也。

故曰：不見其類而算者、見逆。不得其內情而斷吉凶者，見非。

得其心之情、術之乃精。故先知必準者——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

想算到凡事必準，必須要「情投意合」。適時中止，才是上上之算。

物有自然、情有合離，方有準與不準之價值。

懷審其意，知其所希望。乃就其而所斷，為之板機——則空往而實來。

觀天人

素結在先和諧、次感情、次理智、次控制。

大丈夫立身御世，必因事物利害得失之交會。觀其天時、人地之宜。世無常貴，事無常法、人無常師。成於事者不兩忠，始終得一亦可。

聖人觀天，所不為，觀人有所作為。聖人聽於衆人，所以無所不聽。

深知人心向背，故伊尹五次成湯，姜子牙三次背文王——反復乃天之道。

才氣要練達、忠厚要知時。

來賓歡悅之時交談，必可知其所欲。對方怨責之時交談，也可知其怨對所指。

權衡與設身處世，可以使人必準。須知凡事皆有「骨節上」之利害隱性。

成就極準之事，并非全靠學問，必合之以「情、勢」。人心向背，客觀可否？

人事之能成準，必符合於術。準必合乎情者天，抱薪救火者人。

一流之算，使聽者安之。來賓覺得對他有利益，又不知其所以然。來賓連連稱

準。不知不覺，衆所追隨。來賓不知道為什麼要問？為什麼要連連點頭——此

就聖人比之為「神明」。

理事說——有時依「強弱、用神、沖合、神煞……」，這些都「祿命」之常識。常人都

很清楚這些事，但是時常算不大準。原因，只是「使用不當」。

「學術」必須要與「時人」，兩相輔成。

智者言——先意承欲——不為諂。

繁文稱詞——不為博。代策進謀——不為權。

縱而不疑——不為信。

參說而應，利準而陳，觀要得理。

故聖智者令客，不用己之短智，而用愚人之所長。內符則言之，外利則行之。

故此——與智者算——依于博——與博者算——依于辨——依辨者算——依于要  
與貴者算——依于勢——與富者算——依于高——與貧者算——依于利  
與賤者算——依于謙——與勇者算——依于敢——與狂妄者算——依於銳

與智者言，以此明之。典不智者言，以此導之。

言多類，算多變。故終日算而不其言，故不亂準。終日不言算，而不失其客。

算——貴智、貴聽、貴明、貴奇。

算有五病——曰「恐、憂、怒、喜」，以及收不到錢。

神計算——算必有道，必先得其因，必循其情。故百事同一道，百算同一數。

情同者相親。算計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正不如奇。

故與富商之人算，必與之言奇。與人屬下算者，必言私利。無以人之不欲為準。

故聖人之道「陰德」，愚人之道「陽辟」。

故先王之道——在「陰德」，在「隱深」，非獨以「中正」為用。

對仁人士——不可算準在利——對俠義之士——不算準在遠禍。

對聰智之人——不算準於虛言安慰……

神明之術算——既正而靜，名實必相生，名不生實，只作人情（無實質）

實生於理（學），學理生於名實之得。得生于和，和生於本來就應當如此。

言到底——一言九鼎，到底不改口，使人敬畏如天。即使百算皆錯，只要神感在，神情不

十善道——因屬言不準而改客者，仍然是可以有「再準」之機。

一：有才能而失去官位的來賓。二：即將、或已經受過刑責之來賓。

三：雖有權勢，但好財色之人。四：自覺職位下受委屈之人。

五：久久不得上司信任之人。六：聲譽不佳，又好自展露才華之人。

七：朝秦暮楚，沒有立場之人。八：患得患失之人。

九：輕財好客之人。十：感情有隱私之人。

無盡藏——無盡藏，就是「無窮」。唯「聖人」，方能於「無窮」之意、無窮內符。

以原有「不測之智」，而通他心術。「神道」混沌為一，而變論萬議之類。說

算無窮，各有形容、或吉或凶、事類不同。聖人懷此之用，無不包容大道，以

觀「神明」之域。

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其成類，見計見算、有用有神。則準知其吉凶、成

敗之所終也。

聖人以道準、先知存亡。

隨機應變——善於揣摩心理、辨聽語言，而能善卜吉凶……。



## 夢幻命學——書生命術

「包準」——這是一種屬於「極高難度」，又不得不面對的客觀要求——夢幻命學。「包會」——這是一種屬於「只要願意」，則人人都是可以辦得到的——書生命術。

生命太可貴、幸福難追覓、希望不要落空，避免太多的後悔。但能够一些預測，能預知、前理解——那是多么地令人向往。

這一種情、二相為難的情形。大致都是以「業余者」為主。簡而言之，就是——

「學半仙學不成、論賺錢又不太能。」所謂「業余者卜」——約以

一：基層級公務員、業務平凡的「藝文」界人士。

他們在研究「命學」，受了兩項「先天文化性」的束縛，即是——

甲：自己以前找別人替他「論命、卜筮」。自己對「論命者」之心態要求，就是最好百分之百的「準」？這種要求當然是經常會令他失望的。及至自己為人「論命」之時，這一種「潛意識」。却反轉對自己對別人論命之時，唯恐不能百分之百「準」。非但在心理上壓力極重，甚至而有「良心不安」的「愧疚」。好像自己為「論命」，是一種「明知不能包準，却又裝出一付包準的模樣。」自己內心好像「蓄

意騙人」。久之，視「命學」也是一種「騙人的行業」。其最大的根本錯誤，就是先「設定」，論命可以百分之百準之故……

乙：不太敢收費，往往長篇贅談。以為自己是「為人很詳盡地娓娓長談」。可以獲得對方之好感，希望能得到「略多一些的謝禮」？這當然是很可悲的……若非能得，或局部「悟」出「命略本紀」……，終究是會——改回原來行業。

丙：這一項是最「書呆子」之「卡通命學」

他自以為是「謙虛」，而對所有的朋友，要八字來算，却對每一位朋友作「如是」語……

「我是初學未久，要你們的八字來算，以求學術應證……我是不要錢的。」這當然是「夢幻命學」，他以為「命學」上之「包準」，是可以以數學層次。

以「統計」的方式，可以辦得到之事……

此皆是「書生」之見，初時還自以為可將「命學」，有突破歷史之「妄想」。

二：失意經商，或頻頻失業之人士，這一類人士，當然明白根本沒有「包準」之事。然而，他們以「不準」這二個字，當作「武器」。

專門，在各種可能情況下，譏諷別人不準，雖然不敢說自己「包準」，却以此襯托出自己是如何「準」字了得。

不論是前者、或者是後者，在「學理」上，都是在向往於「包準」之幻想——夢幻命術，為了讓「來賓」感到「說別人不準者」，自己一定是不同與他人了。

以上這兩項，不論是哪一項，都是有着相當大的比例。在暗中「明探暗訪」，又擺出一副「無所謂」的外表，暗暗尋覓收購，他自己所幻想中的「包準秘辛」……。同樣又以這種「自居好像已經，擁有秘辛者的姿態……」故弄神秘。這些看在「專業科班」者的眼中……，是頗為好笑又有趣之事。

「探命法」——須兼顧「術、法、勢、史」，此乃「民俗文化」。

世俗諺語——

- 一：書生紙上談兵，終是書生。
- 二：不是九流才俊，終難相識「九流法訣」。

## 明代江湖術士

「唐、宋」時代，非但「探命、堪輿」等之行業，不能列居為「江湖」之主流。即使是「戲子、跌打損傷、郎中……」等，都不能列之為「江湖主流」。

「唐、宋」時代，只存在着一些，自然形成之「四姓、九流」余脉，相互兼并融會。譬如：士——讀書人自己成立了一些系統：

諸如：程灝、朱熹、周敦頤……等。

道——有「呂洞賓、邱長春、張天師……」等。

佛——有「南能、北秀、天臺、華嚴……」等。

這些都是文化層次之「學、術、略」……。自宋代以後，不論是「士？道？佛？」。自己本身一再「分裂」……。到「咬文嚼字、口頭禪……」之「沒有中心」的依據。如此就成了，「三代」以後的「禮失而諸野」。

尤其是「宋」代滅亡以後，「元」代以「蒙古族」統治中國，各種文化，都有著各種層次之方式，融入「反元復宋」的洪流之中。

由於「元代」之歷代帝王，都是崇奉「喇嘛教」——就是在學術上稱之謂之「密教」。也就佛教之一個極為龐大的宗流。元代皇帝雖然是對各階層都不甚在乎，而對「喇嘛教」——大

日如來、昆盧遮那、不動明王……等「本尊」，宮廷俱皆有「莊嚴道場」，歷朝供奉。其時，佛教之「祖師禪」，已經幾乎是「徒具世派——變相家譜」而已。

一：第一次「三代」之「禮失而求諸野」，形成——九流學派，為求一統華夷。

二：第二次「宋元禪門」之「禮失而求諸野」，形成——九流江湖。為求反元復宋。那時候就是「頗受指摘」，不分青紅皂白——習俗所稱「惡名昭彰」的「白蓮教」——就是「反元復宋」的主流。其間之「元、明」之間？如何有「天命」之授命……，不是命略本紀——的主題？但以「江湖九流」為主的「史觀」，作為研討的主題。

因為「坊間、習俗」，亦有人以「算命、卜卦」，也列入「江湖術士」之故。

為了要從「根本性、實用性、史觀性、民俗性、文化性……」等等角度層次。吾人如何為「祿命法」、究竟是「幾分學？幾分術？幾分江湖？」作出一些，最為接近「史實」之研討。

明代初葉，明太祖大力鎮壓「白蓮教」。一切「九流學術」：幾乎全部是「御用」。然而，一種已經形成「民俗文化」之實，帝王什麼都可以禁，至少尚有一項事實，縱然是帝王的權力，也是根本沒有辦法之事。

那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以——

戰國九流而言——就是「儒略」，縱橫略之「陰符」……。

江湖九流而言——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就是「無知」，江湖九流，就是善用那個「無知」。然而，這種「無知」一定要「日用」？否則，就變成真正的「一無所知」了。

明太祖只不過是嚴禁「白蓮教」，並沒有禁「禪宗」。明代「江湖」前輩，就採取「以羊易牛」的「民俗策略」，很容易就突破了明太祖之禁忌。

其于「禪宗」與「白蓮教」之間，是有着二項相同之術語。

一：二者俱皆以「明教」相稱。二：二者都有「祖師」之尊位。

當明太祖統一天下以後，「白蓮教」的名稱雖然不能再公開使用。然而，在沒有「白蓮教」之名，却又能保持其組織功能而不衰……，那就是「江湖」之鼻祖——在坊間武俠小說之中，奉為圭臬的「武林至尊」——三山五岳、諸山長老。

明代之「大江湖」，大致是分「在朝」與「在野」的兩大體系。

一：在朝——即是掌握在「東廠、西廠」之「錦衣衛」。

二：在野——即是三山五岳、佛道兩家有「九流」特異才能之人士。

「祿命法」自昔以來，雖亦被人稱之為「江湖術士」。實際上，是算不上在「江湖」上稱得起「份量」。

大抵人世之事，簡而言之，無非是「名、利」二個字。然而，要談「名、利」之前，就必須能生存。故此，「謀生」才是最為基本之事。

「祿命法」的範圍，若是以純粹的「論命、卜卦……」等而言。大抵只是謀生而已。若是要論到生存以外，近似「有名有利」之層次，那就必須另外再加上其他的方式。

「祿命法」之人士，大抵是可以區分之為：

一：祖傳——是以「擇日」為主，兼帶為人「卜卦、解夢、解籤……」等。



世居在「鄉鎮、城市」之中，往往世代以「採命」為生。平均只是三代、五代為多，很少是十世相繼的。

二：業余——是文人士子，懂得「採命法」。由於他們過去多少有些身份，上焉者是「府縣師爺」，等至文武衙門的「文案」人士。

這一類人士，大抵都會懂些「中醫、命理」等基本理論。命理之著作，幾乎都這一類人士所編著。在精神上，以及「理論上」，領導了「採命法」的實用體系，彼等不以此為謀生之主流。諸如：萬育吾、張神峰……等。

以上這二種「採命」人士，幾乎與一般所稱之謂「江湖」行徑，是沒有太深的關聯存在。一般性所稱之「江湖」，并不是指以上二種，「江湖」也不是以「採命」為主。

「採命法」之「江湖」術士——大約是指以下

一：是以各地游走方式而謀生，以及是在公共場地，諸如：廟口、市場內……等地。

其最為明顯之特色，就是沒有固定的「營業」地點。

二：不一定要某種程度的文化水準。大致只要寫通一封信，甚至略識字也沒有關係。但是必須要有「豐富社會閱歷」。可以用「看相、拆字、點志……」等等方式而營生。

以這些人士，又皆都是外來人士者居多。其基本上之「須求」，無非也只是在求個「小客棧」的住宿費，以及一日三餐，若再能有些小盈余，也就很心滿意足了，而且也是以獨身沒有妻室者居多。

他們并不是盲目游走各地，基本上是都有著一些「朋友」，在中間相互介紹、互相照應。其最為得力之原始力量，也許就是靠自己「師父」的人脈，代代相傳。在昔日「採命」這一行業，在這類的條件謀生。有著極為「尊師重道」的色彩，也有著深厚隱密的「三山五岳」，一種不可忽視的「稗官野法」（不是官府王法之法則。）

一：尊師重道

「採命」人士，在江湖上行走（指不是在自己故鄉住屋中開業。）一定要有師承，不論是屬於那一種層次的「師」。昔日明、清時代，三百六十行，不論那一行，都有「師」的社會層次。上自帝王層次，那就是眾所周知的「國師」。開科取士、進士出身的「司道大員」，也有「房師、恩師」。那就是同一科中舉的「老師」，以後相互照顧。等至一般性市井行業，都有「拜師、習藝」的途徑。日後若有出遠門之時，有「老師」之名片、手帖介紹，自然在客鄉有當地人士照拂。

「採命」算命一行，若是要去不熟悉的地方謀生，必然有自己「老師」的「八行書」或者有一些「行規」儀式，此即是俗稱之為「拜碼頭」。

尊師——并不完全是要學什麼？要是必須要一位能「罩得住」的老師，才能游走各地，只是根自己老師的名號，在當地就不會故意受人欺侮……。

重道——道是「道路」，也就是「在外行走」，就是「跑碼頭」。簡而言之，就是「在道」——一種懂「江湖禮數、規矩」之稱謂。

## 二：三山五岳

「尊師重道」是出遠門的人士，必須具備的條件，否則難走動的。故此，俗稱之為「不是江湖人，不要吃江湖飯」。否則，可能會遇到「碰場、踢館」。這種情形，並不是只有「算命」這一行……。

然而，一個人在社會上，又能認識多少人呢？游走江湖，自東周以後，游俠商賈……逐步各行各業，滲合成一種「稗官」（非王法之法。）文化。在朝廷府道之制度之外，經過千年之累積形勢，造成一種「只可意會」之「昇路功名」管道。

譬如：宰相向慈禧太后進言，有時不及太監李蓮英一語話……等等。

在「江湖」行業——包括「算命、郎中、雜技……」等等。其中少數享盛譽獲利者，大抵都歸隱山林。江湖長者……，可以貫連成全國性之「人情網」。

若以「明代」而言，「三山五岳」之長老輩，以及「東廠、西廠」之隱密組織。二者才是真正「江湖」核心骨干，至於「祿命」這一行，專業性游走四方的「開口飯」。必須要與「江湖父老」，多少有些淵源，方能謀生立足於世。

自然，「算命者」也與「三姑六婆、僧道、方技……」等等，一樣也是有一部份人士，為「東廠、西廠」所吸收，納入「廠衛」的外圍系統。那就是變質了的「江湖術士」，其實他們是朝廷的耳目，只不過是「算命、看相」作幌子，方便行走而已！

## 清代命相江湖

明代自「成、化」年間以後，即是升平盛世。所謂「三教九流」，大約十分之九，只是為自己謀過一日三餐。性好游走，一方面營生，同時又可以閱覽大江南北。其余的少數者，即是明代官廷「兩廠」之耳目。

及至明末清初，有着一大批，為數甚眾的昔日「司道大員」，以及高級文士。不乏飽讀經書……諸如：顧炎武、王船山……等等。明末清初之大儒，並不是只有他們二位，其他諸如：錢牧齋、陳孟雷……等，都已附歸清廷。

當「三藩」之亂，平靜以後，這一批文人，挾合於原有明代「二廠錦衣衛」、局部民間之耳目班匠，從再組合。其時清廷對「武裝」綠林人物、緝捕甚廣。同時對文人書籍，也是大興文字獄。而民間昔日之「耳目」組織，清廷尚沒有十分重視。其時最大的組織，就是盡人皆知的「洪門」幫會。

別的行業，不是本文所探討的主題，單以「祿命、相士、卜卦」而言，那是王夫子——王船山先生——指導出一些「命略」之思想體系。

王夫子，是忠於明朝的人士，不過他知道「復明」之事，決不是當時一批野心家所能達成，諸如：吳三桂、阮大鍼……等。



而認為暫宜保留民間，各個層次的組織。在「利」有益於清廷，在「勢」有利未來復明。

「祿命法」當然也是歸併入這一個系統。在此間所敘述的體系，只是王船山先生，諸多指導體系中之一個「環節」。那就是不論你是談什麼？其第一個大前提，就是要「錢、糧」。大至家國、小至庶民百姓，總離不開一個「錢」字。

「反清」系統，如此龐大的體制，根本沒有「糧向」之來源。故此，一切都要自備「糧向」，在兵法而言，那就是「屯田制」，就地取糧。

「祿命法」生財之道——王夫子指導的大原則為三、應因之道為九——

所謂三原則：一：謙恭 二：三教合一 三：言出必準。

一：謙恭——這一種「謙恭」的層次，並不是一般文人懂些命術者，所能做得到的「謙恭」。今舉一個例式而言——

問：假設有人問你，算一個命要多少錢？

答：錢好說，算不準分文不取，如果算得準，隨意給多少？

二：三教合一——是指俗居僧尼，兼祿命行業。以其亦僧道、亦世俗。

有一套聽之似乎近似於「卡通因果……」等之效益——諸如：前世吹滅一盞燈

三：言出必準——這是文人論命，以及半路改行的論命者。他們尚未脫離「書生本色」，

由於昔日他自己找人算命，十分在乎對方準？不準？

在城鎮中執業，尤其是對中產階級論命，「準」的這個字，是有着相當

的重要性。

等等，這些都是以簡略式，先作一些綱目性之提示。

簡而言之，有關於「吉、凶」的程次，大抵仍然是以「四姓」（士農工商），而言之

一：士——女人之吉凶——多以「十卦、拆字、命相……」等為主。

二：農——農民少移動——多以「祭祀、擇日」為主。

三：工——包括自由職業——多以「命相、制化……」等為主。

四：商——多以「陽宅、財位、流年、」等為主。

若游走「江湖論命」者，則大多是在「城市鎮鄉」中行走。人烟越多、鬧市大鎮、方是他們行走之較佳地點。

在此「祿命行」中，行走江湖道內的人物，可以稱得上是「龍蛇雜居」——包括了「流氓、家鄉貧困熊依、失意政客、州府密探、幫會耳目、臨時糊口、重案壓身之一流英豪、隱者、得道之士……」等。

形式歸類雖多，總之，却是有一項特色，大抵都是自由性格的人士，不喜束縛。



## 如是我聞 雜流導讀

我自青少年時代，偶而因緣之中，接觸到「山、醫、命、卜、相」之書籍。（以下簡稱之謂「五術」、或「祿命」。）又以偶然的因緣——兼任了「星相學會」，學術性最高職位。三十年來，以我自己耳染目睹、親身經歷，對「五術、祿命」，這一個「行業」之「實務」與「心態」。是有着比一般常，更為真切的了解與體認。

「祿命法」——這一個行業，與其他的行業一樣，是有着隨着時代的文化而變遷。然而不論規則細節是如何變遷，而其基本原則，與人性則是終始一如。

我以近似「回憶錄」的心態，記敘一些近一甲子，「祿命法」——「專業」與「業余」兩方面之「實務」與「心態」方面的困擾。分別以——

「人文社會背景，基本文化啓蒙六十年間之人文沿革」——即是「細說子平五十年」其次是以「行業」與「業余」——二者作為「對合式」解釋。

再其次是「術、法、勢」——三者分別敘述。

術——在本文之中，即是「命略本紀」，七略文化之一種。

法——是指「學理」，即是「五方五會」——五五式純粹推理系統。

勢——即使不是江湖人士，一旦在各地挂牌行業，仍然是多少會受到地方勢力之影響。

其影響之程度，也是以當事人的身份而異。以及自己做人的修養，「順勢、逆勢」是會有着絕對不同的「得、失」後果。

### 一：人文社會背景

社會人文須求，與生命求生須求——兩者之間，是有着層次上之不同。合而言之——即是佛說之「四食」。

一：段食——人人都須要飲食才能維持生命。此即是俗稱：謀生。

二：意食——人是有思想的。包括：理想、志氣、嗜好、願望……。心理安慰找人「算命」，也是「意食」之一種，不是「迷信」，因為不論什麼「相信」？都是「意食」。

三：法食——是指「法統」，每年過年之年節，各種「典禮」，民俗禮節……等，都是法統「法統」之在日常生態，就是「大家都一樣」。

在「命術」上而言，短一個人幾乎，都信「天」，都有過「問吉卜、預測」等之歷程。故此，「算命」是法統，是「法食」。

因為，人在吃飽飯以後，就有自己的理想。之後，就是要跟大家一樣。

四：識食——人對每一件事項，大至宇宙，小至一沙一石，都會有一種「好奇？為什麼？」的想法，稱之為「識食」。此即是「學無止境」也。

論命者之「識食」，就是精研五行之學理，以及了解「自己」與「來賓」，雙方內心之真正心願。

今以「論命」之立場，取「四食」而作譬喻。

一：會讀書懂命理典籍，而不會開口算——就是只有「識食」，而沒有「意食」。

二：很會對來賓對談八字，而輕視，或者認為讀書是「死書」——就是只有「意食」

……。

三：也不多求知，也不想多與來賓交談，開口即是「制解」——此就是單用「法食」

……。

## 二：基本文化啓蒙

人類的基本文化之啓示，是產於沒有文字的時代。吾人不要敘述得太久遠，且以「新石器」時代而言，人的基本文化，不是「宗教、族群、文字」——其認知之範圍。

「方位感、季節、日月、風雨、山川……。」再延伸至「數字、色彩……。」等。這些概念，就是「祿命法」前身之——易數、卜筮啓蒙。

今日「論命」之核心理論，依然是以「方位、數理、土木火金水、氣節……。」以人類最原始之文化啓蒙，作為「吉凶休咎」之推論。

## 三：一甲子「人文」沿革

「人文沿革」，若是以「廣泛性」而言，可以參閱拙作「細說子平五十年」。

若以地域性之簡易性之表達——即是

一：僧道祿命——諸如：太虛法師為蔣介石算流年……。

二：文人祿命——諸如：徐樂吾、鄭文耀……。

三：著述祿命——諸如：鄭文耀、吳俊民……。

四：宗教祿命——諸如：郭海龍、道教學院……。

等等。大抵皆是沿襲，「清代」之祿命文化而沿伸。不過，在基本上，却是有着一些受了大環境之影響，產生了一些新的困擾——即是

一：現代人們的教育水準，遠比清代時期要高出許多。不必向「祿命法」人士拜師，自己看看「三命通會」，也不是絕對辦不通之事。

二：清代交通不便，人與人不容易交換學術，大抵對「祿命法」，是守一而終。不比今日之人士，可以同時兼曉「卜卦、子平、斗數、陽宅、擇日……」。久而久之，則有莫衷一是之困擾。

三：開館論命、游走四方。現在已經沒有昔日「洪門」，全國性管制的權威。只有小範圍情性的「老大」在操作，形成「個人」的「師門」兄弟潛勢力。

四：「神祇」制解——昔日游走各地之「論命方士」，是不操作「解運」之事。「制解」的一行，另有「師門」，與「江湖」系統。大家都謹守「不過界」，由於今日

僧道——已經沒有當年「少林、中岳」……，三山五岳，無遠不屆之權威。

巾行——也已經沒「湘江門」之制度。

故此，有些「事相」，是須要時間，慢慢調節。

等等。一些看來一時繁華之景象，不久都會過去。正如先哲所云：時間能帶走一切，時間也能帶來一切。

明代——二百餘年來，在「祿命」留存之先賢，只有「張神峰、萬育吾……」。

這就是「神峰通致」，與「三命通會」的作者。

清代——二百餘年來，在「祿命」留存之先賢，只有「余春臺、任鐵樵、沈孝瞻……」。

這就是「窮通寶鑑、滴天髓、子平真詮……」。

這些先賢，只有「任鐵樵」氏，是以「秀才」論命為生。其餘所有的人士，都不是職業論命者。尤其是「三命通會」作者——萬育吾、「子平真詮」作者——沈孝瞻，二人俱皆是「二榜進士」出身。

在近一百年之間，表象「祿命」知之士，也是不少。不過，大約——

「徐樂吾」氏——是可以流傳至後世，以祿命法之「實務」留名，總也是不超三百年。至於時下也有「知名之士」……則須後賢來論選了。

試問：自「袁世凱」時代，至「吳佩孚」之間，此間二十年內，誰又知道那一個是「名動上卿」之「命學家」。其中必有「名人」，至少十人以上，只是湮滅去了吾人相信一定是有的……昔日如是，今日亦復如是。

注：「徐樂吾」氏——是民國二十年以後至三十年間之「名家」，不是「民初」之大師。

由於近五十年來，「九流」行業，已經在社會上有突破之成就。以「自由職業」而問世。「祿命法」之形勢也大大為之改觀，幾乎沒有再見到「游方卜命」之事，至少有「一桌、

椅」，其基本形態與清代大為昇趣。

#### 四：九〇年代祿命

「祿命法」這一個行業，在社會層次，只是「民俗」行業的一種，却是歷史頗為悠久的一種。一般坊本「祿命」典籍，即使似「窮通寶鑑、滴天髓」等，也只是記載「推理」方面之記載，以及顯然太多偏于「如何準？」之行文。

只有「三命通會」中，才有局部記載「祿命法」之沿革史。以及載有「不大準」的書生本色、真相報導。

幾乎沒有過，「命學經典」——有涵蓋了廣義層次記載，

諸如：「祿命」在當時，收費價格？「業余」者之平均身份？

「專業」者其論命方式？「社會」對「祿命」的看法如何？

「祿命」在學理方面——從「俗」至「信」——到「雅」，其間之實際「口述、抄本、架式、純推理之空談……是怎樣的情況？

「江湖」之所指、歷代因「時、地」而不同。「祿命」在昔日、在「江湖」稱之為「巾行」。時代雖然大為改變，「巾行」在「今、昔」之中有什麼最大之不同「江湖」抄本，秘笈——是不是有這種「事實」存在。

注：究竟有幾個人，真正見過所謂：秘本。如果是確有「秘本」，今在何處？

秘本——確實是有、或者只是「國王的新衣」。根本是沒有其事，只是聰明人士，隨意縫湊，哄哄半內行而已。



「江湖訣」——如果確實是有，內容是什麼？若以「派別」而言，又是怎么說法？注：應該是有特別的「派別」，最多也不過是「行文」上之「俗、雅」而已。

因為「智者所見略同」——「江湖所見亦大致相同」……

「業余」領導「專業」？抑或者是「專業」領導「業余」——明清二代是「業余」在理上領導「專業」？

「祿命法」還有沒有「江湖」余波的惡勢力存在？若有，則平均性形態又是如何？

「業余」論命者——對「算得不太準？怕被人譏之為江湖？算了命收不到錢？」

只當作是一種過度性的額外收入？

「祿命」與「宗教」，與「神道」——彼此之間，以「職業」立場而言，對「職業者？社會層面」……是怎的「民俗文化」……

這些都是事實上，存在的層面？却又是很少記載於書籍上之事。自昔以來，有關於「祿命」之書籍，大約都是可以歸類於三方面。

- 一：推理，但以吉凶作為報導——諸如：三命通會、子平母法……等。
- 二：幫會文獻——諸如：清幫以「祿命」為「巾行」；一些「湘江門、摩嵌……」等。
- 三：雜記類——私房抄本、語錄……等。
- 五：祿命民俗雜記（幣值——九〇年代，是一美元：二十七元。一錢黃金：一千二百元。）
- 一：「論命」在「」年代，一般性之收費，是在三百至一千元之間。很少面談一個八

字，會超過二千元，面談八字的範圍，約以「目前流年，專門一件事。」或者是簡談「妻、財、子、錄、等」。

二：一年流年，分十二個月分批，約以「——二千元之為準。」

「細批終身」——大流年。大約是以「委批」之年算起，每年逐月批示，大約是二萬至六萬元間。（至於所批之內涵，則分為「民俗式」、與「授業式」……）

甲：民俗式——仍以清代命盤式為主，即是以「勾絞、官符、欄干……」等明清式之神煞。一年流年，大約以「二個月」作「十四字」以內的批語。

乙：授業式——即是直接向「命理講座」老師聽課，以「用神、喜忌」而批。一年分十二月分別批示。

丙：包批式——即是代職業人士，為來賓批八字流年。有些職業論命者，本身不會批流年。就有一些人士，備妥「幾百句」，現成「可吉可凶」一語雙關之「白話詞文」。以其個人之經驗，一天之內，就可「配湊」出一本流年。

三：自「五〇年代」後，逐漸風行「授述」命理之事。稱之為「業余人士」，又或者稱為「研究人士」。這一類人士，大抵以「教員、中醫」以及有佛、道信仰人士者居多。

四：在「學理」方面，最初「五〇年代」，是以「日干強弱」為主，力主中和之說。六〇年代——則以「用神」為主。七〇年代——則以「流年、喜忌」為主。

八〇年代——則以「實務」為主——如果不能開口對來賓面談，一切「用神、喜忌、格局、強弱……」等，皆囑於「空談」。

五：傳統「巾行」，是依清代末葉儀式，有「四大挑（音）、拜虎神……」等儀式。  
 六：傳統「巾行」（算命）——抄本與秘笈，是以「行話、切口、損門心術」為主。  
 七：並沒有「包準」的「秘抄」存在。  
 八：江湖訣——之重點是在「謀生」，不在於「理論」。  
 九：業余在著作領導與專業、專業以營業收入領先業余。  
 十：「論命」若不涉及「解運」？也不攻擊他人、江湖勢力是不會主動侵犯任何人。  
 十一：「祿命」兼「神道」者有之「僧尼」兼「祿命」者少。  
 十二：九〇年代——「命理」之「社團」，各地如雨後春筍，「權威」逐步式微。  
 大致只要有三十六個人簽名，即可以申請「社團」，二百個名額即產生理事長。  
 十三：「七〇年代」以來「紫微斗數、姓名學」，逐步風行。至「九〇年代」，平均性占有「祿命」市場之一半。此二者以「四十歲」以內者，傾向於喜愛此術。  
 十四：通俗民歷——能編導者逐年增多，大抵以「贈送」方式為主。  
 十五：「祿命」人士，自「六〇年代」以後——大幅度增加，兼論「陽宅」。  
 十六：授述命理，以「招生」兼營業——近似以「業余者」，最為風行模式的途徑。  
 歸根結底，不論是「業余者」，或者是「專業者」，最為令同業者，在心理上有「壓力」者，莫過於一個「準」字。  
 不論以「學理」方式、「經驗」方式、「江湖」方式……？無不竭盡心慮，達到這一個「準」字，否則，很難以此行業作為「安身立命」的依憑。

其實這一個「準」字，有著二種差異。  
 一：局部業余人士，相信確實是有「百分之一百」的準確，是絕對辦得的。  
 二：局部專業人士，相信確實可以辦得到，令「來賓」，感到自己是可以「百分之一百」的「準」？  
 讀者如果要「調停」，二者之間的協調，那就必須對「本紀」中的——「術、法、勢」要有均衡之認識。

至於作者，為什麼會有這一種「心態」？來對「祿命法」，自純粹的書生學理，敘述至民俗江湖式之應對。甚至容納了「佛道、問卜、剖解」……，這是一種屬於頗為「曖昧、模糊」，不確定的「民俗文化」。這一個「層次」，在昔日，士人「命學」中，俱皆「置而不論」，或者是氣語焉不詳。

由於不能體認「本紀」中之「術、法、勢」，三者「鼎足而立」。而令形成二種「截然不同」的乖向人生觀。

甲：是「自命清高」——自以為自己不涉「神道、制解」，又擅意批評先賢著作。以一種只不過是「證明自己存在」的——簡易「依自他心理」。自我失控，終於妄自托大。因為這一類人士，一樣與平均水準同樣——沒有什麼「準」的奇特處。

乙：藐視「來賓」，將「來賓」視為自己的「財源」，毫無「主客相敬」之道。而這一類人士，往往又有「揮金如水」，對「來賓」，在可能情況中，大抵是「來一個、宰一個……」。

## 祿命金句實錄

「命學」之最早起源，可以在出土的「甲骨文、卜辭、鼎器、敘文……」之中。一再所見到的「受命于天」。由此，可以證明在「殷、周」時代。這一種「天命觀念」，即已經十分深厚扎根於民間了。

孔子，即是一位十分信「天命」的人。他年輕的時代，僕僕風塵，奔走於列國諸侯之間，敘述他的「仁義治邦之道」。到最後，處處碰壁，乃使孔子深深體會到「天命」的實際力量。這時孔子也是已經五十歲了。

故此，孔子有「五十而知天命」之經句。他更由「知天命」，到「畏天命」之崇高境界。而有——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知命始得為君子。」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

古聖人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

賢不賢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過者——時也。」

非獨「孔子」，作「知命」之說——

「孟子」亦多次作「知命之說」——孟子曰：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莫非命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危墻之下。」

「列子」，透過了「力」與「命」的對話。是一段極爲感人，與傳神的人生哲學——「彭祖智慧不及堯舜，而壽有八百。顏回才華出衆，壽只三十有二。」

孔子盛德不比諸侯爲差，而困於陳蔡，封王行不窮仁人，而坐九五之尊。

吳公子季札仁厚，而未能祿仕。田恒無德，而篡齊國。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魯國權臣季氏，富逾賢王展禽。」

由此而知——

世上一切的事物，都得聽從它們自己的軌迹，自己去遷化。長壽者長壽，夭折者夭折，困途者困途，顯達者顯達。富貴、窮通，皆不是可以由人，可以隨自己的意志，之所以可以改變的。世界上種種不合情的事，又或者是反常的「來的巧」……都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够解決的事。人在「命運」軌迹的前面，「人」學是很渺小有限。

至於在其他的名著，諸如「河圖紀命、揚雄、王充……」等。都是持「天命」之說，河圖紀命符……等經曰：

「大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紀算難盡，故有壽死遲。數本少者——則算盡而早死。」

仁壽在「時」，而不在「行」。利害在「命」，而不在「智」。」

揚雄曰：遇不過——命也。非是人之所爲。  
王充曰：

「凡人遇機緣，或遭災禍——皆由命也」

有死生壽夭之命，有貴賤貧富之命。

命當富貴，雖貧賤生之，猶逢福善

若命貴，雖賤地生，亦能自達。

若是命賤，雖從富位而生，亦終必自取「危敗」。

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

等至「才智」如「孔丘」之睿智——猶無成立之功。

富貴有「命祿」，不在「賢哲」與「辯慧」。

自「王公」逮「庶人」，由「聖賢」與「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族

莫不有「命」。

信「命」者，則可「幽居」以俟時。不須「勞精、苦形」，而求索之也。

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

越王「鑿」，逃入山中。至誠不顧爲「君」。而越人薰其住穴，遂不得免，強立之爲君

是謂「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

「人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天性——猶命也。

凡人命所稟「命」——有二品。

一：曰所當觸遇值之命。

二：曰強弱壽夭之命。

「國命」——勝於「人命」。

「壽命」——勝於「祿命」。

說「命」有三——一：正命二：隨命。三：遭命。

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性然相善。故而不假操行以求，而福自吉至。

隨命——勉力操行。而吉福至。反之——從情行欲，則凶禍自到。

遭命——行善而得惡，皆非常情，所推論。吉凶逢遭於常情之外，故曰：遭命。」

「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即已得吉凶。以人的一生命運，其在父母交，得受孕之初，就已確定了一的。此一論說——

奠定了「推論」懷孕、受胎（命宮、胎元）日期——以論吉凶。提供了最為原始的「祿命推理依據」。

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

月令雷發，不戒其「行容」，生生不全，必有大凶——百賊氣遭胎傷，故而受性狂悖。聲如豺狼，長大性慧——朱丹、商均之類。

性命在本，而有「胎教」之法——非正聲不聞，非正色而不視……（五行中和）「綜合「王充」之所論述，完全提供出「生年月日時」，以及「五行、五色」。以及與有關「生育」觀念，「夫妻」賊害……等之「實質命學」。

東漢——「孫紹」亦是善於「天命、祿命」之名人。

魏書——孫紹傳曰：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

紹手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獨享富貴。

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以「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晉、葛洪——抱樸子篇——

認為人之一生吉凶，早在父母交合。得妊受命之初，就已經定下，其原因——

定于天上之「值日星宿」，有直接關聯——值文則文、值武則武、富貴賤天……各有值宿，亦可「兼宿」。

諸如：富而夭、貴而妻悍，清貧而有權……等。此皆屬「兼宿」。

張車子——晉、干寶所著「搜神記」。

即以人生之「貧富」，皆由天定，作出十分詳盡之說明。

劉勰——梁代「新論」中，亦以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

（胎）之始，相命既定，則鬼神不能改移，而聖智亦不能回也。

自「後魏」——「孫紹有推算祿命之法，「陶弘景」亦有——三命抄略一說。」

那只是些，很粗略的一些原則。但以「生日」，對星宿的一種概略推演。尚未能——形成「宗、派」之哲學體系。



唐、貞元年間，（公元七八五——八〇五）年之間。  
西域「康巨」國，來了一位「李弼乾」術士。傳來了「印度」——婆羅門法——「韋斯經」。融合了——

唐代——「李虛中，桑道茂，僧一行……」等。終使「命術」成了「上自帝王」，下至「販夫走卒」，俱皆知聞之「哲理藝術」。

李虛中——唐、德宗、貞元年間。河北，大名府人氏。字常容，進士出身，官拜至「殿中侍御史」。精通五行歷算。取人之出生「年、月、日」可以推斷人之一生休咎。

徐子平——名居易，與「麻衣道人」陳圖南，俱隱居於「華山」。

朱熹——在「贈「徐端叔」命序中」曰：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之支，千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通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

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伸屈沾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深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厘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

元末明初——陶宗儀，著「綴耕錄」記載——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祿命，醉筆如飛，略不鈎思。頃刻千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

異人。」

「陶宗儀」——

在極為信「命學」之時代，同時產了「行善積德」，可以轉變命運之觀念

「行善積德」——可以扭轉命運，此說最為明顯。

陶宗儀——敘述——  
「元代有一位曠達，不修常則的富家子弟。由於好幾位「論命」者，都推算他壽命，只有三十歲。這一位富家子弟聽了以後，認為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就把家產都慷慨地救濟了貧苦之人。

後來在一個，風浪險惡的渡頭。救了一位正要投江自盡的Y賢。

一年以後，這一位富家子弟，正要與二十幾位友人渡江。此時Y賢的丈夫，要請他去家中，答謝救命之恩。富家子弟，只好暫時不上船渡江，來到Y賢家中。豈知，此渡船却沉沒於江中，二十八人俱皆溺斃……——而產生「積德」，可以救厄之說。

李欽夫——子平三命淵源——作者。

也是主張，行善可以扭轉「因果」之說。

宋濂——是「明代」的開國功臣，曾經編了一本「祿命辨」。

此是自「唐、宋」以來，第一次有在朝權臣。提筆撰寫「子平史觀」的文章、子平法始有其「詳盡之歷史淵源」著述。

明代自化，有著大量的「命運」一書著者。  
諸如：劉伯溫（基）——三命談、滴天髓

張神峰——神峰通考、命理真宗



萬育吾——三命通命。

清代則有——

陳素庵——命理約言，滴天髓輯要。

任鐵樵——滴天髓——闡微……。

民國初年——據佛門軼事

太虛法師，曾為「蔣公」推算八字——

一九二七年，蔣公下野，回到奉化、溪口。特地請「太虛法師」——到「電寶寺」，為毛氏講解「心經」。有一天，蔣公與蔣介卿先生，一起去「電寶寺」參訪。

大虛法師，精于「星相」。知蔣公生于「光緒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未時」。

告知「今年丁卯不順，明年交入戊辰」，不僅東山再起，更有大喜臨門……

後來完全正確。蔣公對「太虛法師」，十分佩服。由此一因緣，日後「太虛法師」，名震

朝野，榮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夏可尊——曾寫「命相家」一文。暢談他自己的同事。

「青田——劉知機」

無名氏——欄江網（窮通寶鑑）

## 巾湘賦

太易之無體 品類所以成咸亨

五行之無位 至人於是辨吉凶

余少習五行 長而彌篤

第仰屈來儀 闡揚太極

良以用神喜忌之情 勿忘瞬息順逆

重達金匱 信望領悟

格局與強弱兼備 吉凶與秋月并明

俱蕩俗抄之文 臻向相應之道

百年傳聞 今授法卷

先王以禮樂治天下 祿命以情理合庶民

利以導其志 情以和其聲

利自外作 情由衷由

利均則不爭 情周則無怨

大利與天地同節 全情與天地和同  
利者殊事而合敬 情者异文而合愛  
王者功成哀情 治定以均利  
利者反其所自親 情者欲歸於所自生  
利者所以閉邪說 情者所以啓德象  
利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情者性之不可變者也  
利者主其謙 動於外者也  
情者主其滋 動於內者也  
是以先賢  
以情見而利立 終始於情利 而德等於度數  
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 情利禮樂  
四暢交於中 而發之於外  
四姓皆安其位 而不相奪  
此謂真用神之喜忌也  
斯五十萬余之命式 徒文奚能盡準

非格局用神之不智 入行貴在先驗  
士子問前程 定有屢屢之不順  
商人問近况 必然百日後有兆  
頻頻問原因 怎么辨其中必有隱情  
迎來送往辨金石 衣冠身段識龍魚  
僧道雖然清高 必然亦在利欲  
廟堂掌權雖俗 却正好論清雅  
碌碌無能 終生應卯之輩  
新發戶初始好炫華屋美車  
妖姿媚笑 倘非商場亦寵姬  
連問可不可以 必然一書全無  
連聲應對是是是 出身平凡  
好勇鬥狠 恐有前科  
怯怯無態 常年委曲  
如斯等類 送客為先  
名片頭銜過多 志大才疏

終生咄咄空抱恨  
彩色手帖 才偏性執  
一時富裕 一時奇窮  
若問討債幾時可追回  
此事必失於婦人之仁  
若問官司勝負 可試人情於推檢  
兩者俱皆可訴之於奇門  
仰推河圖卦數 榜廟紫微  
俯察洛書五行 建祿子平  
姓名三才 八一靈動 三合三元  
至美三奇 四姓驚服  
兆象分明 格用合序  
己若足以勝問 必是殊途而同歸  
己若未精此術 大可扶之於同門  
笑道我是問着玩的 須大捧不可冷辦  
全盤已經論定 忽又發問責難

當須急速否決 以絕下文  
內應之道有六法  
側說 壓頂 情審 義千 陸贊 響貴  
急則壓頂 緩則義千  
十千九貴 十陸十成  
側其女友而推妻 情其破財而千其令  
壓緩千陸俱不成 可以雷公煞而退之  
七法精髓 在於陸贊  
舉一而知十 隨式應變 貴賤莫測  
方寸在心 任意開閉  
師門不傳酸秀才 若真入室準揚名



# 勢略本紀

## 勢略

「勢略」就是指「客觀」的形勢，這是一般性的社會生態。即是習俗所稱之——「形勢比人強」大勢所至，勢必如此……。

一種特殊之「形勢」生態，可以改變平均性之「取舍、價值」之標準。甚至可以「逆向操作」：諸如：駭人聽聞，可以「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等。皆是形勢所致但以「祿命、星相」一行而言，也是有一系列「勢略」之操作。

俗稱：「識勢務者為俊杰」——正是此之謂也。故此，大凡「祿命」之「俊杰」。無不是「識勢達務」，必然也是「勢略」大才。

今但以「祿命、星相」之「勢略」，而作綱領性之敘述——

任何一種「法略、黃老略、兵略、縱橫略……」等等。都是要先確定是以什麼身份「勢略」，然而，才能作有效的操作。若以平均性而言——

「勢略」的本身，即實質的「趨吉避凶」。若是以「復式」語句來表達，「祿命」之勢略就是以「趨吉避凶」起家的令他「趨吉避凶」。

這句話也許不很好懂，今將此語改譯在「第二人稱」，借用——  
「以慈善起家的——慈善家」。或者「渡盡天下眾生，即是為天下眾生之所度……」。

聽起來，就很有些「術」家氣息。大到君臣之間的——仰祿借「勢」，小到平民間之——抱法守「勢」。（靠法律保護家園……）都是指泛義的「勢略」——此即是習俗所稱——不好意思拒絕——就是一種「無形之勢」，這是一種很大的生存空間。

若入「祿命」行，就是令來賓「不好意思再多問……不好意思說你不準」「祿命、星相」之「勢略」，主流歸類「十八勢」——即是

- |        |        |          |       |       |
|--------|--------|----------|-------|-------|
| 一：卑勢   | 二：謙勢   | 三：恭勢     | 四：順勢  | 五：圖騰勢 |
| 六：綜貫勢  | 七：柔忍勢  | 八：敬勢     | 九：猶豫勢 | 十：衆勢  |
| 十一：反冷勢 | 十二：孤勢  | 十三：五倫勢   | 十四：余勢 | 十五：借勢 |
| 十六：遮勢  | 十七：聖明勢 | 十八：雅皮勢…… |       |       |

一：卑勢

「卑勢」是九流最須要能容之「勢」，「卑」比「謙」要低得多。這是有着臺種不同之「卑」——最爲常見者，大抵都不是對「來賓」。

譬如：「明、清」二代，在「祿命」（巾）行而言，是有「四大瘟答」。

是指明、清兩代的「刑部兩廠」、「軍門提督」，昔日是舊交，今日遠不及你的故舊，宜采「卑勢」，不要刺激他們。真是先聖所示——「誰沒有過去」？

由於「祿命、星相」一行，一如「星相法卷」中所傳錄。大約總是過去，有過一段很不得志，至少是極度沉悶發展不開的歲月。自有一些往日「魚水相幫」之草鞋故交，一旦若你時來運轉，已經可以有「宅第、轎車」……。

一旦遇到以上這些人士，最好以只不過「混飯吃」……之低姿能爲「佳」。

二：謙勢

「謙勢」對生活條件相似，以及「二取一」之來賓。所謂「二取一」，走指「人格」與「財富」。二者只要有一樣，吾人就要取「謙勢」——

一：人格學問高，有名望……譬如：博士、學者、名人（士農工商，任何一行）。

二：財富，不論來賓身份，但以對方財富有成就，此乃在商言商、衣食父母。

三：恭勢

能立即使你有重大利害影響看，約是以「權勢、福利」成正比。

吾人從不以「裁判者」自居，是「來賓」選擇了我，而不是我在選擇「來賓」。只要是從優付費之客，吾人理應對他「衷心」之「執恭」——此爲不忘本。

四：順勢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些特殊之社會形態。介於「風行，衆口鑠金」之事項。

以近五十年來，譬如：「聯考、出國、股票、明牌……」等。這些雖然是大勢所導，對「祿命、星相」行業而言，自有其「順」而「及勢」之彈性空間。

五：圖騰勢

「圖騰」是五千年以上之「標幟文化」——然而，「圖騰」分作「體、相、用」三類——

一：人身圖騰 二：寶相圖騰 三：比用圖騰

甲：人身圖騰

「標命、星相」之人，最宜是「俊男、美女」。這當然是很難可以符合得上，退而其次，能有二十歲以內之「金童玉女」……亦為佳良之選。

其次是「品質」上取勝——最好是能百分之一百符合下列——鬼谷子所塑造之「品質」。「一敵之下，即是修養高深的人，目不邪視，耳不邪聽。出言必是仁義道德，行爲不淫蕩放逸。鑄就一副自然形體，披上一件道德外衣。像貌莊重、臉色溫和……」。

一般人對這種「品質」之人——視之為「君子」，樂於親近於傾訴心聲。

然而，這要依「賓、主」立場而言，若以「鬼谷子」經中所言：

「這種人不容易，被人所能了解。基於對不能很了解的人、或事，都必須敬而遠之」

自己有這種的「品質」，能使人不易了解你，使你得到他人之親附，與傾訴……。但是吾人絕對不須要，多接近這種品質的人。因為這種人，本身即是「人性圖騰」。而寧可與「爭名、奪利」……的人在一起，因為後者易於被了解。

乙：實相圖騰

在自己生活起居，會客的方位……。

布置若簡單如「八卦、吉祥圖案……」，等至於宗教式——

「密宗道場三清道場西方三聖……」，或整套「四庫全書、永樂大典……」等。

以至於「名畫、古字……」。以及本身之穿著，「方袍、圓頂、蓄須、挂珠……」等。

大凡能令來賓，在一目之同時，就能產生一種「好奇」，或者是「鎮懾」的心理效果

丙：比用圖騰

諸如：博士、碩士之學歷證書。理事長、主席等之名銜。

名牌汽車，名牌服飾……。名人之合照、扁軸……。

等等，令人直接就感受到，一種「此人非比尋常」的效益。

六：綜貫勢

譬如：以「西洋星盤」，與「三元羅盤」混合在一起。「奇門」與「陽宅」合局……這一種「綜合貫穿」的形態。基本上，即是「縱橫家」批評「儒家」曰：

「詩經三百，使其不得其專」——你說魯詩、我說小雅……。

以我之長，攻你之短。以下駢對上駢，主要是對方「文不對題」……。

七：柔忍勢

論命與其他任何一種行業，俱皆相同。不論你有多高的聲譽，總有算得不準之事。以及同業對你，惡意中傷。當別人在面前，談到一些對你不不利之傳聞，或者是揭你底牌之丑事……以及果然是你當着來賓的前面，「算得不準，沒有一句是對的……甚至連八字也排錯」。此時，必須十分安詳，當作沒有這事。

注：可參閱「星相法卷地冊」，可以避免這一項困擾。

此即是「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的「道統」。包括，今天算命付費，明天來要退費。這種事，切切張揚不得，更不可理論……依「柔忍」，可以化之為無爭。



八：敬勢

是指「不苟言談」，氣氛要盡可能「莊嚴」。這要對「文人、白領」層次所用。動輒以「尊夫人、令公子……」等「咬文嚼字」。談話到一半，加燃一柱「檀香」……

九：猶豫勢

「猶豫勢」，就是使用對方，對你已經有些不信任，只是尚未到立即反應之時。又或者是有點相信而又沒有到——表態信任之時。若是消極一些的口吻，「猶豫勢」，就有些近似現代人的口吻——不好意思拒絕，以及不好意思承認之間……

這一個很有彈性之空間，成與不成，只是一隙之間，至少有三成之左右率。個別一件事項，增加三倍「或然率」，那是并不是以重視之事。然而，般若——

在你一生之中，將你的總收入加三分之一，那就不是是一項小數目了。要達到這樣的效益，平常一般性的人士。都可以透過雙方，「一時猶豫」的形勢，而可以達到。

當對方半信半疑，一時尚不能肯定，却是明顯的不反對你之時……

可以推銷出——「五行食物、五行玉器、五行制解……」等等。一種本是一種「零」的事項，可以升華至「三分之一」以上之機會。

十：象勢

平均性令對方認同於「衆口」鏗金，或者是與對方是同層次。

譬如：對方說他的兒子在美國，你立即也答以，你的兒子也在美國。

對方說他是西藏黃教密宗，你也說你正是黃教的弟子。

對方相信「媽祖」，你可以說北港朝天宮，某一根龍柱是你捐的。

如此，就容易拉近「認同」，須知「鬼谷子」之心法。

一：同利害。 二：同心一心。 三：注意你。

十一：反冷勢

「反冷勢」就是前一項之相反逆向操作，一切都與對方相反。這就是前述三心法中之第三

「注意你」，世間一切之「廣告」效益，也只是依於「令人知道」而已……。然而，「反、冷」之間，是有所不同。最好，不是在極度不得已之中，不要用「冷」勢由於吾人以「裸命、星相」，視作一種「行業」。心態與一般商業行中怕同，只是「安身、立命」，並不須要作出，「有傷他人心靈」之言辭——

基於——

反勢——即是逆轉說。

對方問——我想作新投資，答以不宜亦不可……。

你認為某一件事會成嗎？答以必定阻礙……。

為什麼要「逆答」——這是一種「術略」之「時間」性。

問想新投資？投資必須要「空間」，如今在根本沒有辦公室之際，而問「好不好」？若非對方是六神無主，即是一句「連絡詞」之閑言閑語而已——必須以中止符而答之。

一則是禮貌性教示對方（一場空想）。二則是你仍然是得到你應得之一份……。

冷勢——即是「邊際」震撼，江湖上稱謂：「冷杠」。

對方問——破時什麼時候為好轉？答以「破財」是小事，恐怕會出生命危險……這二種之答法，都是一種「心勢」，至於為什麼要如此造勢？造成以後，又是怎樣的順應。俱在於「智略」之根本性——

無非是——「禮壞樂崩」否……？

### 十二：孤勢

必須令「來賓」與你走「一對一」，切切不可，客人三、五位，同時圍繞着你，一人一問，輪流向你發問……，此為「勢家」之大忌。故此，對來賓必須一對一，令來賓有孤獨，始能令來賓不至有「盛氣凌人」之氣勢。

其次，若是以「禄命、星相」，作為「行業」之崎勢，一旦確定之後，必須有著確切之人生觀。由於「五術」之一說，一旦稱之為「行」，視之為「業」。應切須體識，「行業」總有退穩之一日。故此，若非特殊因緣，不宜與「來賓」結交朋友。由於一旦有「情誼」之糾纏，就會不好意思「按章收費」了。這正是「太阿倒持」，自己墮入「猶豫定位」之不智立場。

故此，在以「五術」，作為「行業」期間……朋友之詞，是很少見之層次。不過，却是有「道友、同道……」之層次可言……此外，不留「隔夜錢」……也是此「勢」之一。

### 十三：五倫勢

「五倫」——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五倫」在「兵略」上，基本上是「正合正勝」。論命——談論——國事、夫婦家務事等之實，這是一種切不可「逆用」之「勢」。

君國大事，自然是「天聽所歸、大勢所至……」。至於才術、清官難斷家務事……。清官尚且如此，何況是「略知經書的術士」……。

基本上，是「疏不間親」，若無「內符」，絕不可以造次……。

### 十四：金勢

是指「禄命、星相」之士，設若昔日，曾經有過「教授、員吏……」等職。或者是曾經類似今日，當選過什麼「后冠」、主演過「電影」，上過「電視節目」。報上刊過「訪問……」等等。隨時以最文雅自然方式，暗示提醒他人，要知道你……昔日是何許人……。

### 十五：借勢

「禄命、星相」，亦似「老子」所言之「小國寡民」。一樣是「小行業、弱族群」。從「天地道法聖」，裂變到「趨吉避凶」的「行業」。其大似「道」，其小似「術」。道本無勢，術則根本談不到勢矣！

故此，「術家」，最好法「韓非子、申不害」之先賢。

「抑祿借勢」，是康莊大道之始端。至少也要「抱法任勢」，以求「生存」起碼之道最為常見之「借勢」，就是將一些，昔日曾經算過的「有些聲名」八字，作適度之炫耀……。譬如：x縣長的公子，姓名就是我取的……。

等至於——毀謗當代，所有名家。

甚至於——出賣他自己的「授業恩師」……，爲了他一己之成名，亦非是不可行之事。

#### 十六：造勢（駕勢）

「造勢」——在積極性而言，即是「駕勢」。江湖道曰：「江湖大要人駕」。入道，便須要「彼此相幫、相捧、相抬駕……」。這是屬於「師門」導式，不盡相同。

#### 十七：聖明勢

此與「宗教」有配屬關係，「聖明」各有「世間相」之所屬。

諸如：「文昌」與考試有關，「財神」與商人有關……，此皆爲——私淑之學

#### 十八：離世勢

天生就一付「仙風道骨」，「道貌岸然」……舉止溫文儒雅，或者——

「俊男、美女」……，此爲天賦優越條件，不宜有負「上蒼」之德……。

「勢略」之所涵蓋，即是指「客觀」的環境，以及當時之處境。不論「學術」的修養有多少成就，如果不具備「形勢」，一切都可能變成毫無意義？世上經常有着一一些無可奈何，又近似諷刺的「金名」——譬如：

一：「文憑、博士……」值幾個錢一斤？

二：「英雄」不問出身低，「好漢」不論當年勇……。

三：「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等等。這些警言，具體是對有所作爲，才俊之士而言，基本上，不是以「祿命」星相之行業作爲主題。若以除了上述「但謀生存、謀利、謀名」之「勢略」以外。就會涉及「流派學術」，在個人立場上之選擇。

「術、法、勢」三者，上自帝王學、下至謀生存……。其中有着一項「橫貫性」，通行的原則，即是——「能奪能得者不能用之於守，能守者不能之用於奪、得。」

吾人但以「祿命、星相」，這一行業而言。曾見過甚多，日入斗金。半生所了之錢，何至萬千，到頭來幾乎沒有存款之可言，甚至尚未能留得一處「宅屋」。同樣，也有人每日只是「蠅頭微利」，却因累積月存，二十年後，「宅、車」皆滿。

此即是用「術、法、勢」之時，極宜先行厘清「得、守」之道。

今以「孟子」之「勢說」，以供參考——

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苟無恒心，無不爲已……。」



## 稗官、野史、循吏、宗法

「稗官、野史、循吏、宗法」——是民俗文化，最爲基層之生態。對這四個術語，最宜簡約的詮注。

稗官——官位不太，確有實權。譬如：明清之「獄吏、東廠、西廠……」。

野史——耳語傳聞，一些官場上不方便講。私底下、家僕、婢妾傳出的內幕新聞。或者年久失錄，反而去村坊，訪問老者……一如：日頭宮女話天寶。

循吏——以沒有事就好，作爲做官之道。只要「不鬧出來」，只當不知道。

宗法——家族之事，族長可以解決得了。也就是從「皇權」中，分出一些「末梢」，交由

「宗法」來處理。譬如：在國法可以「論死」之事，「宗法」也可以自行處死……這「一種「宗法」，大都是以「情、理」爲旨。

譬如：全族「長輩」，有十名以上之人，認爲可以處罰，或者命令一位晚輩「自行了斷」……皇權、州府、通常是不會過問。因爲，州府相信，全體族長，不令循私，不必再去究論「證據」。

合而言之——就形成一種「中間權勢之實質」層次。即是——

稗官——譬如：一位人犯起解，要不要上「拷」，一半是在「起解公差」之權。

路邊不可不可以爲搭案做生意，法雖有明文。而實權在「三班衙役」。

野史——譬如：清代官斷爲「病死」，傳說是「用刑致死」……

循吏——對既存之「州府、地方」利益「行規」。新官只當不知道，換官不換「行規」。

宗法——對「州府」有利之「幫規、江湖道上之傳統」，默許行之。

譬如：一群人毆打一位「小偷、奸夫」致死。現象就算明明知道是誰，也裝聾作啞，清代「宗法」認爲「死有余辜」……

故此，在一般「市井之徒」的平民，對「朝廷」上之「實質認知」，就是當時之「稗官、野史、循吏、宗法」。一般平民，不懂什麼「奉天承運……」。更不了解什麼「大明會典、大清會典……」。却都知道「走門路、托人情……」，這些才是「王法精神之所在」。這些「稗官、宗法」，基本立足點是在「情、理」。是在於——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王法不外乎人情，在「人情」之下論「王法」，也就是「合乎人之常情者，才是——奉天承運。」

因此而形成一種「中間社群」——在明代，文的是「師爺幫」，武的是「兩廠錦衣衛」他們是真正「替天行道」的人。

注：「天」之一字，是指——「合乎彼人之常情者」——奉「天」承運之「天」。

彼人——是指可以左右「此人」禍福者，在明、清兩代——即是，

「功名榮華之來源，此人之頂頭上司、衣食父母、拿錢辦事、千里做人只爲財……」  
一種「仰賴借勢」——爲了自己的利益。

「抱法任勢」——奉命辦事，不管此事合不合理。

諸如：武則天（其他君王也是一樣）——發配長孫無忌，奉命在半路上整死長孫無忌。

這種事不好明言，自有一些「高官」、命令「裨官」，來作這種「奉天承運」之事……，真正決定大命運者，莫過於「過於奉天」與「太不奉天」……。

故此，大吉凶，是在於「奉天承運」之「天命」與「命運」。

同樣，「祿命、星相」，本來是用「五行、卦爻」，演其推理而論人之吉凶。然而，在一切「理論」之前，必須不能抵觸——

「裨官、野史、宗法……」之大順柔，所構成之「眼前吉凶」。

他們是執行「吉凶」之當權人士，這些不是「大清會典」，而是「案法」。之「戒」律清幫亦言——不來才怪，來要受「戒」。

「裨官、野史、循吏、宗法」——他們是「天乙貴人」，是「雙六合、刑冲、劫煞」。  
「祿命、星相」這一個行業，並不須要「包青天」來爲吾人贊揚，倒很歡迎——因「打通關節，而宣判無罪——貴人臨身」。

很大的身心代價，當選×皇后，游覽七國——驛馬星動。」

必須要「會做人、識時務、體人心，知順逆（這一項極爲重要，否則，你自己曾被入羅網、妖言惑眾……）」

這一切，都是歷代「皇朝」，千年以來，原有「裨官、野史、循吏、宗法」。所形成的「王法邊緣」族群。「朝廷官吏」與「江湖人士」，各執一端，要使其平衡。

是「戰國」以來「禮壞樂崩」，依據各別族群之不同，而形成之「單行禮樂」。

「裨官、野史、循吏、宗法」——別有一套以「合情」爲「天理」的法統。

由「王船山」夫所明言——「天理」與「人情」，與人的「欲望」之間——平衡點。

「人欲之大公」即是「天理之至正」

因此，厘定出，「王法」與「宗法」——兩皆可以平行的。

「天理、人欲」——「大公、至正」。而導引出——

「讀書不如識人，識人不如識人，識人不如識人……」。

融合出可以通行於——「朝野、鐘鼎、山林、國法、宗法……」的——金匱語錄。

# 金匱語錄

福莫大於無禍 禍莫大於無福  
陰嚴積雨之險奇，可以想為文境。  
不可設為心境  
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假為交情。  
不可依為世情  
借詩書以戲謔，是名「侮聖」。  
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莫取——以奢為有祿 以殺為有祿  
以色為有緣 以詐為有謀  
以貪為有為 以吝為有守  
以噴為有威 以訟為有才  
謀事如鼠 得權如虎  
賈藥如仙 用藥如頑  
文綉充於室，終必自喪其文綉。

巧者鬼神所最忌，人大巧，必有大拙。  
世網那能跳出，但當忍性耐心，自安義命  
慶務豈能盡捐，惟不起爐作電，自取糾纏  
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  
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  
禮系則難行，卒成廢閣之書。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  
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藉及人。  
縱多歷亂，定有不得已之私。  
言到支離，總是無可奈之處。  
怨不在多，在乎傷心。  
不近人情，舉足盡是危機。  
喜時說盡知心，到失歡須防發泄。  
惱時說盡傷心，恐再好自覺羞慚。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  
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大惡多從柔處伏——深仇常自愛中來。  
遇剛直人，須耐他戾氣。  
遇狡逸人，須耐他妄氣。  
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  
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  
論人之非，當原其心，不可徒混其迹。  
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深究其心。  
小人固當遠，然斷不可顯為仇敵。  
聞惡不可遷怒，恐為讎夫泄忿。  
聞善不可就親，恐引好人進身。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  
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禍莫大於不仇人，而有仇人之辭色。  
貧民不可感也。  
無事時戒一偷閑，有事時戒任慌亂。  
將事能弭 周事能救 既事能挽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雖紛若亂絲。  
終當就緒  
嚴著此心以拒外誘，如一團烈火遇物即燒  
寬著此心以待同群，如一片陽春無人不暖  
事關曖昧，著不得一點攻訐。  
人雖寒微，著不得一毫傲氣。  
事關他人終身，從確見實聞，慎勿著言。  
事後讓人得失，吹毛求疵，不肯絲毫放寬  
旁觀論人長短，快隱摘微，不思留些余地  
人情事故熟了，怎麼事算不準。  
合了天理人心，即是選對用神。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吉凶剛剛湊巧。  
處事先求大體，論人當節取其長。  
做事必先審其害，後計其利。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  
處事不可任己意，見事貴乎明天理。  
不可以「無可奈何」——而自諉。  
「不為過」——一味却多少良心。



此之謂「權達」，此之為「才」。

未事知來，始事知終，定事知變。

此之謂「長慮」，此之為「識」。

提得起，放得下，算得到，做得完。

看得破，撇得開——休輕加一鞭。

自己做事，不可迂滯，不可反覆鎖碎。

代人做事，耐得迂滯，不得反復耐得鎖碎。

強不知為知，此乃大患。

本無事而生事，是謂薄福。

「緩事」宜「急辦」——敏則有功。

「急事」宜「緩辦」——忘則多錯。

「天理」無大小緩急——即在目前。

貴人前莫言賤，富人前莫言貧。

威不足則多怒，信不足則多言。

上述「金匱」之行文，是出於退休「司道大真」之文筆。既見慣了官場勢利，也通曉江湖

道上，「人情」字處世，「活命」第一，最終悟入「平安」是福。

融合了「黃老、法家、縱橫、儒學……」。一切之出發點——

「既符合「王法、傳統、習俗上之道義……」。又能達到，每一他人內心之本性——人生

「沒奈何」——抹却多少體面。

格格不吐，刺刺不休——總是一般語病。

內不欺己，外不侮人——君子所以慎獨。

事當快意處須轉，言到快意時須住。

物忌全「勝」、事忌全「美」。

四海和平之福——只是隨緣。

一生牽惹之勞——總因好事。

所謂「壞人」，不慈心者因多，而「極惡

」者亦是很少。

讀書求理——須令自己胸中點頭。

與人談理——須令人家胸中點頭。

有才而性須緩，有智而氣須和。

氣忌盛、才忌露、心忌滿。

意粗性躁，一事無成。

無非是「安平樂道」……由於很少人，真正想去作大官、掌大權，更少有人想殺幾人來「立威」……。

故此，春秋戰國之「七略」，繞由中流社會——退職大吏、幕府司爺、九門提督、兩廠刑提、江湖至尊、地方山頭、市鎮社會領袖……除了「奉天承運，等因奉此……」全國不到一萬名的「七品」以上之「富道大吏」……。

俱皆以「法、術、勢」……導師於「謀生、不制造對手、可拿則拿、可行則行、絕不勉強、力求心安、根絕一切不必要的後遺症之下……」，力圖改善自己的生活空間。

「未談其利先論其弊，未做其始先觀其終……」。稱之為「明哲保身」，或者是「活命哲學」……總之——

「福莫大於無禍」，再延伸至「禍莫大於無福」……之下，而產生出明、清兩代——斬新「七略」——「福從那里來？」

# 學略本紀

## 大哉此間

由於我從事「五行、祿命」寫作。幾近有三十年之歲月。有關五行部份之寫作，占我全部寫作三分之二，近二萬頁之著作。（有關「佛經」之注譯，近一萬頁。）

近日門生故舊，見我又在從事「五行」為主。再度重組有關於——

- 一：以「日干」為主——抑或者以「月令」五行氣勢為主。
- 二：但以「立春、京直」等「節」為主——抑或者仍然要同時留意「中氣」（雨水……等）

三：以「強弱」與「旺衰」二者為主，不是指「堅硬」之強。

譬如：「火」旺，是指溫度，不是指「堅硬」之強。

「水」旺，是指水勢奔泛，不是指草木之「成果收伐」。

如果二者合論，則是不是「五行」對「十二支」。各各俱有「異同」之答案。

四：是否須要考慮到——「晝生、夜生」。出生是否「晴天、下雨」。

五：是否可以單取「十神」，全面放棄「五行」？

六：同樣，但以「五行」而論，放棄「十神」——一家之說（京房易）。

七：日主但以「五行」論，不必分「甲、……」等「陰陽」性質。

八：吾人今日研究之「五行」，計分二大類——

甲：日主不分陰陽干者——論五行。論五行時地分野吉凶。

論十二月支，得日干支凶。（以上皆出三命通會）

乙：日主分陰陽天干者——造化元鑑——（論五行之旁出。）

以上四種，俱皆沒有原始作者之名。「甲」一項是明代作品，「乙」一項是清代作品。

由於以上八項之提示，仍然而屬於「主流」性質之所指。并不是全面性之記載——即使是一種「原則性」之經賦。大致尚能為現代祿命人士之所能「了解」……。

此外尚有一些「經外別教」——（自然也可作「秘本」而言之。）

以此書各章節中，除了「徐揚人……」等。田地不同，因而人命吉凶亦不同之外。在原則上，尚能為今日之所能接受。只是無法能完全「同中求異」。

世事大抵皆是如此，即是「同中有異」。——而且又是「今日之異同」，又不完全相等於十年以後之「異同」。也就是一種「不規則，不絕對定型之緩緩變易」。此就是五經中「易經」中之「不易」與「變易」。是一種「法界性」之動態規則。

這種「不易」中之「變易」，是不可進行的。即是「歷史」不可能，一成不變的重復反方向而演變。此種原則，是偏及任何一種行業。「復古」只有「局部」與「一時」。

同樣，現在之命術，也是過去累積之成果，只是不斷無形地在「潛移默化」。如果，我們以一種「謙虛、下問……」。集諸家之長，善意綜合歸納，這當然是很好的一種研討風氣。

反之，設若，只不過是——

「藉口先賢，在不同時代，以及不同作者之中。刻意尋求其間之差別處，而不去觀察其相同之處？」則是不恰當之論。

又或者是一「偏一家之說」……等至於「校異立別」……則是更為不更……。

則使是出於我門之門生，亦難免有涉入如是不當之觀點。

故此，我於近七旬之年，專題為「五行論」，敘述其有「經疏」依據之敘明。



## 五行性與調候用神

「五行論命」——與「調候用神」。二者相關有「異、同」之處，是有着相當錯綜的根源，以及有着系列性的「三百年」史觀。

如果，以今日最為易於了解的行文來表達。即是——

五行論命——但以「喜火、喜金……」。或者是「宜東南、不利西北……」。等等不以

「天干、地支」——作為「喜忌」之明確指標。

調候用神——以「天干」為「用神」之明確代號。

不以廣義之「金、木、水、火、土」，作為「喜、忌」之指標。

這二者之間的差別，是有着「實務」上之應用差異。

在今日之「實務論命」，俱皆是以「日主」天干為主。而在「五行性」，與「調候用神」。皆是以「日主」天干為之下，涵蓋了這一種層次。故此，乍觀之下，是有一些混淆不清。

職是之故——習於以「十神」論命者。有局部「近似五行」，而又不甚周詳的論說。

一：不可以為「五行論命」，也是與「十神論命」。二者都是以「日干」為主。

其實「五行論命」——是以「月令地支」為主，取「日干」五行來配。

取日干之五行實名「金木水火土」。

取月令對日主五行之「旺相休囚、寒燥剛柔」。

「十神論命」——是以「日主」天干五行為主。

對照月支，是以「十二生旺庫」，以觀日主之強弱。

四地支，并不完全以日主之「旺休」為主。而是各別以「年限」有

關的二八親，以示衰旺。

二：「五行論命」——基本上只論「榮華、壽夭」，少論及「妻、財、子、祿」之細節。

與「日主」之強弱，只有近似，而不是完全相同。

「十神論命」——是以四柱地支，引坐「日主」之強弱。

習以為「身強可以托財官，身弱不能托時官」。

其所謂之「強弱」，直接譬喻之為，單純之「物架」。鐵質、木質的「木架、鐵架」。能不能，或者是托十公斤、五十公斤？是否很堅牢，能承受多少斤之「托」重。

而不能以「火勢很旺」，旺只能「溫暖、焚燒」。却完全不能托重也不能以「壬旺於亥」——大水只能沖動、奔騰之勢。却完全不是「金木」有實質之所指……。

故此，「十神」論者，也注意到了這一些不同。因而，在「夏、冬」二季節，六個月之

中。以「暖寒、炎溫」之「必備性」，超過「十神」之「六親性」。  
譬如：甲日生於午月——若以「十神」論，即是「財旺」月令。

只要年日時支有「寅」，即是「身強可以托財」。

注：此說但以「妻財」而言，則是合理。

若以「五行」論，則有不同的看法。以「甲」日生於「午」月。乃是炎夏之木，必賴水以滋潤。四柱若是沒有壬癸水，只怕健康有問題，要錢財又有何用？

如此，論命究竟是「錢」重要？抑或者是「健康」重要？

此種「選擇」，恐怕難有絕對性之定論。

正是：「有錢難買健康。健康也不一定換得到錢」。

故此，一般性之實務論命，重於「十神」六親論命。

上層社會，以及翰林清流（邵康節、朱熹……）等，則是以「五行」為準則。

若是以「時下」，學理性的實務論命，仍然是以「十神」論命為主。

其基本性的平均層次，大抵如下：

一：日主強弱——是以極強，與極弱的「臨界點」而言。（詳見「子平母法」。）

諸如：雙羊刃、雙支絕、日主無根……等。

二：格局順逆——以「子平真奇」為主，「三命通會」為副。

三：兼論五行——是以「十天干」五行為主。不以「甲」俱作相同之論。

四：神煞——以不克「日主」為主。

五：調候用神——與「格局」順逆用，不相抵觸為原則。相同者為第一優先。

六：五行不全——不可缺之五行，恰好是「調候用神」之「五行」。

七：調候用神——在六親方面，與「六親」強弱同論。

八：沖刑——其損壞力，優先於「沒有格局」。

九：調候用神——近似「五行論」。以「夏、冬」兩季最為接近。

是以「日主」為主，受月令的影響，一切扶抑皆以「日主」五行為主。

十：「流年」是「單行規格」。

十一：地支「祿旺」，可以代用「天干」。

十二：調候用神與格局、六神——有相抵克之時，調候用神為優先……。

以下之規則，雖見之於「三命通會、欄江網……」等經疏。但并不完全採用。

一：不論「納音五行」。

二：不取「正偏相同、食神傷官相同」論。

三：從勢、從旺——不作絕對界限論。（從財天干帶浮財，從旺天干可克出……等。）

四：夏多之「調候」，以月令五行為主，春秋之「調候」則從權。

五：不採用以「月令」五行為主，僅以「日主」作配屬。

六：不採用「長生財、余氣財」之說。

七：「歸庫」——但取「陰」日主，「陰」干親屬。不取「陰陽」同歸庫。

爲具體田論述。

- 八：支藏天干——不取分「節前後」幾天是火？幾天是土？……不論「中氣」。
  - 九：大運喜忌——并不完全依據於「格局」？或者是「調候」？
  - 十：不採用「相同的八字」——因出於「徐州」？又或者出生於「揚州」？因出生地之不同，而吉凶喜忌亦回然不同。
  - 十一：不採用「調候」用神，作「妻、子」的「六親」論式。
- 等等。大抵只視作「有此一說」……并不在「實務論命」時，全部採納。
- 以上之所指，大抵是以「明、萬曆」年以後，至「清、同光」年間。
- 這些問題，并不是只是在今日，才注視這些困擾。在「清代」，亦有過二次以上，提出較爲具體田論述。
- 一：是「清、乾隆」年——有二位杰出「祿命」人士。  
沈孝瞻——作「子平真詮」，立出格局「順用、逆用」之規範。  
以及「大運」之取舍原則。左右了近三百年之祿命法，幾乎取代了「三命通會」。  
任鐵樵——節注了「滴天髓」。任君在學理上，並沒有太大的顯著敘述。而對後世「業余人士」，有著二項極爲深遠的影響。  
甲：任氏所寫的「簡批八字」模式，以「七行」內作總結。  
這種「簡批」之模式，至今故然盛行。  
乙：以「格局」——生克，作爲「妻」與「子」的認取。  
雖亦有實際之效益，却有「模式」之可陳列。

- 二：是「清、同光」年間——有一份「抄本」，即是「造化元鑰」抄本——與「造化元鑰、欄江網、窮通寶鑑」。三種「書名」，混淆不清。
- 此「抄本」，却是隱伏下，「五行論命」有著必要性之「潛因」。
- 此「抄本」與「余春臺、徐樂吾」有關。原文雖以「五行」爲主。而注釋之人「徐樂吾」氏，則是標準之「十神」論命之業余人士。
- 因徐樂吾氏之「附注八字」，使此「抄本」。一時「洛陽紙貴」，幾乎凌駕於「三命通會」之上……。

等等因素，大凡有認真研究過「子平」的人士。對以上這些「歷程」，至少也都會有著某種程度之認知。自然也有難以適從辨取的困擾……即使是如此，也是屬於正常之事相。

- 唯一可慮者，是因此之「歷程」，而產生三項不恰當之「導引」——
  - 一：對「五行、十神……」等之各種主流推理。假設歷經十年以上之研究，依然沒有能體會以上種種「推理」之「極限」，以及「史觀」？就心灰意冷，又不甘願自己白費十年時間。因此而形成，對後學者則持——「以捉摸不定的用神」，作內外心靈盾牌。在行文上，則模擬「徐樂吾」，或者是「任鐵樵」的批文架式。
  - 約以一百句模式之「套語」……諸如：甲日生於子月、冬水不能生木……必以……妙在……等等。
- 在清代末葉，文人論命，泰半皆是如此……。



二：同樣在歷經多年之後，依然沒有了解其「極限」與「史觀」……。  
則以「復古」為準則。暢論明代之「論五行、納音五行……」等。  
漫無系統而以「選用神、談喜忌……」。

三：以上二項是一般性，常見的「漠視、無可奈何……」。  
最不良的現象，就是有心人士。看出「五行論」，與「十神論」之間……。一種不  
能「同步」之現象。

然而，在商業立場而言，則是一種——「別人想知道」本身即是一種「商業空間」。  
只不過是爲了「打知名度、我有別人想知道的題材……」。  
因此，而標榜「五行論」者……。  
這就是最不恰當的一種了。

職是之故，此種不良現象，才是我撰寫「五行論」之心路歷程。  
「大哉此問」。

## 導 讀

一：五行論命，是原則之概念。是一種不可缺之「根本性」綱領，但并適合於「遍一切  
命、一切時（運歲）、一切界（全面涵蓋妻財子祿壽。）」「五行論命」——確實是有  
着輔助「十神論命」不足之處。

二：依「史觀」上之先後次序，是以先有「五行論命」，後有「十神論命」。  
諸如：「玉照神應經、康節前定詩……」等。俱皆是「五行論命」之經賦。

由於對「五行論命」之細則，不足以應對「民間」之庶民層次。也就是指一般尋常百  
姓，雖然他們在口頭上，也是在附和於「榮華富貴」。其實在一般性「中流社會」。  
譬如今日社會「每月收入平均「五萬元」的人士；試問：他們真心關於自己的什麼層  
次。顯然不是「五百坪的住宅、間鼎縣市長……」。

大抵也是在「家屬和諧、生活安定……」等之基本事項。那就是人生的「基本陸」之  
「妻、財、子、祿、壽」。

依這一種「基本性」的層次，明代之「擇命家」，就引用了「房房易」中之——  
「實、義、制、伐、專」。因而開拓出「十神」（財官印食……）。

「十神」格局化來論命。

三：逐步將「五行論」，易名為「調候用神」，反而居於一種「概念」式之綱領。

「十神」與「五行」書兩種之祿命法，其基本上，主要之「異同」——五行論命——以月令之「節氣」，對日主之影響。

譬如：五月炎夏，對「木」日主之「酷熱、焦枯」……不是——「木」日主的「強弱、生克」層次。難論「六親」……。

十神論命——以我克、克我。對四支「強弱」旺絕。而論「財、官」興衰。

譬如：「金」日生於「寅卯」月，為「財旺身衰」。當於日時地支，尋求日主旺方。（財旺即妻旺，妻旺即是自身弱畏妻……）此乃「中和、身格二祿」。乃「社會性、倫理性」為主。

難論「榮華富貴」……之事。

四：基於此，就依據「世間法」之常態，自然演變成：

甲：業余研究者——五行論，依「十神」為輔。

乙：業余研究者——財官格局派，但以「暖、冬」兼顧於「五行月令」。

丙：兼業人士——自由選用，酌情調節。

丁：純從業人士——但依「師承」，以及社會背景而順用。

以上這四種情形，都是屬於「正常」形態。無非是「人言各殊，無所適從」。最後仍然依附於「現實環境」，而作言談之主題。

五：若是「祿命史」的法則而言，大抵五百年左右。祿命的例行組合，就會有一種很自然

的「融合」。緩慢中近似和諧之中，全面汰舊。約自「明」代中葉至今。

譬如：納音五行——轉至河圖五行。年為主——移至日為主。

神煞由年取——至神煞由日取。支藏天干各分幾日——透出天干為主。

這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又如此的「和諧」？

## 衛星命學——徐樂吾氏

在「三命通會」之中，有三個章節，是以「五行論」，用來作「祿命」吉凶的敘述。然而，在最近一甲子（六十年）之中。子平學者，都是依「造化元鑰」的「五行」說，作為主流。視「三命通會」之三個五行章節，只作「法源」而陪襯。

有關於「造化元鑰」之「五行論」，自當在其余章節之，另再予以詳細敘述。其間有着每一個「時段」的「衛星命學」之存在。

所謂「衛星命學」，其作者，雖然未必能有「劃時代」之作品，却是「注疏」專家。這些「衛星」命理專家，大抵是有着下列的「周期性」公式。

一：三、五年之間，忽然聲名卓著。不知何故？就無聲無息，人不知其所莊。

諸如：天智生、吳懷雲……。

二：十、二十年之間，為一方之理論專家。其影響力，隨其年邁而失其原有之光輝，一種「軟性生滅」……至曲終人散。

諸如：鄭文耀教授、季伯年國大代表……。

三：以著作「衛星」享盛名。

若是以「著作」享盛名者，大抵是以五十年至三百年為度。若以近一百年而言——

諸如：徐樂吾氏——徐氏以「評注」，以及參附當時之「政客」八字為主。

在此一章節之中，所引述之「衛星命學」。是以近一甲子中，最為受後世重視之命學作者「徐樂吾」氏之「觀點」，作為引例——

讀徐氏之作品，不能僅僅以在他的著作中。其間所列之八字行文，即遽以引證為，此即是「徐氏」之見解。「徐」氏雖然是眾所周知的「祿命」人士。然而，他的著作，在行文、涵義……等層次，是有着下列的基本架式。

一：在八字中之注釋：是先已對這一八字，一切之吉凶，已經完全成了定局。

譬如：屈映光、張季直……等命造。

所謂：「從火土旺勢，順其氣勢為用……」。俱不是實際之勢；一切行文措詞，只是證明此造之為什麼為「富貴」。

二：五十年以前，當權者不忌諱自己的八字，被五術界人士引為名例。

故此，「徐氏」在他所有著疏之中。重重覆覆……總是以大約二百名左右的「當時名人」。諸如：「許世英、伍廷芳、嚴幾道……」。

在今日對這些名人，幾乎是當作二流歷史人物。徐氏用這些名人之名造，易於成名於當時。也因為時代一久，五十年後，現在之一代研究命理人士。可能對徐氏所引述的那些八字人物，「王湘綺、屈映光……」等等。皆不知何許人也，因對這些陪襯的八字人物沒有概念。如此，假以時日，對「徐樂吾」也沒有什麼興趣了。



注：徐樂吾氏，在「命理一得」之中，所批「屈映光」的八字，「屈映光」是民初——浙江省巡撫。我在十九歲時與屈上人相識，其時他已經六十六歲，後來住於臺灣，桃園、寶明寺修「密宗」。

（參閱「梁湘潤上人回憶錄」。）

然而，在這些「時代化」的文筆外。「徐樂吾」氏，他也是有他自己的風格。「徐氏」是注疏家，不是「沈孝瞻」氏的著作家。沈氏是有自己的立場。而「徐樂吾」氏，則是對當時的各種「風行、流通」的主流思潮中。「徐氏」在當時衆多「傳薪」規範內，認為那些是他所信服的……。

這些有經過「徐氏」，評論與加以肯定。

俱皆有「專辟」之節文，以及「散論」於「批導八字」之中——  
今節錄一些主要「徐氏」習用的規則。

## 徐樂吾——邊際命學

一：男命以「陽干」為主，女命以「陰干」為主。男命值陰干，從陽干取之。女命值陽干，從陽干而取之。男命六乙人，皆以「癸」為母甲乙均以「己」土為妻。

二：造化元論——以「用神」為「子」，生我用神為「妻」——原無官煞者，最為適用。

三：任鐵樵——概以「生我」為「父母」，我生為「子女」——寧能免於「淺陋」之譏。

（徐樂吾——輕視任鐵樵。）  
四：用神——不易取，大抵是指「陰日主」。若日主之陽干，亦透天干，則與陽干「用神」作相同之論。

五：古人論「六神」宜忌——大抵指「陽干」。

陰干不論正偏財，皆與日主不合。陰干不論正偏印，皆「專」。

六：窮通寶鑑——專就「十天干」性質立論，不言「六神」，非無見也。

七：財官格——至財官死絕處。傷官格——至傷官死絕處。必「壽元」有阻。

八：古人論命——喜用「偶語」，意義多不達。如「元理賦」：

「大貴者用財不用官，當權者用煞不用印。印賴煞生，官因財旺。」

九：論命以「用神」為「樞機」，故初習者，必從此而入。非以「取用」為盡命理之能。

事也。

十：吉凶之「幾」？胥在「神煞」、神煞合併，乃有微驗。

神煞者——天干六神「財、官、食、印、比、劫」六也。

地支合會刑沖。以及「祿馬、貴人、咸池、刃、墓……」總稱。

十一：三奇之誤——與「羊刃」同，非自今始，非推源五星。不能明其錯誤之由來。

蓋以「五星」之中，「卯巳午」為三奇。以「乙丙丁」同論。

十二：年、日為主——問「神煞」以年為主？抑或者是以日為主？

曰：干支八個字，皆有交互之用。八個字之中，以「日干」為主，非并年月時

於不論。古訣曰：

「煞中包煞方為貴，不在年干在日時」。

取其所長，舍其所短，不亦可乎？

十三：徐樂氏——取「用神」，并不是以「造化元鑰」為主。（殺氏用神）

諸如：癸未 壬戌 丁未 戊申——徐樂吾取「水」為用——水子、余妻。

依「余氏調候」用神——丁日生於戌月，是取「甲」木為調候。

壬午 庚戌 乙未 丁丑——徐樂吾氏取「財星」為用。（土）財子食妻。余氏調

候用神——乙日生於「戌月」——取「癸、辛」為「用神調候」。

十四：醫卜星相——皆道家之余，修養之具。故習命理者，非但富貴窮通之念，要淡然若

忘，即生死亦當置之度外，方能為學問而求學問？若有絲毫未能達觀，當以不習為

是……

等等。以上簡約列出「徐樂吾」氏，對「命學」上之推理。是有着如此程度上之取舍差別。吾人之所以列出這些特色，并不是在於（孰是？孰非？）如果以「狹義」式的認知立場而言……

這就是坊間，一般性所稱之謂：「秘本」……

歷代都有「徐樂吾」氏，這一類之「衛星命學」。即使是屬一級命學典籍之作品，亦多有此類「衛星命學」，穿插於其間。

筆者在此，只是以「五行」論命的範圍而舉例引，舉一反三，讀者當知「衛星命學」雖然不入主流，却又是「邊緣、中游、衛星」……。確實是主流命學，所不可缺少的一環。若是推論到其「根本性」的原因。也就是為什麼？會在體系完備，依經傍典之下，仍然會有「衛星命學」之生存空間，其原因却是十分簡單——

此無他，說出來也只是一項「簡單」，又是十分「切實」的層次。那就是「六親」問題，有關於「父母、夫妻、子女……」。這些六親問題，乃是真正民間命學，最為關心之切身問題。庶民命學之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榮華富貴」？他們所希冀的最大原望，大抵也只不過是在「妻賢、子孝、兄友、弟恭」……。

然而，「妻、子」這個最根本性的問題，却正是「主流命學」，最弱的一環。

關有「妻、財、子」方面，經典之作——

諸如：造化元鑰（窮通寶鑑、欄江網）。以「用神」為「子」，生用神為「妻」。

三春甲木——用「庚」者、「土」為妻、「金」為子。

用「丁」者、「木」為妻、「火」為子。

滴天髓——任鐵樵氏，以「日主」與「十神」間，旺弱論「夫、子」。

「官」星太旺，無「比、劫」——以「印」為「夫」。

「官」星太弱，有「傷官」——以「財」為「夫」。

「官」星微，無「財」、此劫旺——必欺「夫」。

子平真詮——論「子息口訣」——沈孝瞻氏，引用明代「花園十二宮」「長生

四子中句半，沐浴一雙保吉祥……」（明式「衛星命學」。）

這些「主流命學」，不論是那一家，都有着極其相似之「特色」——

「擅長五行喜忌，而對六親問題，都是屬於最弱的一環。」

故此——

五行論命——偏重於「功名、顯爵」，略論「親屬」。

十神論命——偏重於「親屬」，略論「形勢」。

（各有各的「喜、忌」、與「大運」選擇方式。）

而「神煞、刑冲」——則貫通於二者之間。偏重於「人生之特色」，與「流年」之起伏感受。

三者俱皆有「衛星命學」——一種「禮失而求諸野」，搜求散佚之民間「經驗之論」。

## 前言

論命在早期推理時代，是三法并存。所謂「三法并存」，那就是「神煞、刑冲合會、五行」。后人逐漸多有偏重，以今日所常見的範圍，約以

一、依「欄江網」，取「天干」為主的「調候用神」系統——

以調候用神的天干為主，順延至「兼六親、坐地支衰旺」，以及與「格局」順、逆用，最後再歸併於「刑冲、神煞」。

二：但依日主「強、弱」。通論八字，重點只以對方來賓關心者為主。

三：純以「流年」，眼前為第一優先。但取「大運」與「流月」之間的關聯。

四：取「十神」在干、支的「定位法」。此說為「實用派」，近於明代的「財官派」。

五：純粹以「五行」論命。

這五種主要之方式，大抵都是「兼而并存」。不過，也可以單獨使用。其實，在「祿命法」之中。所謂：「五行」與「十神」，是「一體兩面」之事。

此說一直是相安并存，已五百年之久矣

由於近二年來，出自我自己的門下，以獨樹一幟——取「五行論命」。作為異乎它家者，以而作標榜，引起全臺爭議。因此，為了平息熾烈之爭議。故此，特以七旬之年，再度執筆。



說明「五行」論命，與「十神」論命。二者實為一體兩面之事。不宜過於有所偏依。然而，在一般習論上。則是事實上，以「十神論命」者居多。（見招師為生）我在此行文之時，必須先有所說明。即是——

「當一甲子以前二（十年），五行論命，本來是一種很普通的一種論式。」

由於五〇年代，有一位業余人士吳俊民先生，提倡「日主強弱制」，以及「用神、中和」論式。以其不易有「實務」之效益，因而有「十神定位」之風行。

自我在「庚戌」年，出版「命學大辭淵」問世以後。「十神定位」一法，即風行同道之中，至今不衰……

其間之「史觀」背景，可以參閱拙作「子平母法」，（細說子平五十年——一章節。）

如今，在近三十年之後，為了避免使後賢讀者。無所適從於「十神定位」，與「五行喜忌」之間。或者「只見其同，不見其異」。與「只見其異，不見其同」。兩難與兩者皆不甚解之間。故此，再專以「五行」為主。作一些「系統性、史觀性、協調性」，以及最為主要的一項，即是要有「實用性」。

以免墮入，「只會空談喜忌」，而不能「開口」之弊。

閱讀此書的讀者，應該都是對「子平法」，深有研討的人士。至少都是三、五年以上，甚或者是超過十年以上的專業人士。以及對本書的主旨，是建立在「研究、批判」性更上一層樓的層次。故而，不再更復陳述一般性的基礎「推理」。

讀者在閱讀本文之前，請先參閱拙作——

「細批終身詳解 子平母法總則」

子平母法大流年判例（第八版——新版）

若有推理性之疑問，請附回郵信封寄

臺北市：第一〇〇一〇信箱 梁湘潤收

## 論五行

「五行論命」，與「十神論命」。二者皆出於幾乎相同之法源。即是以——「三命通會、滴天髓、欄江網」這三本書，作為根源。

如果若是以一般「綜合性」論說、授述。大抵也是以這三部書為主。也許另外還可以兼用「子平真詮」，與「神峰通考」。

「五行」者，就是盡人皆知的「金、水、木、火、土」。

這五個字，有著幾乎是「無限、無窮盡」的函義。

它可以按「方位論、色澤論、旺相論、藥性論、五倫……」等等。涵蓋了吾國原有之——「中藥、卜相、技擊、易學、禪道……」。

若但以「擇命法」而言之，那就比較單純一些了。一般性之「命理」，在習俗上，是以「準、不準」作為重點。基本是傾向於「利、名」之商業層次為主。即使是「命學推理」，也是為「商業指標」為指歸。

譬如：開館第一個主旨，是「來賓、客人」多寡？為優先重視之事項。

編寫一本命書，同樣也是要考慮到，「銷售」之成本效益。

故此，「實務論命、編叙命書」……等至於「授述、開班……」。也是離不開「商業指

標」。因此，無所謂：「十神定位、用神得地、沖合拱會、神煞克身……」之方式。

現在，則是為了較高層次的讀者、門生、同道，作一次純粹「非商業性」之報導。也許讀起來，略顯乏味。但是在「多元化」融合之中，也不失「準、不準」的「實務」指標。

論命直接指標「五行論命」者，那個時代，已經距今五百年以上了。

依「三命通會」，有三個層次，以「五行」，但以「氣候」而論八字。「調候用神」在「五行大義」上而言，僅是「子代五行」之提要。因為「調候用神」，必須要與「十神定位」合論。

故此，三命通會——明白指出

「研究命理，首須明五行之為何物？」

財、官、食、印……等八神之名稱。乃古人提綱挈領，以示初學。所以使於論休咎也。

如論生、五行各有所宜，性質不同，未可概論。言財、官、食、印……。不如逕言五行之為便要。」

所以「三命通會」，在「五行總論」之中。以論命直接用「五行」為主，比單用「財官」十神論命者為佳。這一句話，讀來很容易了解。若是要從這簡單的二句話之中，要確切得到領會其中，較為完整之理解，與取舍，則不是人盡可曉之事。這並不是說這一段話有多難體會？而是讀者首先要明白。一些不很明朗，却是存在的「命理暗流」。吾人逐段先予以介述說明。

一：初習八字，除了一些基本軌範，「排八字、大運、十神、神煞」以外。

若以「科班」過程，就要背

甲：東方甲乙寅卯木（春）……（代入於「調候」之取用基礎概念。）

乙：干支冲刑合會。

丙：十神生——（代入於「六親、格局」。）

二：甲：五十年以前之坊間論命，但以「冲刑」，以及「神煞」不身為優先。

乙：二十年以前之文人習命——則以「身強可以托官、身弱不能以財官」。以「身強身弱」作為入門之標準。

丙：以「成語」作為「不二法門」——即是「傷官見官、官煞混雜、背祿逐馬……」等俱皆有着「不吉」之指標。

丁：取「調候用神」為優先者……

等等。設若有人對以上，俱皆能深諳精曉。如此，此人還須要，再來一次純粹研究「純五行論命」嗎？答案是「有此必要」。（不是「絕對不須要」。）

現在吾人，假設性。對這一位，已經完全精曉上述的種種條件人士。而來作「純五行」命學之報導。

## 一：五行與氣候

五行總論曰：「五行」者——四時之氣候。古人代之以「卦」，名曰「卦氣」。如「玉照

神應經」曰：「卦逢生氣天德合」。這就早期純五行論命之術語：這一句

「卦逢生氣天德合」，如果轉譯成現代之祿命語句——那就是天德貴人、天

干帶臺、地支在「寅申己亥」之中。

至漢代，就以「卦氣」，改為「五行」，而論其生……。至此，就產生此劫官印之「十神生」。

此是以現代之習用觀點，去體會昔日之史觀，並不是漢代「五行」與「方位、氣候」之本旨。譬如：吾人俱皆知道，「祿命」與「中醫」，都是用「五行」理論。這只是原則，吾人至今尚不可能，以「傷官見官、天德合……」來推論於「中醫」？為什麼呢？這是「同中有異」？設若再追問「異在何處」呢？

這個問題，當然是有答案的。只是不可以「十神」來取代「五行」而言之。而且也不是「祿命家」一定非要研究不可的問題。設若，那一位「祿命」命學人士，特立出以「純五行論命」，那就有必要來探討。為什麼不能以「十神」比劫財官，貫通於「中醫、丹道」。

若撇開「祿命」而論「五行」，那就有着「同中有異」了。

五行總論曰：「北方陰極生「寒」——「寒」生「水」。

「南方」陽極生「熱」——「熱」生「火」。

「東方」陽散以泄，而生「風」——「風」生「木」。

「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



「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  
其「相生」也，所以「相維」。其「相」也，所以相制，而「有倫」。

依此，涵括略歸於「祿命」，曰：

「研究命理，首須明五行之為何物，五行者，春夏秋冬之氣候，流行於天地之間，循環不斷，故謂之「行」。

此是「五行」，直接依「春夏秋冬，四維」為主。「金木水火土」，反次於「氣候」之下。若以「氣候」為主，則只是「五」而不能「行」了。

## 二·五行與方位

以上這一節，在「五行總論」之中，幾乎是以「金木水火土」，只是「春夏秋冬……」循環不見的一種「代名詞」。如此，假設：換一種口吻，念成「冬克夏、秋春……」。其意義故然是可以透過「傳神」來意會。不過，聽起來總是有些「怪怪」的，而且也毫無實用之處。

至今尚未能完全考證出，究竟是出於何人之手筆。列出今日視之為金科玉律的——「東方甲乙寅卯木——春……」。

在這些視之為「本來就是這樣」的「定律」之中。透過中層代之「五行」文選，仍然是可以看得到，其中「干、支、方位、五行、季節」之先後多層次之順序。

約是以「天干」主「倫性」、「地支」配「方位」。在「五行總論」之中明載有——「以五行代春夏秋冬之名稱，（不是以「春夏秋冬代五行之名稱」。）配合方位，出於自然——

北方「亥子丑」。冬季——冬季陰寒為「水」。

南方「巳午未」。夏季——夏季陽熱為「火」。

東方「寅卯辰」。春令——春令陽和散泄為「木」。

西方「申酉戌」。秋令——寒肅收斂為「金」。

「土」無專位——居「中央」而寄「四隅」。東北丑寅、東南辰巳、西南未申、西北戌亥。

此說又與一般以「辰戌丑未」、單支為「土寄之位」，而有「同昇」之交。

所謂四季，是指「交脫」之際。以「未盡」，與「已至」之「間雜」之氣為「土」。

若以「一年」而論，則以「午未」月為最旺，居於中央。

這是以「地支」而言「方位」。此說見之於明、清二代之命學。代入「十神」，即是在「格局」日——雜氣財官。在「親屬」日——夫星入庫等。在「沖刑」日——雜氣喜沖……。

## 三·五行與性格

「五行」與「性格」，其用來代表什麼是五行？是指「天干」，不是地支，也不是四季春夏秋冬。在「子平法」中，則是以「日主」天干為「五行」之代表。

五行總論曰：夫五行之性，各致其用。水者其性智、火者其性禮、木者其性仁、金者其性義。惟土主信，厚重博寬，無所不容。

水附之而行、木托之而生、金不得土則無自出、火不得土則能自歸。必損實以爲通、致虛爲明，故五行賴土。

此中之所示，乃哲人之所見。也就是「五行」之「體相用」。

一：「五行」之體——是「相生相維」、「相克有倫」。生生不窮，有「衰旺」，而無「滅絕」之本體永恒。

二：「五行」之相——是「水黑、火赤、金白、土黃、木青。」（詳見下一章節）

三：「五行」之用——在人而言，即天生之八字的性格。

經疏注釋曰：「由五行之性質，而推其用——土性渾厚、唯近於信。

水性流動，其象曰智。火性光明，其象爲禮。

木性陽和，其象曰仁。金性嚴肅，其象爲義。

「易經」中之「象」曰，也就是「用」。

此中的「五行之用」，是以「天干」而言。

「未聞生於「子」年即有智，亦未聞生於「四五」月，夏季在好禮……」此間如此之引此，只是說「未聞」。而不是說「絕對不能」。

譬如：生於「午時」之女命，有異於常態女人之「嫵於修飾、美容」。爲什麼不再此多論

呢？由於此書之主旨，是在於「五行論」，不是專論「六親相用」。

注疏曰：「金水二局，人必絕頂聰明（指金水傷官）。

火性炎上，生居東南（指建祿、羊刃、印局在月），果斷有爲。

若居西北，（指財、殺局在月），則謹畏守禮。

又曰：四時皆有其用、金木水火，皆賴土存。然言其性，必損其實，致其虛，方能以致用。

以上此種說詞，但見其原則性。近於「五行」之人性，以及「人生之成敗，因個性而導致者，往往有之。非但不足以論吉凶，更不能分述其「妻時子孫」之分別吉凶。

#### 四：五行色變

這一個層次，多年以來（至少三十年），沒有專文介紹探討過，有關「變色」的層次。雖然，我在「庚戌」年，主編「命學大辭淵」之時。有列入「乾元秘旨」中，有關於「正五行之變」，以「變五行之正」。但是在「乾元秘旨」中，其「變、正」的層次，是包括了「七政四余」之「李、羅、計、氣」……這些都是典「十神財官」，有關聯的「五行」變正。

與「子平」，河圖正五行，色變「母子妻息」義之內涵。也許見錄載於「五行總論」注疏之中，即是如下所述。

「五行」之色，基本上之「正色」，是——

「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然而，再以

正旺——正色。死絕——母色。形成——妻色。旺庫——子色。病敗——鬼色。  
 若以「子平法」，所習用之「十二生旺庫」，習相比照對用，即是——  
 生日——長生、臨官——正色。  
 成形——冠帶、沐浴——妻色。  
 病敗——病老、衰——鬼色。  
 死絕——死、絕、胎、養——母色。  
 旺墓——帝旺、墓庫。

生旺	死絕母	成形妻	病敗鬼	旺墓子
水黑	白金	赤火	黃土	青木
木青	黑水	黃土	白金	赤火
火赤	青木	白金	黑水	黃土
土黃	赤火	黑水	青木	白金
金白	黃土	青木	赤火	黑水

依據以上這一份「基本」五色表，換算為「每一個月」，其「五行變色表」，再換算為「五行變五行」表——就產生出一種

「聽起來很新鮮，却又是毫無實際意義之傳聞」——是乃「偏學」之病態，不可法式。

基於「五行、色彩、旺絕變色，十二生旺月令……」。其中存有可以互換之基本性。設若有人，以「五行」對「五行」來取代「表達」。就會發生「五行生」改變了「原有之基本軌範」……而造成對「平均性」水準的「論命者」，造成頗為相程度之疑慮與困惑……竟或以「水生木」之常態，曲扭至「木生水」之含糊……。

（尤其是出於我門下之人，更不宜有此不當之心態，不必標異而強己……）

正旺	長生、臨官	成形	病敗	死絕	旺墓
水	黑	赤火	黃土	白金	青木
木	青	黃土	白金	黑水	赤火
火	赤	白金	黑水	青木	黃土



金	土
白 白	黃 黃
青木 青木	黑水 黑水
赤火 赤火	青木 青木
黃土 黃土	赤火 赤火
黑水	白金

故此，在直接論到「吉、凶」程式之前。特再予以在「五行」之基礎觀點。再度予以較為詳盡之修辭。將「五行」與「十神」之間，二者相依相存之「輔助性、果因性、」以及「一體兩面」之和諧，不可廢偏之「兼顧、圓融」，在「實務論命」時之「道德性」。作者之如此重複補述，亦只在於「盡己之命」而已……。

## 正五行之變、變五行之正

「五行」之變，或者是變「五行」。這一個「變」字，有著種，基本性上之認識。

一：沿用中古期之「術語」——在目前一般尚屬於容易「參考」的典籍。

可以引用明代、永樂大典中之「乾元秘旨」——

正五行之變——水生木、木生火、金生水、水生木、火生

變五行之正——火生木、木生土、土生水……火克土、木生水……。

（參閱拙著「命學大辭淵」，第三九〇頁。「乾元秘旨」。）

以上之所指，對「子平法」而言。完全沒有直接的關聯。不過，若是以「延伸」的概念，就可以產生出一種「尚未成形」的，「法源」依據。（另述於第三節。）

二：「子代」五行之「貫通」與「溯源探究」。

譬如：「八卦」五行——乾兌金、坤艮土……。

「干支」五行——甲乙木、申酉金……。

「雙山」五行——坤申壬子辰合水局、乾亥甲卯丁未燄木局……。

「洪範五行」——甲寅辰巽戌辛申、屬水、離壬丙乙屬火、震艮巳屬木……。

「納甲」五行——乾納壬甲、坤納癸乙、艮丙、兌丁、坎戊、離己……。

等等。以上這幾項「五行」例述，與「子平」法完全，沒有直屬關聯。如果某一位人士，同時研究「子平、六爻、三元、三合……」。此是可以「異中求同」，在同樣一位人士。因時因地因事，而各別單獨使用，各種不同的「五行」例則。

三：天干「旺、相、休、囚」。「五行」變色，以所變之「色」，轉於認辨——新的，「五行生」。此就是「變五行」之正。

四：地支「三合」而成「五行」之變——

有關這一項——「五行之變」，最為易於為人所樂道者，即是習所周知——三會通、所載——「五月：丁壬化火。四月申及辰成形，巳酉丑成器……」等。

其中以第三、第四兩節所論之「天干旺相休囚」，以及地支「三合」及化不成嫌有之五行。有關於這二項的範圍，但以純學理而言，此也只不過是以下三種概念：

甲：依史學觀點，所謂「三代禮樂不相沿襲」。任何之一種事理，都是遵「易經」之所指「生生不息」，簡而言之。也就是「不斷在變」而已。

「祿命法」，只是世間無量法則中，一項甚為微小的法則。當然，也是不斷地在「變」。它的「變易」，十分之九，都是自然變遷，只有極為少數，是屬於人為之有心，因名利之故，而以「炒作」拉抬行情。

譬如：故意拉抬「納音五行」，及故意變更「支藏天干」……等。

乙：過渡期之「浮動層次」，以及「五行」支脉之不同代號。

譬如：五行旺相休囚，與十天干之十二生旺庫。

年支取「神煞」，與日支取「神煞」。

「魁罡、六乙鼠貴、三番、金神……」等，不按日干與四支之關聯而取格。

干支之五行「化氣」——其可化、不可化、化入其他五行……。

月支地支取格，抑或者是「天透地藏」取格……。

等等都是「祿命法」中，前後交接。一種純然是「自然」留存之——歷史性取舍，典時效。

注：以「祿命法」之過渡期而言，是有着平均性之「大中小」周期。

大周期——約以三百年為平均期，短一個時代，可以使用二、三年來相同之「術語」

而，其解釋與實用時期，很難有「三百年」之全盛時期。

中周期——約以六十年為平均期，中周期是「人」，作為依皈的重點。

諸如：最近之六十年，約以「徐樂吾」氏為中心。

吾人錢法了知，在太平天國、清咸豐年間，誰是最受尊敬之祿命家。相信以六十年為周期，永遠都是有「徐樂吉」式的精神人物。

小周期——約以二十年為平均期，此是以當代尚在世上。諸如：徐樂吾、吳俊民、益慶雲、梁湘潤……等。

正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三十年。

故此，本文之撰寫，是「中周期」為範圍。自身直接影響二十年，追溯既往二十年，影響未來之後賢，也是二十年……。約以此準則，以「五行」為主，獨立體系之稟命文獻：丙可以概括區分為二種：

一：自己研究資料不全，誤以為「博覽群籍」。

內心潛有「好勝心」的意識。而推出新的

二：只不過是「標新立異」，試試社會同業之反應，可能會帶些聲名……。

為此，特將一些，較為易于為人「編叙」之「各種不同五行」，生克代用程式，簡列于后。此種表式——（附后）

「論之於五行本體尚可，說之「子平」中——妻、財、子、祿」。

則不是人人皆可論叙之事理。

	金	土	火	木	水		
旺	金白	土黃	火赤	木青	水黑	正旺	長生
死	木青	水黑	金白	土黃	火赤	成形	沐浴
死	木青	水黑	金白	土黃	火赤	成形	冠帶
旺	金白	土黃	火赤	木青	水黑	正旺	臨官
相	水黑	金白	土黃	火赤	木青	旺墓	帝旺
休	火赤	木青	水黑	金白	土黃	病敗	衰
休	火赤	木青	水黑	金白	土黃	病敗	老
休	火赤	木青	水黑	金白	土黃	病敗	病
囚	土黃	火赤	木青	水黑	金白	死絕	死
相	水黑	金白	土黃	火赤	木青	旺墓	墓
囚	土黃	火赤	木青	水黑	金白	死絕	絕
囚	土黃	火赤	木青	水黑	金白	死絕	胎
囚	土黃	火赤	木青	水黑	金白	死絕	養



依據這一份表式，可以改變一種「表達」術詞。

譬如：火—正月—火生土    二月—金生水    三月—金生水    四月—火生土  
 五月—土生金    六月—水生木    七月—水生木    八月—水生木  
 九月—木生火    十月—土生金    十一月—木生火    十二月—木生火

依此可以代入。

正月—火生土    二月—火生水    三月—火生水    四月—火生土  
 五月—火生金    六月—火生木    七月—火生木    八月—火生木  
 九月—火生火    十月—火生金    十一月—火生火    十二月—火生火

再代入十神、六親。

正月—食傷子    二月—官殺夫    三月—官殺夫    四月—食傷子  
 五月—財妻    六月—印母    七月—食傷子    八月—食傷子  
 九月—比劫    十月—財妻    十一月—比劫    十二月—比劫

還可以再代入「地支三合三合」，陽干陰干。五行相克……」。皆為無益於子平之法。此種例述，只是純粹「五行」代詞。并不是「子平五行」之實用範例。

## 清代子平五行論式

「清代」子平法之推理——約以「乾隆」年間至「光緒」為一段落。在「乾隆」以前，順治、康熙年間。諸如「滴天髓」等，仍然是以「明代」之主流而論四柱。清、乾隆以後。命術大致是以三個系統而發展。

### 一、十神論命

此說以清、乾隆年間，進士沈孝瞻氏為主。他的理論至今猶存風行。沈氏之主旨有  
 一：月令當令之五行取格，承繼「三命通會」之說。只是「六格」，增為「八格」。  
 二：劃清「順用」財官食正印，「逆用」殺傷梟刃……。  
 三：定「格局」之字，即是「用神」。講究「多根」之審勢。  
 四：調候——是格局之調候，非是日主之調候。  
 五：雙格以上之喜忌，論說尤為詳盡，獨步三百年，尚無出其右。  
 六：命之高低，不以四柱為絕對之主導。泰半是在於「大運」之調停。

## 二：法家論命——湘江門

「法家」論命，是以「道法」（韓非子、王充、王船山）等「務實派」。

在清代，即是「湘江門」——一稱為「相、將」門。指「出將人相」之意。

此說是起源于清、康乾年間。洪門初創時之一個支派。那個時候，有着極為興盛之反清復明色彩。有一部份博學之士，以論命作為「反清」之掩護。故此，在論命之時，也融入了「韓非子、孫吳子」之「法家務實」哲理。

諸如：王船山夫子——以「天理之至正」，即是「人欲之大公」……。

以及在推理上，實務上。以「財官食殺印……」。等至「五行生克」之道。完全融入于董仲舒——「法陰陽者王，則四時者霸。」……。

五術家有這種「法家陰陽」學之體系者。自古即已有之，無非是在「盛世」？抑或者是「亂世」……？

若以「盛世」而言之，即是「董仲舒」之「春秋繁露」，「王充」之「論衡」……。

若以「衰世」而言之，即是「王船山、顧炎武」……等之「語錄」。依此而形成清初之「湘江門」——「應要（英弋）篇。近一世紀之「星相法卷」。

這些「論命」法家學者，正是孔子所說：「百姓日用而不知」。

王充——論衡（節文）

「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

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

古賢美極，無以衛身。賢潔之迹，毀謗之塵。

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己也安能。

故聖人不治名，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免。不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完所謂賢

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污者，未必非善。

富不可以籌思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

積金買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

淮南子曰：

「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

語曰：「國王不成，其弊可以弼」……。「國學不成，其弊可以術」……。

故此，依「王船山、顧炎武……」等「夫子」之學。所以，「湘江門」之「相」（出將入相，潛龍之謂。）

直比之以「宰相之才，而精治九流論命之道」。

亦比之謂，以「張良、韓信」之帥才。融治于術家，論命應對之道。

故此，「典章并存，文采奕奕……」。

諸如：孫吳子曰：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

即——今之所謂「善算」者，準于易準者也。（自己參悟）

故「善戰」之「勝」者，無「智者」，無「勇功」。

即——故「算準」之「準」者，無「十神、格局」之「學名」，無「用神、喜忌」之邀功

也即是「未戰先勝」——（未算先準……）已知者必準，未知者不攻其堅。

三代相承之后，逐步有自己的「獨立宗法」，以及「術語」……風行大江南北，幾逾二

百年之久。

諸如：應要七百字訣——類似「兵匠」以「命術」之定型。

兵匠——譬如：只知道一平方里，須要投多少顆炸彈的「將軍」。

命術——譬如：但以——「命略本紀」，或以「應要——英耀」……。

附：「江湖本紀」節文

遼湘本紀：論「命」者，揚名立萬安身隆道之大事。準與不準、信與不信，成敗之地。榮辱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傳授」于五事——

一：道——使自己與來賓「同意」，與「來賓」完全一樣的立場。如此，可以與來賓，不分貴賤、貧富、相聚相談。而不相偶，傾心相談，依存之情，由此「道」盡天下來生相。

二：天——是「天時」。即是要尊重客觀大環境，一些耳熟能詳之——大勢所至、天命所

歸……先賢所謂——順天以應人。

三：地——是「地緣」，要與當時，當地之「民情」環境，以及個人相應。

「宗教、習俗、文化、教育、民俗、貴賤」。

四：人——是「交往深淺、經道鴻儒、問道于旨、貞烈、鼻土、雅、俗」……不迎不

將。

五：法——是「制法、宗法、術法」——

制法——論「八字」，不兼論「陽宅」，論「流年」，不論「相法」……。

簡而言之，一項一價、一事一收費。

宗法——不勸離婚、不談人家事。

術法——不論是「學派、術派」，各本其「宗師」之法，和平共存，有容乃大

### 三：五行論命

「論命」的基本原理，是用「五行」。然而，「五行」并不是，僅僅是區限于——命理。

故此，在「稟命」法之中，大抵都是以「干支五行」，所產生出的「生克化合」——第二因次的「比、劫、食、傷、才、官、殺、印……」。却是以「十神」，作為「格局」，「六親」

……喜忌強弱的「通用」術詞。

純粹用「五行」者，少之又少。其所以會「少」的原因，并不是指有什么過人高深之處。



而是有著「客觀」的存在因素。

一：「五行」之書籍，不論「妻、財、子、祿、壽」的「分別」吉凶。譬如：五行大義——此書基本上不是「標命」之書。

二：「五行」論命之書籍，有經論可以印證者。

基本上是以「三命通會」中之局部章節，以及「欄江網」中之引伸。二者較為具體，二者之間，有其相同之處，有其不同之處。對於一般性之讀者而言，幾乎是以對這本書之中，有關於其中之「異、同」。是不易有著具體性之顯著比判。

這也是編著本文之基本主旨。本書也就是依據這一個推理，以及現時「命術」瓶頸，而編著此章。

##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五行比判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皆相同。

「五行者，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是謂之行。」

造化元鑰——在此一段之后，補上以下之行文。（三命通會，無以下之一段行文。）

「研究命理，首須明五行之為何物。五行者，春夏秋冬之氣候也。流行于天地之間，循不斷，故謂之行。」

財官食印等八神名稱，古人提綱契領。以示初學，所以便于休咎也。如論生克，五行各有所宜性質不同，未可概論。言財官食印，不如逕言五行之為便。故此本書（指造化元鑰），專論五行，不言八神。

四時氣候，古人代之以卦，名曰：卦氣，至漢代，始易以五行、生克。及「印比官鬼」等名稱（詳見子平粹言）。卦氣合氣候方位言，今論五行，亦宜會其意也。

按：以上這二段句文，二者是有相當大之差別。以「造化元鑰」所提出之觀點如下：

一：五行是「春夏秋冬」，流行天地不窮。是以「四季」之時間，代取于「金木水火」。

二者有相同之處，命理以「金克木」，并不能直接易為「秋克春」……。

二：明言「官印財食」等之八神，只是便于休咎——以示初學。簡而言之，也就是但以

「財官印」論命者，此皆是「初學」之人士。

此也就是時下，也有人以「純五行」論命，優于「八神」。然而，何謂「純五行」論命？這又是幾乎是一片「語焉不詳」……一句話說起來很容易，若是要解釋得有體系，那就不是虛言幾句，就可以交待過去。

三：五行各有所宜，性質不同，未可概論，不如還言五行之為便。

這一節之行文，就是指命理中之「調候用神」。其產生之原理。此中有二項細節讀者應予以了解。譬如：

甲：「甲日生于寅月，應該視之為「正月之甲木」。

若以「甲日生于寅月」，則是常法之「日主當令、喜財官」。所謂：身強可以托「財官」——此是「財官」派之命理。

乙：「寅月之甲木」，為「春木」，須火溫水滋。此乃是「五行」之論命。

至于是用「丙、丁」火？抑或者是「壬、癸」水？那又是次一層次之推敲？

總之，「調候用神」，本來是用「五行」作代表，代之以「天干」，此乃是「造化元論」之立場，故此，「造化元論」之用「五行」論命，并不純粹，仍必以天干代五行，以便通關於「妻財子祿」之休咎實務。

四、古人以代之卦氣，至漢代始易以五行。（論方位，不以氣候為主。）

這一節中，所談及之「卦氣」。在今日子平法中，所談到之「卦氣」。唯一有完

備之「卦氣」用辭者，只有在「玉照神應經」中，可以見得到。

此經曰：「卦逢生氣天德合、世世常年。」就是指天德貴人，地支坐寅申巳亥。

注：我授述命理，在中階段之際，一定是不論十神，但以純五行論休咎之「玉照神

經」，以及「天元咸巫經」，列為必讀之「五行命學」指導典籍。

在這一段經文之中，即是三命通會，與造化元論，二者在論休咎之前，互有彌補之處

三命通會、造化元論——二者相同之處。

「北方陰極生寒、寒生水。

南方陽極生熱、熱生火。

東方陽散以泄，而生風、風生木

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

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

其相生也相維，其相克也所以相制，此之謂「有倫」。

按：這一節，是在論「六親休咎」以前，其所論之「五行」。此種五行，并不是以「金木

水火土」，作為唯一表達之方式。其中之「相維、有倫」，以及寒熱燥濕等之醫家五

行概念，具以中庸之「名相」表達。

以「北方，寒、水——是過程，并不完全相即。中醫論寒，用神曰水，堪輿曰北。

南方，熱、火——是過程，并不完全相即。中醫論熱，用神指火，堪輿曰南。

東方，陽散、泄、風、木——水火是三段論，而木則是五段論。

西方，陰止、收、燥、金——以金、木是「陰陽」之「泄、收」。不同于單以「仁、義

之個性而言之。生殺是果，泄收爲五行因。

中央，陰陽交、濕、相生、相制——同時兼「有生、有克」

（萬物皆生，克于「濕、相交」）

以這種漢代之五行「維制」推理，幾乎是在有「論命」以前（漢順帝）。乃是醫家王行的理論。今日之習命者，也有檢用此語，批命書之中，也有「寒、熱、燥、濕……」等術語。不過，若是并非精研詳判的人士，不免會誤以爲——

「寒、燥即是「調候用神」之所依，又或者是以「寒、熱」，即是「夏冬、南北」相即同義代名詞而已……。如此，則不能致達「五行論命」之主旨矣！」

造化元論——接上文而再延伸（下文三命通會之所不載。）「以五行代春夏秋冬之名稱，配合方位，出于天然。

北方亥子丑——冬季也。

南方巳午未——夏季也。

東方寅卯辰——春令也。

西方申酉戌——秋令也。

冬季陰寒爲水夏 季陽熱爲火

春令陽和散泄爲木 秋令寒肅收飲爲金。

土無專位——居中央而寄四隅——

東北艮丑寅 東南巽辰巳 西南坤未申 西北乾戌亥

四季交脫之際，春夏之交，木氣未盡，火氣已盡……間難之氣名土……。

若統一年而論，至「午未」最旺，亦居中央之意。

順序相生，所以相維，故循環不斷。隔位相克，所以相克。故盛極則衰，否極則泰無往不

復，天之道也，倫者常也，言有一定之程序。」

在這一段之中，也沒有兼入「休咎」之實務。却有着一些五行干支之規則，今分別引述整理于下——

一：五行配方位，是以「地支」三會而言。基本上即是採用「漢、張衡」之「卦、支」方位。北方亥子丑冬季，但以「三會」而言。天干「壬癸」固然是「水」，但天干位不純。若以「壬子癸亥」而言，尚可以論之爲「水、北方」。設若以「壬午、癸未……」等而言，就未必了。

故此，天干不能肯定言「方位」，地支可以單獨論方位、氣候。

因此，天干之「旺相休囚」，得令得地，皆依地支而言，地支左右天干五行之勢。

二：常法「土」，但以「辰戌丑未」四支而言。

若以「五行」而言土，則是「丑寅、辰巳、未申、戌亥」。此一項正是三命通會中詳爲說明之「進氣、退氣」，也就是大運中之「接角」。

設若專以「五行」論命者，仍然是以「辰戌丑未」是土，而不能確別「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等「進退」，則是以「十神」論命……。

三命通會、造化元論——二者俱皆相同。

「夫五行之性，各致其用。水者其性智、火者其性禮。金者其性義、木者其性仁。惟土主信，重厚薄實，無所不容。」



水附之而行，木托之而生。金不得土，則無自出。火不得土，則無自歸。必損實以爲通，致虛以爲明，故五行皆賴土。」

按：在三命通會這一段縫文之中，很明白地提出「五行」之「名、相、用」。

氣名——是指五行，每一行都可以因層次（相）之不同，而五行的「名」稱也不同。

譬如：金——西方——亥子丑——收飲……等，都是五行金之同名。

層相——是指層次之相，譬如：木——生發、陽和、青色、高直……  
質用——指人性之感受作用：譬如：仁克信、禮制義、水附土、木托生……。土須木疏、火以

虛明……。

三命通會——在論五行之中，行文至此，始開端敘述出，「五行」與「休咎」人生之關聯，在此段經文之中，吾人可以認知。「五行」之于「人」之吉凶，是以「五行」之用則，才得以順沿其「用性、用相、用名」。倫常之「妻財子祿」……配以相名，舒配于一生大層次——流年之中，始有「細批終身」之能事。

「造化元鑰」依「三命通會」之原文，順補沿申其義。

「造化元鑰」特論——三命通會所未載者如下——

「由五行質而推其用——水性流動，其象爲智。火性光明，其象爲禮。

木性隔和，其象爲仁。金性嚴肅，其象爲義。

土信渾厚，則近于信。以五行舒五常，配五倫，彼此象徵。

人兼五行之氣名而生，隨其秉賦，而成各人之個性。人之性與五行之性，各有信似。譬如：金水（傷官）——人必絕頂聰明。

火性炎上——生居春夏、果斷有爲。若居秋冬，則謹畏守理。

木性曲直——必主仁壽，由各人之秉賦而推其性情，大致不甚相遠。

土無專位——四時皆有其用（在命學即是指——用神。）

金水木火，皆賴土存。然言其性。若過于厚重而不靈，必損其實，致其虛，方致其用故「土」之用，反賴「金水木火」以成也。」

以上「造化元鑰」這一段行文，對五行于人之性格，只是略舉其例。若以五行之十二個月令。以其「虛、實」之「損、致」。但以「休咎」而言，那就是「調候用神」表所依據的原則。

按理應「五行」與人之「倫性」爲首，「倫常」爲次（妻財子祿）。而論命則以「妻財子祿」之「倫常」，優先于「仁義禮智」之「倫性」。論命有談及人之個性，但比較于「休咎、得失」之層次而作取舍。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俱相并載。

「推其形色」——則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及其變易則不然。

當以生旺從正色——生旺則正氣全，可見正色。

死絕——從母色，水者木之母，死絕則黑。木者火之母，死絕則青。

火者土之母，死絕則赤，土者金之母，死絕則黃。凡五行死絕，則氣歸根，見母之色。凡人遇苦呻吟則呼母，此五行之義也。

形成、冠帶——從妻色、人少壯之年，及衰老之際。皆為仰妻之時。

病敗——從鬼色，鬼旺受克，則氣歸鬼。

旺墓——從子色，旺者傳、墓為收，故色在子。

其數則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生倍加倍，死絕減半，以義推之。」

按：此節行文有二個層次之指標。

一：以「旺相病敗」之區分變色，即已表達出「正五行」之變，等至于木火水等，可以互見生克！

二：依此「正旺、死絕、形成、病敗、旺墓」，透過「旺、相、休、囚、死」——直接配合于「隋代」蕭吉之「五行大義」中之「十二受氣」。

并易以十天干之「十二生旺庫」——之初期推理之定義指標。故此，「造化元鑰」，再度延伸，直接標明，「十二生旺庫」之代號。但是並沒有加以制定「陽生陰死、陰生陽死」之「天干」法統起例。

造化元鑰——以下「三命通會」所不載——

「五行之色、隨生旺絕、十二宮而變易。」

生旺者——長生、臨官。

形成冠帶——沐浴、冠帶。

旺墓——帝旺、墓庫。

病、敗——病、衰。

死、絕——死、絕、胎、養。」

注：今言「敗」者——約以「子、午、卯、酉」之「沐浴」，為平均之概念。

若以「造化元鑰」，純五行而言之。「敗」是指「毘」位，也可以稱為「余氣」，李虛中命書曰：「一方之氣，却言衰者成功。」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以下行文，是二者，俱皆備錄。

「夫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和。過與不及，皆為乖道。故高者抑之使平，下者舉之使崇。或益其不及，或損其太過。所以，貴于折衷，歸于中道。使無有余不足之累，即財官印食、貴人驛馬之微意也。行運亦如之，即命理之說，思過半矣！」

此一節行文，即是提出「中道」，也就是「中和」主旨。不過，此中並沒有提出「生克中和」，以及五行性體之「中和」……未提出實務之細節。

依據原文，其后文是留存于，各別論「五行」之章節中。

造化元鑰——依附之補叙，此段行文，為三命通會所不錄。

「陰陽者，正負也。萬物皆有陰陽。生長而盛，而衰老病死。一氣循環、周流不息。

由生而長為陽，為正義。由盛而衰病死為陰，為退氣。（參閱子平粹言）

命理之意，無非損之益之。使其歸于中道，無過之與悖及而已。

財官食印……，為五行生克之代名詞。

貴人、驛馬……等神煞，亦只是五行動靜、變化之名稱也。

原命合乎「中道」，不待運而發。原命有缺，則必待之助。吉凶休咎，胥由此出。子平之理，不外乎此……。」

在這一段行文之中，有著三項與時下命理有關之事理。

- 一：對「神煞」之一說，是採取承認之立場。
- 二：推崇「子平粹言」一書，應是「清代」末葉之作品。
- 三：強調「中庸」的八字是吉命。

持「日主」與「格局」，中和是吉命。此是近五十年來之主流觀點。問題是——

甲：「中和」與「調候」，二者之間，孰為優先？

乙：「中和」與「沖刑」，其間之「休咎」關聯，是否有軌迹可以資循？

以上之「五行總論」，不論是「三命通會」，或者是「造化元鑰」？二者都是提出一些「五行」優于「十神、神煞」之程序。而不是認為「五行」，可以廢棄「十神」之立場。只是脫——論十神，不可以廢棄「五行」之用性，以及氣節性……。

至于純論「五行」，任鐵樵氏之「滴天髓」，也是歸屬於「五行論命」者。不過，任氏之「五行論」，是以「格局」五行為主，不是以「日主」五行為主。

在此，吾人易以「造化元鑰」之「五行」，作為主旨。有關散見各家之「五行論命」之說，另行再予敘述。

## 五行分則

「五行」分論，也是取「三命通會」，與「造化元鑰」。二者之間，以「五行」論命的層次，比判其內涵。一種「異、同」比判。而不作「褒、貶」之行文。

所分則，是有著兩項大的層次——所有論命之五行學說，基本都是以此一章節中，所介紹的「分則」層次，作為主流之依皈。然而，「三命、造化」，這二部書，只有在「五行」總論方面，接近類同，而在「分則」的層次，就著二個層次之異同。

甲：五行名相四季分則

這是以「金、木、水、火、土」，各別以其五行之屬性，按「春、夏、秋、冬」。四個不同的「季節」，而言每一種「五行」之旺相、休咎。

三命通會——在每一種「五行」，對四季之五行性。在主旨之前，是先列出「喜、忌」。

由于「三命通會」，是萬育吾氏所收集各家之集成命書。以此書之全貌，基本上是以「十神」論命。

以其「客觀性」，以及「廣博性」。故而，另行列出「純五行」之篇幅。雖是有「五行」論命之章節，大致上，乃然有「喜、忌」，以及「十神」配



屬。以增加讀者之「坊本適應性」。

造化元鑰——在「五行」分則之時，以「三命通會」。有着相當程序上之差異。

一：「造化元鑰」，在「金、木、水、火、土」。各別「五行」分論之下。完全不列「喜、忌」。

二：在各別「五行」，對「春、夏、秋、冬」四季之「五行性」中。

行文有半數與「三命通會」，完全相同，半數是自己的補敘。

而在「十二個月」，細則論「五行」性用之時。則與「三命通會」之「十二個月」論五行，二者是完全不同。非但是「文筆、推理」，全然是二個不同的體系。而且對「吉凶休咎」，以及「喜、忌」之陳述，也完全不同。

故此，五行論，在「四季」分述之時，當可以彼此參閱。而在「十二個月」份之五行喜忌。以時下坊本而言，在近百年之中。流通最廣的「調候用神」推理，是依據「造化元鑰」者居多，引援「三命通會」者較少。

今分述于后——

## 論木、四季分則

三命通會——備列，「造化元鑰」缺列。

喜——琢削 生扶 助火 土培 生旺地面 有黨成林

忌——空折 飄落 空亡 動搖 死絕 枯槁 自焚 耗泄 濕爛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皆俱備錄。

「木性騰上而無所止，氣重則欲金任使。木有金，則有惟高惟欽之德，仍愛土重。則根茂深固，土少則有枝茂根危之患。木賴水生，少則滋潤，多則漂浮。」

甲戌、乙亥——木之源。 甲寅、乙卯——木之鄉。 甲辰、乙巳——木之生。——活木

甲申、乙酉——木受克。 甲午、乙未——木自死。 甲子、乙丑——金克木。——死木

「生木」見「金」自傷。 「死木」見「火」自焚。

「生木」得「火」而秀。 「死木」得「金」而造。

無風自止，其勢亂也。遇水返其源，其勢盡也。金木相等，名為截輪。若向秋生，反傷于斧，是秋生忌「金」重也。

以上兩書俱皆有載之文，其中之「金傷、金造、火焚、火秀」。是屬於一般性之推理概念。然而，此中有「活木、死木」之分。不是一般常稱之「衰、旺」。有關於這一項之「原

理」，至今已近于「語焉不詳」之層次了。

造化元鑰——在此經文之后，是以「補注」的行文方式。

然而，在補注這一段經文之時——就與前一章節。附文于「五行總論」之際，文筆大有不相同之處。前者只是依「三命通延伸」，并無否定之處。由于「總論」，只是概念性之原則。

然而，在此「五行」分則，各別論述「金木水火土」。直接論入近于「人」之「休咎」。不是一些「五行者，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之所可涵蓋。所以，「造化元鑰」，在「五行分則」之中，有二種特色。

一：用「十神」補足「五行」之精密度，但仍然顯著表明，「五行」之優先于「十神」。

譬如：「木克土為財……」。然火之克金，與木之克土有不同。」

二：對「三命通會」二者俱載之「活木、死木」。補注之時，認為「于理未合」。

關於這個原因，只是因「三命通會」，可以容納「納音五行」，與「河圖五行」，二相并存。是屬明代中葉之「命學」立論。

而「造化元鑰」，則是清代末葉之補注作品。已經不習慣、也不甚了解明代的理論。

以新權威自居，而直接排斥「納音五行」。故此，說「死木、活木」為不合理。

再「四季」分論之時，越益看得出二者之分歧，尤其是在終極指標，益為明顯。

## 一：春季之木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皆相同并錄。

「春月之木，余寒猶存。喜火溫暖，則有敷暢之美。藉水資扶，而無乾枯之患。初春濕濕陰重，則根枝損萎，故不宜水盛。春木陽氣煩燥、葉槁根乾，又不能無水，是以水火二物既濟方佳。」

注：這一節行文，是定出「甲生寅月」，以「丙、癸」為「調候用神」之根本概念。至于「用「丙、癸」，或者是「丁、壬」——則是后賢之作。

水火既濟——則是二者不可缺一之意——至于「水、火」之透不透干，更是有着相當寬余之自由酌情取舍空間。

造化元鑰——依上文而延伸行文，其行文之主旨，并在于「注疏」之意。而是有「代為修正，引導規劃」，近似「取而代之」。

「木——三春之代名詞，陽和之氣也。論其宜忌，當分三個時節。

立春——雨水、初春。 雨水——谷雨、仲春。 谷雨——春分、暮春。

仲春二個月中，又以「春分」前后而言。余寒猶存，言初春也，得「丙」火溫暖則榮敷，見水多則蓋絕。或丙火出干、地支配一、二點水，則有既濟之功。若水多，則根損枝枯，反損精神，初春用火，可以缺水——調候專用「丙火」。

仲春陽氣漸壯，宜水、火并用。不能無水——取其通明，「丙、丁」同功。所謂「生木得火而秀」。

暮春陽壯木溫，非水不可，無水則根槁枝乾。

即使支令「木局」，格成「曲直、仁壽」，無「癸」資扶，不取貴也。以上論「春木」，必以「見水、見火」為宜。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俱皆載錄——

「土多而損力、土薄則財豐。」

忌逢金重、傷殘克伐。一生不開，設使木旺，得金為良，終身獲福。」

造化元鑰——命式五行補敘。

「此言春木見土。土、木之「財」也。三春「木旺、土虛」。然初春木嫩，不能克土，暮春土旺，亦防木折。總之春木見土，為配合輔佐，少見則喜，多見則忌，不宜喧賓奪主也。」

（如春木，成金之官殺格，只宜土財生，不宜用印化。）「此為原文之十神補注」又言春木見金，初春陽和日暖。而逢寒肅之氣。春行秋令，木氣催殘。即使配得宜不致夭折，亦一生不開，非上命也。言仲金木旺不妨用金。但春金氣弱，木堅金缺，得一點庚金，而有土以生之則貴。金多氣雜，有丁火制之亦貴。

春季木老，必須用庚金。更宜有水配合，方為吉命。」

造化元鑰，行文至此，始見有「夭折、主貴」之純「吉凶休咎」……等之「術家」用詞

## 二·夏季之木

夏季之木，其推理引用「三命通會」者很少。由于命理之推理，越是接近于「實務」，遍論「妻財子祿壽」之細則者，就越是脫離，「三命通會」中「明代」之術語。

有關於「夏木」之五行性，在

「三命通會」——「夏月之木，根乾葉燥，盤而且直，屈而已伸。欲其水盛而成滋潤之力，水

誠不可少，忌其火旺焚化之憂，故獨忌火旺為凶。土在薄不宜重。

重厚則反為災害。惡金太多，又不可欠缺。缺金則又不能削伐。

若重重見木，徒以成林。疊逢逢華（木旺），終無結果。」

「造化元鑰」——則很少錄用原文，直接用清代命家術語而行文之。

日：「三夏四五月，是火旺之氣候，木皆有枯槁之象。欲得水之滋潤，誠為不可以缺水。尤忌火多火旺，而引自焚之憂。故以「無水」，與「火眾」為凶。

夏木性枯，最須要水，得水為用（印格），最為上格，即使用「別神」其他之格局，亦不能無水為配合也。

夏月為病死宮。書曰：乙木疊逢火位，名散氣之文。故最忌火旺而無水——非上格夏木氣泄而弱，見厚土，無力克制。反有財多身弱之憂。惟木火旺局，無水制火。不得



已取一、二點土以火氣——為「食神生財」格，但運宜水鄉，不利東南，火土旺故也，惡在金多，不可欠缺，缺水則無源。

此言用金，夏木用金，不是取火旺金容。而是以夏木不可以無水，即使是有水、夏月之水，只是絕胎之位。要金來生之。指夏木金不可缺者，是指金生水之意。以為輔佐，書曰：印逢看官，即此之意。

重重見林，終無結果——此節是言此劫，夏木為巳午未病死之木。有旺火泄其氣，不能成偏（從食傷），或財多用劫，無水亦不為功。」

（行文中，逐漸轉入十神，格用之比例。漸見增重。）

注：夏木所用之「術語」——用、格、別神、甲乙、財多身弱、食傷生財、大運、水鄉不利東南，用劫、木火傷官。

### 三：秋季之木

三命通會——秋月之木，氣漸淒涼、形漸凋敗，初秋之時、火氣未除。猶喜水土以相滋。

中秋之令，果已成實。欲得剛金而修削，霜降后則不宜水盛，水盛則木漂。

寒露后又喜火炎，炎則木實，水有多才之美，土厚能任己之才。

注：以「初秋」——喜水土。

「中秋」——喜剛金。

「霜降」——忌水盛。

「寒露」——喜火炎。

造化元鑰——依前文而補注：

一：秋木因初秋、仲秋、暮秋三個時期——而有「宜、忌」。

二：初秋，申宮，金水同行，絕處逢生，殺印相資。但秋水性寒、滋木不秀，必得土栽培，木之根基方固，故水土必相資為用，用水不能無土。

三：仲秋——外象凋零，宜加剪除殘枝敗葉。書曰——死木得金而造，庚辛必利。

四：暮秋——秋氣已深，用金須有火制。用水用土，皆宜火配合。

寒露：得火溫暖，水之根氣自固，故暮秋木，火炎則木實。

霜降：水旺進氣，無根之木。水盛則漂。必得以土培之，火以溫之，方根根深固。

五：三秋金神當令，四柱見比劫，更有食傷火旺，必為上格。

秋木氣衰，喜比劫為助，非其取用也。土財、培木之根，取土輔比劫則可。若是土太厚，秋木無疏土之力，財旺不克負荷。」

注：秋木——所用之術語——宜忌、絕處逢生、時多身弱（屋富人貧）

### 四：冬季之木

三命通會——冬月之木，盤屈在地。欲土而培養，惡水盛而惡亡。金多不能克伐，火重見

煥成功。歸根復命之時，木病安能輔助，惟忌死絕，只宜生旺。

造化元鑰——但依三命通會之說，而再予以延伸。曰：

「冬月之木，最須「火」，為寒木向陽。不忌木多（比劫多）土之五行性為「培木」，優先于「木克土」為財之十神性。冬水旺，金要生水，故也不畏金多，冬金不能克木。優先提及「大運」——多木大運喜「寅卯辰、巳午未」。簡而言之，就是有利于「陽男陰女」之順運。」

## 論火、四季分則

三命通會——備列，「造化元鑰」缺列。

喜——和暖 生助 空亡 炎上 高遠 土照 水濟  
忌——局促 急燥 清冷 水重 木枯 雜黨 木敗 死水之木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皆備錄。

「炎炎真火、位鎮南方，故火無不明之理。輝光不久，全要伏藏；故明無不滅之象。以木為休，無木（印）則火不長焰。以水（官）為用，無水則火太酷烈，故火多則不實，火烈則傷物。」

木能藏火，到寅卯方而生火。不利于酉，遇申酉而必死。生居離位，果斷有為。若居坎宮，謹畏守禮。

「金」得「火」，則能熔鑄。「水」得「火」，則成既濟。

「火」遇「土」，則不明多主蹇塞。

「火」忌見木「盛」——其焚也。

「火」逢「水」旺，難得永久——功名不久

「火」秋忌見「金」——惡其難克制金。

「火」夏生忌「土」——惡其暗也。

「火」秋忌見「金」——惡其難克制金。「冬」忌見「水」旺——則其火形成。春火欲明，不欲炎，炎則不實。秋火欲藏不欲明，明則缺。

冬火欲生，不欲殺，殺則暗。

造化元鑰——延伸前文，有「體、用、旺、衰」。

「總論火性，南方者，巳午未離位也。火之本質為熱與光。以「木」為主體，則火有所附麗，而顯光輝之德。以「水」為對象，則火有所蒸發。則顯其用。」

丙火生旺——不離壬水。丁火衰竭——不離甲木。其性有不同。（此即是調候用神）

火性炎上，行于東南。順火之性，欣欣向榮。行于西北，逆火之性，漸次熄滅。故生于南方（巳午未）月者，果斷有為。北居北方者，拘謹畏守——

「大運」亦喜木火、忌水金。「炎上格」，入西北之運，亦不貴。」

春——忌多木 夏——忌土旺 秋冬火虛——不能克金。

秋冬火——用水，則宜配「土、木」相助……」

注：在這一節之中，有提到——「體、用、明、性格、大運喜忌、全火局。」

用神丙——壬、丁——甲。不是十神言，而是以性質而言之。

## 一：春季之火

三命通會——春月母旺子相，勢力并行。喜木生扶，不宜過旺。旺則火炎，欲水既濟，不

宜過盛，盛則沾恩。土多則寒塞理光。火盛則傷，多燥——見金則可施

功，從重疊，妻財猶遂。

注：在此一段行文之中，就有着極為明顯之「五行」論式，與「十神」強弱論式，有着相當不同之特色。今分別列述于后。

一：春月木旺火相，即是「印」旺之別名——則用「水」。

此即是，「印」旺之月季，以「殺印」相生為勢，入「七殺」透于者大吉，重透印者不佳。

○此說只能指之為——以「十神」，取代「五行」行文。讀來方便，不能以「十神」之代詞，平均適用於其他之「五行」。

譬如：木日生于水月（冬季），也是「子旺」之勢。不可以依此，只要是「母」旺皆用

「宮鬼」，也就是以「甲乙生于冬季，以庚辛為用」。此種例式是不能成立的。故此，若要際究「五行」之論命，「論候」不能全盤代用之于「十神」論。

二：欲水之既濟，不愁興盛，盛則沾恩。

此說以「火」生于「春月」，就已經是「印旺身強」，而喜「水」之官殺。

但是不宜視作「身強用印」，以致太強。因此，要用「官殺」化印……持此觀點的立場，乃是「方便」普及化之命式，而不是「五行」論命之特色。五行論命之特色，是以「五行性」而言，只是「水火既濟」，與強弱之無關。

所謂「沾恩」，就是依常情無此福業，此造却有此福氣，故曰：沾恩。



此是以吉命而論之，如果若是一般市井之民而言，「沾恩」——就是占小便宜而已。

○基于「五行」論命，在「三命通會」——論五行一文之中，是沒有分「甲乙……」等，天干五行之差異，至于在「造化元鑰」之中，有「甲、乙」木……等之區分。那不是沿襲「三命通會」，論五行之法源。乃是「造化元鑰」之注者，自己的行文，以及引用其他推理之「法源」。

因此，純五行之論命，可以彌補一般性「十神論命」之不足。但不能全面以「五行」論命，來全面取代。不過，吾人可以從再分類整理一次，可以作出比拙作——「余氏用神表」，更為精密一些。就是「五行、十神」——二者之間，相互依存之「雙邊用神」體系。

請如：火生木月，有水可以沾恩——也就是十神所說：官殺混雜、鎖碎而小富。

三：土多則寒塞埋光——此即是指，「火上」二局沒有發達。

○不能譯為「印」見「食傷」，格崗的層次，並不適用於火土之說

四：火盛則傷，多有爆燥——所謂「火盛」，依「十神」而言，是指「丙」火之牛羊刃。

○是否能涵蓋——丁日主，以丙丁比肩多，則尚未成定論。

五：春火見金多，但有「水」潤，即使是「金財」重疊——亦不主傷妻，依然作「妻、財」俱之論——「此說與十神旺衰之說，大相庭徑」。故此，應特加以說明。

注：丙日生于春季，若以「十神六親」旺絕的立場而言。那就是「妻絕」之意。（火以金

為妻、金絕于寅卯。）依此法，則沒有可論作「妻佳」之論。

然而，三命通會于五七頁上段，第五行。以「春火之日主，縱重疊亦作妻佳之論」

○依此而言，若以清代「調候」術語而言——四柱只要「調候用神」出干，縱然夫星、妻星（不論重疊、或者是坐絕），仍作「妻佳」之論。

注：此章節之中，所提及之術語為

「火土廢局、火盛爆烈、財絕妻淫、不忌官殺混、子旺母相用官鬼……」。

## 二：夏季之火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俱皆載錄。

「夏月之火，勢力行權。逢水制，則免自焚之咎。見木助必招夭折之患，遇金，必作良工，得土則成稼穡。土金雖為為利、無水則為金燥土焦——傾危」

○夏火很容易為人，確定近于「丙日巳、午月」。是否能全面適用於——

丙日未月：以及丁日之「巳午未」月？設若，俱可通用，則要推論何謂「自焚」。

自焚——在「層次命論」，即是不論吉凶但論過程。自焚的命式，即是——自己將自己處于「毀滅」的境地。不論是功成名就之時，即是身名二傾之期。又或者是，一無所成，不自量力，而引禍焚身。

○春火——金火局、四柱無水，僅僅是不主貴。（見春火章節）

夏火——金火局、四柱無水，想要不主貴的條件，也難以達成。

○夏火——見木印坐旺，透于其他地支者，無水者主夭折。

春火——木印坐旺、水不濟力，僅止于「燥燥」。（見春火章節）

○夏火——在其他地支「金財旺」，主手工極佳，以工才致安康。

春火——不論財弱、財旺。也不必有好的格局，亦主「妻、財」二佳。

等等。俱皆不可以沒有「水」。「水」是五行之「調候」，有「調候」固然是吉，至于是怎樣的吉？則仍然要在「日支、四柱」，分別以「十神」而言。故此，純五行論命之程式，即是以「五行性」之調候為主。

造化元鑰——依「三命通會」，延伸敘論。

「夏火喜官殺而忌印，無水調劑，必遭自焚，再助以木印，有夭折之憂。

用財、用食傷。三夏之金，其勢甚弱，以夏火煉之，極易溶治。但不可以無水。」

○依此之論，夏春之火，并不是以「六親強弱」之引論。

其不是以，春金坐絕，夏金為強火煉金——而作「妻弱、妻絕」之論。

而是以夏季火旺為主，對「弱金」十分容易熔治，而作佳妻之論。

此二者，基本推理，與答案不完全相近。究其實，則亦為相通之詞。

此中所指的「妻財佳」，是指「妻子易管、三從四德、不會頂嘴……」之佳。若對上流社會權勢之家族而。有這種美德者，才是「佳妻」。會不會管家，帶小孩……此乃是次要之層次了。

若分之為十二個月令之休咎，則在以后章節之中，另行分述。

### 三：秋季之火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皆備錄之文。

「秋月之火、性息體休。得木生，則有復明之慶，遇水克，則難逃隕滅之災。

土重則掩其光，金多而傷其勢。火見火以光輝，縱重疊而轉利。」

造化元鑰——依「十神、格局」之行文，再予以補注說明。

「秋火——喜「木」印，忌「水」官殺。多官殺，有木印為有救。

秋火——用「土」食傷者，不能沒有「比、劫」以邦火。土重金多，尤喜比劫。

○依秋火之例——當令之財，不忌比劫。尤以食傷生當令之財，更財比劫。

### 四：冬季之火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皆備列之文。

冬月之火、體絕形亡。喜「木」生而遇救，遇「水」克之以為殃。

欲「土」制以為榮，愛「火」比而為利，見「金」而難任其財。

無「金」而不遭妻害、天地雖傾，水火難滅。

此是指——五行之理，只有衰盛，永無絕滅。一氣循環，周而復始，不僅僅以「水、火」為淵。特以「水、火」是五行之總樞，論「水、火」而「五行」在其中。

造化元鑰——依「十神」，再予重伸。

「冬火乃絕，亥火絕乃木長生之位。故曰：絕處重生。冬月用「印」，更宜「食傷、比劫」相幫。（五行之詞即是，火助火勢、土制旺水）。

三冬寒土、用木生火、丙丁比助、火土相資，方能溫木以衛火勢。

遇金，冬金雖亦在衰地，也決非是「絕火」之所能克，身弱反受其困，却有衰金亦可助水官殺之弊。

須待「子、丑」二月，方為佳時。

○五行論命，若只以「月季」而言，只是敘述一項大勢。若要周詳一些，則要每個月來分論。在按月分論之時——則是

十月——用木印為優先。 十一、二月——是以用火比助為優先。

十二月之分論，并不是只有「三命通會」，與「造化元鑰」二家之說。至少有三、四家以上之結論，詳見后述章節。

## 論土、四季分則

三命通會——喜忌之論

喜——生扶 堅厚 疏通 生金

忌——崩頹 木重 水多 空亡 氣寒 金重 虛淺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并列之文。

「五行之土，散在四維。故金木水火，依而成象，是四時皆有用。所忌者——火死酉也。水旺子也。

蓋「土」賴「火」生——火死酉，則土囚。（土忌食傷。）

「土」喜「水」財——水旺則土虛。「土」得金火，方能成大器。（喜食傷、印）

「土」局而無貴（庫），空惹塵埃，「土」聚厚則滯，散則可輕。

「辰戌丑未」之正位，要分「陰、陽」

「辰」——有伏水，「未」有匿木——此皆能滋養萬物——春夏為功。

「戌」——有藏火。「丑」有隱金——此皆為秋冬肅殺萬物。

故「土」愛「辰、未」為「貴」，不愛「丑、戌」。



若更五行有氣，人命逢之。田產無比，晚年富貴悠久。

若「土」太實，級「水」則不和。「土」太柔，無「木」則不疏通。

「土」見「火」則焦，女命多不生長。（火印之謂。）

「土」旺于「辰戌丑未」之四季。惟以——

「戌」土困弱，「戌」多為人好實多睡。「辰、未」人，好食，「丑」人清醒。

「丑」有「艮土、癸水」——能潤而膏人命，遇此則主能卓立。

○「土」之生旺，一以與「火」同生旺，一以「辰、戌、丑、未」四立為旺。立論有重疊之偏。故此，在「調候用神」編列之時，唯以「土」之調候選立，較為「簡約」，尤以「己」之「調候用神」，宜應按現行拙作之「余氏調候用神」，再度予以增選。

造化元鑰——依上文之主，再度予以延伸。

○「造化元鑰」之注文，若是依此節而言，其中附有「蔣中正」之八字。如此而論，時下所刊行之「造化元鑰」，則是民國二十年左右之作品，距今大約只在六十年左右……此書出后，約三十年左右，作者將其重編為「表解」。

「木火金水，為春夏秋冬之代名詞，（五行以溫度、寒燥為主，不以物質性為主。）土者，則是四時交之季——（有實質土之觀點，也有二氣交替之間雜。）

○若以「月氣」辰戌丑未而言，則是「二氣閉雜」為主。若以「日主」戊己而言，則是以「土」之實質為主。

「春季木氣未盡、火氣已至。」

夏季火氣未盡、金氣已至。

秋季金氣未盡、水氣已至。

冬季水氣未盡、木氣已至——間雜之氣、名之雜氣。

艮宮——丑寅

巽宮——辰巳

坤宮——未申

乾宮——戌亥——此謂：四維。

土——以「辰戌丑未」為主旺之地，寄生于「寅、申」，寄旺于「巳、亥」。

土——終始萬物、金木水火，依以成「象」，故土之性質，隨「春夏秋冬」之氣候，而異其宜忌。」

○土——附火長生于「寅」為有實無名。

土——附水長生于「申」為有名無實。

「土附火生于寅，則死于酉。」

土附水生于申，則旺于子。

但土之性質，得火則貴，所謂賴火以運也。火死于酉，土至酉亦休囚無氣。火旺土旺、火弱土弱，名符其實。

得水則潤，此為喜水財，土至水（子旺），濕泥恒凍、潰而成漿。

是以——土附水長生于「申」者，乃「有名而無實。」

「土得金火——方成大器，譬如：土生于秋，得火補土之元神……」

土生于夏——格為稼穡，有旺火以生，更見金結局，以泄其秀，此人必為五福完人。  
土原而實——必得甲木以疏辟，用官煞之謂。生于四季之月，土旺之時，雖沒有午之  
出于戊己，土亦暗旺于無形，如無木氣（根）制之，必有晦火塞壬水之  
態，四柱土多，過于厚重，非甲木疏之。四柱土少，見甲木克之，必如  
灰塵之潰散。」

○透于為用——寅中土長生，戊不透干不能視之為土長生，而作木臨官。

○土有「火」生，（印）加土旺者，則用「土」生金之泄日元，不用「水制火」。

○瀉秀——不是指單純之「日主所生」，而是日主有（印生），過旺而泄日主。

○財當令者——用印生日主，而不是以「比劫」制「月令」之財。若非當令月令之財，喜  
忌仍以「月令」五行喜忌而言。不以「比劫制財」，作為十神之唯一準  
則。

○土在當令旺相——則用木「官殺」，非指任何身旺，皆用「官殺」。

「辰未為春夏之土，戌丑為秋冬之土。」

春夏辰未之土，能滋生萬物。秋冬戌丑之土，能收藏萬物。」

○戌丑之土——必須有水潤，火以喧之，即是須「壬、丙」。

○辰未之土——有滋生之力，但能財官有氣，即主富貴。

「土無水（財），太燥則不和。土無火（印），則土不實，火多則亢焦。」

○戌丑秋冬之土，不在「財官」，全在「水、火」調候之功。

○女命「土」日，生于「秋冬」，火上略重，則多不生育。

○羊刃倒戈——是專指「戊日午月」，見「甲乙」木之官殺，非但不去制土，反去生午  
火，是謂：羊刃倒戈。若是「丙戊庚壬」之羊刃，則無「倒戈」之說。

○戌土之弱——非是「強弱」之弱，困弱乃是其「性質」之弱。

譬如：鋼絲雖柔，用得其當，勝過強鋼……。

以上凡有「○」符號者，皆為整理過後，精簡之「精華要粹」。

## 一、春季之土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皆備錄之文」

「土生于春月，其勢虛弱。喜「火」印生扶，惡「木」官殺太過。忌「水」財之盛。喜  
「土」之比助，得「金」制「木」為祥，「金」若過多，仍盜「土」氣。」

○春土是指「寅、卯」月。「辰」月則自當列入「四季」，不可論弱。  
造化元鑰——對此節文，并沿有過多之補注。

## 二·夏季之土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俱備

「夏月之土，其勢燥烈。得盛水而滋潤成功，忌旺火煅煉焦赤。木助火克，水克無礙（原文誤為「生克無良」）。金生水泛，妻財有益。見比肩止滯不通，如太過，又喜木全。」

（木火二局）

注：所指「夏季」之土，尤以「戊日午月」之「羊刃」格之所指。也就是——

○羊刃格——印旺不要「比肩」。反之，可以「從印、從旺」亦吉。

○羊刃、印格、建祿格——可以見「財殺成黨」，反而從吉而論。

造化元鑰——延伸注釋

「三夏」火土同行，正時土性烈爆，得盛水，滋潤成功。

喜水以成土之用，忌火以促土之生機。木能生火、增火之焰。然四柱石水，則不足為害。

蓋土得「水火相資」，生機勃然。木不生火而克土，土旺反喜用水。夏土不能生金，無取

乎泄，特「水」在絕地。有金生之，則源源不絕。

水——財也，故言有益于妻財也。土至三夏，為最旺之時，無勞比劫之助。

遇比重，須水疏之，損有益。但木克土，必須要有水配合，否則不能克，反助火焰」

注：以上之行文，不論但以「五行生克」，又或者易之為「十神」而言。都是很容易了解之事。然而，在這一段行文之中，提供了一些，不是「坊本」中，所能提供之規則。即是——

譬如：土得水火相資，生機勃然——為什麼不會「水火」自相克滅，等于沒有水火。

木不生火而克土——為什麼「木不去生木」？

類似這些「水木火、木火土……」等。

「水為什麼不去克火，一定要來生木……」。

○一：印在月支臨官位——不宜再見「比劫」。

○二：印在月支臨官位——宜「財生官殺」。

「弱財不印，却是以弱財生官殺、官殺生印，化為全局。」

○三：土之五行性，在旺夏之季，須「水、火」相資。相資者——是指「二停」之意。有

「通根」，或者是「半合會」之最基礎形勢。

○四：印在月支臨官，又有「比劫」者——

則取「官殺制比劫」。（若無比劫者——亦取官殺作財之通關。）

故此——凡月支「即」旺之局，不能有無「比劫」，皆以「官殺」為喜字。



### 三：秋季之土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俱載之文。

「秋月之土——子旺母衰。金多而耗盜其氣，木盛則制伏純良。火重重而不順、水泛泛而不祥。得比肩則能助，至霜降不比無妨。」

注：秋土——忌地支三合、三會，或透金食傷。

忌地支三合、三會，或透水「財」。

（以上二忌，皆喜「比肩」相助——亦可取地支之「土根」。

喜——火之干支、印多不忌。）

造化元鑰——延伸之文——

「秋土不能離火、當旺之金、得火則制。衰絕木（官殺），見火則化。虛寒之土，最忌會水。」

注：土見水為財——但并不利于「秋土」之日主。

秋土之「財」局，一定要見「印」扶、「比」扶。

「財克印、比克財」之通法。用之于此，并無實效。

先賢曰：調候為先——實則是「十神六親」之旺衰，須依「五行」性質，而可調節之。

### 四：冬季之土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皆刊錄之文。

「冬季之土、外寒內溫。水旺財豐。金多子秀、火盛有榮。木無咎，再加上助優佳、尤喜身強。」

注：一：坊本稱：多土不生萬物——只是表象，實則是「外寒而內溫」。

二：多土水旺，不可以「財多身弱」而言，以其「內溫」之五行性，終必得其實益之處。至少也是健康。

三：火木，本是一般性之「調候用神」。

根，而是指「多多益善」。此中所指，非是一定要「火、木」通

（此是少數中之「十神」，可以比美「調候」之說詞。

造化元鑰——依此延伸，但依「火」之字面而言。

注：此說宜應補充焉——透水則須「土、火」。

不透水則須「木、火」并行。

## 論金、四季分則

三命通會——

「喜——木象（三會、三命） 土生 空亡 火煉

忌——木旺 火旺 墓敗之火（火庫戌透丁） 水寒 金銷刑煞克害」

金以至「陰」為體，中含至陽之精，乃堅剛獨異衆物。

若「獨陰」而不堅，乃「冰雪」是也，遇「陽」則銷。故此——

金不煉不成器，聚金不煉難成名。 金重火輕、執事繁難。金輕火重、煅煉消亡、金極

火盛，為格最精——金火全（二局）名「鑄印」，犯「丑」為「損模」。

金火二局，名「乘軒」，而死衰（金），反為不利。

大火鍊金、幸功名而退速。 純金湊水（金水二局），富顯以余。

金能生水、水旺則金沉。 土能生金、金貴則土賤。

金無水則干枯、水重則沉。 金無土則死絕、土重則埋沒不第。

兩金兩火最上 兩金兩木財多 一金生三水虛弱難勝。

一金得三木頑鈍自損 金成剛火滅、金未成欲火、已成器不欲火。

金到「申、酉、巳、丑」亦可謂之成——運喜「西北」，不利南方。

有關於總論「金」之一說，「造化元鑰」大致與「三命通會」相似。不過，在「三命通會」與「造化元鑰」之間。兩者皆是在「原則」上之結構。唯一之明顯之處，即是——

三命通會在「五三頁」中，于「論五行」章節內，是傾向不分「陰、陽」天干之性質。造化元鑰則在「論五行」，則逐步有分「陰、陽」天干性質……至十二月令分論之際，方有近似「實務論命」，具備應用上之效益。

### 一、春季之金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皆俱錄之文

「金生于正月，余寒未盡，貴乎火氣為榮。性柔體弱，欲得厚土輔助。水盛增寒，難施鋒銳之勢。木旺損力，反招拆鈍之危。金來比助扶持，最喜比助扶持，最喜比而無火，失類非良。」

造化元鑰——在沿襲上文之余，只加了一句，較為有見地之行文，即是——

「生于春月，非金之時。失其原來之功用。全恃扶助之力，求其配合中和，甚非易事也」。

注：依此而論，庚口卯月之財格。中年皆難有大成就……。

### 二、夏季之金

「夏季之金，性尚在柔。形未執方，尤嫌死絕。火多却為不服水盛而滋體呈祥。見木而助

鬼傷身，遇金而扶持精壯。土薄而最爲有用，土厚而埋沒無光。」

注：一：夏月之金，最忌「財」格坐旺。

二：夏月之金，亦忌「印」局根多。

○大致是以當令月之五行，不宜再見生扶。諸如：「夏不喜木、秋不喜土……」等。

○所指之厚薄——大致是包括支藏天干，二字已足矣。

### 三：秋季之金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俱皆同載

「秋月之金，當權得令。火來煅煉，遂成鐘鼎之材。土多培養，反爲頑濁之氣。見水則精神越秀，逢木則雕削施威。金助愈剛，過剛必缺，氣愈重旺，旺極則害。

注：此說以「秋金無火」之弊，但以「庚」金爲主。

### 四：冬季之金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兩皆俱備。

「冬月之金，形寒性冷。木多則難施雕削之功。水盛則未免沉潛之患。

土能制水、金體不寒。火來助土、子母成功，喜「比肩」聚氣相扶，欲「官、印」溫養爲利。」

造化元鑰——依此而立「水多」用「火土」。若是用「十神、格局」的術詞而言。

即是「冬金地支會水，或者是透水，則須「火、土」并用。

注：「土」并不是生「金」扶身，而是用以「制水」之途。

以上之「五行論」，大致是以「庚金」而言之。

若以「庚、辛」分別而言之。則不能依此作爲準則。

「庚、辛」金之「喜、忌」，大有差異之處。這些差別，并不在「三命通會」，或者是

「造化元鑰」中。但以「論五行」，即可以臻達「實務論命」之要求。



# 論水、四季分則

三命通會——

「喜——清吉 寬遠 相生 火濟 潤下 西北  
忌——空亡 泛濫 克害 木多 氣寒 枯涸 死絕 焦燥等土」

「天傾西北」亥」為出水之方。地陷東南「辰」為納水之府。

逆流到「申」，而作聲。故「水」不西流。水之性，潤下順則有容。順行十二辰。

順也主有度量，有「吉神」扶助，乃「貴格」。逆行有聲，逆行十二神、逆也。入格亦主清貴，有聲譽。

忌刑沖，則橫流。愛「自死自絕」，則吉。

水不絕源，仗金生而流遠。水流泛濫：賴土克以提防。水火均，則合既濟之美。水土混，則有濁源之凶。四時皆忌火多，則水受渴。忌見土重，則水不流。忌見金死，金死則水困。忌見木旺、木旺則水死。

沈芝曰：水命動搖，多主濁瀝，女人尤忌之！」

口訣曰：「陽水身弱窮、陰水身弱主貴。」

注：三命通會中所用之語句，并不是「實務論命」之應要。其所稱之「喜、忌」，是「五行喜忌」，是「調候用神」之原則，而不是「十神、格局順逆、六親」之「方法喜忌」。

一：所引用之「沈芝」，是明代中葉之名家，現在已經沒有他的全部著作。

二：「口訣」這一部著作，今日也與「三車一覽……」等，不存全貌。

三：忌——「水、土」混，是「水土同源」——四時皆忌。  
諸如：「丑」——「己癸辛」。「己、癸」同透干。「官殺、比劫」混。

「火」多則濁——三會火、透火。（近似「財多身弱」。）

「土」重則水不流——大忌「官殺雙雙坐根」。

「木」旺則水死——「食傷」過重。

四：壬水——身弱窮。 癸水——身弱貴。

依此而言，「身弱、身強」，在「五行」論命中，所占比例并不是列為第一優先。

## 一：春季之水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俱錄。

「水生于春月，性溫潤澤。若再逢水助，必有崩堤之勢。

若加土盛則懸泛濫之憂，喜金生扶，不宜金盛。欲火為既濟，不要火多。」

見木而可施功，燠土而仍愁散漫。」

注：此說在「實務」上而言，大抵是指「壬水」。

一：春水不離金，但金不可根重，不可三合三會。

二：水旺（刃），必須戊土。

三：見木乃「當令傷官」——真傷官，必以金印為救，即是「傷官佩印」。

（也就是當令之「傷官」格，必以「傷官配印」為主。此亦即是「沈孝瞻」氏所稱之「傷官重、印有根」者吉。）

## 二：夏季之水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俱錄。

「夏月之水、執性歸源。時當潤澤，欲得比肩、喜金水而助體。忌火旺而太炎、木盛則耗盜其氣、土旺則克制其流。」

注：此一段行文，基本上是沿用「五行」之常態，即是不論「生扶、克制」……皆不可以太過。這只是概念，並沒有「實務論命」上之「個案規範」。唯獨有一項特色，即是——

○欲「比肩」——失令之五行，（即是常稱之為「身弱」）。皆以「比肩」為救。少用「日主」通根于「日、時」達「祿旺」為平衡之觀點。）

## 三：秋季之水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二者俱錄。

「秋月之水、母旺水相。里潤表光得金助，則能清澄。土旺則嫌混濁，多火則財盛。太過則不宜，木重則妻榮。中和為利重重。見水增其泛濫之憂，疊疊逢土，始得清平之意。」

注：大凡任何之一種「五行」實務，都是離不開以「中和」，作為吉祥的基本原則。

然而，在「中和」之通法行文外。仍然，是可以理出其「實務」上之別法，即是——

○秋日水人——木食傷重，則妻佳。（取月令旺支折生，也是日支生旺者），其所生之神為吉祥。

○秋日水人——土官殺根重，則嫌混濁。土官殺地支沒有「旺祿」之位，只在天干浮見多官、多殺者，反主為「清平」吉祥之命造。

（以上在「五行論」中之水，大抵是指「壬」水……）。

## 四：冬季之水

三命通會、造化元鑰——兩皆俱載。

「冬月之水、司令專權。遇火則增暖除寒，見土則形藏歸化。金多反為無義，木盛是謂有情。土太過克制，木死水泛（即是多月）泛濫（根多、旺）喜上。」

注：

○冬水——火不服多。

金印多，則為「身強何勞用印」，反為不吉。

食傷多，即是「劫刃不忌食傷」，以及「旺者宜泄不宜克」。

水桶旺——干透比劫，或又見二刃、印旺……等。則「瀉」之無效。

喜「土」以疏其「泛凶」之勢。

以上所敘述之「五行」，乃是屬於「中間層」次的「五行」。也就是指這一種五行的論述。即是——

一：五行——但依「原則」而言，不分「河圖五行、納音五行、八卦五行……」。

是一種由讀者，自己的立場，自由代入而貫達之。

二：不分「陰、陽」天干，大抵「甲」「木」、「丙丁」火……等。

但取二者可以貫通之處。不分「甲長生」、「墓庫、甲直木」、「水草……」等之

異，但取其同，總之，本總是「敗落」于「秋」……。

三：生克制合——是依「漢代」之「京房易」——以「寶、義、制、伐、專。」比作之為

「妻、財、子、祿」等。通行于「子平、卜卦、宅相……」等之「主軸」實

務。

四：以中和為旨——不過生之太甚，亦不可克之過度……。

這些「中和」論點，聽之甚為易懂。實用中之「中、下」游依據，則有一「悉聽尊便」之含糊——一種「大而無當、用之無方」之困擾。

「子平法」——不論是那一之立論。自明代中葉以後。（約是指明、萬歷年）

俱皆是以上述之「原則」，作為「精神上、法理上」之依據。

這是一種「子平法」，屬於「法源」之基本原則。

大凡研究「子平」的人士，無不是遵此「法統」，而「授述、操作」業務。然而，依據

此「法統」，進入「會客、筆批」等等之「架式實務」之時。就會發生一些，近似「剪不

斷、理還亂」的困擾，這是指什么呢？

由于以上之所行文，是對命學已經有十年、八年以上，有實務研究的人士。作出「正本清

源」，溯自起源而行文，而不是對時下「命式、架構、術語、喜忌、強弱……」。

一些「琅琅上口」的「身強、身弱、喜神、忌神……」。却是由此「法統」之後，分為

「三家源流」，而各有系統。

后世今日所用者，即是以「論五行」為「法統」——

在此「法統」之下，分「事、理」二個平行系統。

一：事相系統——包括任何一種法則、方法。其終極目的，是要「來賓」覺得「很準」。

二：理相系統——三家分論，與各家節論。



在此書之章節之中，是以「三家分論」為主。

所謂：「三家」——即是「論十二月支，得日干吉凶」、「論五行時地分野吉凶」、「造化元輪」抄本。

## 論十二月支、得日干支吉凶

「五行論下」之「三家論命」。對初學者而言，乍觀之下，「三家」似乎都是差不多的。實則是「三家」各有所長，各有所指。

首先以「論十二月支，得日干支吉凶」為一家之長。

此一章法，出于何人手筆，則不見原作者之姓氏。大抵「五行家」之根本性著作，都沒有記下原作者之姓名。而「集成者」則多有「姓氏」流行。

此論——較于「三命通會」——論「五行」之后。

是以「二十個月之月支」為主，却是五行十天干為副。

其特色是——

一：十二個月之月支排列序——是以「子」月為主，不是常法以「寅」為首。

二：日主天干，只以五行而論，不分「甲」、「丙丁……」等。

然而，在特殊情況之下，則另注「丙、丁」子月之不同喜忌。

三：講究「日干」強弱。

四：基本上，每一個天干，與每一個月支，俱皆標明「大運」之喜忌。

五：以「財、官、印、傷……」等「十神」。用作注釋  
六：仍以「節氣」前后若干日為要務。

譬如：五月——小寒上旬上七日為癸亥氣旺，或丑日丑時，下八日作「辛金」。

○依此，取出一則單行去，即是「四余氣月」，另帶一余氣即是屬「旺」。

簡而言之「二個辰」字，即等于是「寅」……二余氣——等同一臨官。

七：不分陰陽干，「庚、辛」日皆以「丑」月為庫。

八：取「甲祿在寅、乙旺在寅」——陽死陰生之說。但只取「祿旺」二支，余支皆依陽干

同論。

九：火土同源有別說：

譬如：「丙丁」巳月、「庚辛」出于是「巳」財，「庚辛」不出于，仍作「傷官、背

祿」。

在以上各種「特色」之中，其所包含的「理哲」是自成一體系。若是以一般性之讀者而言之，可能會有以下四種簡易概念：

一：原文有載的內涵即作此論。略加附議于通俗「身強、身弱」的概念。

譬如：子月——甲乙日，即是「甲日生于子月」……等。

答案：甲日生于子月為「正印」當令，一定是身強。

喜官露（成正官格）露印（成正印格）。

不喜，自坐「財」（甲午、乙巳日……等）亦不喜日主自坐「傷官、正印」。

大運、流年，皆為「喜官、印」之運歲，不喜地支「財、傷」之運歲。

二：第一節行文是很好懂。然而，對於不是屬于以上這種形式的八字。也就說——

甲日生于子月——官不露、印不透以外的各式各樣八字。

諸如：透財露比、透傷露劫……等等。

就完全没有答案了。

三：甲生子月，依現在通行之清末「調候」用神，冬甲一定用「火」。如何在此字之中却是完全不提及。

四：在經過心理協調之后，縱然有種種的不同與欠缺，却是一項是似乎可以肯定的——

「甲日生于子月」——不論八字如何，行「官印」大運總是吉祥之事。

依此類推，每一個月，對每一種日主的五行。

「都會有十分明白肯定的十神喜忌，以及大運上之十神喜忌」。

唯一令中階段的「子平」人士，略為困擾的是——

一：大運之所示，為喜「財、官」等字面，倒是易懂，也十分喜歡。

二：對書文沒有據到之缺文，諸如：前述甲日子月，只有喜透官露印之大運。而沒有其他

「透財露比……」等等之下文。對此，也能寄予諒解，吐事畢竟無十全之事理。

而是對書文中二所指的「身強、身弱」——二種喜忌。

難以取出「平均性」之「身強？身弱」之定義。

注：「十二月支，得日干吉凶」——

○身強之定義為——「坐刃翅、透此或劫。」

「月日時三支同一氣方——即是一亥子月亥子日亥子時」以上即為「身旺」之論。

譯成一般性之語調，即是「印祿、干祿、干刃透比劫……」。

○基本上，此章節上是以指出「最吉」，與「最凶」之二極指標。

## 一、子月

甲乙日——為「印綬」，喜「見官、露印」。（以「印」在月支旺位，不必再論強弱）忌「日干坐財，坐傷官、坐印」。

○「大運、流年」——喜忌皆相同。

丙丁日——丙日為「正官」——陰陽和合，見天干露「財、官」，并見「三合、六合」，須是已過月令「中氣」。

身旺——喜財官（無忌） 身弱——喜印旺 忌七殺傷官

○「大運、流年」——喜「傷官」為論。

丁日為「偏官」——喜「身旺」，「偏官」有合，有食傷制。  
身旺——偏官有合制。 ○ 身弱——無制露正官——大運喜身旺及合偏官。  
戊己日——為「財」，喜身旺與財、身弱喜身旺地，但忌劫財，忌坐刃透比。  
子月雖為財，仍須亥子日。否則，亦為艱辛之財。  
庚辛日——天干透財，「子」月不作傷官論，而作「長生財」。四柱無財，則須時干偏官喜身旺，不論「身旺、身弱」，皆忌「比、劫」。  
壬癸日——只是建祿，須時上偏官。 大運：喜偏官、忌正官。

## 二、丑月

小寒上旬七日是水余氣 下八日作辛金  
大寒皆已土 丑日丑時則皆作水。

甲乙日——為「官庫」，即是「雜氣財官」。 官星不透要沖、已透官星忌沖。

忌「辛官」藏而無沖，「辛官」透而有沖。 喜：官星多合、財。

大運——身旺喜財官運，忌殺傷。 身弱喜身旺運、忌殺傷。

丙丁日——為「雜氣財」（辛庫），喜辛財透干，不論辛財出不出干，皆不須沖。

若非是「申酉丑」日生，即使是身旺，也主生財艱難。

身旺喜財 身弱喜身旺 不論身強、身弱，皆忌「此劫刃」（運）

戊己日——余氣財 喜財露身旺 忌：財衰身弱 大運——柏同之論。



庚辛日——自庫之月，只得身強少病長壽。有不見之形（申酉丑日……）亦吉。  
喜時柱為「偏官」。  
大運——喜合、偏官。  
忌正官。  
壬癸日——為「雜氣印」，喜印透有沖，忌「印伏」不透。  
無身強弱之別——喜官印之地。忌財傷印（運）

### 三：寅月

乾坤艮巽四維在地 月令在天不管四維  
四維才立，便有寅有甲，不必于艮（時辰）之論分野

甲乙日——甲——是建祿、乙——是旺相。四柱皆是別的格局可取。（習慣：身旺無依須「時柱」為「偏官格」。）

大運：四柱有「偏官」者，喜行合「偏官」運。忌「正官」運。

丙丁日——為「印」貴，喜坐官露官、再露印。忌露「財星」。

大運：宜行官印運（天干）忌行「財傷印」運。

戊己日——戊日為「偏官」貴，兩陽相攻。喜身旺 忌身弱。  
「偏官」無合要制，有合不可制。

大運：喜身旺合制 忌身弱正官、偏官之運。

己日為「正官」貴，陰陽和合。喜坐財，再露官星。三合、六合身旺。

忌——「七殺、傷官」。官愛明合（天干）。身旺喜財官 身弱喜旺，忌七

殺。

庚辛日——為財、喜財多露身旺，忌坐刃透比。

寅卯則財過多身弱，難為財。運——身旺喜財、身旺喜旺地，但忌刃劫。

壬癸日——透財是「長生財」，不透只是「傷官」。時支宜「偏官」。若三官無格亦無用

大運：身旺喜財 身弱喜旺，忌正官。

### 四：卯月

交卯月未是卯，須入中氣  
卯中方是卯。（此章節重視節氣之淺深）

甲乙日——甲——是旺相。乙——是建祿。若是不入任何格局，只有以時柱七殺旺位為佳。

大運：若原有偏官喜合，忌正官大運。

丙丁日——為「印」，喜露官印二星，忌「天干透財」，大運相同。

戊己日——戊日為「正官」，喜坐財露官。身旺三合六合——忌殺傷官，大運相同

大運：身旺喜財官，身弱喜旺身，忌七殺傷官。

己日為「偏官」，喜身旺有，無此則要制。忌身弱無合又露正官——大運

相同

庚辛日——為「財」，喜財透自旺，不要再坐寅卯日難為財，忌坐劫露比。

大運：身旺喜財，身弱喜旺（亦忌比劫）  
壬癸日——天干有「財」，就是「長生財」。否則，只是「傷官背祿」。須時支偏官，是帶「不見之形」（支藏不透干）

大運：身旺喜財，身弱喜旺帶偏官。（亦喜合偏官）忌劫財、正官。  
辰月交辰，未是辰。辰初只是乙。辰日辰時作乙木論。

清明上旬七日半乙木余氣旺，下八日作癸水。谷雨戊土辰日辰時作水論。

## 五：辰月

節日時分五行，較為精密，非是清代子平用神之觀點，所可項比。

甲乙日——為「雜氣印」，喜見官星及印露天干。不露印要沖，露印怕沖。

忌見「財」多。大運：喜忌相同

丙丁日——為「雜氣官」，喜官透、不透要沖。見財身強發福。忌官伏無沖，忌殺傷。

大運——身強喜財官，身弱喜旺，忌殺傷同。

戊己日——為「雜氣財」，喜財露旺，不露要沖。忌財伏不透無沖，亦忌日坐刃比。

最喜日支坐「亥子辰」日，否則生財困難。大運——身旺喜財、身弱喜旺——忌劫

庚辛日——為「余氣財」，須于「清明」后七日半有乙木余方為「余氣財」。

七日半以前，無比刃奪財，皆可發。過了七日半則平平。須看日時有可用否？  
大運——身旺喜財。忌身弱劫地，財衰之地。

壬癸日——只是自庫，身強少病，須時上偏官。  
大運——有偏官者，喜行合制。忌行正官、傷官。

## 六：巳月

甲乙日——為「財貴」，不生于「巳午」日難為財，亦名長生財——運身旺喜財、身弱喜旺。戊土出于則財越旺，丙火出于則食傷旺。喜身旺露財。忌坐刃露比。

丙丁日——丙祿丁旺，只是身旺年長。宜時帶偏官，或入他格。若非如此，只是作「傷官背祿」。長生財——喜行「財」運。有偏官者——合運。忌——劫財、正官運。

戊己日——為「印」，亦為「建祿」。二者之如何區別，在于——

印——年月時天干，透出「丙」火者，是為「印」。

建祿——年月時天干，天干不透「丙」火，更是「壬、癸」水財，是為「建祿」。

印——大運，喜「露官星」，行「官、印」之地，忌：傷官。  
建祿——大運，喜時帶「偏官」身旺、宜合，忌：正官。

庚辛日——庚日——偏官、印同官。身旺合制，有合莫制。身弱偏官無制天——庚申日例外。

辛日——正官，喜官透財露，忌坐七殺、傷官、身弱。大運相同。  
壬癸日——（原文「三命通會」專排為「正偏官」，應用「正偏財」同論。以「巳月」火、土并論，「火」為財，「土」為「官」。

七：午月

甲乙日——為「財貴」——亦為「長生財」。「已土露則財愈顯，丁火露則傷旺」。

喜身旺——忌刃比。

大運——身旺喜財

身弱喜旺

皆忌比劫。

丙丁日——丙日旺相、丁日建祿。若無時帶「偏官」，又不入他格，只主年久無可作福。

丙丁日亦為「長生財」，財要露，否則亦只是「傷官背祿」。帶偏官者喜合。長生財，喜入財。

大運相同。

戊己日——為「印」，亦為「建祿」。年月時干露丁為印——忌財。

天干不露丁印，則為「建祿」。

庚辛日——庚日正官、身弱喜旺、忌七殺傷官。

大運——相同

辛日偏官、喜身旺，偏官有合莫制。利土印出，官殺藏，忌身身。

大運——喜身旺有合（有合忌再見正官偏官） 忌身弱 偏官熬合又見正官

運。

壬癸日——壬日：正官正財，喜身旺三合六合。忌七殺傷官。 官愛多合——

大運：身旺喜財官、歲運傷為福之地。

癸日——偏官、喜身旺。偏官有合莫制。 身弱無合忌正官。 大運相同。



八：未月

小暑上七日丁火余氣旺。未日未時作木用。

下八日作乙木庫。大暑皆是「己」土正位。

夏生作「火」用。秋生作「土」用。

甲乙日——為「自庫」，若無時柱「偏官」，又不入日時透干之他格者，只主少病。

帶「七殺」者，喜合「偏官」。忌：正官、再見偏官。大運——相同。

丙丁日——為「雜氣印」，喜「官、印」露出天干。不露要沖忌財已露忌沖，忌傷官。

大運——喜官印，忌傷官。歲運「傷官」為福。

戊己日——為「雜氣官」，喜身旺與財，及天干透官。不透官者宜沖。

官多愛合，忌官不透，兼殺混傷官。身旺喜財，身弱喜旺，忌七殺、傷官。

大運歲「傷」為福地。

庚辛日——為「雜氣財」，喜身強財透旺、不透要沖。忌財不透而無沖，有刃此。

大運——身旺喜財。身弱喜身旺，忌比劫。遇「傷」為福。

壬癸日——為「余氣財」，小暑七日后生，則不為「雜氣財」。七日半生，有丁火余氣。

「祿馬同鄉」，無比劫奪財，則可發福。七日半后，又無他格，主平常。

喜財露身旺。忌七殺傷官。

大運——身旺喜財官。身弱喜旺。俱皆忌「七殺、傷官」。

九：申月

甲乙日——甲日為「偏官」，喜身旺合制。忌身弱見正官。大運相同——尤忌再見七殺。

殺。

乙日為「正官」，喜身旺，露官透財。三合六合，忌：七殺、傷官。

官愛多合。大運——身旺喜財。身弱喜旺。皆忌「劫財」。

丙丁日——為「財官」。喜身旺露財官。忌傷官七殺。

大運——身旺喜財。身弱喜旺。忌「劫財」。

戊己日——為「長生財」，喜財露。四柱若不露財，只是「傷官月令」。宜時柱為七殺。

或另有格貴。喜行「長生財」運。身強喜財。身弱喜旺。

時帶偏官者。喜合制。大運——忌正官及身弱運。

庚辛日——庚為建祿。辛為旺相，若月令無格可取，只是少病年長。喜時柱七殺。

有偏官者有合莫制。大運——忌正官七殺身弱。

壬癸日——為「印」，喜「露官透印」，忌「財」。大運——相同。

十：酉月

甲乙日——甲日為「正官」，喜身旺露官，見財。三合六合。忌：七殺傷官。

官愛多合。大運——身旺喜財官。身弱喜旺。皆忌：七殺傷官。

乙日爲「七殺」，身旺殺有合莫制，有制莫合。忌身弱正官。大運——相同。

丙丁日——爲「財」，喜身旺露財官，三合、六合。忌刑冲比劫。

大運——身旺喜財，身弱喜旺。皆忌劫奪。

戊己日——爲「長生財」，柱中不露財，只是「傷官」，宜時帶「偏官」。

大運——喜身旺，忌身弱、劫奪。

庚辛日——爲「旺相」，四柱若無格可取，時柱喜「偏官」有合或制。

喜合偏官 忌正官 大運——相同

壬癸日——爲「印」，喜露官透印、忌財。大運——相同。

寒露上旬七日，辛金余氣旺。下八日作丁火

春生戌日戌時作火 夏生四季作土。

降霜日皆是戊土。

## 十一：戌月

甲乙日——爲「雜氣財」，喜生旺財透，不透要冲。忌財伏無冲兼比刃。大運——相同

丙丁日——爲「自庫月」，主身旺少病，若無他格，宜時帶「諸貴」爲妙。

戊己日——爲「雜氣印」，喜「正官、印」透。不透要冲，忌印伏不透又無冲，兼有財傷

## 十二：亥月

大運——忌財傷。

庚辛日——爲「雜氣官」，要身旺帶印。

官透出則爲「官」，印透出則爲「印」。忌官伏無冲。官受多合。

身旺喜財 官身弱喜 旺皆忌：七殺、傷官。大運——相同。

壬癸日——爲「雜氣財」，透財爲財，透官爲官。不透要冲。忌財伏無冲。

大運——身旺喜財，身弱喜旺。皆忌劫刃

甲乙日——爲「印」，喜露官透印，忌透財。大運——相同。

丙丁日——丙「偏官」，有合莫制。合者喜身旺，忌身弱透正官 大運——相同。

丁「正官」，喜財官透干。身旺。忌七殺傷官多合。大運——相同。

戊己日——爲「財」，要財露天干。身旺忌羊刃比肩、亦忌身弱。大運——相同。

庚辛日——爲「長生財」，柱中天干全無財透，只是「傷官背祿」。宜時上帶七殺，或入

他格。喜財露日旺，忌無財身弱 大運——相同。

壬癸日——壬「建祿」，癸「旺相」，但主少疾，宜時帶「偏官」。

大運——喜合「偏官」 忌見「正官」 再見「傷官」爲福。

依據以上之「十二月支」，對出生日之天干（五行）。不難可以整理得出，屬于較爲完整

的「吉凶」概念。這一章節的「吉凶」概念，有異于「論五行」之推論結構。但是有着明白可見之「推論」規則，是為可取之優點——

在明例的行文中，可以采用二種歸類的方式——

- 一：是「條文」式的「歸類」，如此，則是近似「提要」式之「語錄」。
  - 二：采用「例表」式，則是「統計」的方式而表達之。
- 今先以「條文」式的歸類，記述于后。